

續碑傳集卷二十四

江陰繆荃孫纂錄

道光朝督撫

太子少保兩廣總督高平祁恭恪公墓志銘

張穆

公諱墳字竹軒一字寄庵系祁氏高平縣孝義里人曾祖斯滄國學生
 祖杲工部員外郎考汝熒嘉慶庚申科舉人中書科中書公年十四補
 縣學生員時學使者戈仙舟太僕教士嚴稍扞格輒眾辱之試高平得
 公卷則大驚謂不可伍於眾獨揭一榜標異之贈以詩如曲江之遇鄴
 侯也嘉慶元年年二十成進士改刑部主事展轉郎官越三十年至道
 光四年乃外授河南糧鹽道五年擢浙江按察使六年擢貴州布政使
 九年拜刑部右侍郎尋授廣西巡撫十三年調廣東十八年拜刑部尚
 書二十年逆夷犯廣州明年正月大兵會勦公奉
 命往辦糧臺事務塗次改授兩廣總督防夷籌海歐血酸辛又越三年
 公不還矣公自主事升員外郎郎中皆坐辦秋審處開館增纂則例為
 纂修官每持一議廉平周浹老於文法者不能奪兩逢京察列上考皆
 奏留不使去嘉慶十八年承辦教匪逆案凡數百起

特旨獎賜大緞嘗隨葆齋那公仙舟帥公果亭成公文文敬公數讞獄
山西直隸湖南廣西諸省道光五年武康徐蔡氏獄婁經勘治未結正
臬司至自引決

上以公代往鞠之遲又久端題開豁得其旁證冤乃雪其內召爲侍郎
也有挾怨燒殺一家數命者司員以誤遺火種風烈延燒爲詞公不答
徐取日記小冊示之曰某日之夕星斗燦明無風君爲囚地獨不爲一
家數命地邪卒擬抵其不爲世俗之仁又如此公爲人循循姁姁若不
敢少縱而旄節所涖輒能得其邦之魁才賢士以爲己用而比有功江
華猺叛蒼梧猺應之由大貴山龍井村出道石墟謀奔江華公旣豫調
軍將塞與長塘接壤之姑婁桂嶺諸山口用舉人陸錫璞吳元德策先
撫其猺之良者授同知易中孚兵俾便宜行事中孚聞叛猺已出道石
窮追及之於芳林渡相持一晝夜痛勦之禽殺殆盡公用是
晉太子少保銜潮州普甯縣爛匪聚眾肆劫莫敢誰何公用同知姚東
之策出不意進圍塗洋賊巢立縛其渠正法禽黨羽四百數十人行旅
以安在總督任用學正曾釗策設險師子洋北遏夷船闖入用監生樊
封策屯田虎門海壩百六十餘頃逆酋百麥擾三元里民怒磔之公因

用訓導黃培芳拔貢余廷槐策傲諭屬縣團練南海番禺順德東莞花
縣龍門從化清遠土著民爲七社不費官帑一錢而輪戍虎門諸臺二
千人有奇聽調五萬人有奇建倉儲穀十萬石有奇公自通籍後一典
廣西學政一充順天鄉試同考官所拔士多通達治體以吏績著稱晚
更患難益知惟才爲足恃因上變通考試遴選真才之疏大意欲倣唐
宋制科爲五目曰博通史鑑曰精熟韜鈴曰製器通算曰洞知陰陽占
候曰熟諳輿圖情形不分文武已未仕及攻舉業與否果屬通才皆許
以名上

聞詳試錄用其鄉會試第三場亦倣此五日略如元人經疑之式設問
破格收之議寢不行二十三年冬病劇次年正月得
告因埃代未卽行五月二十八日薨年六十有八遺疏入

命照尚書例賜卹諡恭恪

諭祭葬子之銓之鏐皆以本官儘先選用配楊夫人生子五之鈺辛卯
科舉人福建沙縣知縣後公八月卒之銓戶部員外郎之鐔國學生殤
之鏐候選知州之鏐癸卯科舉人女二適刑部員外郎張楫陝西邠州
知州韓鈺孫男九惇棕愷懌寶書遐齡長齡鳳鳴太平二十六年十月

初二日之銓等將扶公柩葬於祖原之次請銘銘曰
公才精練少而卓然雪沈啟實定讞若神星輶往來楚粵晉燕仲山將

明
恩意廣宣遂以明刑受

兩朝知拔之郎署置之監司開府粵嶠跨越東西妖巢墮落絕其枕梯
際會多難有枋斧柯側身兩閒仰天奈何敵情叵測民情悅和民情則
和公髮日皤匪維髮皤歐血云多變生何常得才則平公履所交豪雋
心傾垂歿一疏彪彪丹青大星宵實萬士吞聲我銘公臧言薙其纖龍
騫螭屈

賜碑共瞻泣水洄洄縣壺嶢嶢鐫詞邃室證史何慙

誥授榮祿大夫前雲貴總督賀君墓志銘

唐鑑

君姓賀氏諱長齡字耦庚號西涯晚自號耐庵湖南善化縣人也舊籍
鎮海其高祖上振公為湖南司獄恤囚有隱德貧未能歸居會垣為善
化人世世以仁厚傳家迨君為雲貴總督曾祖士英祖國華考啟曾皆
贈榮祿大夫曾祖妣馮氏祖妣陳氏妣嚴氏皆
贈一品夫人君英姿動人而志高言下見善如不及勇於任事自秀才

至詞翰常以文章爲羣黨雄而自視恆闕如也初放廣西考官繼
簡山西學政稱得士之盛云

今上登極大簡賢能君以春坊贊善出守南昌以察吏助大府指臂信
讞舒民間疾苦深得上下心二年七月擢充沂曹濟道四年閏月擢江
蘇按察使五年四月升江蘇布政使時以清口塞議海運協揆英和連
疏其利而外間以事涉創始慎之不敢決君主之海運乃行六年十二
月調山東布政使時庫項驟竭君立清查局或追或補數月頓清旋護
巡撫條奏甚眾七年九月調江甯布政使十年十月請假省親丁母憂
服闋因疾請假十五年四月奉

召入都授福建布政使十六年正月授貴州巡撫閱九年而升雲貴總
督君之惠政在貴州者雖屢冊不能罄而其待士也尤加意焉養之教
之奮而鼓之循而導之優游而涵育之擴充其所已能輔翼其所未逮
父之於子師之於弟不是過也凡書院義學在省垣者暇則往焉或背
書或摘講經義樂此不倦固其所好抑亦愛士之心深也他若迪官方
澤黎庶緝盜賊懲胥吏贍倉儲練營伍收恤孤嫠存養嬰幼開通溝瀆
布種桑棉亦皆義肅仁安法明恩備君好與人詰辨相知與不相知但

可與言見則發端啟問逐層推詰窮其原又竭其委叩其中又討其邊
愈攻愈進應者傾囊倒篋不足以給之而君方鯁鯁然未已也蓋其聽
言也順而易受其取言也廣而能蓄一人作如此言然之一人作如彼
言亦然之惟其善而已無彼此也其讀書也亦若是君無日不讀書亦
無書不讀未聞者記之數聞而互異者亦記之一篇若是易千百篇亦
若是是以胸懷磊落得於古者足得於今者多事來亦以其所得者應
之而已然而千得之中未嘗無一失也而心之光明則可以告於天下
之總督任適永昌回變督兵勦辦亦卽解散次年遺孽復行聚搶以是
左遷河南布政使骸疾告歸旋以前案羅觀察揆殺過當未經嚴參落
職君少失怙恆痛不及祿養又以官遠不能迎奉太夫人爲不樂居喪
三年不出閭閻友於兄弟雖遠每月必數起居以爲常戚鄰貧乏者周
恤不少吝晚年尤好行善事君生於乾隆乙巳年二月初八日戌時卒
於道光戊申年六月初六日巳時葬長沙明道都南嶽廟金雞背之原
元配徐氏前任河南固始縣知縣諱坦公女繼配鄭氏山東同知諱士
杰公女韓氏山西平陽府知府諱某公女皆早卒陳氏同邑處士諱鏗
公女妾陳氏馮氏吳氏子二長殤繼配陳氏出次詒令胞弟桂齡之子

人繼娶丁氏翰林院侍講學士名善慶公女女五長適河南固始縣前任山西巡撫吳公諱其濬長子蔭生元禧徐氏出次殤鄭氏出次殤韓氏出次殤陳氏出幼妾陳氏出孫女一君才高望重交遊徧天下而於同邑唐鑑最親且信葬有日其孤走書請銘不敢辭銘曰

梧桐兮高岡鳳凰鳴兮

邦家之光萊竹兮淇澳圭璧綽兮君子之獨君子之獨兮至隱實大兮聲揚而聞遠名孚其實兮仕孚其學仁愛其心兮經緯其腹先民而勞兮先士而覺不顯其恩兮雨甘林綠不大其威兮風柔草肅欽釜兮黔之陽迢遞兮阻且長思君之去兮徒倚而傍徨祝君之來兮蘋藻而羔羊惟此遺愛兮百世烝嘗

林文忠公傳 全安清

林則徐字少穆侯官人林氏自唐後即為閩中甲族前明科第尤盛史稱其三世五尚書皆以清德著公生時閩撫徐士林鳴騶過其門故公父名之曰則徐以徐公有德於閩也公少而沈敏慤謹事親至孝為帖括之學實事求是不涉時趨以嘉慶甲子領鄉薦百文敏由楚督左遷汀漳龍道一見目為大器廣為延譽張蘭渚中丞撫閩招入幕府張為

乾隆樞直舊臣精吏治公相從四五年盡識

先朝掌故及兵刑諸大政益以經世自勵辛未成進士甲戌留館以編修用丙子典雲南鄉試己卯擢御史海盜張保納款後以副將仍官粵公特疏請調西北邊缺以杜舊黨簧鼓之漸

睿皇帝深賞之京察一等授浙江杭嘉湖道下車後於所屬海塘水利悉心求之一攝運司從帥仙舟中丞釐革夙弊浙鹽至今守其法以疾引退道光初元起病

宣宗夙知其賢奏對大稱

旨授南河淮揚道未三月擢江蘇按察使申理淹滯搏擊豪強風采卓著癸巳大水松江民有聚眾告災洵洵將變巡撫已調兵公力陳不可扁舟往解散民皆悅服是年通省災振事一以委公綜理精密活老弱無算而帑不稍糜且爲當牛之政冬質春贖各截牛角單原王爲驗次年春耕無一踣斃者民頌大起江浙兩撫議修七府水利以繼夏原吉之績奏公總其成

硃批卽朕特派非伊而誰其承

異眷也如此會丁內艱寮屬致賻皆卻之甲申冬高堰十三堡決口洪

湖水盡涸無以濟運急修石工蓄水江督選舉天下廉能董其役首以公名上

特起公以墨經從事數月工竣而公積勞疢作會戶部奏行海運自明永樂迄今已四百餘年未舉舊典無徵大府交章薦公為總理困於疾未赴遽歸閩中丙戌兩淮鹽綱渙散諸臣皆獲譴責奉

旨奪情以三品卿銜署理鹽政公堅請終喪次年入都授陝西按察使旋擢布政使復丁外艱里居三年庚寅起復授湖北布政使調河南又調江甯一歲之中周歷三省所至貪墨吏望風解綬疆臣重其才皆折節傾心下之多所興革凡民生疾苦吏事廢墜人才賢否無纖悉不知知無不行

上亦眷倚特甚一時賢名滿天下至兒童走卒婦人女子皆以公所莅為榮輒曰林公來我生矣至以公所行政播諸歌謠荒村野市傳之以為樂

本朝自陳恪勤陳文恭後長吏聲譽之盛無與公並者辛卯秋特授河東河道總督公以不諳河務辭其疏云臣自問不敢欺而不能不受人欺則與自欺奚別言極懇至

上溫詔答之勉赴任河東承前人奢靡之後聞公至皆悚勵懼旦夕嚴
効公獨先以誠信許其滌舊染勉自新老成之士朝夕諮訪豫東黃河
多至十數廳所儲歲料數千垛皆徒步抽驗其虛實繪全河形勢於壁
孰夷孰險一覽而得羣吏公牘不能以虛詞進風氣爲之一變是冬奉
江蘇巡撫之

命自此撫吳者五年吳人夙感公惠聞公再來益大厥施出境謳迎者
數萬人時辛卯再大水壬辰癸巳相繼患澇河事孔棘沿河開壩及通
倉交兌費益重旗丁倍其數取之州縣州縣倍其數徵之小民一軍船
津貼多至千金蘇漕一百六十萬石分載數百艘徵米之外費多至數
百萬惟閭閻是求民旣困災又困於浮勒有棄田以逃者漕務大壞十
三年秋杪陰雨不止稻已刈復敗例定秋災不出九月公方擬以續被
災荒例請緩而

嚴旨詰責陶文毅方督兩江亦躊躇未敢決公乃單銜密疏瀝陳江蘇
連年錢漕之累小民之苦反覆數千言堅請緩徵

上鑒其誠特允所請是年江蘇微公言官民全局幾殆其疏略云民爲
邦本食爲民天故下卹民生正所以上籌國計若避怨沽名不以國計

爲亟則無以仰對

君父卽爲覆載之所不容臣雖至愚何忍出此江蘇向稱繁富乃在百貨流通今則權子母者旣無可牟之利任筋力者遂無可趁之工昔年尚患無墊買之銀今且患無可買之米晝見陰霾之象自省愆尤宵聞風雨之聲難安寢席大江南北爲各省通衢中外仕宦甚多一切實情難瞞眾人耳目臣如捏飾非無可以舉發之人但求多寬一分追呼卽多培一分元氣云云疏稟爭相傳鈔遠邇爲之紙貴小民間之皆嗟歎聚泣慶更生公念漕政爲倉督漕督所主運道則轄之兩河臣東南有漕者六省督撫預其事非蘇撫一人能抗而吳民旦夕就斃終夜輾轉不能已乃倣周文襄酌劑公私田加耗減耗之法凡百畝中有二三十畝近乎沮洳者皆爲之請緩推之千畝萬畝皆然統覈其田畝之數約七八成餘則報歉米數則就其上則者計之俗名曰暗減賦且緩徵例於次年帶收惟遞緩則已民閒得此惠喘息爲之稍蘇士大夫有頌公者公輒顰蹙曰此非平世法乃一時權中之權顧我一日在吳則自操其銜勒吏不能欺民可得實若繼之者不推其濟變之初意而漫然從事則守令必有緣以爲姦高下其手將損上不益下矣流弊所窮貪涼

靡止我方負作俑之罪千載下孰能諒之迨公去蘇十數載聞一一如
公言然細民究賴以存活公在粵奉

旨飭議奏大理南漕條陳有疏曰臣經理五屆蘇漕但能無誤正供而
實不敢云無弊公焦心劇肝拯吳民於水火中而不自爲德惟知引過
自咎且直陳於

帝主之前其事

君之光明憂民之惻但古之純臣無以過也十六年署江督禽斬巨盜
吳黨運等數百置之法江北以安駐清江浦催空運糧艘河員有潰防
僨事者公特糾之不少貸次年述職入都卽奉

旨擢湖廣總督甫莅任大閱士伍徧歷楚南北籌江隄修防諸事宜猺
匪藍正樽滋事在趙金隴後爲亂兵所戕

上不之信南撫訥爾經額坐褫職公乃密疏云民可使由不可使知藍
正樽一日不死則一日人心不定設有假託嘯聚則禍將復起乾隆末

川楚之變卽由嚴緝劉之協所致
殊批云有膽有識不愧古大臣之風兩淮鹽務江督主運楚督主銷往
往議論不合公與陶文毅相契如一時韓范於淮鹽之入楚者引爲己

任裁岸費清輪規嚴飭弁役緝私於疏銷利民之策無絲粟不詳盡准
離方爲大暢而禁煙之事起雅片煙者產自南印度爲英人屬埠乾隆
時始入中國嘉慶稍盛有嚴禁迨至道光而吸食徧各省出洋銀以數
千萬銀價一兩易錢二緡軍國度支莫不交病鴻臚寺卿黃爵滋奏請
以嚴行禁約定限一年六閱月過此則置大辟
宣宗惡之深飭疆吏月具煙犯摺以期新法必行方條議時公力陳其
害愜

上意有此禍不除數十年後無可用之兵無可籌之餉語奉

硃諭密圈

命入都計事

召見十九次

賞紫禁城騎馬

給欽差大臣關防馳赴粵沿海水師一體歸節制蓋西洋互市惟廣東
一口爲雅片煙所從來專責公以清其源也公夙以天下事爲己任感
上殊遇毅然成行而中外柄臣有忌沮之者京朝官故人子弟亦以邊
釁爲公慮公謁座師沈鼎甫侍郎曰死生命也成敗天也苟利社稷不

敢不竭股肱以爲門牆辱相顧涕下遂出都道經燕趙楚越官紳來謁者苟有一得皆諮詢而籍之入粵卽會同廣督鄧廷楨嚴劾歷年庇私之督標副將韓某以徇前督李鴻賓設巡船專查煙土委任韓弁乃得重賄縱庇之洋煙之橫實出此公特首糾之籍其家累巨萬官民大服啟粵秀書院觀風以禁煙試時務策粵人皆交口宜禁公才望赫奕冠寰宇英酋義律懾公威重與廣府余保純洋商伍姓者密議願繳在海船上二萬一千箱易絲茶償余乃常州紳士爲公撫吳時激賞素以幹力著伍則與義律最昵知使節不久留欲彌縫其閒而陰與洋行分年償其直其稟牘恭甚公據其詞入告奉

旨嘉獎有不慮爾等孟浪但慮爾等畏葸語公乃馳檄宣

示英國王詞意剴壯外國爭傳其文就省城外濬大池焚燬數月始盡陶文毅卒旋奉

旨調兩江總督樞相忌其功思困之乃請以鄧調兩江而移公爲粵督命下余伍之初計沮公亦知事未易竟嚴飭義律具結嗣有販煙來粵者貨卽入官人卽正法義律諾其半而正法一事難之蓋西洋行律卽重譴無殊死者相持數月無要領照例封艙停貿易斷水穀驅逐出澳

門義律遷延海外以兵船嘗試公與提督關天培密布水師兵弁一轟
之於九龍山再擊之於夾沙背凡三挫其鋒英人自通市於嘉慶己巳
吳熊光任道光癸巳盧坤任皆恃礮火在省河耀兵恫喝當局遷就竣
事無敢實以兵力懲創之者有之自公始西洋聲教素不通中國其質
易主於洋行至其國之道里風土兵民習尚虛實強弱人無知之者公
獨設聞得其新聞紙及外洋紀載通以重譯能中其彀要而洋人旦夕
所爲纖悉必獲聞西酋駭爲神助水師大小兵弁亦畏公號令嚴無不
致死力無戰不捷中國機巧之士公皆羅致之密製火攻器具黑衣乘
潮焚其巨艦長風怒濤中萬眾呼號不復相救義律窘迫甚乃請命於
英王集同人公議乾隆朝平準平回平兩金川平緬甸平安南威稜震
海外知中國勢盛無敢以用兵請惟英商嗜吃失煙土最鉅願罄己資
千萬助軍而仍懾公之在粵也兵船過老萬山望洋瑟縮不敢入犯知
浙江懈於防己亥七月徑陷甯波定海縣浙撫烏爾恭額張皇入告京
師大震訾議漸起而英酋亦狡甚遽赴天津海口投書直督琦訴冤抑
琦前督兩江時公爲之屬後時望出其上深嘆之遇公保定議時事不
合論直隸屯田水利又憾公越俎至是得閒遂密陳撫議意在擠公所

爲樞臣內助之

上意動批公他摺責斥甚厲公具摺請治罪而附片云雅片煙之害如洪水猛獸雖堯舜在上不能不爲驅除

大聖人執法懲姦爲天下萬世計而天下萬世之人斷無有以雅片煙爲不必禁之理請褫職赴定海軍效力以必勦爲期得

旨革職以琦署兩廣總督公隸麾下備差遣琦悉反公所爲許償兵費二百萬以香港地畀之要挾日甚虎門遂失守琦被逮公奉

命以四品卿銜赴定海裕謙軍營七月復奉

旨與鄧督同戍伊犁行抵清江浦河南祥符河潰大學士王文恪出司塞決奏請公赴工效力乃改河道至汴梁先後六閱月風雪中日夜坐

與士卒同畚鍤正月葺事奉

命仍往伊犁公乃寄孥關中攜二子出塞凡三年將軍布彥泰深敬公以新疆方興屯田無可屬計無踰公者特疏請公總其事周歷天山南

北二萬里東西十八城濬水源闢溝渠教民耕作定約束數十事計闢各路屯田三萬七千餘頃大漠廣野悉成沃衍煙戶相望耕作皆滿合

兵農而一之歲省

國家轉輸無算而回民生計亦大裕爲百餘年入版圖未有之盛丙午特旨賜環以三四品京堂署陝甘總督青海番族叛公督兵驅剿甫定移撫陝西值大旱公籌畫災振請行捐輸事賴以集公以積勞疾作乞退

溫旨不允丁未正月擢雲貴總督趣赴任滇南通省漢回雜處客主相忌不通婚媼始則漢民勢盛官恆偏袒積久回怨深屢報復回性忍驚而專一漢民渙散轉爲所屈守令懼釁巨又從而抑漢就回往復之間率不能平道光中有通判張景沂讞禮拜寺前隙地納賄啟爭端漢回仇殺千人難由是始丙午丁未閒迤西道羅天池信紳士之言一夜誅城中回眾逾萬老弱無不併命至爲冤濫賀長沙爲總督處置未協革任去以李文恭代之用兵數月稍有緒量移兩江

上以公馭邊精審特以滇事屬公自丙子典試至是逾三十年矣昆明人士聞公重來距踊甚兵事始末隱微罔不畢達公先以文告徧示通省曰今爾後但以良莠不分漢回莠則雖漢必誅良則雖回勿問剗切明曉聞者皆感泣故後來雖駢誅之徒亦甘心就戮相謂曰吾曹一身固殄而子孫戚族從此永出覆盆雖死猶活我也公臨大事輒舉其要

續傳卷二十四
以生道殺民多類此保山回民滋事公奏請親臨督勦且閱迤西永昌
一帶邊務簡精銳三千人以往滇軍自阮文達內召十數年卒伍廢弛
公素號令明肅壁壘一新出師之日旌鉦夾道將士皆奮厲有壯采滇
民觀者山谷填咽僉謂雍正鄂文端後所未見中途聞彌渡亦警乃疾
趨先擊之一鼓埽蕩保山匪徒聞風震懾公未至卽呈請縛獻公素偵
知首要各犯姓氏別有杜文秀者機警多智曾入都控滇事公撫而遣
之入賊巢按名就縛無一人遁公詳列各犯罪狀五雀六燕悉當辜卽
漢民有句煽附和先事凌激者亦一一窮治之中外警服定善後條約
絕後患奏入

上大悅加公太子太保

賞孔雀翎公旋省後遽遭鄭夫人之喪公少境遇艱糴糠藿至是悲
不自勝而頻年積勞舊疾疝氣大作屢請乞身

宣宗春秋高盱衡中外忠實可倚無出公右將以資望用公入相兼樞
政堅勿許公先後疏至十餘上

宣宗不得已勉徇其請己酉夏受代啟行滇民焚香載酒遠邇不期而
集至數萬婦孺奔走號泣擁公馬幾不能前士紳銘公德政自迤西至

黔界大書深刻巖壁殆徧省城書院生徒繪截鐙圖以紀其事公瀕歧與寮屬論回事曰馭邊者公勤仁明威少一不可守令能公勤則小釁可弭大吏能仁明威則眾心自服經此次創艾區區之力不過維持十年過此非所知矣迨咸豐七八年滇患復熾悉如公料公自沅湘泛大江東歸過南昌居百花洲養痾月餘從容歸閩未幾宣宗崩聞至公慟哭攀髯病體益劇不能入京謁

梓宮潘文恭杜文正以公

先朝耆碩彙征之典首薦公為

文宗初政有具經文緯武之才所居民樂所去民思語與周文忠同被召未赴洋人據省城烏石山閩督劉百計遷就之諸紳大譁公家居持論侃侃洋人畏公遂巡避去而閩督大憾之將劾其撓撫局會廣西賊

起

上即家起公為欽差大臣赴桂林辦賊公聞

命一日即行前事遂寢而閩督亦被臺諫褫劾職矣公力疾督師年已六十六自許可償馬革之志桂林土賊大小十數股聞公將至輒相約棄戈投誠願自解散粵東壯士舊隸公部者爭請自效廣督徐為公

年家子募驍健五千人爲一隊先期致書於公公中途方爲之申約束
定規制而疾大作抵潮州憊不能興日夜苦滯下數十次學使許閣學
爲公故交按試相值公猶向索書籍時淮南改票鹽公搥牀曰奇禍自
茲始矣楚中游手以鹽爲活者眾一旦失生計必大誤國甚於粵匪後
寇滅必力言於

上創懲議者許公悚然而別公忠誠篤棊蹇蹇匪躬至臨危猶憂在天
下不二日公遽薨易箆時以指向天呼星斗南三字無一語及私連日
大風霾日色昏翳海潮夜嘯慘冽哀鳴異於平日遺疏上聞

天子震悼贈公太子太傅

特謚文忠自乾隆初傅相國後百年無此典矣

天鑒優崇蓋異數也而粵寇無所忌畏馴致海內大亂迨武昌陷鹽船
水手數萬人率從賊爲前驅直下東南以靡始服公遠見焉公身體不
逾中人端凝嚴重行止如載華嶽睂目疏朗光奕奕出數步外神采威
秀顧盼風生與人和易温粹雖卑官下寮輒與坐論終日鮮情容驕色
能使人盡言而考訂詳審博覽彊記纖芥事數十年不忘屬僚謁公必
先畢夜温故牘猶有不能對者而公數其曲折某地某人及錢穀畸零

瑣屑千端萬緒了了然如螺紋之示於掌上聞者駭服故人之事公如對神明如臨師保庸妄之念非惟不敢騰諸口並不能存諸心尤慎舉劾歷封圻十四省所薦不過數十人皆以才德致通顯爲時名臣而無一人貽物議其所擯斥尤少於舉數人皆沒齒無怨詞雖受劾者之戚族亦服爲至公奏牘中論屬吏優劣適如所分從無譽之過情而毀之過當者於近人推許蔣襄平嘗謂以人事君之美我不能比蔣公十一顧蔣進賢多而猶有徇虛聲敗末路之士公則非深知其生平者不妄薦也公以端亮敏毅上結

宣宗知遇道光一朝三十年凡河工海運鹽政軍事苟遺大投艱必專任公始終

眷倚同列不敢望中閒遭讒小挫湯文端奕都護皆以薦公膺譴責而上意實眷之不衰故晚節尤盛督撫同官一省往往多齟齬甚至水火公交寅寮能推功讓能雖自守以正而不以名位矜己不以賢智先人遇事宛轉商榷惟善是從無隱情無成見各省督撫司道皆樂與公共事無一隔閼失歡之人固公之局量足以容之也愛士最摯所至書院績學之士及高才生率承敬禮優恤勉勵多掇巍科以去文書中有

續碑傳卷二十四
佳牘必詢其幕客姓名籍記而揄揚之千里之外舊交故吏雖歷久輒
詢其處境之枯苑有不待請而拯掖者有當困厄而遠爲湔雪者皆喜
過望感之次骨一時文臣軍吏無智愚賢不肖皆樂爲之用甘爲之死
且有得譙讓而猶以爲榮者周旋朋舊睦敦戚黨必誠必信於細民之
情僞困敝災振諸事深思曲體凡所設施卽其人自謀亦不及此江南
科場素患擁擠公爲江甯藩司釐定規條刻時懸旗魚貫鱗次法簡而
易旁及水漿糕餌及廁溷細務皆求其爲士便各省援以爲式至於今
仍遵守焉程侍郎春海贈公楹帖曰爲政若作真書縣密無閒愛人如
保赤子體會入微人皆傳誦以爲工於形容公在翰林以書名出入歐
董尤長小楷爲世所重終身無嗜好雖書畫碑版亦不甚經意朝夕孜
孜不倦者國政民瘼兩大端而已公盛德純忠豐功偉績他人得一已
足名世而公所樹立僕指未能盡其尤著者新疆屯田江南漕振雲南
回務三事皆以一時貽百世之利一心布萬民之澤粵東燒煙之役雖
論者謂之過當而西人傾國之資呈繳至二萬餘箱終公任番舶不能
逞志於粵二十年來洋人紀載於中國大臣皆直斥其名惟公則尊之
曰林文忠無敢慢之者使全局堅任公張

國威而靖外患又豈不可必哉且使公延數日之命則粵匪已如鳥獸散何至蹂躪至十七省而

宗社幾危劫運所關雖公亦無如何也公生子三長汝舟道光戊戌翰林次聰彝浙江候補道署按察使三拱樞刑部郎中皆秉公訓恪謹廉退世其家女一適同邑沈中丞葆楨公之甥也少英雋耿介公課之嚴致不相能而於公女伉儷甚篤任江西廣信府賊大至城空公女獨守并待盡招沈同難賊退後曾帥以實狀疏達

上爲動容沈由此不二年開府公忠蓋之教施及女子如此可謂難矣公仁聲洋溢凡血氣之士皆爲翕服至寇亂後山野鄙儒不知時王政體不知民生利害但牽附一二杞宋不足徵之法警公功烈之卑學術之淺始稍稍有異詞嗚呼公之功水土稼穡之功也公之言布帛菽粟之言也而其誠則感孚於異類浹洽於羣黎非權術所能致矯僞所能沽固不屑與妄比唐虞三代之王安石虛負大名之殷深源較尺寸之短長也

評曰林公之成績茂矣方之前修如湯和之沿海列屯周忱之治吳滅賦李化龍之開泃平播其聲施相上下特公能兼之耳葛相之才遜於

景略後人不以彼易此者君子所貴在信與誠驥不稱其力聖經固深訓之矣陳壽之贊也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偽不齒終於邦域之內咸畏而愛之由其用心平而勸戒明千載下公其庶幾焉鄭僑之猛甯武之愚公其嚮往者歟

林文忠公別傳

李元度

道光三十年春

文宗皇帝既嗣服下

詔求賢時太子太保雲貴總督侯官林公方引疾家居潘文恭世恩杜文正受田交章以公應

詔奉

召入都未卽至九月

上以粵逆洪秀全等稔亂

特命公爲欽差大臣馳赴廣西督勦尋

命署廣西巡撫事公故嘗督粵威惠著聞中外想望丰采至是力疾出粵民額手相慶賊黨散大半秀全懼謀遁入海十一月公行次潮州薨遺疏入

上震悼優詔議卹

賜祭葬

予謚文忠自公薨後軍民失所倚賊寢不可制未幾踰嶺涉湘絕長江
踞金陵爲窟穴蹂躪徧天下又十四年竭海內全力塵乃克之論者謂
生靈多阨致天不憖遺使得假公數年賊不足平矣然公之身繫天下
安危尤不始此也先是公總督湖廣時鴻臚卿黃公爵滋疏請禁鴉片
以塞漏卮

詔下中外大臣議公條上利害

宣廟嘉焉十八年冬

命以欽差大臣蒞廣東查辦海口事務明年補兩廣總督公宣諭

德威繕守備於虎門各海口添建礮臺設木桴鐵索奏移高廉道駐澳
門撥隸水師資控馭時通商之國以十數咸傾心受約束惟英吉利持
兩端九月夷目義律等以索食爲名糾師船犯尖沙嘴公遣參將賴恩
爵擊走之斷其接濟尋六犯海口皆受懲創義律潛赴澳門倩西洋夷
目遞說帖求轉圜公以其言未可信奏請

救福建浙江江蘇諸督撫嚴防各海口復奏停其貿易英人屢撼之不

動則大懼既以粵之無隙可乘也乃改圖犯浙陷定海掠甯波沿海騷
動在事者莫能折衝禦侮爭歸咎公因中傷之代者至悉反公所爲恐
和議之不速成也撤公所設各隘兵以媚之英人遂徑犯粵城公知事
不可爲具遺疏以待圍解

命以四品卿銜赴鎮海軍營效力尋謫戍伊犁海疆事自此益棘王文
恪鼎湯文端金釗至以死生去就爭之卒爲忌者所持不能得向令公
得始終其事決裂不至此公之爲天下重也可勝道哉公諱則徐字元
撫一字少穆父賓日歲貢生家貧力學以經術掖後進有子三公其次
也生而警敏長不滿六尺英光四射聲如洪鐘每劇談隔舍數重聆之
輒了了年十三補弟子員二十舉於鄉就某邑令記室閩撫張公師誠
見所削牘奇之延入幕嘉慶十六年公年二十有七成進士選庶吉士
派習

國書授編修益究心經世學雖居清祕於六曹事例因革用人行政之
得失綜核靡遺識者知爲公輔器矣典江西雲南鄉試分校己卯會試
咸得士二十五年補御史海寇張保投誠後累官副將至是擢總兵公
慮其愈驕蹇不可制也疏劾之

仁宗聽其言授杭嘉湖道修海塘興水利士民德之會聞父病卽引疾不待

命馳歸道光二年授淮海道明年擢江蘇按察使決獄平恕民稱林青天尋丁母憂明年奉

旨赴南河督修隄工工竣仍回籍六年夏

命署兩淮鹽政以未終制辭不拜七年按察陝西遷江甯布政使父憂歸濬福州西湖以惠桑梓十年夏補湖北布政使尋調河南十一年復調江甯遂擢東河總督疏辭

優詔不許尋奏言稽料爲河工第一弊端其門埽灘埽併埽諸名目非抽拔拆視難知底裏已將南北十五廳各埽逐查抗弊者察治得

旨向來河臣查驗料埽從未有精核如此者十二年春調江蘇巡撫吳中浮饑公奏免漕糧籌振卹清釐各屬交代盡結京控諸獄昧爽視事夜過半方息數年如一日焉會考績疏言察吏莫先於自察必將各屬大小政務逐一求盡於心然後能舉以驗屬吏之盡心與否若大吏之心先未貫徹於此事之終始又何從察其情僞臣惟持此不敢不盡之心事事與屬僚求實際耳公此言蓋生平得力處也先是公任江藩以

各屬水災建議倡捐煮振資送留養收骸瘞棺捐衣勸糶養佃典牛借
籽種禁燒鍋凡十二則經江督陶文毅澍奏行至是事竣在事者得獎
敘公之爲臬司也奉

詔綜辦三江水利以憂歸嗣經陶公奏

允孟瀆瀏河分年籌辦至是孟瀆工竣公以瀏河爲三江之一淤墊尤
甚請勘辦

從之又言江蘇錢漕倍他省其中有緩有急有舊有新勢難一律清款
與其漫無區別徒令剜肉補瘡莫若專嚴於提新而暫緩於補舊新款
果能全解則州縣無新虧舊欠亦可冀彌補得

旨竭力爲之江南人文甲天下鄉試恆萬六七千人入鎖院時竭一晝
夜之力不能畢有擁擠仆斃者公創設信礮立燈牌陰以兵法部勒之
日晡而畢十七年春擢湖廣總督荆襄苦水患歲以爲常公躬自監視
隄工奏籌襄陽等屬鹽務緝私及辰沅道屬苗畷屯務各事宜皆

如議行尋疏報南北兩省拏獲興販鴉片之姦民
璽書褒美又以江漢安瀾請列漢神於祀典

從之十八年冬入覲

賜紫禁城騎馬遂有粵東之

命公之在粵也奏虎門收繳英吉利躉船鴉片已十逾其八得

旨褒敘及奏請勦撫兼施

手敕報曰既有此番舉動若再示柔弱則大不可朕不慮卿等孟浪但誠卿等不可畏蕙先威後德控制之良法也尋請停貿易又

諭曰該夷自外生成彼曲我直中外咸知尙何足惜公所陳皆稱

旨爲忌者所中傷卒不安其位而天下自此多故矣公議戍時河決開封首輔王公鼎出視工疏留公督辦工成仍就戍有門下士官陝迎謁公竊爲不平見公談笑自若不敢言退謁鄭夫人曰甚矣此行也夫人

曰子毋然

朝廷以汝師能舉天下大局付之今決裂至此得保首領

天恩厚矣臣子自負

國耳敢憚行乎公在塞外奉

命勘辦開墾事宜親歷庫車阿克蘇烏什和闐喀什噶爾葉爾羌及伊拉里克塔爾沁等城縱橫三萬餘里水利大興稍暇則以筆墨自娛公書具體歐陽詩宗白傅在官事無巨細必躬親家居必熟訪民間利

病白諸道求題詠者雖踵接不暇應也至是始得肆意遠近爭寶之
伊犁爲塞外大都會不數月兼楮一空公手蹟徧冰天雪海中矣二十
五年秋

賜環以四五品京堂用十一月

命署陝甘總督會野番肆劫先飭鎮將防護馬廠時承平久營政弛公
出按邊命演巨礮舉營無知者一老卒能之公立授以官士氣爭奮尋
勦捕番族及漢姦殆盡明年授陝西巡撫關中旱民不能耕爭殺牛以
食公曰如此則來歲又饑也飭官爲收牛償其值勸富民質牛予以息
次年乃大有秋二十七年遷雲貴總督滇中漢回構釁垂數十年焚殺
無虛日議者各有所袒莫能決公至諭之曰止分良莠不分漢回適回
民丁燦廷赴京疊控漢民沈正達等有司提犯解訊保山民糾眾奪犯
燬官署搜殺回戶并抗拒鎮道兵公提兵出勦途次聞趙州之彌渡有
客回句土匪滋事遂就近勦彌渡破其柵殲匪數百保山民股栗縛犯
迎師公召漢回父老各諭以恩信復乘勢搜獲永昌順甯歷年拒捕戕
官諸匪寘諸法得
旨加太子太保

賞戴花翎引疾歸滇人繪象以祀家居倡驅夷議外夷方爲斂迹而當事思中傷之會

聖書召用讒者乃止時方以西洋爲憂後進成就公請方略公曰此易與耳終爲中國患者其俄羅斯乎吾老矣君等當見之然是時俄人未交中國者數十年聞者駭焉公之薨於行臺也易簣時呼星斗南者三年六十有六公服官江南最久以吳民苦賦重講求漕政不遺餘力在粵時

中旨詢江南漕務公條舉四端曰本原曰補救曰本原中之本原曰補救中之補救

宣宗褒許擬俟粵東事畢次第施行

以文宗之召公也將使籌畿輔水利卽公前疏所謂本原中之本原者也

二聖知公之深任公之重以公報

國憂民之心一往無所卻顧而卒不果行惜哉然公於政事無所不盡心而其尤關天下治亂之數者則以辦夷務剿粵寇二者爲最鉅而皆齎志以終此海內士大夫下及婦人孺子所繇太息流涕共爲天下惜

頃之有切切私議者曰洋事壞矣壞於公過刻凡物質灰便無用獨鴉片灰力反勝質公乃不用火投煙土於坎雜角子石灰水沃之卽洋艘油布裹藏舵底者悉泯毀無遺漸致府夷怨或又曰壞於公過驟英例君與商共治其國用而煙利駕百洋貨上乃不走一紙書先禁約而後搜查罔計彼折閱忽任吾銷毀無怪挑夷怨而夷果藉以有詞嗚呼由前之說尙出細人由後之說雖君子亦叢詬焉謀國不臧駸駸乎併口同聲矣及遲之旣久厯證余所聞實不然蓋公自奉

命莅粵卽移檄英國王詞義嚴正宣

上威德飭禁興販旋繕守禦於虎門各海口添建礮臺設木桴鐵索又明年授兩廣總督則益修備以碎石實破舟沈諸隘增募水陸防守奏移高廉兵備道駐澳門撥隸水師資控馭時通商之國以十數見兵威若是厲禁若是無夾帶煙土仍給茶葉大黃又若是咸傾心受約束惟英日義律等持兩端尋以索食爲名糾師船犯尖沙觜公遣參將賴恩爵擊走之斷其接濟尋六犯海口皆受懲創義律潛赴澳門倩西洋夷目遞說帖求轉圜公以其言未可信奏請相機剿撫並請

敕福建浙江江蘇諸督撫嚴防各海口復奏停其貿易英人屢撼之不

罔不神色飛揚抵掌前席惟恐余言之竟也以上見秉彝直道有不期然而然者然而傳聞異詞閒至失實今不衷諸一是將承譌襲謬雖不能掩瑰琦之光亦何以釋後來之惑跡公生平善政良法殆難僂指數要其愜心者爲回城開墾而飲恨不磨則未若防海禁煙之爲甚煙禁旋弛海患日深微特事敗於垂成復變本加厲焉微特讒聞於一時復騰謗無已焉一似公爲禍首罪魁有斷斷無可解免者天日在上余雖禱昧所不能不大聲疾呼拯人魘寐者此也雅片煙者產西洋印度國明時流入中華本草綱目著其名曰阿芙蓉藥籠備物而已用者絕少有賤丈夫者製管開鐙橫陳對吸以是沈痼終其身印度旋淪於泰西之英吉利國英遂獨擅其利權康雍倍徒乾嘉什百道光且千萬英之利不可勝窮而華之患不至家無完人國無餘財不止黃鴻臚爵茲有憂之疏請塞漏卮部議加等治罪勒限一年六閱月逾限販者吸者予纒首公於丁酉春來督吾楚奉

旨交議公條上利害甚悉嗣奏陳拏辦情形

宣廟嘉之璽書褒美明年

命以欽差大臣查辦海口事務水師並歸節制是爲公涉洋事之始居

數騎飄然徑去英人登桅持遠鏡相睥眦歎服不已則公之威信感人
華夷靡聞也辛丑夏河決開封王相國鼎出視工公方議戍相國疏留
公督辦歲云暮矣而龍未合販稽料者麇集工次斤昂至三百餘文值
海疆開例籌捐戰和無定供軍餽夷帑且難爲繼公畫策請相國撫軍
出示以歲闌停工停買稽越旬日復示以販者淹留良苦許別開子廠
收儲備明春用則稽價斗跌至斤十六文省帑金無算是說也余得之
豫人高大令錫綬高又曰公權奇人也剝下益上惡公者與煙禁等聲
譽頓損於開藩吾豫時余詢其由來販稽者多高戚舊借貲牟利者所
傳余笑曰利於工卽利於國利於民牟利者偶失利於公何訾焉高亦無以應壬寅春大工告成
在事者咸得優敘

命公仍就成相國與公共事久稔公深旋都復

命不敢爲乞

恩迄洋事日棘遂以尸諫而力舉公其子持諫章示首輔首輔曉之曰
尊公已矣子茂年不爲居官計乎子竟易循例遺摺以上
宣廟大疑屢詰問首輔代掩覆相國死狀終不得上

動則大懼既以粵之無隙可乘也乃改圖犯浙陷定海掠甯波沿海騷
 然中外當事者莫能折衝禦侮乃爭歸咎公次輔時任直督所轄距公
 遠初與公無與也自粵督鄧公廷楨移督閩而閩疆亦固若粵迄浙事
 亟撫軍烏爾恭額昧於防禦倉卒張皇獲重譴直督惴惴焉慮英犯天
 津輪船不瞬息而至將為浙撫續且先在保定與公議事不合公又嘗
 為其屬吏斷斷持正相鑿枘突英人詣天津卑詞訴屈求互市而不以
 兵戎實出其望外知煙未易禁使非禁絕已為重臣無可逃免也計不
 若痛劾公可取悅英而速行成冀卸責又幸為見好地驛然以激變為
 公罪與首輔比而慧公即奉有赴粵查辦之
 旨竟代公任又恐和議之不速成也悉撤公前設各隘兵以媚英初不
 料英輒徑犯粵城漢姦復誘索天字馬頭並索林鄧二公首要求卒無
 厭公知事不可為具遺疏以待代公者約賂重金弛煙禁而圍乃解公
 命以四品卿赴鎮海軍營效力尋謫戍伊犁矣是說也余得之粵人傳
 大令祥麟且曰公戒期出城時洋艘旋城河有願得公而甘心之謠中
 軍副將與廣州余太守請以千人或五百人護行公卻之乘輿張蓋從

爲圖謀至計然地利無盡藏民事不可緩因殫精區畫奏記將軍將軍

據以入告有

旨命公勘辦開墾事宜公親歷庫車阿克蘇烏什和闐喀什噶爾葉爾羌及伊拉里克塔爾沁等城縱橫三萬餘里水利大興自是冰天雪海中綠畝黃雲所在彌望歲省腹地撥帑數百萬金

宣廟嘉勉將軍將軍奏非公不克臻此乙巳秋

特旨賜環以四五品京堂用旋署陝甘總督方事之始將軍飭罪員悉聽公調遣長沙黃太守冕最有勞至是亦

賞六品頂戴釋回手冊示余紀巔末特詳不具錄蓋公歷仕宦功德及民者固多其閒牽制不果行與旋興旋罷或事與願違十未及二三者殊不乏獨此四年中稱心之舉顧酬於失意遠謫時要微將軍力公報稱蓋忱又終湮滅將軍之賢爲何如明年將軍調補陝甘總督公卽補

陝西巡撫一時媒孽公者或身敗或名隳

先皇帝知人善任明良之際遇又何如哉公署陝督也飭鎮將防護馬廠野番之肆劫者以戢任雲貴總督也滇中漢回構釁垂數十年焚殺無虛日議者每袒分左右公諭曰止分良莠不分漢回行提兵出勦保

聞都人士憫相國忠而詈其子不肖者比比也自是繼相國者湯協揆

金釧面奏舉公被

嚴飭退仍具疏切陳卒不安其位首輔搏他事議黜之繼協揆者唐太

常鑑以目眊呼甥黃太史兆麟局密室繕摺黃婉勸毋徒蹈禍機太常

曰吾老矣薦賢報稱在此舉得罷斥吾安之即偕林公成萬里吾甘之

疏上留中即告歸時代公者與靖逆揚威兩將軍既黜復用陳侍御慶

鏞具疏論劾引大考翰詹

欽命題烹阿封即墨論猶明斥三人為阿大夫而隱以即墨大夫喻公

也然公就戍時無幾微忿懣意有門下士官陝者迎謁公竊為不平見

公談笑自若不敢言退謁鄭夫人曰甚矣此行也夫人曰子毋然

朝廷以汝師能舉天下大局付之今決裂至此得保首領

天恩厚矣臣子自負

國耳敢憚行乎公之義命自安誠孚閭闔有如此是說也余得之善化

俞侍御東枝俞歸自京師不誣也公在塞外伊犁將軍布彥泰公國士

目之視如手足心膂公以塞外隸版圖數十年竭內以輸外者無紀極

無已時非甌脫誠皆棄壤也緣官無善教人不知耕實無物土之宜者

洲吾華居星斗之南故北辰常在北海疆事起後進成就公請方略公曰英易與耳終爲中國患者其鄂羅斯乎時鄂人不交中國越數十年聞者惑焉公蓋以髮逆患在一時洋防患在後世西洋國眾而聯渙靡常北洋地大而在在毗連吾邊裔舉吾華數萬里百十年事蓋無日不往來於胸中故公之存若沒實關治亂安危之數殆與司馬文正病嚙時無非國是宗忠簡連呼渡河者三古今同揆天不愁遺謂之何哉雖然司馬文正往矣無以黨事追咎文正者宗忠簡往矣無以金事追咎忠簡者獨公秉純忠抱孤憤齋志以歿乃舉世以嗜煙而遷怒禁煙以畏夷昵夷而遷怒拒夷次輔代公者之効公也曰阻撓夷務然則夷務當依違乎曰要結民心然則民心當拂逆乎其加公罪案者卽自供罪案也何待辨所不能聞執悠悠之口者人情無闕於華夷敵國易乘吾罅隙以泰西而論有君主有民主有君民共主而斷無無主之國矧英地國隘齒繁利在互市君民合計煙實大宗一旦欲絕其利源制其死命激而生變禍不崇朝此不待智者而知者也豈以公之周而慎勤且明慮不及此獨斬一檄剴切曉諭於事先據與爲仇率爾燒禁冀服人心而滿吾志其不貽人以口實者幾希其不致我曲彼直橫決莫可收

山逆民途次聞趙州彌渡逆回起即就近勦彌渡殲數百人保山民股
栗縛犯迎師公諭以恩信復乘勢搜獲永昌順甯歷年拒捕戕官諸匪
眞諸法滇人肖像祀之蓋公復職後又無在不以武功顯天下益莫不
想望公再當夷事也公引疾歸閩洋人謀據會垣烏石山因倡驅夷議
大忤當事意外夷方爲斂跡而當事思中傷之會

今天子嗣服潘相國世恩杜尙書受田交章薦
天子將使公籌畿輔水利疾未即至適粵匪洪秀全等稔亂

特命公爲欽差大臣馳往督勦尋

命署廣西巡撫事公力疾出粵人以公嘗總制其地威惠著聞俟其來
額手相慶即賊黨中有前代公者所撤海防各隘健兒退卒落拓伏莽
聞公將至皆大慙悔就其黨散去大半且有公來反正投效語秀全懼
謀遁入海粵事弭在指顧間忽報公薨於潮州蒙

賜祭葬

贈諡飾終之典一時無兩要自公薨軍民失倚賊寢無所制不可謂非
又增公一飲恨也易簣時呼星斗南者三或問余此何謂余曰泰西稱
地球五大洲以吾華爲亞細亞洲佛經稱四大部洲以吾華爲南瞻部

洋事以來和則諱戰戰又諱和公件多不發邸鈔非在樞府末由全悉
緯恤杞憂幾令人悶殺甲辰秋闈後澈浦嚴仙舫丈正基以州牧服闋
入都余謁湘干出公在粵公牘書札彙約二指許則首列莅粵移會英
主檄恍如書闕有閒其軼乃時時見於他說喜不自勝遂書藏副異日
尚欲備鈔其牘札迨嚴丈洵歷通政歸而余又出宰蜀中之昭化遂不
果三復此檄非特白公之誣亦以存

國之體今距公薨十年所矣不知中外交涉尚有幾許得體大文字思
之惘然爰錄全文以質論世者

大清國欽差大臣兵部尚書湖廣總督林兵部尚書兩廣總督鄧兵部
侍郎廣東巡撫怡會同移文與英吉利國王爲會禁鴉片事照得天道
無私不容害人以利己人情不遠孰不惡死而好生貴國雖在重洋二
萬里外而同此天道同此人情未有不明於死生利害者也我

大清四海爲家

大皇帝如天之仁無所不被卽遐荒絕域亦在並生並育之中廣東自
開海禁以來流通貿易凡內地民人與外來番船相安於樂利者百數
十年於茲矣且如大黃茶葉湖絲等物皆中國寶貴之產外國若不得

拾者幾希已亥夏都中人來伏讀三月

上諭軍機大臣等林則徐覆奏堵截洋船情形請暫緩議斷互市及頒行各國檄諭等語所見甚是此次查辦海口防堵躉船各國業經遵繳煙土自應加恩准予照常互市以示懷柔所有斷絕茶葉大黃著暫緩置議其英吉利既有在粵領事經該大臣等就近諭知辦理所有檄諭該國之處亦著暫緩頒行統俟議定興販吸食各罪名頒行新例時於善後章程內另行詳細籌議仍遵前旨擬稟進呈再行頒發欽此讀竟益大駭夫公奉

命使粵在戊戌十一月至是五閱月矣原奏尙云暫緩檄諭

諭旨亦云暫緩檄諭並俟於善後章程內另行詳議頒發審若是善後無期檄終不發僅諭領事蔑視其主是激之變也欲不啟兵端得乎既而思之

聖主賢臣必不作此無把鼻句當因復取

諭旨細繹之豁然曰吾知之矣此次

諭旨末曰仍曰前曰再是必有前次

諭旨在必有前次擬稟在卽必有一頒發諭該國王之檄在惜自交涉

食爾屬國禁人製造從前已經製造者貴國王須即全行搜盡投之海
底斷不許天地間更有此種毒物非獨內地人民不受其害即該國民
人既有造作安知其不吸食並製造而禁之則該國亦不受害豈不各
享太平之福並覘貴國王恭順之忱如此明乎天理而上天不至降災
協乎人情而人民無有吸食即使該國仍行製造終亦無處可賣無利
可謀與其虧本徒勞何如改圖生業見在內地搜出鴉片盡付油火燒
焚若再有夷船夾帶鴉片前來不能不一體燒燬恐船內所載貨物亦
難免玉石俱焚是利未得而害已形欲害人而先害己我

大清所以能服萬國者正有不測之神威毋謂言之不早也貴國王接
到此文即將如何嚴焚斷絕緣由速行移覆幸勿詭飾支延切切盼切

管適羣傳 武陽合志

管適羣字兆錢號椒軒武進人道光癸未進士授戶部主事洊升郎中

隨辦廣東搖匪

賞戴花翎京察一等授貴州糧儲道翼日

特調湖南鹽法道遷長蘆鹽運使升江西按察使安徽布政使以任運

使事革職二十一年九月

此卽無以爲命而

大清一視同仁許其販運出洋絕不靳惜無非推恩外服以天地之心爲心也乃有一種姦夷製造鴉片夾帶販賣誘惑愚民以害其身而謀其利從前吸食者尙少近則互相傳染流毒日深在中原富庶繁昌雖此等愚民貪口而戕其身亦屬孽由自取何必爲之愛惜然以

大清一統之天下務在端風俗以正人心豈可使海內生靈甘心鳩毒是以見將內地販賣鴉片與吸食之人一體嚴行治罪永禁流傳惟思此種毒物係貴國所屬各部落內鬼蜮姦人私行造作自非貴國王令其製賣卽各國中亦只數國製造此物並非諸國皆然又聞貴國亦不准民人吸食犯者必懲自係知其害人故特爲嚴禁然禁其吸食何如禁其販賣並禁其造作乃爲清源之道若自己不食而仍敢製造販賣引誘內地愚民是則欲己之生而陷人於死欲己之利而貽人以害此皆人情所痛恨天道所不容以

大清威振華夷何難力制其命而仰體

聖明寬大自宜告誡於先且從前公文未移會貴國一體嚴禁則猶得推諉不知今與貴國王約將此害人之鴉片永遠斷絕我內地禁人吸

潼商道每黃河盛漲民多墮溺開綬下令拯活之獲尸者給錢掩埋有差調湖南所屬州縣有水患親至其地給振水亦疏濬得平官江西時六年中疊有水患安輯拊循具有條法施振不費官帑不假民力使在官者各輸俸銀養廉銀而已爲之倡更使紳戶富戶各輸銀錢凡獲銀三十餘萬兩民因以全活開綬領江右藩條最久屢署巡撫事及拜巡撫之

命凡前後所陳奏皆切中利弊行之有效自嘉慶道光以來武進陽湖人士京職無尙書侍郎外職無總督巡撫偶有得躋巡撫者終未能久於其任開綬撫江右兩年爲最久云

李文恭公別傳

李元度

公諱星沅字子湘號石梧湘陰人父疇優貢生桂東縣訓導公天挺魁特總角如成人以遠大自勸勵道光十二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明年奏辦院事典四川鄉試十五年分校禮部試

命督學粵東公謂士習端則民風正故必以扶持世教爲舉職粵中人士多健訟劄通省府州縣學籍生員之干訟事者牒以文仍訶其實而理之士風爲肅嚴覈丁胥禁革規費諸名目所頒條教大率以人才經

特旨賞六品頂戴赴浙江辦揚威將軍糧臺明年署布政使又明年授安徽按察使浙江布政使八月遂擢浙江巡撫其在戶部主山東司稿山東司筦天下鹽利時值兩淮奏罷鹽政芟浮費招販商適羣因草奏議行故由貴州調湖南遷長蘆皆任鹽事任皖藩時值大水驛路多沒而海氛侵江浙調兵不得陸行適羣令改水道軍行乃速其出司浙江糧臺法乾隆時回疆軍需力除浮冒無大帥印文勿假借時七省皆設重防而艱於餉適羣調劑盈虛使軍食無絀總督劉韻珂倚重之奏緩陛見遂不期月而有撫浙之

命因奏善後十七事皆潛抑狡思上尊

國體手治官書恆夜分不寢以勞得暴疾卒適羣嘗言理煩如治絲惟靜可以釋紛又以南人脆弱思復明戚繼光軍制以振起之願撫浙日淺所志皆未及條畫施行

費開綬傳

武陽合志

費開綬字佩青號鶴江武進人嘉慶庚辰進士改庶吉士習清書散館授編修遷御史給事中充道光辛卯湖北壬辰雲南考官授陝西潼商道調湖南衡永郴桂道歷雲南按察使江西布政使擢江西巡撫其任

旨削籍旋調公兩江總督於是公三至江南矣耆老聞公來皆額手相告江南武備弛水師會巡尤不實公撫蘇時已引爲憂至是銳意整飭之奏籌海外水師事宜五則捐俸造蒙衝四十艘爲倡鎮將憚公嚴明泄沓之習一變會俄羅斯商船抵上海圖就地貿易公引例卻回有詔嘉獎陶文毅之改淮北綱鹽爲票也旣以新章取速效而淮南課額重自銀貴錢賤銷數易虧公謂引滯課絀不盡繇私販而欲圖補救必以嚴治私販爲首務先後疏奏無慮萬餘言皆得

俞旨褒勉逮公去江南而淮南亦改票並設倉於儀徵爲捷法於是小販雜出鹺政益狼戾不可收拾然後知公之先見也先是有

詔令兩江總督轄河務如舊制會河督缺

命公兼攝之乃疏陳河工積弊且言道廳應各駐汛地不得萃處清江浦有

旨察禁二十八年秋江淮海並漲淹民廬萬計公親出籌振撫蒿目忧心眠食虧損疾大作再乞假乃瀝情請開缺會江南監司有入對者上詢及公盡得公積勞成疾狀始得請仍

詔病閒卽詣闕公之以郡守陟監司也

學名義爲急下至細務皆手自屬草吏莫敢舞文秩滿授漢中府知府
遷河南糧道歷陝西四川江蘇按察使除江西布政使仍調江蘇當是
時

成皇帝識公於詞臣中期練習吏事爲置園重臣多歷郡國俾周知利
病之原也尋擢陝西巡撫抵任劾牧令之尤不職者數人或自乞去固
原提督胡公超戰功爲世所指名初裁西安總兵缺議每歲以冬春駐
西安如湖南四川提督分駐半年例公謂關中方無事乃汰總兵而移
提督轉令東道咽喉半年虛曠於地勢事勢皆不順力持於總督寢之
修軍政定疑獄尤深疾吏役詐贓致斃命者手劊行通省愷切深至皆
斂手奉法調江蘇巡撫蘇松漕事煩重其大弊尤在大戶小戶之不平
公至力圖所以均之於無錫金匱兩縣革地總包總等名刊石示永戒
二十六年授雲貴總督時緬甯回匪不靖公亟調官兵分道進腹背擊
之首匪馬國海懼亡走則潛結雲州回馬登宵海連升等劫囚作亂也
西大震公檄諸將迅擊而寬其被脅者不三月事大定捷聞加太子太

保

賞戴孔雀翎疏劾前池西道羅天池按殺過多致眾回寒心滋亂得

分別重輕無論各州縣情形不同即一州一縣中亦各不同且不能舍
 戶部定例而轉執州縣之勒價為準多則輸納不前少則采買不足此
 國計之難也至以漕項應折若干注明糧冊糧票畸零細碎開載既煩
 且銀價時有長落將今日少完明日復多完乎歲收時有豐歉將今歲
 少取明歲復多取乎小民正愁穀賤兼值銀荒以有易無展轉虧折此
 民生之難也至州縣之私改折色祇以解費為辭今若明示折改則張
 目而無所顧忌以公濟私浮勒必益甚而糧役之句串詐混亦必日出
 而滋弊多一名色即多一利孔脂膏腴削究惟編氓任之此防州縣浮
 勒胥吏訛索之難也奏入

宣廟遯之事遂寢烏虜棄其所有而取其所無司馬温公之諫堊倉也
 若乃折眾口而輟成謀則温公所不能得之於其君者而公獨得所請
 於是歎

明良一德之盛遠軼前古而江淮之間不至蕭然煩費者非公孰貽之

哉三十年正月

宣宗皇帝升遐疾馳入臨

文宗召對

朝廷方嚮用公每之官不久卽遷擢去地方興革有議擬未行者有創始而未竟者惟撫秦閩三年督江南及二年故閩綱鉅目悉修舉矜慎刑獄而不爲煦煦仁鋤姦暴尤力河南多滯獄獄囚有病死者公謂罪死死於法病死死於官罪非殊死則賊命罪當論死則失刑飭有司速治獄旣上日親錄之囹圄爲空蜀盜曰嚙匪陝盜曰刀客久爲民害公皆盡法懲之禽其尤置重典凶虺用戢其爲江蘇布政使也浙江方禦島夷戰不利江蘇戒嚴提督陳忠愍陣亡於上海夷舶繇海入江陷丹徒犯江甯敗卒跳集於蘇勢洶洶且內訌蘇人大恐公白巡撫斬標劫者以徇其潰兵潰勇暫招留令立功贖罪免滋擾七月英夷受撫於江甯客兵分起歸伍公卽牒請撤糧臺改爲報銷局節浮費也其督兩江也戶部以連年蠲復絀度支籌寶庫爲備豫計於是廷臣條五事以上其大者則漕糧改徵折色入銀京師於奉天陝豫采買以充倉庾下直省有漕督撫議江南財賦甲天下弛張必自是始公疏言州縣兼收折色以錢抵銀本無定價若著爲令而示價於通省則銀價日昂民且重困奏入廷臣猶以爲言再下議公再疏言例價甚輕北方糧貴又水陸運費不貲勢不得不議增而例有明文迥非州縣通融辦法若就州縣

兩朝特達之知署豫臬時奉

宣宗手敕命毋失書生本色抵陝撫任

諭以勉力認真勿負委任調江蘇疏謝

手敕報曰朕見汝年富才明學優品正甚有厚望於汝汝當體朕用人之苦衷也及

命兼司河務

諭曰年力甚強勉爲之以副重寄逾年請述職

批劄云朕非不願與卿相晤顧公事繁雜難離本任可暫停其乞病也

手批云一俟痊愈卽來京朕切望之至卿當諒之其受

殊眷皆類此性至孝歲時祭祀哀慕不自勝宦遠方太夫人以春秋高

恆不就養公廩思輒至不寐泊陳情得請償所願不圖時事之棘惟艱

惟瘁遽殞其身此公遺疏所以憾賊之不平與養之不終也所著有芋

香山館全集若干卷子五杭官編修有學行早卒概鹽運使銜候選道

桓廩生江西布政使署巡撫

贊曰嶺西盜起

詔林文忠出視師道卒

恩諭肫渥公奏言臣病幸少差而母老多疾乞歸養

上鑒其誠允之十一月奉欽差大臣督師之

命公入告太夫人卽馳赴粵時粵西羣盜如蝟毛金田賊洪秀全楊秀清等尤橫恣公駐師柳州疏調黔楚兵合剿發縱指示所向克捷時向公榮以宿將爲提督在諸將中爲能戰周公天爵爲巡撫果敢任事公皆開誠以通之金田賊旣竄出據大黃江擾武宣我軍籌進止及駐軍地巡撫持議多異同於是特簡將軍總統之請公進次武宣疾已作猶力疾見官吏料簡軍書激厲將士如平時憂心內焚寢至縣憊遂以咸豐元年四月卒於軍年五十有五遺疏入

上嗟悼

優旨嘉愍

賜祭葬

賜白金五百兩治喪

予諡文恭

賜其母陳太夫人人淺十兩子概桓令服闋後引見飾終之典盛矣公儀表瑰瑋聲如洪鐘爲人整峻篤實識量尤恢遠旣通籍受

革猶謂軍中某某可用不可無言指其關防曰送與周伏枕口占遺表云云趣余書未半哽咽語不可了爲編綴具首尾大指謂臣力已竭臣罪莫遠諸將惟烏蘭泰向榮可任書畢公頷之顧其子概云汝好事大母遂不復言按公道光壬辰進士由翰林外簡郡守不十年至兩江總督加太子太保以母老乞疾歸

今上御極召用懇請終養會粵亂而林文忠公道卒訖以欽差大臣關防畀公將倚以辦賊而公又殂

上愍焉賜賻如禮

子諡文恭且矜其母

慰賜有加天下士大夫悲之以配林文忠公無異辭公諱星沅字石梧湖南善化人疏髯長身面奕奕有紫氣閒喜爲詩其在軍書牘多自爲之教誡諸將帥如面語當公勦賊時或謂才弱然自公後督師多獲罪粵寇寢不可制論者始服公持重云

特詔公代之未數月卒賊遂不可制越十三年乃爲曾文正所滅賊蓋與楚人終始也異哉公少有異徵應童子試時外舅郭進士汪燦夢入公府見金冊列公姓名爵里物色之妻以女旣館選諸姊中有召紫姑神者戲問公終身官秩皆不爽末署蒼梧懷節卒薨於梧州之武宣蓋前定云

記李文恭公遺札後

朱琦

咸豐四年十月琦偶檢篋中舊所藏書記得李文恭公手札二一爲道光三十年十二月九日公初抵粵問金田勦堵情勢一爲咸豐元年二月四日論軍餉當續請且聞琦將至柳敦之行後遂館公幕府中月餘文檄賤奏得參預時公已被疾閒呼余語則曰與君言輒覺胸次開拓又語寮屬曰風雨雲雷交發並至如陳同甫所云者緊豈無人耶寮屬口喏唯唯不解所謂余遜謝未幾公力疾決計下武宣將督諸軍進討是時武宣從征卒伍半荆楚剽悍多公鄉人且團兵厲刃跂足聞公至皆思一戰而公病且死矣周撫軍天爵向提督榮烏都統蘭泰來問訊相見喟唏先是公憂賊甚寢食失常恆曰此賊非眼前諸公可了余未謂然公曰後當思吾言平生推賢達善如將不及忠鯁見詞色病將

有收但小民當空匱之餘勢必盡數糶出恐青黃不接將至坐困令各州縣買穀四萬石復勸殷實戶多爲積儲屆期減價平糶並興工代振嚴緝匪徒以防鉤結滋事奏上奉

旨俞允植以營伍將弁奉行成法徒飾外觀無裨實際因就本省情形參合古人成法酌擬六條與將弁勤習講求其目曰束隊伍立選鋒嚴選募精教演專習藝簡軍實繕呈

御覽

上深然之並刻訓兵條約束隊陣圖頒示各營二十六年臺諫有奏銀錢並重設法變通者

飭下疆臣籌議植統籌全局詳陳變通之法數千言皆切中窾要下部議未行己酉庚戌皖省連患水災植設局撫濟民受其福植又造小舟救渡散放餅粥擇高阜建草舍令流民棲止咸豐元年入

覲召對稱

旨時

詔求直言植條陳八事能洞中時弊內飭法禁一條卽奉議行尋內召授刑部右侍郎查辦江西南豐事件平反大獄士民感之署江西

續碑傳集卷二十五

江陰繆荃孫纂錄

咸豐朝督撫

王植傳

畿輔通志

王植字曉林直隸清苑人原籍山陰幼穎異中嘉慶二十二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己卯授編修道光九年充會試同考官十一年充順天

鄉試同考官故事順天試直隸籍不與襄校奉

旨專閱南中皿卷蓋異數也十三年大考一等升侍講督學廣東廣東

士習急功名多營謀奔競之習植悉革除士風為變尋遷大理寺少卿

擢內閣學士十六年補禮部右侍郎十七年轉左督安徽學政十九年

調刑部左侍郎入京供職於刑獄情偽鮮不詳察人謂精於申韓植曰

天下事不外情理刑名乃一端爾二十三年奉

旨以侍郎主刑部稿

命往浙江審案即授浙江巡撫

命下次日復調安徽巡撫暫攝浙撫事有振荒捕盜功二十四年抵皖

初河南中牟漫口皖境多被災植以災歉地方首重積穀今歲二麥雖

旨除莠安良勉之又勉十一月校閱江北各營因奏陳武備事宜均如所議行二十八年各州縣災奏請截留藩關各庫銀兩備振並做照二十一年寓工於振之法修築沿江隄壩均得

旨俞允先是盱眙縣張公邵公大王廟諸隄年久淹廢植率同官紳捐修歷屆水患田廬攸賴咸豐元年授刑部左侍郎

命往江西查訊案件署江西巡撫二年因病開缺回籍次望江縣卒

程喬采傳

江西通志

程喬采字晴峯新建人嘉慶進士授禮部主事補軍機章京擢江南道監察御史奏言安徽潁州久爲匪黨淵藪阜陽之艾集亭馬家店霍邱之三河尖臨水鎮諸處均有捻匪出沒請令皖豫兩省協力查緝又以州縣徵漕勒折買補致米色攙雜難資久儲請嚴飭各州縣親驗米色隨時兌收禁止開倉勒折買米攙雜諸弊江西舊俗殷戶聽農民以物質穀至秋每石加息二斗歸還三年不贖以原物變價抵償巡撫毓岱奏改一石加息三分質物以一年爲限喬采謂官爲督責事涉煩苛請仍聽民自便又奏定各省常平倉平糶章程畿輔大水五城設廠平糶請援照嘉慶六七年成案於五城地方自八月十五日起先行煮散並

巡撫卒植喜書雖公事繹絡猶手一編校讐自號秉燭老人著有經解述深柳書堂詩文集初植在江南時部文許外夷傳教各省設立天主堂植覆奏曰安省民風樸直不信鬼神從無習天主教者各屬亦無天主堂名目臣愚謂此事不禁已不可萬無公然准其設立出示曉諭之理廣東解餉知縣方玉達因部胥需索自縊於舒城道植如狀具奏永除留難賠累之患爲世所稱

又

王植傳

安徽通志

王植字叔培號曉林清苑人進士道光二十三年授浙江巡撫旋調安徽二十四年二月抵皖撫任先是撫浙時遵

旨將浙皖接壤各縣棚民實力編查至是奏言棚民置有田產卽與土著無異見飭查將歷年旣久確有冊籍可憑者按戶換給門牌其新添之戶及無業游民概逐回籍得

旨認真辦理九月以鳳潁泗州各屬被水請飭各州縣買補倉穀外添買四萬石並勸紳富多爲積儲於冬春減糶得

旨妥實爲之又以鳳潁各屬棍匪滋多飭營汛一體兜拏并曉諭被害民人許以格殺勿論奏入得

旨衡州爲扼要之地仍令駐衡武昌陷子福培死之喬采以病請開缺
回籍調理旋爲編修何桂珍所劾遣戍新疆越數年釋歸卒

周文忠公天爵傳

陳繼聰

周公天爵字敬修山東東阿人爲諸生卽堅苦自立旣舉於鄉負襤被
步行至京師應試嘉慶十六年成進士歸班銓選家居安貧絕不與富
豪人往來道光初任懷遠知縣調阜陽係古潁川之地風氣犷悍捻徒
結黨橫行皆與衙役交通公稔知其俗壹意痛懲善鉤距之術奸宄不
能欺用法嚴峻而持守廉潔不受百姓一錢任勞任怨無所顧避時有
愛民如子嫉惡如仇之謠遷知宿州升廬鳳潁道裁革州縣及關吏等
陋規殲除劇盜巨憊不可數計又值皖省水荒奉檄查災所過振卹難
民全活無算總督蔣公攸銛及陶文毅公先後疏薦於
朝由安徽按察使升布政使擢授漕運總督遷兩湖總督會
上從鴻臚黃爵滋之言禁西洋鴉片煙公遵奉令甲厲若雷霆犯者立
置重辟豪貴皆側目而視未幾竟中蜚語幾遭不測賴
天子聖明免其罪落職回里久之洪秀全亂金田
朝廷訪求人材尙書杜文正公首以公薦有

請於蘆溝橋黃邨東壩清河四處一體煮散又奏向例商民出關必須
驗票稽查直隸災區較廣貧民多出口謀生應權宜隨時放行免其驗
票又奏直隸河流淤塞其急宜疏濬者莫如文安河請以工代振及時
挑挖均如請行累擢至戶部給事中出任甘肅蘭州道時逆回張格爾
構亂揚威將軍長齡統兵往剿檄喬采辦理軍需凱撤擢甘肅按察使
遷浙江布政使丁母憂起調江蘇布政使權巡撫兼護兩江總督十二
月擢江蘇巡撫二十二年英吉利夷船駛入長江逼江甯以疏防革職
留任尋改山東巡撫調廣東巡撫會總督祁墳修虎門礮臺重兵防守
倣行屯田之法時西夷各國就撫請通商喬采偕諸大臣奏上貿易條
約及漢夷情形旋遷漕運總督署江蘇巡撫調雲南巡撫署雲貴總督
時寶山縣漢回構釁喬采偕新任總督林則徐勦平之旋實授雲貴總
督騰越夷人及永昌土司番族自相讐殺普洱府司茅各土司暨野番
亦聚眾滋擾喬采分兵平定奏邊外善後事宜調湖廣總督廣西會匪
滋事逼近楚界喬采赴湖南防堵抵衡州獲逆匪左家發等會賊自
全州竄陷道州永明江華嘉禾桂陽復相繼失部議革職留任賊又自
醴陵繞逼長沙攻城不克引去喬采請駐兵岳州得

何陸公之軍大敗於小孤山安慶金陵皆陷公方駐師宿州

詔復命同內閣學士勝保防堵廬鳳等處尋有署安徽巡撫之

命公以安慶既失而廬州控制南北為皖省必爭之地奏請以廬州為

行省

從之復偕在籍工部侍郎呂文節公奏言團練防勦三事當分致其任

併致其力以圖之疏入得

旨嘉納又疏薦壽州知州金光筋才可大用俄因積勞卒於軍中年八

十餘遺疏上聞

天子憫其盡瘁

王事

予諡文忠

國朝非翰林不得諡文公不交閣議由

上特給蓋異數也公生平為學篤信姚江王文成公良知之說最嚴義

利之辨而天性尤剛正自縣令官開府為政尚猛惟以鋤強去莠為務

江淮荆楚間咸稱包孝肅復生而忌之者亦眾是以不安於位其再起

撫嶺右深知洪逆志存叵測非僅草竊猺崗者嘗與某公書云賊剽悍

詔特起廢籍遂於三十年冬奉

命赴粵勦賊兼署廣西巡撫公念嶺嶠羣盜雖多而洪逆尤著名脅從日眾官兵捕之輒失利知此股爲最勁咨商提督向忠武公速由橫州旋師專勦金田之賊咸豐元年三月

上又命公專辦軍務而以布政使勞文毅公崇光攝巡撫篆公乃與副都統烏武壯公擊賊武宣追至象州每戰親自督陣士卒有不前者手誅之所嚮多捷六月大學士賽公統禁旅至適賊竄永安圍攻數月城終不克公見事權旁出逆氛益張抑鬱不樂遂以老病乞歸

上素知公忠鯁召入京師

陛見痛陳時弊直言無諱

天子爲之動容二年粵賊竄楚將由武昌東下

朝廷命兩江總督陸建瀛爲

欽差大臣出師討賊并

命公幫辦軍務陸公意氣甚盛每對將佐指揮陳說以爲羣寇指日就

禽公獨憂其不濟上疏言之

詔遂命公團練民兵協守安慶而鳳潁徐宿盜四起公請留討諸陽無

任安徽按察使甫一年升陝西布政司歷漕運總督署廣西巡撫咸豐

三年

賞兵部侍郎銜協辦安徽防剿天爵於壽州募勇張鳳山等千二百餘人帶防正陽關旋授巡撫尋改授李嘉端巡撫天爵暫行署理仍以兵部侍郎銜辦理防剿天爵飭兵勇分捕宿亳懷遠蒙城靈璧等州縣擒匪斬牛文禮等五百餘人北路肅清親督義勇往廬鳳追剿南路匪嗣以廬州地居皖省之中形勢扼要奏准改爲省垣勦平定遠匪目陸遐齡賊巢四戰斬干餘級尋攻永城之火燒店獲擒匪首胡萬湘等又於張橋鎮雉河集等處先後斬獲著名賊目九月卒於軍奉諭追贈尙書銜照尙書例賜卹加恩賜諡文忠無庸俟內閣擬請以示篤念耆臣逾格褒忠至意

國朝非翰林不得諡文天爵由

特賜異數也天爵出身科第而武藝絕倫捕治盜賊懲戢豪強人咸畏懾篤信良知之學治法一宗陽明在宿州興書院建考棚修橋梁在廬州治江壩振學校後剿匪潁州卒於王市集百姓哭送數十里至今尸祝之中閒罷歸田躬耕自給親與其子磨菽云

不及闖獻而沈驚過之恐未易圖未幾果如公言突出永安其勢大熾又善知人時張忠武公方投誠於左江鎮士大夫多以其出自降盜爲疑公力言其無他爲保護之後以名將殉難云

論曰

宣廟中年天下承平久疆吏習於寬大多因循自安公官淮楚獨尙威猛以爲此正國僑相鄭武侯治蜀之時其政雖鄰於操切而要具救世苦心不可以酷吏比若使久於其位得與粵督林公閩督鄧公同志協規莠民吸煙之患必可盡除內蠹旣去綱紀肅清卽金田小醜亦不敢覘覲而起東南詎有塗炭之禍余故書公之事而深爲太息也

又周天爵傳

安徽通志

周天爵字敬修山東東阿進士道光四年選安徽懷遠知縣勸民捐設豐義倉修築郭陂塘龍王壩諸工溉農田千餘畝八年調阜陽有劾其殘酷者

命總督蔣攸銛查奏尋奏言天爵愛民如子嫉惡如仇

諭曰此等不避嫌怨之員最爲難得旣據查明刑傷各犯皆凶惡棍徒著毋庸議歷升宿州知州廬州府知府廬鳳道屢獲巨盜教匪治如律

爭撓其事故一歲輒罷建瀛爲巡撫則請募商船轉粟二百萬杭海至天津海運效自此始及爲總督筦鹽政其年漢口鹽船災焚四百艘官商折閱至四五百萬建瀛以淮課日絀欲改引爲票行之初國家榷鹽稅由富商納課行引商利倍蓰爭爲豪侈靡費官吏因持劫之商空困又習奢蕩計惟逋國課且日增昂鹽斤價民盡食私鹽鹽之爲官私也本權利一切之法凡國言利盡奸猾所倚仗故就場課不足籠利乃使大商分筦之商亦以時盛衰於是陶澍始改淮北爲票鹽稍疏通休息矣而淮南擅鹽利數十年羣官衣食商家無肯議改建瀛在江蘇久知其敝至是遂定新法十章奏改兩淮鹽法奪官吏歲賕百餘萬享鹽利者人人謗恨之而建瀛自以益國便民

天子方倚其材欲漸次爲治益發舒駿尋有意於治河矣建瀛之言曰河之利害於國也大矣非河能害國治河者之爲國害也夫黃河不決而有歲修譬猶天下無事而有兵費養兵不可以備敵歲修不可以防河然而上下相習者大利之所在也河決則必發帑銀不塞不已是可操左券取也國家聞河決必憂言治河者聞河決必喜故夫大工之興費必千數百萬而後得已者雖河安流猶將激之而使橫豈之而使崩

陸建瀛傳

王闈運

陸建瀛字立夫沔陽州人也以高第官翰林十九年由侍讀出爲天津兵備道歷監司有名稱累遷至雲南巡撫道光二十六年調江蘇逾三年總督兩江江南天下財賦邦

宣宗時清興已三百載海內無事士大夫靡然尙文藻貴科第直省督撫連地數千里居處服御富盛過古諸侯遠甚自

天子所鄉用盡由文學侍從之臣更出居其職而兩江爲尤重建瀛才識明敏開濟時務其爲諸生時以公輔早自期許中外亦用是相許其

治蘇劇任重謗廓然無疑精明倜跂輝如也

宣宗皇帝承豐大盛業惻然以持滿爲戒大臣望風旨人人爲安靜謙謹尤加意國用天下財利最大者三事所謂鹽漕河者也三者於治一

有司取辦而俗吏鄙儒以爲國家事莫重大三者承平久積諸利盡爲

敝其困國病小民所在盤結而天下挾聲虓居要位者其身家親族支黨幸孺染其閒盜縣官金錢以養肥其私者倚三事爲巨患自黃河未決張秋前三大政皆在江南江南巡撫非幹濟大略不得在位始陶澍撫江蘇議漕事以漕河費重病國始行海運官吏仰食漕費者數十萬

後是時方屯武昌別

詔琦善從河南出安徽張芾出九江相援應建瀛受命三日還江甯治兵欲行或曰賊起數千人圍三大都與大臣督撫數十接戰無能損其毫毛今出洞庭浮江漢眾盛鋒銳誠不可以驟當且江南兵徒有名徐壽號勁旅先從征廣西效固可觀今餘兵又在其下公欲以千餘人何之乎建瀛遇事無留難又計諸帥才智以爲固宜敗卽我親往賊且走矣於是定發以總兵恩長爲先鋒合總督自將兵三千六百人乘舟行未至安慶城百里見大船載婦女僕從甚盛順流直下怪問之曰安徽巡撫蔣文慶媵屬也建瀛大怒曰蔣公身大臣賊始在千里外遽欲全妻子乎明日具疏首劾蔣巡撫矣建瀛雖有言然方承平時督撫相奏劾事至大遲遲未欲發而隨行官有善蔣者聞其語具以報文慶文慶恨且懼旣又反自慰得速去明日建瀛至安慶巡撫稱疾不迎自往請之三乃強見不語政事固問卒默而已詰所以文慶愠曰我旦夕得罪去方治行待期耳事有主者豈能恩公平建瀛知前語泄嫌業已構因馳去聞張芾在九江則往見芾計事芾年少以文字進用從學政爲巡撫未三月雖強出計不知所措亦倚建瀛建瀛則以爲賊未能遽上武

也於是河決松桃眾議工費在八百萬已上建瀛身往視工減費半成
豐元年秋七月洪秀全亂作已出全州連破湖南南州縣天下大用兵
天子屢改命大臣出征戰輒無功東南督撫率皆以文章顯達聲望光
燄尤不及建瀛雖建瀛亦自負殊易言天下事當是時湖廣總督程裔
采督師居衡州徐廣縉督兩廣以禦夷功受上賞最號爲知兵其巡撫
湖南則駱秉章湖北常大涓而陸應穀陸元烜張芾先後撫江西蔣文
慶撫安徽楊文定撫江蘇事多倚建瀛爲決方事發倉卒或錯邊不知
所出至有狃快全盛以賊爲無慮其治兵大率按籍徵調不足則奏發
它省每一大調發才數百人多者三千極矣建瀛旣以功名自處方治
河爲眾所齟齬聞兵起則欲自效奏言江西臣轄地聞賊在桂陽南贛
防不可不豫請往視師

文宗方卽位意尤重江南

詔報曰江南河漕鹽務皆該督專責豈可遠離兩江地大事殷朕亦深
諒其難惟當黽勉報稱一以國事爲重於是卒留豐北督塞河冬十一
月賊遂犯武昌程裔采徐廣縉相繼逗留

天子乃予建瀛欽差大臣印督師蒞江防賊而向榮自湖南隨賊出在

一無所辦江甯城圍九十里將軍祥厚者以爲國定例駐防兵汛地止
內城固不出一人助守駐防兵亦實無任戰守者建瀛大困祥厚祁宿
藻又連章劾建瀛賊遂長驅來攻梁山軍潰於是圍合建瀛收兵二
千乘城援軍斷絕圍十三日城破死之初建瀛既輕出無備而諸將帥
疾其平日矜張事至樂坐觀其所爲聞其敗則膽落一敗不振東南事
大壞中外交訛之

天子既舉建瀛革職籍其家及其死言者至陷以降賊

朝廷疑其誣逾半載

詔還其總督銜

子卹如例言官復論其辜撤卹典遂負天下重咎矣而江南亦遂殘破
所謂鯀麗浩穰者數千里蕩焉自其後朝廷文臣亦稀復出爲督撫諸
督撫多起軍閒始大治兵一省戰守兵動連數萬東南七省所謂募無
慮數十萬眾十三載江甯復賊乃平

贊曰陸之治江灼灼有能地廣理劇獨用統維簿籍左右才思愈恢金
章繡衣光寵大來乘我否運矧斯物忌違諫輕出一麾遽蹶芾旣周張
慶也末隸虎踞龍盤燿焉死氣匪直也人國步斯曠漕乃改餽河亦徙

昌方城守比至會大兵足制賊矣乃直上至黃州賊已破武昌漢陽掠人眾舟船揚兵而下卒與建瀛相遇當是時賊眾二萬號十萬舟數千財物輜重不可勝紀席卷千里踞上流建瀛兵有恩長所將三千人在武穴建瀛兵四百號大營在其後水路兵本無戰船及陸兵見賊即奔散恩長赴水死建瀛聞報皇遽不得計其夜舟中巡捕官夜寢覺聞榜聲驚出視舟行中流大驚更審視下水也驚呼曰誰何而還大人令邪語未終武巡捕某捽其頭拔刀叱之曰敢喧呼者立斬汝舟遂行至明諸輜重糧臺文案方引舟而上則見大船建帥旗返走大驚或欲遮說建瀛舟乘溜流急半日至九江建瀛兵盡潰賊之初下也氣暴悍震懼人心又兵將無一可任既失武漢汎江下雖韓白不能拒戰論者頗言宜聚兵處處屯守不戰以敝賊然守九江固非二三萬人不能辦且總督出征猶止三千兵故張芾亦不敢言募兵事又以爲賊幸下江九江城亦無能利害以故芾聞賊上乃微服走還南昌九江兵已散而蔣文慶守安慶亦前撤兵走廬州長江大亂初所置屯戍應名奉行而已千人數百人卽爲一軍一時盡散建瀛馳還江甯收蕪湖太平兵屯東西梁山遂議閉城城守江甯藩司祁宿藻者故侮建瀛乘其敗嫚罵之城

天子神聖一雪其死不然身喪名辱覆宗殄嗣公死後之恫鬱其曷由而伸吐也歟公諱建瀛號立夫湖北沔陽州人官翰林有聲直

南書房出爲直隸天津道時英吉利敏關請市天津近畿輔地民俗狼汰而靡囂勢無開市理而英夷又黠悍不易馴折公部署兵伍輯內攘外理諭威忱夷卒以款服去

宣廟奇其才擢直隸臬司遷藩司江蘇巡撫

今上卽位授公兩江總督河決豐北水浸入省治中公獨據一樓理文案籌宣塞一月鬚鬢爲白江淮鹽法自陶文毅公後法存人廢二十年來官利其私商乘其敝課虧至數百萬無從取償公設法整飭通販裕民節冗裁費自淮南至漢口壹用其法稍稍有起色而粵寇已陷漢口迫九江

上命公爲欽差大臣總下游軍務公聞警卽提兵次九江前部總兵恩長遇賊急戰失利恩長投水死公遂率敗兵回金陵將軍藩司謁公訪兵事公不見合詞劾公藩司猝病死初公敗歸卽日夜繞行室中無所得策至是益惶窘賊攻城急奸民應之城陷賊入署劫公公抗賊遇害將軍祥厚力戰死駐防官兵男婦與賊戰死無一降者或曰公舟次九

津海熬素波殼其牢益疇建上策作規後臣

兩江總督陸公小傳 周壽昌

嗟夫小人好為議論不樂成人之美者獨古然哉落窳穽擠之又下石焉其險誣詖害戾古賊懿尤足為世道欷者也江南未陷賊以前總督陸公既被劾

嚴旨譴責籍產奪其子鍾漢郎中

旨甫下城陷公死之實咸豐三年某月日也時或謂公故未死且降賊

為大官並撰偽國公爵以實之朝之達官貴人惑其為信事幾

上聞既壽陽相國之僕脫自賊中走京邸述目擊公死事狀甚悉蓋相

國弟宿藻官江甯藩司先事卒官相國僕實從相國迺以所聞入告

上悼念復公官

賜卹蔭子諡還產及其子官御史某復撫公兵敗罪謂死不足贖乞免

卹蔭及諡仍前科罪

旨俞允獨還所籍產如故昔明盧忠肅死疆事或誣其未死而降後得

其屍事乃白公膏刃賊庭瘞血數載無論裹革歸元不得如忠肅即殘

骹朽骼亦棄寘無與收拾尙幸

又迎婦於衛輝婦翁爲王蘇濟嶠以翰林出守大郡兩家皆科第名宦政聲滋於河朔寢寢光大矣無何歲貢君卒於鉅鹿鉅鹿君坐不身捕妖民禡職遣戍新疆踰年沒於戍所公所生長子旣殤又殤一女又殤次子而鉅鹿君有官逋簿責益急籍家產輸之官親知不相省錄胥吏侵侮殆無人理厥後以道光元年舉順天鄉試三年考取國子監學正學錄薄宦京師生事日絀蓋至十二年成一甲三名進士而公之困厄餘二十載矣旣以魏科改翰林院編修明年散館則大爲

宣宗所寢御書魁字於卷之傳別而大臣亦自登公首選旋又以大考翰詹列高等

簡授山東學政任滿還京充戊戌會試同考官明年己亥大考復列高等奉使江西主考浙江學政累遷至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由是舉朝慕公遇合之隆臺省耆宿交口稱公詩賦以諷勉後進儕輩斂衽皆以爲不及高才未達皆傳鈔而模範之雖

天子亦以君臣文字契合爲足樂也公在浙丁母憂道光二十三年服闋入都與考試差翼日召對

宣宗嘉嘆公文以謂他人竭蹶喘汗有不能到汝則沛乎有餘譬之於

江時忽傳向提軍榮來訪公接見與語軍事多枝梧但盛張賊勢左右有識向者辨其非急告公客已去公大駭失色急歸遂得心疾警戒不常以至於敗子與公子鍾漢同舉甲辰鄉試是冬以年家子謁公於保陽公見時誦余定州試院題壁詩敦勉篤至乙巳冬子以庶常乞假南旋道保陽復謁公私謂公意量宏達愛才殷殷有古大臣風就其用兵一蹶而繕守策援或冀復振風顛波險圖濟同舟而迺不見賓僚致貽身後之口實何也豈心疾之說或不誣耶若其決死不辱吾則早爲公信者也

季公墓志銘

曾國藩

公諱芝昌字雲書號仙九姓季氏道光之末咸豐之初公以正卿內知樞密外督封疆

朝廷亟以大事相屬而公嘆然自以爲不足海內賢士亦第宗其文章而若忘其政事之美公於文裁量完密宮徵鏘鳴當世嘆爲臺閣夷樸之音而又忘其營度之苦至其身世備歷諸艱則知者尤少也季氏世家江陰公會祖諱愔祖諱熙歲貢生累葉窮約至考諱麟字晴郊者始以拔貢舉人官鉅鹿縣知縣嘉慶十四年公侍王父從鉅鹿君於官所

詔簡授山西巡撫甫至晉又

內召爲軍機大臣三十年

宣宗升遐與諸王大臣受遺輔政

文宗繼序益欲以艱大付公會廣西軍興南服不靖遂

命公總督閩浙公鈞校官書盡發舊牘與新事雜治廢寢忘食未幾疾

作陳請開缺勿許咸豐二年病益劇屢疏乞退

溫旨慰留最後十一月

詔許回籍調理三年正月返蘇之常熟家焉二月金陵淪陷賊乃日熾

公聞之大痛自以

朝廷重臣出莅海疆不能濟弱扶傾副

聖主倚畀之意而時事靡爛又不克力疾強起以效尺寸往往燭夜悲

泣或爲詩歌以鳴積鬱至咸豐六年而得偏痺之證十年蘇常失陷挈

家北渡又聞九月淀園之變益憂憤內傷不復可支矣是歲十一月三

十日薨於通州春秋七十自公之貴三代皆

贈光祿大夫如公官曾祖妣趙氏祖妣趙氏妣史氏皆

贈一品夫人妻王夫人妾郭恭人皆前卒妾吳氏公沒後自裁以殉

射汝穿楊百中矣語畢大笑公且感且悚退而以不失鵠名其齋是歲擢禮部吏部侍郎督學安徽公益兢兢恐無以育才厚俗上負

主知二十六年受代還

朝明年充會試知貢舉

殿試讀卷官

經筵講官衡文之事無役不從四方學徒翰林新進輻輳造門請業而上察公忠謹廉介可任艱鉅不復欲以校文角藝相屬蓋科目取士既久至爭聲律一字之得失而置軍國於不問

宣宗晚歲遠覽唐季明末之陋卹焉思有以易之亦預憂治安之不可深恃也二十八年

命公爲倉場侍郎是冬

命偕定郡王載銓查辦長蘆鹽務及天津所屬倉庫二十九年

命偕大學士耆英查詢東南兩河冗員浮費又

命公馳赴浙江釐剔鹽務清查倉庫凡政有奸弊叢雜輒屬公梳抉而廓清之公晝夜稽覈不吳不揚盡得要領而於人無所乖迂使浙未返

有

廷試除戶部小京官八年舉順天鄉試明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十四年分校順天鄉試明年典試四川皆得士尤究心經世學湖南猺變時

成皇帝詢軍事公圖形勢阨塞以進曹文正振鏞言於上曰有用才也未幾

上書房員闕

上詢於潘文恭世恩舉公及杜文正受田以對

上復以二人詢王文恪鼎鼎對曰羅某良吏才也會

召對垂詢良久

諭近臣曰此人精神滿腹可外任十六年授平陽知府郡故多盜獄訟繁興猾胥舞文法每私繫訟者恣魚肉公至一繩以法弊盡革經年結積獄千餘起洪洞有巨盜橫行數百里閒闌入陝豫爲害公計擒其魁赦由王鼈等數十人斬之十九年擢陝西糧道三署按察使二十一年遷山西按察使再署布政使二十四年遷貴州布政使黔地貧瘠歲倚他省協濟恆苦不給公變通鹽廠章程清庫款遇事裁節增庫貯三十萬兩購備荒穀五萬石舉胡公林翼守鎮遠徐公興煜牧黃平發餉募

旌表如例子念詒道光庚戌進士翰林院編修加四品卿銜女二人長
適翰林院編修陳彝次適鉅野縣知縣張彭年孫綸全邦楨曾孫厚塋
厚基厚鎔公卒時渴葬通州城東同治四年八月十八日始卜葬於江
陰長山南麓當公在閩引疾方怪宏才若彼重任如此何遽謙讓勇退
及歸田數載而憂國乃更甚於當官之時而當世之自以爲能負荷非
常者覆轍相屬乃不忍聞然後知君子欲然之抱誠不易量度哉嗚呼
是可銘已銘曰

兩社貞卜實啟季宗世閱休德集於我公十韜一褫積塞乃通發爲宏
篇藻火笙鏞輶軒四出使節落旄冥索章句盡拔其豪靡榦不采何埴
不陶

天子曰咨時有屯蹇道有平頗著在前典良臣幹之天迴斗轉斂此鴻
文謀奠乾坤入筦天樞出帥海濱鋤奸詰蝨萬緒交紛每況彌恭若虛
若無讓賢避位長往江湖心摧形瘁與世同臞我貢春官出公門下斯
鑄斯鎔或躍於冶岱宗云頽有隕如瀉紀績埋幽用詔來者

羅文僖公別傳

李元度

公諱繞典字蘇溪安化人生而有文在手曰典因名焉道光五年拔貢

蘇浮橋渡湘西竄長沙解嚴方賊之驟至也羣不逞之徒競思倡劫掠
公馳示各州縣趣辦團練土匪起格殺勿論風頓息是月擢雲貴總督
旋以武漢淪陷奉

詔防荆襄當是時粵賊東下所在土寇蠡起三郡勢岌岌襄陽守至仰
藥死公帥師駐襄禽土寇郭大安楊連科及其黨千餘人悉斬之荆襄
天下衝要據江漢上游可以制賊死命自公督防土寇不敢發南北驛
道始通其後官軍復武漢以二郡為根本賴有此先著也居亡何署滇
督吳文節攻東川逆回馬二花不下

詔公赴任公察知二花負嶠死拒乃以重兵臨其前番休進擊別遣驍
將率敢死士二百人走閒道擊其後奪隘入回眾駭懼生獻二花及酋
長數十人誅之東川平四年春廣西百色土寇竄滇擊走之然滇兵脆
弱回民剽悍相仇殺不止公自揀標兵教以坐作擊刺法密遣幹弁四
出擇廠民之壯狡者募為牙兵回知有備不敢逞楊隆喜者貴州桐梓
革役也勾眾劫縣庫作亂連陷仁懷等縣圍遵義府城扼險拒官軍巡
撫提督集兵勇二萬人援之不能進十月二十一日公親帥所練千五
百人攻城南北鳳凰頭螺螄山各賊隘斬馘數千圍立解賊退奔雷臺

民兵令捕誅劇盜下游苗皆斂迹遂署巡撫檄各鎮協增繕器械無敢
弗具軍政大修二十九年擢撫湖北以憂歸咸豐二年服闋入都適粵
寇棘遂奉辦理湖南防務之

命公馳抵長沙賊已陷道州議增築土城南關外而以陝兵扼守石馬
鋪七月杪賊從閒道突至陝兵驚潰陝安鎮總兵福誠公潼關協副將
尹公培立等死之公方督築土城賊旂入市始繞繇西門入閉城拒守
時承平久人不知兵城中僅川兵千撫協二標兵併練勇不及千公示
以鎮定又數日鎮筭兵八百人至公與巡撫駱公布政使潘公拊循激
勵不惜重金賞於是川兵屯南城上者守益力而鎮筭將鄧公紹良朱
公占鼇尤驍健公令駐城外分途鏖擊日有斬獲人心漸定賊於天心
閣外據高阜築壘將環攻東北門會江公忠源帥所部力爭其地與賊
對壘擊柝聲相聞賊僅踞西南隅不能越攻則壹意掘地道直抵城根
無慮十數公與新撫張公預修月城鑿內濠并縋健卒出浚外濠破隧
道七八又調鄧公及瞿副將騰龍入城爲游兵備緩急九月二十九日
地雷發魁星樓側十月十二日發城外金雞橋十八夜復發於魁星樓
城壞各十餘丈均爲瞿鄧諸將所堵禦賊技窮食盡十九日自燒其營

李嘉端字吉臣號鐵梅大興人道光八年舉人次年聯捷成進士改翰

林院庶吉士壬辰散館第一授編修癸巳大考蒙

恩賞大緞甲午充雲南正考官旋典雲南學政充

日講起居注官升詹事府左贊善翰林院侍講

南書房行走復放福建學政晉內閣學士補倉場侍郎署兵部右侍郎

再典安徽學政實授兵部右侍郎調補刑部左侍郎旋巡撫安徽兼提

督以事革職乙卯主講陝西關中書院同治四年移講直隸蓮池書院

庚午移講天津問津三取兩書院光緒六年十二月卒於天津嘉端一

生正直無所依傍歷居清秩疊荷

殊恩衡文則鎖院肅清挽回風氣奉派事件無不洞鑒利弊興革咸宜

權部務則細推深究惟恐或失權倉儲則秉正辦公胥吏咸畏人呼之

曰鐵大人及任巡撫時正值粵寇亂後戶口流亡所餘兵丁不滿四千

而嘉端以一身兼辦兩司之事書啟摺奏一手爲之不辭勞瘁不避艱

險鳳陽失守嘉端派兵往援僅餘兵二十四名駐紮省城謂人曰明知

無濟且近行險傲幸然坐視不救心終不安惟有自盡以期無負

國恩耳賊壯之不犯而去後主講關中同治初年回逆滋事維時陝省

山老巢公督諸軍進攻方指畫地勢失足而踣遽中風不語昇歸手書屬軍事夜漏三下卒於軍時十一月四日也年六十有二遺疏上

優詔褒閔照總督軍營病故例議卹

贈太子太保

賜祭葬

子謚文僖公體豐碩坐立如山飲啖兼人而自奉甚約雖貴顯不異寒

素好詼諧而胷有定見膽勇尤過人躬履行閒與士卒同苦樂公卒後

遵義士民請建專祠祀公當事以聞

詔曰可著有詩文集數十卷子燾拔貢候選知府勳廣東候補道孫清

是

賞知縣

贊曰遵義古播州柳子厚謂非人所居者也公以督部之尊蒙犯霜露

以死勤事於此其世祀也宜哉公少讀書嶽麓凡十二年歲兩歸省皆

徒行曰吾以習勞也烏虜公之自刻勵久矣同治戊辰元度帥師平教

匪道遵義始拜公祠父老言及公往往悲感流涕云

李嘉端傳

順天府志

千里今以獷悍之眾授之干戈既恐助其驕橫又復限以方隅不聽遠調則撥戍巡防更屬無從措置是有籍丁之名而無實兵之用且自丁糧歸併以來任田始有錢糧力作從無徭役茲復以押丁之古法歆以免役之空言不獨民易阻疑抑恐糧人多抗況兵額既改營制自裁而所抽之丁若隸州縣則牧令盡掌兵權仍設營官則將備兼理民事尤與大局相妨至於富出財而貧出力當寇患逼處民有戒心行之一時未嘗無效然人情懈於已安民力難以持久安可編爲定額遂欲議以裁兵摺入

帝以所奏明晰從之佺孫諸所陳奏洞切事理如停鋪租飭鹽課權茶稅免抽釐弛銅禁鑄鐵錢及請豁水田錢糧皆見施行軍用以充而民不病七年以病乞歸卒

胡文忠公別傳 李元度

公諱林翼字潤芝益陽人父達源嘉慶己卯一甲三名進士官少詹事公九歲詹事公授以儒先性理書而公少負才氣不甚措思也道光十六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庚子分校會試其年秋副文端公文慶典試江南坐事降一級調用明年父憂歸服闋援例爲內閣中書捐升

太平已久人不知兵自上官以及平民莫不倉猝無計執政者疊次問策並請登城助守嘉端慨然赴約授以定民心振軍志審賊情諸計而省垣卒賴以安後移講保陽天津每值課日其一切法度若先年試士時閱文必細心商推人有勸者則曰講席之位風氣所關若草草了事必致貽誤眾生故近年天津得第者率多肄業之人文風丕振臨終前夕猶對客談文客去書日記數行遂無疾而逝

呂佺孫傳 武陽合志

呂佺孫字堯仙道光丙申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充庚戌會試同考官四月授廣東高廉道未赴任擢四川按察使咸豐元年遷貴州布政使署巡撫四年擢福建巡撫時南安永安匪先後作亂佺孫與總督分兵禽治之漳浦匪肆擾日久佺孫亦檄飭其府縣剿平之先是御史蔣達請改兵制而山西巡撫亦有富者出財貧者出力編練鄉兵之奏下各督撫議佺孫奏曰兵農之分其來已久我朝民惟完賦兵以衛民即有差派亦皆給值閩地負山面海兵額甲於他省而地多斥鹵俗悍民貧械鬪之風幾成錮習臺灣澎湖又粵閩雜處氣類攸分必藉客兵以資鎮壓他若巡洋守卡水陸交嚴往返動逾

西南界皆賊公募壯勇扼隘防堵連結千五百餘寨建礮卡四百五十
餘座上言督撫請環邊要築堡守禦以謂言戰不如言守用兵不如用
民用民力以自衛不如先用地利以衛民郡城故無儲積勸富民捐穀
置倉備城守自後黎平疊被攻撲城卒不可拔皆公練勇儲粟力也三
年秋獲安榔匪滋事公以計散脅從誅首犯劉瞎麼餘匪悉定先是粵
逆犯長沙南撫張公亮基調公辦軍務黔撫奏留之至是吳文節由雲
貴總督調湖廣仍調公帶勇來楚辦軍務四年春補貴東道公帥黔勇
千人行次通城而吳公已戰沒黃州賊遂陷漢陽以舟師上犯陷岳州
湘陰甯鄉徑趨湘潭南撫駱文忠秉章調公自平江通城回援省城會
忠武公塔齊布及楊公岳斌彭公玉麟已破賊湘潭而安化土匪黃國
旭等乘機爲亂檄公往捕計禽之而賊之敗於湘潭者悉所掠舟趨常
德公以所部赴勦遷四川按察使仍留辦防勦事是年曾文正大治水
陸師東征公從下岳州駱文忠奏請仍駐岳州按勦崇陽通城餘匪調
湖北按察使秋曾公復武漢破田家鎮進圍九江檄公會討公與羅忠
節澤南勦賊湖口之梅家洲五年春賊自北岸上竄公請於曾公以所
部千餘人回援武昌未至漢陽失公先以軍營沌口擢湖北布政使武

知府發貴州署安順府事道光之季寇亂漸萌嶺嶠以南駱越滇黔諸山中奸宄亡命狐嘯梟嘯四出劫掠旬結營兵胥役爲黨羽無敢捕治安順宋普里部也諸匪聚眾爲姦暴公延訪士紳寄以耳目偵知賊黨以歲除釀飲某所公親率健捕馳往獲著名渠魁余饒貴等其黨無一脫者在安順年餘禽巨盜三百有奇一郡肅然日坐堂皇訟牒至立與剖斷清積案至三百餘牘建義學十數區按輯節孝八百餘人彙報請旌建總坊稟裁書吏規費安順二百年有司詳報節孝自公始調署鎮遠府府屬台拱清江黃平皆盜藪勢尤橫公治之如安順盜幾盡歲饑開倉平糶清社倉之被侵蝕者奉檄帶兵勦黃平等屬苗匪獲盜首保薦等三百餘名悉平其寨以功

賞戴花翎會新甯李沅發爲亂奉檄赴黎平防堵事竣得

旨補缺後以道員用

文宗卽位

詔大臣舉才可大任者雲貴總督吳文節文鎔以公名應旋署思南府事咸豐九年補黎平府詳察民情地勢令相連爲堡擇立鄉正團長牌長互相稽覈捕治諸不法者是時廣西賊大起永甯懷遠融縣環黎平

諸軍合擊於孫家背馬家河等處賊大敗狂奔出境斬廣肅清會將軍
都興阿公及李忠武亦連破黃宿賊公遂視師九江定方略提督楊公
克小池口僞城次第復湖口彭澤東流各縣九江勢遂孤塹長壕圍之
八年四月破之磔僞侯林啟榮等啟榮竊據四年餘塔宗武羅忠節屢
攻不下至是乃獮薙無遺種
上加公太子少保賊旋陷羅田麻城黃安遣兵分道擊之復其城公以
九江既復安慶在所必爭奏請數路進攻楊公以水師出江面都公繇
宿松望江逼安慶城爲圍師李忠武規復太湖潛山桐城與都公犄角
會廬州失陷北路請援急忠武奉
旨催促遂分營留守舒桐自提五千人赴援軍次三河爲援賊所乘全
軍陷焉公時丁母憂歸都公及總督官公請急起公視師公聞
命痛哭起行徑次黃州時各軍退保黃梅人心惶惶聞公至皆以手加
額自壯九年二月進營上巴河整飭部伍謀大舉會石達開由南安犯
湖南掠郴桂而西趨寶慶號稱三十萬湖南告急公命李公續宜率所
部往援而以都統舒公馬隊三百佐之又以水師二營佐湖南水師分
扼諸河道寶慶圍速解公之力也已而曾文正繇江西奉入川之

昌陷公退營金口與彭公玉麟水師相倚扼賊使不得上竄尋奉
命署湖北巡撫時武昌三次淪陷公私埽地赤立無可措手公以爲不
攻漢陽則荆襄梗塞不攻武昌則咸蒲崇通愈形滋蔓乃添募兵勇兼
顧南北兩岸賊謀襲金口營公分兵爲三路設三伏親率大隊迎擊之
殲賊七百有奇五月賊分六路來撲公用伏兵抄賊尾賊敗退屯紙坊
我軍進擣其壘忽南風大起礮齊發賊狂奔入城是役也禽斬千餘官
軍於紙坊金口掎角立營賊伏城不出七月由金口渡江以火船毀賊
浮橋水陸夾攻遂克漢鎮公親冒矢石奪大別山賊卡未克會別賊由
漢川至焚漢口公軍已一月不得食至麥山飢潰不數日整軍復戰移
營大軍山分駐新隄嘉魚其時水陸萬人多新募賊至常數萬見者奪
氣公從容談笑雖挫而其氣彌厲州縣殘破餉源絕文移指撥多不時
應爲書告鄰省求助情詞深痛人感其誠稍資濟之旋發其私家之穀
濟軍食是年秋羅忠節破義甯州上書曾公請援武昌曾公以塔公舊
部彭三元普承堯等軍益之連克通城崇陽蒲圻咸甯公親會羅軍於
蒲圻併力擊賊夷其壘因偕回金口與楊公岳斌議水陸進攻策於是
公率所部由中路出省城之南駐營隄上羅公由東路駐營洪山南岡

路西犯成總兵破之松子關殲其魁龔瞎子霍山守者違節度戰敗軍
 潰賊取其旂幟陷黃州德安孝感隨州公策賊西竄意在解皖圍皖圍
 解則大勢全去墮賊計非宜乃定策遣李公回援而圍皖益急賊復分
 黨回略蘄州蘄水黃梅廣濟以趨安慶約城賊夾擊公檄成總兵下援
 曾文正亦從南岸遣將破賊集賢關剗平赤岡嶺賊壘斬悍賊數千磔
 逆首劉瑒林而援賊自桐城來者又連為多公所殪蓋陳玉成據安慶
 為老巢逆眷在焉故救之不遺餘力及見我懷桐潛太之師屹然不動
 鄂疆雖暫被擾而悍賊半被殲城中糧垂盡勢大蹙適南岸賊復繇武
 甯義甯內犯陷崇通蒲咸省城岌岌公力疾率師回援而皖圍終不解
 賊聞風遁八月朔克安慶曾文正以力主圍皖議推公首功
 詔加太子太保予騎都尉世職桐城廬江舒城以次下全楚肅清而公
 病嘔血漸不可為矣
 文宗皇帝遺詔至公攀慕悲泣病益劇遂以八月二十六日卒於軍年
 五十遺疏入
 優詔悼惜追贈總督照總督例賜卹入祀賢良祠湖北及湖南原籍並
 建專祠子子勛俟及歲時繇吏部帶領引見未幾復奉

旨賞頭品頂戴實授巡撫尋分兵收復武黃各縣屬餘賊遁入九江北岸小池口公計九江實江楚門戶九江一日不復江楚一日不得安枕乃令李忠武率全部圍之分兵駐黃梅廣濟蘄州以遏江北賊當是時官私廬舍焚毀幾盡諸事草創公一意振興裁浮勇以節糜費慎選賢良與民休息設清查局查被賊後州縣倉庫錢糧交代設節義局表章歷年殉難官紳士女設軍需局籌備東征餉械尤以亂民之生繇法度廢弛吏敝民媮因循苟且以有今日不務察吏則亂源不清乃劾鎮道丞守以下數十人與屬吏更始禁應酬戒奔競崇實黜華於是在官者稍稍推廉尙能知吏事矣其籌餉有三曰錢糧曰鹽課曰貨稅湖北漕政敝官民交困公三次奏減手定章程民以是輸將足額湖南北自淮鹽阻絕率食川鹽公分置課鹽局於宜昌沙市又推行武穴老河口等處視向來額課過之仿劉晏用士人法設局各市鎮權收釐稅嚴杜中飽弊自是湖北兵與餉強天下七年僞英王陳玉成自皖北犯蘄州諸營敗潰賊徑趨蘄州武昌大震公急渡江駐黃州收潰卒得數千人而賊眾十餘萬環巴河以東百餘壁互數十里時巴水大漲惟三台河有石橋可通公急派千人斷橋扼河以守而潛師出迴龍山遏其上竄督

律尤加意將才曰爲統將必明大體知進退緩急機宜其次知陣法臨敵決勝又其次勇敢此大小之分也又曰兵之囂者無不罷將之貪者無不怯觀其將知其兵觀其兵亦知其將生平以天下爲己任遇事斷行無疑援江西數千人援湖南萬人皆精兵時鄂中賊方逼餉且缺公一意調遣軍糧皆自任之武昌始復卽規取九江九江復卽規安慶越境千餘里討賊制其死命督撫之以全力援鄰省自湖北始也圍九江賊由江由皖犯鄂者三圍安慶賊由皖由江由豫全力犯鄂州縣城陷者十餘公屹不爲動其於闔屬事務大小各軍強弱及鄰省之優劣高下洞然於心而尤汲汲以獎拔人才爲事士有志節才名潛伏不仕千里招致務盡其用嘗密薦才堪大任者十有六人多蒙擢用嘗言國之需才猶魚之需水鳥之需林人之需氣草木之需土得之則生不得則死才者無求於天下天下當自求之故公所特薦不盡相識也公自爲巡撫念

國家多難而身負重任益務繩檢其身較其尺寸毫釐而待人一秉大公推誠相與無粉飾周旋天下益歸之立寶善堂以延賢俊之至者察其材隨宜任使與所常共事文武諸公歷六七年之久披肝瀝膽無幾

命總督官公奏請與公併力圖皖乃定四路進兵策曾公循江而下爲
第一路多公與鮑公超攻取潛山太湖爲第二路公出英山霍山爲第
三路李公繇松子關出商城固始爲第四路議者以鄂撫應駐黃州毋
出境公曰吾奪情起復不赴前敵討賊則此出爲無名十月移營英山
時太湖圍師方集陳玉成來援眾數十萬多公鮑公等悉力拒戰賊來
日眾圍鮑公營數重聲息不通公調金觀察國琛以八千人自松子關
躡英山踰潛山之天堂橫出冒大雪憑高築壘衷賊師而陣賊見之大
懾而曾公亦自宿松遣師來會十年春合擊賊於小池驛大破之遂復
潛太會江南師潰曾公授兩江總督攜鮑公渡江次祁門謀經理徽甯
爲規復蘇常之本乃以曾公國荃圍安慶多公圍桐城李公駐青草壩
爲兩軍援地廣軍分而將軍都公又奉
旨援淮揚公悉力經畫問兵事曰惟我任問餉事曰於我取一無所諉
於人十月多公李公大破援賊於挂車河公忿安慶久不下自英山移
駐太湖度賊援皖不利必謀深入腹地以牽動諸軍乃於潛桐舒霍山
險建立礮卡守以民兵命副將余際昌屯霍山防中路總兵成大吉屯
羅田防北路戒以賊至勿浪戰堅守待援十一年二月賊果合捻匪分

胡文忠公別傳

朱孔彰

胡公林翼字貺生號潤芝湖南益陽人也父達源官少詹事授公以儒先性理書公少負才氣弗甚措思道光乙未舉鄉試明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庚子分校會試其年秋爲江南副考官因事降一級調用旋丁父憂服闋納貲改知府發貴州署安順府事安順匪徒聚眾爲奸暴公廉得之賊黨以歲除釀飲公率健捕馳至擒渠魁余饒貴等誅之年餘獲巨盜三百有奇一郡肅然調署鎮遠府奉檄帶兵勦黃平革夷山苗匪獲盜首保鷺等悉平其寨上功賞戴花翎會湖南新甯奸民李沅發爲亂公赴黎平防堵事竣得旨以道員用

文宗卽位

詔大臣舉司道以下可大任者雲貴總督吳公文鎔以公名應旋署思南府咸豐元年補黎平府府界湖南粵西山深箐密盜出沒剽奪捕之輒越境竄公至日延紳民及椎結左社諸渠率賜以酒食詳詢民情地勢令相連爲堡擇立鄉正團長牌長互相稽覈捕治諸不法者是時廣西賊大起永甯懷遠融縣環黎平西南皆賊公募壯勇扼隘防堵辦團

諭特賞子勛舉人

賜祭葬

子諡文忠同治元年奉

旨賜祭一壇並

命督撫遣官前往家祠

賜祭三年江甯克復

詔賞一等輕車都尉公狀貌英偉目閃閃如巖下電威棱懾人聰強敏
給事至應機立斷無留難苟當理艱煩重大毅然自任不以例文拘束
自言守鎮遠黎平諸劇郡捕治盜賊爲民興利除害皆默自程課惟恐
大吏聞有所牽掣清釐湖北漕務議者難之公以部定漕折爲率因其
地之肥磽缺之繁簡加輕重焉歲爲民間省錢百四十餘萬緡爲庫項
增銀四十餘萬兩提存節省銀三十餘萬兩民與國兩利而爲州縣裁
革陋規仍使有以自給籌辦鹽課釐稅皆自定章程所派官紳各視才
地所宜時加手書訓戒綜覈名實精力絕人每於理財之中暗寓察吏
之法謂取民贍軍使商賈同仇敵愾卽以教忠使局員潔己奉公卽以
興廉又時戒飭屬吏俾知稼穡之艱難知小民之情僞其治軍務明紀

沌口檄國才軍由南岸趨武昌會授湖北布政使甫半日省城失國才
夜馳至不知賊先鋒已入見城閉用縋城繩上至蛇山始覺擊殺賊目
數十賊驚走城幾復天曙後賊至益眾國才出公倉卒不能濟師令退
營金口與彭公玉麐水師相倚扼賊使不得上犯五年三月公署湖北
巡撫時武昌三次淪陷公私埽地赤立無可措手公思不攻漢陽則荆
襄梗塞不攻武昌則咸蒲崇通愈形滋蔓乃增募軍兼顧南北岸賊襲
金口營設伏大敗之生禽僞丞相陳大爲等五月攻破紙坊寇屯遂於
紙坊立營與金口爲犄角秋公遣彭公玉麐攻蔡店克之燬襄河鐵索
浮橋連破賊於塘角大別山平其壘自後軍乏食公親攻漢陽至麥山
士飢潰公憤甚策馬將死敵圍人反鞭之馬逸弗能止臨江遇鮑公超
船以免公於是移營大軍山重修戰格汰疲羸籌軍糧募死士雖挫而
其氣彌厲文正既至南昌令羅公澤南率五千人赴援羅公分其軍爲
三自將中軍以劉公蓉將左軍李公績賓將右軍道義甯取通城克崇
陽公聞援軍深入躬迓之與羅公併力擊賊蒲圻東大破之因偕回金
口與楊公載福議水陸進攻策於是公率所部由中路出省城之南駐
營隄上羅公由東路駐營洪山南岡留九谿營兵駐金口護水師以當

微閒隔遇事苦心調護俾人人有布衣昆弟之歡而自視歆然常若不
足喟然曰世有伯樂而後有千里馬願吾才智不足有爲賢者終不我
應耳庚申秋都城戒嚴急謀入衛會款議成

詔止其行

文宗升遐遠在木蘭

哀詔久未下公憂思旁皇中夜扶病起立翹望京師輒流涕病因是加
篤然猶終日危坐考求兵事吏事之要汲汲施行願左右歎曰聞道苦
晚今雖稍有所見而不及行者多矣所著讀史兵略若干卷奏疏文集
若干卷詹事公曾著弟子箴言公承其志爲箴言書院悉以家所藏書
納其中使人知務實學建胡氏家學教其族之子弟故舊親戚仰給於
公者歲常數十家嗣子子勛襲騎都尉兼輕車都尉併爲三等男
贊曰公入詞館先曾文正二年初至軍以屬禮見其後護持文正尤力
文正嘗疏言胡某才勝臣十倍及上公死事狀謂其堅持之力調和諸
將之功綜覈之才皆臣所不逮而尤服其進德之猛烏虜兩公戮力同
心豈今人中所有哉元度戍守信州時軍餉罄公船粟來哺菜色立變
又謬廁名薦牘中每讀公疏汗浹背輒自呼負負云

矣臣之才力何足言兵惟材有限而志無窮萬一變生他路禍出意外臣亦不敢退怯苟且自取羞辱自是

文宗知公之爲帥果有異於廬揚江甯諸將而公亦感激發舒始有志於天下非僅經營湖北而已是月九江賊古隆賢領萬眾由葛店油房嶺後路援武昌約城賊舉火爲識夾攻我營公謀知之陽爲賊火城賊果出撲伏發禽殲殆盡援賊初至遣兵連夜薄之賊敗走七月石達開自金陵來援號十萬公分遣水陸力戰都統舒保公領馬隊自江北來合擊大破之追逐百餘里會襄陽土匪起連陷樊城穀城光化竹山興山遂與川匪合陷宜昌隨州土匪竝起公皆遣將討平之於是鄂軍鋒銳甚乃益募水陸軍萬人增長圍困武昌十一月克之殪賊萬計漢陽寇亦遁捷

聞賞頭品頂戴實授巡撫遂分軍收復武黃各縣屬令李公續賓率九千人陳師九江城下都興阿公與楊公載福鮑公超水陸軍六千人屯北岸小池口自塔羅亡後二年而九江圍復合公惟平寇之要不在攻戰旣克省城則蠲江夏等四十六州縣田糧以蘇民困復牙帖開鹽釐以裕軍儲上奏曰自古用武之地荆襄爲南北關鍵而武漢其咽喉也

練千五百餘寨建礮樓四百五十餘座連屯相望上言督撫請環邊要
隘築堡守禦以爲言戰不如言守用兵不如用民力以自衛不如
先用地利以衛民郡城故無儲積勸富民捐穀置倉以備城守自後黎
平疊被賊攻城卒不可拔皆公練勇儲粟力也甕安榔匪滋事以抗糧
爲名公以計解散脅從而誅其首犯劉瞎麼餘匪悉定時粵逆勢熾已
由廣西犯湖南渡洞庭陷湖北東下三年九月吳公文鎔由雲貴總督
移湖廣奏調公公方補貴東道帶黔勇三百行次通城而吳公已戰沒
黃州鄂湘之交郡縣皆陷公不能前湖南巡撫駱公秉章調公回援省
城時曾文正練鄉兵求才孔亟見公大悅因奏留公且言胡某才勝臣
十倍可大用公遂隸文正部下塔齊布公既大破賊於湘潭其敗賊趨
常德公率所部往剿安化土匪黃國旭等乘機作亂公討禽之尋授四
川按察使仍留楚是年曾文正大治水陸師東征公從下岳州撥剿餘
匪旋調湖北按察使文正既復武漢破田家鎮進圍九江檄公會計公
自咸甯蒲圻大冶興國東出瑞昌與羅公澤南剿賊湖口之梅家洲五
年春湖廣總督楊需之師潰於廣濟賊悉眾上竄文正令公以所部干
餘人回援武昌別以副將王國才一軍隸之未至漢陽失公先以軍營

再至而將盜弄於潢池也續通志卷二十五地方吏治撫臣專責今欲嚴禁陋習與羣吏更始請

皇上敕下部臣暫勿拘臣以資格行之數年或可改觀今或疑武漢兩城公私凋敝城周二十里設守爲難臣以爲蚡冒藍縷以啟山林衛文作都訓農通商是在行之以儉而訓之以勤耳苟此而不能守去之他而何益或又以爲武漢收復軍行貴速督撫將兵攻取爲急則前者收復已二次矣況今江西七府俱淪於賊四年之冬僅失九江旁軼橫出可憂方大都興阿楊載福李續賓均已東下臣宜留鎮省城與督臣通籌全局整飭吏治

文宗嘉納焉七年悍酋陳玉成上犯蘄水武昌大震公赴黃州督諸軍合擊大破賊於蘄東旋視師九江定策合圍明年拔之禽悍酋林啟榮賊黨悉誅

上嘉公調度有方加太子少保賊旋由六霍商城陷羅田麻城黃安遣將分道馳擊三城皆復於是乘勝進圖安慶會廬州陷李公續賓赴援戰沒三河潛太舒桐復失皖軍潰散而公時丁母憂回籍都興阿公以三河之敗由公去軍無調度請急起公視師總督官文公亦疏請公聞

西路敗賊於五里街再敗之賽湖隄復分兵攻漢陽敗賊於龜山尾湖隄其鮎魚套賊艘亦盡擊沈自是武昌南無賊蹤總督官文公亦以吉林精騎合眾軍營北岸餉道日通軍勢日振六年三月羅公以攻賊受創卒時與賊相持急日夜搏戰不少休而軍中新失大帥公與李公續賓拊循而整飭之氣益壯先是石達開由崇陽入江西郡縣無完土屢告急請援羅公一意規復武漢不暇應至是公念江西方棘而武昌猝不可復乃遣劉公騰鴻劉公連捷普公承堯出瑞州應援而令曾公國華統其軍軍糧並資給焉五月

詔責公遷延老師公上奏言臣頓兵城下五月有餘日驅血肉之軀與礮石爲敵傷亡水陸軍三千餘人羅澤南及都司周得魁等將弁百餘人李續賓乘馬中礮墮地者數矣夫兵易募而將難求四月以後乃禁約仰攻分兵咸蒲以取義甯四戰皆捷分水師以清下游直達九江臣自率五千人扼武昌南路李續賓領六千三百人扼城東路分剿北路水師六營下駐沙口水陸之賊援絕路窮下游九江興國陸賊萬餘分道來援冀可夾擊臣卽豫撥三千餘人戰於百里之外且臣歷觀前史李左車之告韓信尙以頓兵城下情見勢絀爲戒戰易攻難自昔已然

籌一軍防賊上竄於是陳玉成再竄湖北再擊破之賊騎復覘太湖公屹然不動南岸賊復由武甯義甯犯興國大治南及崇通省城岌岌公病歐血憊甚力疾率師回援而皖圍終不解既抵南岸賊聞風遁八月朔遂克安慶賊黨殲焉曾文正以力主圍皖之議推公功第一

詔加太子太保子騎都尉世職時

天子狩熱河公方憂勞王室而疾不可為已奏以李公績宜自代

哀詔至公攀慕悲號疾益劇以八月二十六日薨於武昌節署年五十

遺疏入

優詔悼惜贈總督

賜祭葬諡文忠入祀賢良祠湖北及湖南原籍均建專祠子子勛

賞舉人襲職騎都尉曾文正復臚陳公勲績

詔宣付史館公少負不羈之才陶文毅以女妻之常恣意聲伎文毅一

日大治筵宴延公上坐縱談古今豪傑微諷之公由是折節讀書入官

後卽有康濟斯民之願守貴州郡已大有聞至撫鄂整權政通蜀鹽改

漕章每月得餉銀四十萬養精兵五六萬人驅除羣寇受任三年而湖

北平分兵援江西湖南安徽河南四川浙江以鄂省而應天下沛然有

武漢有警則鄰疆震驚南服均阻控制無術昔周室征淮師出江漢晉武平吳久謀荆襄據扼長江惟鄂爲要四年之中武昌三陷漢陽四陷夫善鬪者必扼其吭善兵者必審其勢今於武漢設立重鎮則水陸東征之師恃武漢爲根本大營有據險之勢軍士無反顧之虞軍火米糧委輸不絕傷夷疾病休養得所是則平吳之策必先在保鄂明矣湖北之失在漢陽無備下游小挫賊遂長驅且東征之師孤軍下剿善戰者必傷久役者必疲傷病之人留於軍中不但誤戰亦且誤餉若以武漢之防兵更番迭代彌縫其闕則士氣常新軍行必利請於省城設陸師八千人水師二千人日夜訓練本境亂民隨時征討則我常處其安而不處其危矣湖北牧令多不得人其已被擾者卅餘州縣元氣傷殘而良莠不分其未被擾者卅餘州縣官讎民而民且讎官夫吏治之不修兵禍之所由起也士氣之不振民心之所由變也凡下與上交接之事誘之幕友官與民交接之事誘之門丁夫州縣之所謂小事卽百姓之大事也今日之所謂小賊卽異日之大賊也五年大熟州縣乃或報災經臣駁斥在案六年大饑州縣轉不報災經臣駁斥在案以豐爲歉是病國計以歉爲豐是害民生臣恐湖北之民揭竿而起者不必粵寇之

士得之則生不得則死才者無求於天下天下當自求之故所特薦不盡相識也密薦才堪大用者十有六人

朝廷皆擢用立寶善堂以延賢俊薦興國布衣萬斛泉砥礪廉隅江甯舉人汪士鐸博聞強識二君者論道著書果能自傳於後曾文正謂公薦賢滿天下盛矣哉庚申秋夷人北犯公急籌勤王之師會款議成乃

止

文宗升遐遠在木蘭

哀詔久未下公憂思旁皇中夜扶病起立翹望京師輒流涕病因是加篤然猶終日危坐考求兵事吏事之要汲汲施行顧左右歎曰聞道苦晚今雖稍有所見而不及行者多矣曾文正尤服公晚年進德之猛嗚呼此豈今之人也哉所著有讀史兵略四十卷奏議遺集八十六卷評曰文忠之初至長沙也方提一旅以周旋曾文正亟薦之謂可大用是何其知人之明也及名位相埒謹事文正交驩文恭推美讓功偁一時盛事書曰同寅協恭和衷哉傳曰師克在和不在眾信矣中興之烈基於此乎

續碑傳集卷二十五

命痛哭起行徑次黃州時各軍退保黃梅人心惶怖聞公至皆以手加額相慶九年僞翼王石達開犯湖南寶慶號稱六十萬公命李公續宜率所部往援佐以馬隊戰艦寶慶圍速解公之力也已而曾文正由江西奉入川之

命公奏請併力圖皖定四路進兵策第一路曾公循江而下第二路多公鮑公攻潛山太湖第三路公出英山霍山第四路李公續宜由松子關出商城固始其冬曾文正屯宿松公屯英山僞英王陳玉成糾捻寇數十萬來犯公與文正一日一書相謀議令鮑公超屯小池驛爲前鋒多隆阿公繼之伏奇兵於潛山天堂諸軍更番進戰裹創扶傷勇氣百倍相持五旬於十年正月大破賊於小池驛潛山太湖賊遞遂復二城陳酋精銳幾盡會金陵大營潰蘇常皆失文正授兩江總督經營皖南次祁門公令鮑公從文正以曾公國荃圍安慶多公圍桐城李公續宜駐青草鬲爲兩軍援地廣軍分而將軍都公又奉

旨赴援淮揚公悉力經畫問兵事曰惟我任問餉事曰於我取一無所諉於人十月多公李公大破援賊於挂車河公以安慶未下進駐太湖知賊援皖不利必竄湖北冀解安慶之圍乃命曾公國荃日夜圍攻豫

等搜捕伏莽七月復犯義甯光宸率兵勇前往征勦於附近三都梁口之官山燕子山各處設伏掩擊餘匪竄至武甯追捕十餘里大敗之先後斬獲三千餘人十月復奉

命赴九江調集礮船會合楚軍沿江攻勦時侍郎曾國藩方督軍克武昌由田家鎮東下十一月光宸抵德安賊以田家鎮新敗益死守九江不去署總兵居隆阿進攻失利光宸豫派勁卒爲後援賊追至力禦始退十二月大軍潰於吳城水師復失利省垣大震五年二月奉調回省籌防尋坐事鐫級留任七年復授江西按察使八年四月官軍克九江光宸奉檄馳往潯城暨上下游之彭澤小池口等處相度要害分兵防守十月擢布政使九年九月擢巡撫光宸以身受

主知感激圖報時境內雖已肅清而鄰氛尙熾援兵助餉運籌不遺餘力積勞成疾十年閏三月卒於官

黃贊湯傳 江西通志

黃贊湯字莘農廬陵人道光癸未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累官刑部右侍郎提督福建學政道光三十年
文宗顯皇帝嗣統贊湯疏言自古經世之方端由慎德今日救時之要

餘而世尤多公調和諸將之方初文恭公官文駐北岸公駐南岸將吏各有統頗構同異公既渡江相見下令僚屬曰督撫相見前事冰釋敢再言北岸將吏長短者以造言論罪官公聞之大謹約爲兄弟兩家眷屬往來太夫人愛其寵姬呼爲義女自是軍政吏治公專主之而官公不疑湖北富强由此羅忠節之援鄂也公一見執弟子禮甚恭雖與僚屬語必稱羅山先生事無巨細諮而後行羅公分部曲隸公俾訓練士卒由是盡傳楚軍規制變弱爲強自此始羅公攻武昌而亡公哭之慟以女弟妻羅公長子舉其裨將李忠武公續賓代領其眾勇毅公續宜佐之二李者皆羅公高第弟子公以昆弟遇之嘗迎養其父母於節署定省如事已親二李益感之羅公與二李在鄂爲客將其時統水師楊公載福彭公玉磨亦客將二公議事不合而忿爭公嘗親拜兩人調和之由是諸客將親附公與文正等其非客將公所擢任於傳人中者則有多公鮑公二人亦不相下公因激厲兩用之各子卒萬人當一面二公爭以戰功相掩勦伐皆爲天下最其他將若都興阿舒保劉騰鴻蕭翰慶皆戲下之選又禮下走卒偵事早歸開閣以迎是以智愚不肖皆樂爲用嘗言國之需才猶魚之需水鳥之需林人之需氣草木之需

之議論我日弛其防閑彼日增其備禦勢必戰無俱窮而並不能守臣請姑以戰恐之以撫緩之內則罷撫戰之議而專以守爲策擇能守之人設能守之具預籌能守之財速據能守之險夫需者事之賊以恐致福值此內盜未弭外寇並至正恐懼修省以迓天命之機愛惜分陰以趨事功之日慎弗築室道旁日相持於戰撫紛紜之說而反置守備於不修也九年出爲河東總督先是河決銅瓦廂羣議挽河南趨贊湯巡視河道力陳治河之方當因勢利導不宜強之使南又上鹽務變通策累鉅萬言十一年冬再應

詔陳言請慎選內侍以杜非幾之貢同治元年調補廣東巡撫甫蒞任疏陳吏治民生甚悉

詔褒之廣東地故多盜大亂初夷餘匪未靖贊湯於水陸要隘嚴置守備修復省垣東北面礮臺以禦寇警其先累典文衡皆稱得士及官粵撫禽會匪治土客治效頗著尋奉

召入都將行以病告歸數年卒

李勇毅公神道碑銘

曾國藩

公諱續宜字克讓號希庵兄弟五人忠武公諱續賓次居四公其季也

續碑傳集卷二十六

江陰繆荃孫纂錄

咸豐朝督撫

惲光宸傳

畿輔通志

惲光宸字濬生順天大興人原籍江蘇陽湖道光十八年戊戌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癸卯大考二等

賜文綺典試河南甲辰復典試浙江是秋授湖南岳州知府調長沙二十九年遷廣東督糧道旋擢江西按察使咸豐元年

文宗御極

詔疆臣各舉所知巡撫費開綬以光宸薦二年春入覲

召對稱

旨四月回任時粵逆四出紛擾三年春復由九江竄南康薄南昌圍攻甚急光宸督兵守禦賊用地隧轟破德勝章江兩城門羣賊由缺口蟻附而上光宸大呼衝殺士卒皆用命直前奮擊賊潰走我軍爭囊沙壘石力堵缺口城完復乘其不備令敢死士縋下奪其攻具賊計窮宵遁復攻九江踞之巡撫陳啟邁檄令馳赴德安一帶督同遊擊富克金泰

入則捐食悲咽出則拊循潰卒思鄉者遣歸願留者編伍哺粟賜衣接以溫語差討諸將之罪而簡用其良部署麤定適胡文忠公以母喪奉詔起復相與申儆簡練而湘軍復振明年夏劇賊石達開竄擾湖南圍攻寶慶公時新奉荆宜施道之

命統兵自鄂援湘

朝廷壯之師抵長沙進自資水之西四戰而解寶慶之圍圍中官軍三萬與飢困之民一時得蘇眾聲大和論功

賞加布政使銜當是時余與胡公方議并力規取安慶省城余弟國荃與將軍多隆阿分圍安慶桐城公自湖南東還駐軍兩路之中曰青草橋者大敗逆酋陳玉成於挂車河布陣之廣近世罕聞旋拜安徽按察使十一年又有安徽巡撫之

命公具疏以爲逆酋圖解安慶之圍悉銳西竄必犯湖北以攻我之所必救湖北爲眾軍根本臣宜提師回援不能遽任皖撫之事比公馳抵武昌而賊已陷黃州德安兩府五縣其別賊自江西至者又陷興國等縣公經營七月始將列城恢復安慶亦藉以告克而胡公薨於位文宗亦旻駕八音遏矣

首在防夷外國犯順逾十年矣撫議已成修防仍懈試問疆吏戰守之
法治安之謨恐仍茫乎未有見也書曰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况
夷情貪詐反覆無常自今以往能保其必相安乎伏望當閒暇之時作
綢繆之計密詢沿海督撫諸臣彼兵猝至何以應之求請無厭何以杜
之又其中最堪痛恨莫若漢奸外國得以進退自如深入不懼悉恃此
輩援引主謀然逆用之為彼羽翼順用之即我干城必如何申禁招徠
不至以內地人民為外夷接應皆令各就地方悉心籌畫並即令原議
諸臣久於其任以責成效儻外國再肆要求以圖挾制禮諭不可德化
不能在閩粵者即令閩粵兵民勦之在江浙者即以江浙兵民擊之勝
算既操事權有屬設有不虞朝廷不必遣將而邊隅可期肅清矣又歷
舉朱桂楨撫粵林則徐督兩廣雖折馬頭燒煙土外國猶謂好官徐廣
縉不準進城彼猶帖然畏服可見安邊撫夷全在官司公正華夷雜處
終難久安宜皆責成地方諸臣為未雨綢繆之計云咸豐八年
朝廷再議戰撫贊湯時以二品頂戴任通政使復上請修守備疏曰夫
中國之御四夷也不外戰守撫三策歷來議夷務者莫不以戰為是以
撫為非而日日議戰日日議撫迄無定局徒以有用之時日坐耗無益

朝廷鑒其至誠所請未嘗不許而以淮南事棘又未嘗不敦促上道
詔召相銜至冬初再疏自陳病狀公自知不起遂以同治二年十月二
十八日卒於家春秋四十有一

敕照總督例賜卹三省建立專祠予諡勇毅配彭氏子光英

特賞直隸州知州同治三年某月甲子葬某處某山八年某月某甲子
改葬某山公與忠武公皆負重名淡於榮利昆弟同之忠武好蓋覆人
過公則嫉惡稍嚴忠武戰必身先驍果縝密公則規畫大計而不甚校
一戰之利至其臨陣百審一發發無不捷成功一也余不詳敘戰狀而

略述公言以綴之銘銘曰

凡戰有機神鬼翕闢靜如山寒終日闐寂動若電飛百霆齊擊蓄勢宜
久氣囂宜渟此公之言吾耳所聆凡公勦績好謀乃成博籌多算終格
神明匪直戰事學道亦然精思力踐誠可達天立功雖偉公不自賢立
德未竟齋志九泉我銘昭之永詔萬年

誥授光祿大夫兵部尙書銜都察院右都御史原任兩廣總督歷城毛

公神道碑銘 陸心源

同治七年八月辛丑朔越十有二日壬子光祿大夫兵部尙書都察院

余旣銘忠武公之墓茲不復具其家世公少妙深湛之思強探力索洞
徹幽微師事羅忠節公澤南常以躬行不逮爲恥咸豐三年羅公募勇
援救江西公遂參軍事以功累晉知縣
賞戴花翎同知而名顧不顯六年冬湘軍再克武昌漢陽巡撫胡文忠
公奏公有勞特爲兄續賓所掩耳有

詔以知府選用

賞加道銜旣而隨兄圍攻九江明年以事省余瑞州軍中遂偕諸將圍
攻瑞州會皖北羣賊上竄斬黃公乃自瑞挈千七百人回救湖北師至
黃州與胡文忠公并轡謀野周覽形勢自巴河斬水廣濟黃梅六戰破
賊壘無算遂會克小池口由是公之威名與忠武公差頡頏矣公率所
部旣集九江忠武公乃得以其閒分兵克復湖口連下彭澤小孤梅家
洲諸城公以偏師卻湖口之賊禦竄麻城黃安之寇忠武公乃得專力
破滅九江皆公之助也湖北事已大定胡文忠公以皖中久困水火奏
請敕忠武公廓清皖北而留公以固楚疆

天子亦南憂江淮絕重李氏昆季矣無幾何而有舒城三河之變忠武
公殉難將士死者六七千人天驚地吸公在黃州哀迫之際經緯萬端

條歸入文盤以爲攤者接任人員或懾於上官之抑勒礙於同事之調停遂亦甘心接受應攤之款未交分毫續至之虧踵而增益大吏或以其官聲尙好曲示矜全或以其賠累有因亟思調劑而不肖者援爲口實展轉效尤斯時欲懲治則罹法者眾欲消弭則受病已深不得已以有故去任之員一參塞責而億萬帑金胥歸無著臣以爲流攤一日不除虧空一日不止應請

敕下各省督撫永遠禁革以重帑項而杜弊源疏入下部議行旋丁母憂咸豐二年起復兵科給事中疏言綱紀之存必賴乎憲典自古未有憲典不明刑威不振尙可以立國者而當軍興之時爲尤甚賊匪肆逆始止竄擾邊隅繼遂深入腹地今則紛擾已半天下

皇上特簡重臣籌辦防剿備餉不爲不厚調兵不爲不多乃

欽差大臣擁兵縱寇觀望周章而封疆大吏又毫無先期之布置賊未至則移眷先逃賊甫至則聞風疾遁自上年至今彼日防堵此日截擊及至臨時除開門延敵之外一無所能彼之所以敢如此者恃皇上之仁慈卽予譴責輕則褫責重則拏問而已及至押解刑部而供應如故也迎送如故也名曰禁而飲食起居如故也卽擬以大辟猶

今上嗣位

褒安慶功

賞穿黃馬褂調補湖北巡撫既又

命移撫安徽公初莅安慶繼駐臨淮屢奉

密詔以苗沛霖叛服無常詢問勦撫機宜公覆疏謂苗沛霖官至道員

公犯不韙圍撫臣於壽州陷其城屠其眾乃復詭言求撫此豈足信不

過假稱反正號召近縣養成羽翼若正彼叛逆之名人人得而誅之寬

其黨羽使爲我用彼勢日孤終成禽耳

天子韙之公又以時解潁州圍克霍邱之城撫綏各圩陰散逆黨選任

賢吏安民墾田功緒漸彰矣

詔授爲欽差大臣而公適聞訃丁憂不克受事

朝廷命仍署理巡撫三疏陳謝始奉

命賞假百日回籍治喪公旣以苦思遘病徹夜不寐夙患咯血至是增

劇歸里後六奉

詔旨起復墨經視師公以哀慕未忘而嬰疾轉篤請假四十日調養旣

而輿病就道又請假四月并開巡撫之缺

方人才亦必聞風思奮如左宗棠識略過人其才力不在曾國藩胡林翼之下斷非臣所能企及今但使之帶勇殊不足以盡其才若畀以封疆重任必能保境安民有裨大局又前任雲貴總督張亮基果決有爲雲南邊壤餉糈不給漢回雜處仇讐相尋卽令經營盡善亦僅有益於一隅似不若任以要地俾展所長但使東南日有轉機則雲貴游氛無難迅埽此輕重之機宜審者也疏入

上嘉納尋實授湖南巡撫十一月疏陳招勇流弊請慎選將領以收實效十二月逆酋石達開竄湖南犯會同公遣知府席寶田副將周達武等擊破之賊由閒道撲黔陽公復檄總兵趙福元馳援解其圍並攻山門堅壘拔之同治元年二月石逆率悍黨犯紅岩涇公飭趙福元擊敗之賊遂竄湖北陷來鳳趙福元等督軍進攻復其城時署禮部左侍郎薛煥疏請直隸添設四鎮每鎮練兵一萬並將神機營兵丁酌添二萬分四處教練餉糈責成十八省督撫通力合籌

上下各督撫籌議公疏陳選將召募約束餉糈四難請於直隸督臣劉長佑新募之勇略增其數旁求將才選練綠旗營兵以資捍禦

上下其疏於直隸余爲劉武慎屬草議覆大旨皆如公言山東劉逆倡

右都御史歷城毛公卒於里第越明年葬於城東大辛莊之原而神道之石未有文先是四年四月公自廣督罷歸道出韶州源送之滇水舟中談次公長吁曰我年已六十行將就木子文可以傳後他日當以隧道之石爲託源起立曰公以微罪行今時局未平行就復起天下望公如文潞公富鄭公何出此言越二年源以忤廣撫蔣果敏益澧

內召旋丁榮祿公憂歸里曾幾何時公亦捐館源方誓墓山居以未得見公行狀無以踐前言光緒十五年張勤果公約游泰山因得拜公墓公之子慶澄持公行狀請文余受公知最深不敢以舛陋辭遂次公事蹟之大如左俾刻之墓道使後世有攷焉公諱鴻賓字寄雲自號寅庵又號菊隱山東歷城縣人曾祖文英祖振基父廷鏞皆以公貴

贈光祿大夫曾祖妣趙祖妣王妣梁皆一品夫人同產三人公居長公幼而穎異不類凡童見者皆以大器期之弱冠補諸生年二十六舉於鄉道光十八年戊戌公年三十二成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充癸卯鄉試同考官丁未會試同考官旋轉江南道監察御史二十九年升禮科給事中疏言近來外省虧空多案其弊莫甚於流攤有浮開數倍以爲攤者有並無墊項捏造款目以爲攤者有虧空太多恐干重究提出數

卓興督軍進剿禽之四年二月令游擊何雲章援剿福建雲霄廳踞賊復大敗之督廣年餘凡有益於民者必興之有害於民者必除之斥華崇樸風氣爲之一變旋坐湖南巡撫任內失察藩司委屬不公鐫一級調用去之日知與不知莫不咨嗟太息而公方以釋重負爲私幸公在諫垣敢言直諫不避權貴胡文忠公讀公疏謂所言係天下安危二百年來第一等文字曾文正亦謂公疏皆切中事理關係天下安危洎掌封疆凡事以大局爲重無畛域之見鄰封有急不待求援卽悉索以從同治二年貴州苗匪姜映芳竄據銅仁四府公命趙福元破平之廣西巨寇張高友據蓮塘十年矣公奏派提督江忠義協剿誅之蓮塘旣克公疏言浙撫左宗棠深入腹地後無援兵禍且不測宜命江忠義帥得勝之師迅赴江西顧其後路忠義病令道員席寶田率舊部三千人先行江西當事以韓進春方新募五千人足以應敵移檄止之公曰彼意餉事難籌耳我豈以私誤大局者仍檄席寶田速進未幾賊果由皖南上犯韓進春兵潰饒州岌岌甚幸寶田馳至大破之人皆服公之識而公亦不自以爲功焉公少時家極貧而慷慨成性始終無間自通籍以至沒賴公存活者指不勝屈親串中有孀婦二其家以飢寒故將迫嫁

冀不入情實減等發配是時事之艱虞可以付之膜外而朝廷之寬宥轉已墮其術中爲今之計不患盜賊之不平而患紀綱之不振伏望卽

降

嚴旨擇其退避之尤者迅正典刑則官吏將士曉然知法書曰威克厥愛允濟正今日之謂也八月轉掌禮科時粵匪竄入湖南公疏請嚴賞罰嫻紀律簡軍實緝奸細馭壯勇解脅從又言

欽差大臣賽尙阿駐衡州在賊之南北路空虛請

令兩廣總督徐廣縉繞出北路攻勦並

簡派重臣坐鎮武昌以大員駐襄陽一帶訓練精兵以固北面藩籬

上韙之三年以戶部尙書孫文定公薦令回籍辦團練疏劾

欽差大臣勝保玩寇糜帑五年授湖北荆宜施道六年調安襄鄖荆道

胡文忠以好善嫉惡秉心公正密薦十年五月擢安徽按察使九月擢

江蘇布政使十一年二月署湖南巡撫七月疏言湖南地方偏遠向非

富強粵逆石達開率數十萬眾窺伺湖湘然能外攘內安屹然爲上游

重鎮皆由前撫臣張亮基駱秉章於吏治軍務實力講求用能削平寇

盜臣以爲得名將不過收戰陣之功得賢督撫斯能造封疆之福卽地

公爲無足紀也不肖如源亦嘗邀元禮國士之目願以不能枉道所如
輒阻有負公知人之明而感恩知己何日能忘別公六年而公薨公歿
後二十年始獲詮次公事復系之以辭曰

文昭構緒姬舜祥威楚有遂演詩惟萇門承晝錦代襲組璋茂實不
墜遺苗克昌派演長河靈鍾泰嶽篤生夫子爲時謇諤簪筆禁林迴翔
臺閣旣長諫垣遂膺外擢運逢戎馬湘渚傳烽挾纒衆蹈軍搏風式
遏寇虐撫綏疲瘵民感其惠吏服其公楚幕建牙嶺表持節潔忠薦敷
貪墨糾紕英英清名觥觥盛烈古人有言太剛則折咸同之際四海沸
騰讀公奏議風清峻嶒知人則哲明鑑於冰羣賢登進蔚爲中興哲人
其萎天胡不弔大節昭垂容光久照執筆漣洏辭尙體要勒此豐銘千
載有耀

韓超傳

畿輔通志

韓超字南溪直隸昌黎人慷慨有大志家貧厲學尤究心武備由副貢
生官州判道光閒署貴州三臈聖州同遷獨山州知州獨山多盜號難
治超至募勇練團以土民爲嚮導禽獲渠魁悉置之法令大行聞者不
寒而慄胡林翼守黎平深器之咸豐元年秋臺拱清江八寨丹江古州

亂全省騷動

上命公籌一旅以保衛桑梓時丁文誠寶楨方為湖南長沙知府公疏

薦文誠可大用令募楚軍援東

上用公言授為山東按察使履任後削平諸逆東省以安識者羣推公
知人之明焉二年夏五月升兩廣總督劾罷巡撫某布政使某貪墨之
徒望風解印綬而去時金陵已復惟湖州浙江及江西餘氛未靖公疏
言江西一省惟南路之防猶有未備閩粵交界之處均無防兵福建地
瘠民貧賊屢入閩未嘗久駐以大勢論之湖州各城克復後賊必悉眾
上竄以粵東為尾閭之洩欲制此賊必以控制贛南為第一義賊起廣
西永安官兵圍攻獨開北面使竄桂林後踞道州又開東北使竄長沙
復開西路使竄岳州今若復使竄粵為害曷可勝言江西四衝之地川
原平衍據守則不足圍剿則有餘合數省兵力乘大捷餘威不於此時
聚而殲旃尙復何待已咨曾國藩等調撥勁旅繞越甯郡石城一帶扼
賊南竄之路臣亦派一軍於閩粵交界處會同大軍進剿並請
敕下曾國藩等兼守南贛可無竄越庶可一鼓盪平疏入

上韙其言十二月髮逆戴梓潰擾高要東安高明鶴山一帶公令總兵

武英殿纂修本衙門撰文十九年典河南鄉試明年典湖北鄉試又明年授平陽知府尋調太原府擢冀甯兵備道署按察使二十八年遷廣西按察使明年充

冊封越南國王使事竣入關會寇起駐思恩南甯等府會督官軍勦賊遷湖北布政使未行李沅發反新甯奏留會辦楚粵軍務賊平賞戴孔雀翎三十年調廣西布政使時嶺西羣盜如麻奉旨馳驛兼程回粵駐南甯勦土匪公廣設方略用閒出奇解散匪徒四

十三起

詔賞頭品頂戴尋督辦梧州艇匪平之招撫海寇張家祥收為部將後易名國樑官至江南提督殉難丹陽諡忠武為時名將世以此多公知人咸豐元年充

欽差大臣翼長總統各路兵馬二年擢廣西巡撫加節制通省兵馬銜兼署提督當是時全州及潯梧柳慶等屬賊蠶起所在陸梁恣焚掠聚散分合無常民失業或數百里無人煙公廣布耳目具知賊情進止黨與離合及彼此猜忌各情狀每有調遣輒洞中機宜無虛發人莫測所以賦益畏而神之公嘗言蕩寇之法能防芽蘖之初生則餉不虛費能

之公迺至家給其衣食二婦得完節性莊重不苟言笑而論事周詳無微不至料事多中洞悉原委平居慎於動作幽獨之中無懈容雖勇悍難馴之夫見之無不氣奪喜接引賢士大夫而於貪酷之吏不少寬假罷官之後凡有益於里黨者知無不爲石圩之築雖創自丁文誠而公實贊成之公生嘉慶丙寅某月日春秋六十有三元配聶夫人早卒繼配秦夫人少公五歲後公十有四年而卒子二長慶澄附貢生正二品廕生外用通判保升直隸州知州次承霖己卯優貢戊子舉人皆秦夫人出女五長適同邑諸生林元蔭次適濟甯口部郎中孫棠三適前浙江溫處道溫忠翰四適內閣學士陳學棻五早卒皆秦夫人出孫一熙震孫女一皆慶澄出源竊觀古大臣之道以進賢退不肖爲急務咸同以來如曾文正胡文忠無不以延攬人才登進英傑爲事用能削平大亂光復本朝公於文忠爲師於文正爲友其所薦達以丁文誠爲最著他如左文襄郭筠仙侍郎蔣文恪志章惲次山世臨吳少村昌壽李星衢福泰四中丞今兩廣制府李筱荃宮保皆經公推轂密疏上達世不盡知余所見當世賢豪多矣而知人之明愛才之篤胡曾而後無以踰公故掇其大者如此其他吏事賢能在他人得其一端已足致通顯在

命兼程抵廣州從者請緩入城公叱曰非爾所知也屬吏叩馬交諫且曰入卽爲所制矣公笑曰吾奉

天子命來爲督撫不入城將焉往遂單騎疾驅入時官吏軍民環觀者數萬人均不意公敢徑入西人亦駭愕遂與營弁均列隊郊迎旣入洋酋請見公見之若無事者及論事則折以理不爲少屈西人莫測公所爲明日商民復業者數千家西人氣奪因退去

詔除兩廣總督兼理鹽政署粵海關監督同治元年坐事註誤部議鐫三秩調用

詔仍以頭品頂戴充欽差馳驛赴貴州案事二年四月授雲貴總督初雲南漢回民互鬪黠者因煽爲亂自署督潘忠毅鐸殉難後會城爲回所踞守土大吏不能自異或寢與之合公勘給事畢馳抵昆明僚屬裒衷伺進止或尼其入公曰吾嘗單騎入五羊城島夷萬計視之蔑如也豈懾叛回哉遂入城文武僚吏皆從之回漢軍民並郊迎如抵廣東任時旣至語屬吏曰漢回仇殺乃械鬪案不必作軍務辦也益開誠心安反仄武員中有初持兩端者感公忠蓋皆革面以功名自奮賊繇此漸平公嘗佩小印章其文曰忠信篤敬至是人益信其可行蠻貊云六年

五界之烏沙苗倡亂超隨林翼進剿斬獲數百人餘黨解散明年春
判清江會獨山土匪句結粵逆內犯超率軍討平之未期月而桐梓賊
楊瀛大熾陷數城圍遵義超馳至冒雨疾戰解其圍賊遁超日夜窮追
攻之於葛章司五年三月苗疆同時叛超馳援臺拱解黃平平越圍轉
戰至勝秉鎮遠所向無前賊塹山斷道以阻官軍援師不前超以孤軍
馳突其閒屢瀕於危卒獲無恙以功擢貴東道八年率所部二千人收
復鎮遠府衛二城於是謀因地足食之道下游民團舊以十戶養一壯
丁超因其意稍變通之官募士而民輸糧略倣隋唐府丁之制又籍叛
產分授降眾流人以田代餉行之二年得不餉之兵三千人軍威益壯
十一年

特旨署理巡撫旋實授以疾乞休年七十有九卒於家

賜諡果靖

勞文毅公別傳

李元度

公諱崇光字辛階先世籍紹興客湖南遂爲善化人道光五年拔貢是
年舉於鄉十二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歷充
國史館協修纂修總纂

雲貴總督張公別傳

李元度

張公諱亮基字石卿江蘇銅山人道光十四年舉人官內閣中書二十一年大學士王文恪鼎奉

命督治河工疏調公從行會林文忠則徐謫襄河務獨契公公嘗卻武弁餽金三千文忠密識諸手冊亦未以語公也工訖文恪疏薦公文忠仍戍西陲公晉侍讀二十六年授臨安知府調永昌時漢回構釁亂甫定公開示恩信與民休息眾翕服郡境無事公之赴永昌也道謁林文忠時方

賜環授雲貴總督文忠懽甚出手籍記卻金月日公茫然不復省記矣文忠尋疏薦公且曰其才勝臣十倍

宣廟以此大用公超擢雲南按察使遷布政使晉撫雲南距其遷提刑時歲未稔也陛見

召對十五次

溫語如家人父子

手敕有能謀能斷之褒咸豐二年調湖南巡撫當是時粵寇圍長沙公總城入視事日夕登陴籌戰守識江忠烈忠源忠武公塔齊布鄧忠武

絕根芟於事後則師不重勞會武宣有上隊會匪將起事公偵實密檄
在事文武撲滅之誅其渠餘黨駭散鬱林州土匪黃東桂句劇盜鍾玉
宋爲亂蔓延數州縣公擇健吏李孟羣劉體舒等進討一鼓平之餘用
以賊攻賊法設反間使互相戕殺勢迫則自拔來投或密約禽渠魁自
效公機牙四應兩利而俱存之臨陣或倒戈助順或悉所部降公益結
以恩信俾各招撫餘黨一年中勦撫並用計斬逆渠四十五人滅賊二
百數十起亡何逆弁黃金亮叛踞平樂與興安靈川賊相犄角官軍屢
攻之不下餉無出乃乞師湖南南撫駱文忠遣候補道江君忠濬知府
蔣君益澧各帥師赴援始至復興安靈川及平樂其桂柳梧潯諸府以
次略定公撫粵八年賊犯桂林十餘次並堅守得全居頃之餉斷兵卒
飢譁謀變刃及冠者再公不動聲色卒皆悔罪投戈縛首亂者寘諸法
潮勇隊目謝揚王昌等十餘輩分屯省垣暗通賊積年驕恣多不法公
召湖南援軍入密誡蔣君治具宴諸隊目酒半悉禽斬之并治其黨無
脫者桂林獲安九年調撫廣東兼署兩廣總督先是泰西人擾粵海番
舶逼羊城置吏失職粵東亂西人人居節署及民廬文武僚屬避居佛
山鎮會城逃徙一空公聞

尋就禽伏誅當是時武昌失守前督逮問

詔公署湖廣總督賊已棄武昌東竄陷九江安慶遂據江甯分黨渡黃河北犯半濟浮橋斷後隊自河南竄鄂公部勒諸將一敗諸鷲公頸再蹴諸馬鞍山賊遂不敢犯楚尋調撫山東忤

欽差大臣勝保爲所劾落職吏議戍軍臺

文宗鑒其忠盡未及瓜

召還會河決銅瓦廂廷議修復言人人殊

上命公馳驛往勘疏言黃河南行二千餘年淤墊日高議者方欲改復

北行故道今不煩人力而北徙繇大清河入海宜因勢利導之不宜強

遏使南疏上議遂定亡何雲南回變

命督治雲南軍務授滇撫尋晉總督時漢回仇殺十餘年悍將乘機叛

所在糜沸前總督恆春公自經死吳公振械移疾歸公至威惠大著板

橋之役逆回圍公數帀所部八百人堅壁不爲動夜大雨雹擊賊多死

傷賊遂潰退而滇撫徐之銘持兩端通賊暗陷公公憂憤成疾疏乞骸

骨

許之明年行抵鶴峰州

正月十七日卒於官年六十有六

詔稱其老成練達沈毅有爲宣力滇粵各行省能不避艱險使地方日有起色

贈太子太保照總督例

賜卹

子諡文毅

賜祭一壇本籍請祀鄉賢祠廣西請建專祠且入祀名宦並得

旨報可公所著曰易圖詳說常惺惺齋詩文稿讀書日記居官自省日記奉使越南日記子五文翻按察使銜陝西補用道文翥鹽運使銜廣東補用道輔芝同知銜直隸某縣知縣文榭福建補用通判早卒文翻布政使銜四川補用道孫啟捷廕生

賞舉人

贊曰長沙郡人二十餘年閒諡文毅者兩公兩公居相距三百里耳然陶公持節在道光中時海宇敕謚獨勞公遭時多故爲其難方其單騎泣粵滇置生死度外雖叱馭之勇曷加焉夫豈不以其時哉語云不遇盤根錯節不足別利器公之爲其難抑卽其所以不朽也歟

某月卒年六十有三公短小精悍無城府勇於任事撫湖南以挽回積習爲任賊退後卽疏請寬文法假州縣便宜并檄行所屬條舉地方利病反覆訓誡諱飾者罪之尤汲汲以延訪人才通上下之情爲務二十年來湖南鄰警四逼而士氣強固內患不生屹然爲東南數行省根本實公提倡之力也公卒後湖南士民請建公專祠當事疏請與駱文忠潘忠毅合祀額曰三公祠得

旨如議行

贊曰元度初未識公辱疏調援黔有知己之感比入黔東則公方被議求代不可得擬走會城謁公阻於賊賊平始歸見公於長沙時方寫十三經爲日課意豁如也讀公自訂年譜爲太息久之又三年遂哭公於寢門悲夫

又記石膏化鹽事

楊象濟

楚省食淮鹽揚州破江路不通楚中鹽大貴暫借川鹽粵鹽而成本甚大其北境食私販潞鹽忽應城縣明石膏廢井湧出滷水凡十七處民取煮之皆成鹽足給數郡張制軍委張仲遠司馬往勘實以楚中經費支絀議煮井鹽張往勘返謂抽稅賣滷皆不便議官煎定價每斤七十

紹良瞿威壯騰龍羅忠節澤南王壯武鑫於諸將中今使相左公宗棠
方爲舉人公禮之人幕軍事悉諮之初密薦胡文忠林翼至是疏調來
南逾年乃至賊犯長沙時以南城外爲窟穴北阻堅城援師壁東南面
莫能越攻惟河西無重兵賊方擄船筏造浮梁公慮賊且西竄數移調
提督向公榮總兵福興公出營河西龍回潭土牆頭諸要隘皆不聽公
擬自督軍往江忠烈請先帥所部楚勇築壘待公行有日矣會魁星樓
側地雷發城壞十數丈公預調瞿威壯鄧忠武等督兵堵禦城復完忠
烈請渡河公太息曰今事且迫卽渡江人且謂巡撫出城取自便吾不
可以行矣乃令忠烈馳抵湘潭謁
欽差大臣某公具言賊且西竄請速入長沙調遣諸將不從會地雷再
發官軍仍卻之賊糧盡果由龍回潭竄走遂寢不可制矣城圍解僚屬
稱賀公獨拊膺歎息謂賊趨絕地可盡殲顧空一面縱之若遂渡洞庭
而北患且及天下吾屬誤大局罪奚辭忍言賀耶已果如其言時巴陵
土匪晏仲武句黨劫軍餉應賊公檄江忠烈討平之而瀏陽徵義堂匪
首周國虞陰與粵賊通公密檄忠烈移師瀏陽聲言赴江西及至瀏距
城十餘里而營國虞知將圖已率數千人來犯大破之遂毀其巢國虞

陷四年擣蒙城賊走永城追及於蕭縣賊全股渡河甲三引軍還

旨嚴飭之會賊由黃河南竄敗之於潁州於正陽關回軍亳蒙擣臨湖
鋪偪雉河破義門移軍駐臨淮遏賊北竄超擢左副都御史六安團練
復州城甲三請

恩免糧賦優敘助剿者分兵攻俞家灣禽其渠援六安軍蒙城敗蘇添
幅等於寺覺集敗烏江巨逆於馬河遣參將劉玉豹舉人臧紆青由六
安奪大小兩關圍桐城援賊屬至紆青戰死玉豹收眾退六安

旨嚴飭之五年緣事罷職尋辨獲雪

命隨英桂剿辦河南捻匪時張落刑等分踞鳳潁徐州各境圍亳陷懷
遠蒙城夏邑虞城犯歸德會甲三之子編修保恆以三千人解亳圍甲
三自永城亳州急抵雉河賊巢督陣摧堅累戰皆捷落刑僅身免

旨嘉獎著以三品京堂候補敗張落刑於大橋口於太清宮於十八里
鋪七年拔王鄧姚諸圩授太僕寺卿移師助勝保攻張落刑於正陽關
分兵克韓圩十月偕勝保援固始八年二月解其圍進復六安宿南賊
踞王家圩甲三自正陽移軍宿州襲殲賊首乘勝攻七圩

命代勝保督辦三省剿匪事宜擊張落刑於陳家莊走之派兵復豐縣

詔仍督滇中軍務同治元年自蜀入滇之銘涎蜀富愆署提督林自清率所部八萬人入蜀就食川督駱公大恐疏言自清公舊部請命公遣散會參將張正洪索擾公立斬以徇眾譁公面叱自清噤不敢動立繳印事遂定而副將張昇率所部踵至敘州觀隙至是亦遂巡遁公抵敘州適僞翼王石達開悉黨犯郡公以所部八百人協守城得全田君與恕者前

欽差大臣貴州提督署巡撫者也殺法蘭西傳天主教者數人事聞

詔興恕赴蜀聽勘偃蹇不就道

詔署滇督潘公鐸勘辦田不聽勘尋

密敕川督駱公往撫定川督疏言田亦公舊部也請壹以屬公於是

命公督貴州軍務署巡撫兼署提督公待田君故有恩馳書曉以大義

遂迎謁公於播州立交印初法蘭西人必欲殺田公以田曾任疆臣繫

國體力持之乃得減戍既泣黔庫藏如洗公不得已疏請分重慶稅銀

什二三以紓黔難得

旨報可川督力扼之乃請割數郡隸川數郡隸湖南爲遺黎請命皆不

行公智勇俱困竭力措拄五六年會有齟齬之者得罷職歸同治十年

祠

劉源灝傳

順天府志

劉源灝字鑑泉永清人少穎悟善讀書家中落讀益勤道光三年進士選庶吉士散館授編修甲午充山西鄉試正考官乙未出知揚州府治獄如神數十年積案皆清釐多平反揚俗浮靡源灝首崇節儉敦教化召各屬高材生來郡讀書勉以根柢之學造就甚眾王凱泰蔣超伯其尤著者江督陶文毅澍蘇撫林文忠則徐皆相倚重署常鎮通海道清江下游高郵設滾水壩四河水長至一丈二尺卽開壩洩水河督張鵬翮舊制也道光十六年秋洪澤湖盛漲大吏檄開壩急源灝念壩開則下河數州縣田禾廬舍均被淹沒力持緩開之議河帥怒遣參將張某持令箭飛騎來督視開壩下河居民沿隄數十萬哭聲震地源灝泣曰吾力竭矣奈水勢不落何跪請於張吾已徧諭鄉民徒高阜願少待遂以身禱已而天氣開霽湖水陡落張驚異以爲神祐兩岸民歡聲雷動皆曰生我者父母活我者太守比於陳鵬年云九月移任陝西督糧道署陝撫湯文端金釗委同臬司審理積案釐剔倉糧款目添置關中書院經費延蓋屋路德主講黜浮華崇實學如任揚州時調潼商道清釐

文楚鹽向數計歲入可得銀一百八十萬兩而官之餘利資以辦公者

不在焉議已定司馬欲得一襄事者請鮑憶雲大令往涿飲先生孫嘗

請因請時江夏令某乙者薦一同寅司馬許而未往見乙以輕己銜之

會張公改調吳甄甫制府來楚事事翻成案乙因為蜚語中之遂更前

議官自鬻滷先覈歲入每歲止得銀六萬兩時撫軍崇力爭以為棄多

取少餉必不繼吳以張丞欲漁利為言崇曰即令張丞得利而

國家歲入銀一百八十萬何事不可為力爭不得兩院遂成隙而楚中

自此絕餉以至糜爛入賊當餉絕時吳窘甚憶前官江西日玉山某姓

家故微欲捐銀十萬請給頂戴吳不可至此鹽利盡弛不能養一兵遂

令邱令深瓚往江西先給空名執照并自書保摺稿往勸捐輸前數某

以隔省辭邱令大為辱相持半月而楚已破矣

袁甲三傳安徽通志

袁甲三字午橋河南項城進士由主事游擢給事中咸豐三年幫同呂

賢基辦理安徽團練尋署廬鳳潁道代領周天爵之眾破巨捻於高公

廟加三品卿銜署安徽布政使疏辭布政使即以三品卿銜兵科給事

中勦辦安徽捻匪禽捻首鄧大俊孫重倫宮步雲馬九等十二月廬州

天子爲之震怛詔書責捕賊甚急旋

命大臣卽金陵置獄務究根株而賊所承特睚眦細故詞反覆屢變奏

既上天子疑之九卿臺諫亦有言乃

命大司寇挈兩郎官馳往覆按然亦未能深究其事初大學士曾公旣以兵定東南遂欲與民更始卯翼涵煦一切治以闊略及公繼之則務引繩墨爲綜覈盜賊得立卽誅死小人固多不便而禍變之端發自逆賊遺種陰謀祕計殆不可測然其事莫能明也嗚呼此衣言所以書公之事而深爲公悲者豈獨爲公一人也哉公初用進士爲安徽知縣時粵賊猶未起而淮南北已苦羣盜公所至以勤明爲治鋤去豪暴以安良善遂以軍功擢牧守及安徽廬州陷賊淮盜遙相應和益熾

朝廷出重臣辦治公常在兵閒尤能以才自見在定遠巡撫翁文勤公薦之在臨淮左都御史袁端敏公薦之其後忠親王治軍河南而苗沛霖反公孤守蒙城三月以待親王之師沛霖誅親王上公功

天子亦知公可任大事遂連擢至開府公之撫浙浙東西甫脫兵火民困甚而前帥猶恃酷烈取辦公始至卽請棄逋賦二十七萬以幸杭湖

連敗之於銅山一帶尋蒙毫賊竄歸德將窺周家口佯趨西北開封震
動甲三令保恆傅振邦分道追及大破之豫境肅清九年正月派兵擊
張落刑於草溝破其巢追至沱河溺賊無算

命來京供職旋以三品頂戴署漕運總督十月勝保丁憂
命署欽差大臣關防督辦皖省軍務尋實授漕運總督

欽差大臣克臨淮關進擣鳳陽鳳陽府縣兩城相距三里十年正月並
克之派兵克清江浦復全椒縣督軍圍攻定遠擊退援賊陳玉成鳳境

以清十一年遣兵破泗州靈璧之賊九月疏請派兵討苗沛霖

諭甲三督同李世忠調派官軍會同賈臻田在田嚴樹森毛昶熙等各
路兵勇奮力追剿甲三遂檄世忠等攻壽州未至而壽州已陷甲三攻

懷遠適張落刑將由長淮衛渡淮而北遂移軍擊走之駐軍長淮衛解
散苗黨反正二百餘圩十一月克定遠十二月拔六合天長同治元年

正月克江浦浦口四月遣將帶兵會將軍多隆阿克廬州府七月以病
開缺回籍又疏稱苗練終難就撫二年三月果復叛

命甲三在籍會籌防剿時病已亟猶日議戰事六月卒
賜卹如例諡端敏陳州臨淮淮安並建專祠入祀河南鄉賢淮安名宦

深入骨髓州縣吏誠廉實愛民卽少椎樂爲之左右或圓熟爲媚好雖有才辨不一視其於衣服飲食車馬若一無所好雖文士圖籍之娛亦未嘗以屑意爲布政使司時主臨淮軍計軍旣罷而羨金逾七千悉出以資軍無所私公精力過人而於吏事尤練達僚屬慮所未及常逆爲之處或遇事疑難眾論叢雜公徐以一言決定無不折服而尤勤自程督日辨色起治官文書夜午始息先卒一夕尙手定海防疏稿行視揚州河隄冒暑走烈日中歸而得喉疾兩顙赤如火眾皆謂公宜嗇養而公治事如故常自謂早得科未嘗學問及在浙日寫孝經一二紙在江南嘗語衣言曰吾於涑水通鑑幸盡讀之矣蓋公之生質旣美而又能自奮於學以求通於古今之故充積光大必爲名臣而豈謂其止於是耶豈非可惜也哉公荷澤馬氏道光丙午舉人丁未進士安徽卽用知縣署太和宿松亳州補建平調署合肥以軍功擢知州直隸州復以軍功

賞戴花翎署廬州補安慶復以軍功得記名道署按察使廬鳳潁道布政使擢按察使布政使浙江巡撫復擢閩浙總督未上同治七年調兩江總督九年七月二十六日校武署西偏事畢步以還署甫及門賊自

稅務裁減淨費以潼久涇沒農人失灌溉利捐金疏濬復其舊民德之
累遷山東按察使再遷布政使攝鹽運使運使陋規逾鉅萬卻之咸豐
元年代辦鄉試監臨武闈主考倡捐京餉

賞戴花翎四年粵匪竄陷臨清巡撫張亮基督師防漕源灝督辦省城
團練嚴紀律均甘苦巡防守禦民賴以安入爲光祿寺少卿旋按察湖
南遷雲南布政使升貴州巡撫粵匪石達開由川犯黔眾數十萬直抵
廣順距省僅七十里時兵單餉絀源灝日夜籌防守具皆備復疏請提
督田興恕來黔辦理軍務興恕名將源灝激以忠義故屢戰皆有功人
咸謂源灝知人善任云再遷雲貴總督以年老乞休同治三年卒年七

馬端敏公神道碑銘

孫衣言

自洪秀全以奸民亂天下用兵十年僅乃戡定而人心遂益不靖賊徒
跳免武夫悍卒失職流落含毒睚眦往往竊發大官便文自營率不肯
窮治民益無所懲畏內自輦轂外洎通都大邑懷白刃入官寺狙殺長
吏歲或再三作而兩江總督馬公之變尤數百年所未有也公遇害事
既聞

天子之仁實能哀公公而有知其可以無恨也已公娶金氏生二女無子以弟新祐之子爲子毓楨也婿二某某其系家先德衣言嘗爲公考贈光祿公之墓碑茲不具書銘曰

吾朝乾嘉漢文景世雍容盛平亂芽其際非亂自芽實繇官邪殖己蓋厚而貽民瘥民怒無控久則一涿十稔乃已伊誰之力幸享其成遂怙其逢弗懲其既酣嬉鼓鐘懿公之承元侯儒重畫一守規以因爲用曹任長者張惡嗇夫宦巧萬方無隙可圖善人之效百年匪久方馳而蹶有施勿究豺耶虎耶亦有虺蜴人則何心而勿公惻我銘之石無所避阿石可泐也銘則不磨

蔣志章傳

江西通志

蔣志章字恪卿鉛山人士銓曾孫道光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充國史館協修

文淵閣校理咸豐初以父憂歸屬軍興在籍治團練事服闋補江南道監察御史轉兵科給事中兩充順天鄉試同考官稱得士咸豐十一年奉

旨巡視南城時天津夷警會辦團防屢矯眾議獨任勞怨旋授廣東督

之民又奏減杭嘉湖金衢嚴處七府冗斂及漕轉無名之費民大甦醒
築海甯石塘紹興東塘決三江口之淤潦有所歸濤不怒齧重湖歧海
盜賊窟穴公屢以偏師禽其魁首而尤善於待士杭州四書院學者麇
集公視若己子弟優以資用其有細故壹不苛禁故公訃至浙中丞楊
公設位會哭杭民及書院學生不期而會者數百人以不忘公遺愛也
既移督兩江卽奏言標兵虛弱無以壯根本請選各營兵二千五百人
聚之江甯親加蒐討謂之新兵五營知總兵劉啟發能捕盜令以所部
偵緝沿江盜爲衰止水潦降災河隄陔修浚百廢具舉同治七
年法蘭西人鬪於安慶以輪船載兵輾石頭城下求見通商大臣或從
與宜豐於燕犒公曰此不足狎也反覆折辨卒有成言其明年五月民
閒譌言西人誘我嬰稚圍而戕之以爲邪藥眾大譁將火其廬公卽遣
幹吏詰虛實且曰若欲無事則速捨鎖闢局俾眾共見其人唯唯如命
事乃已未幾天津民果以譌言殺法蘭西人益服公先見既薨西人
在鎮江者謁我關吏服色有異詰以所以則曰馬公生我爲之行喪蓋
公之遇事計慮深遠而能以威信服人者往往類此公之爲督撫不務
張皇爲名譽見賓客僚吏清坐相對渾不見圭角而閒一商推賢否輒

崇祀陝西名宦祠士民爲立碑於潼關刻石紀功德

四川總督吳公事略

吳昆田

吳棠字仲宣盱眙人也幼勤於學家奇貧不能具膏火讀書恆在雪光月明之下以舉人大挑補桃源縣俗號強悍善治者率以猛棠獨以寬有獷惡子素橫於鄉里一日方與人鬪嚴按之極口唾詈聞者以爲卽捶楚死矣棠始使拘繫次日跪堂下泣涕求死遂婉譬而釋之卒成善良久之鄉閒不見有吏人迹時躬巡四野每止宿老婦則手雞卵數枚以獻曰公食無肴也三年大治調清河清河與桃源接壤民俗柔弱素懼桃源自棠宰桃源而清河境土無擾以此久感服至是益大喜如家人父子相親以邳州多盜調署去禽斬數百人咸豐三年粵匪踞金陵陷揚州淮郡戒嚴復檄回任清河招集民勇申明紀律鄉鎮立七十二局練勇數萬首尾聯絡並傳檄鳳潁廬泗滁宿徐海各府州縣指天誓日勇氣百倍淮揚數百里閒隱然恃若長城以憂去官皖逆旣大起土寇緣之橫行民請衰絰而治河北盜當路不善也袁端敏公督漕江北興團練之役將以棠任其事當路又不許去守徐州十年皖捻李大喜遂陷清江浦始檄署淮海道道路經過火壁灰竈殘肢膺體與民相視

眾中躍出擊公中要害昇以入口授遺奏而氣絕年僅五十嗚呼公之年始及中壽

天子之用公與公之所以爲

天子用者皆未有已也而豈謂其止於是耶昔胡文忠公年甫五十卒於湖北巡撫天下惜之者以爲天實奪之若公者非天之奪之而豈人之所能禍哉公既遇害衣言以文闡事不及治公獄又一月衣言出闡大臣令會鞫賊衣言卽抗言賊悍且狡非酷刑不能得實而叛逆遺孽刺殺我大臣非律所有宜以經斷用重典使天下有所畏懼而獄已具且奏衣言遂不書諾嗚呼衣言之所以奮其愚慧爲公力爭亦豈獨爲公一人也哉公旣薨

天子特詔加公太子太保入祀賢良祠謚端敏嗣子毓楨以主事分部行走又以安徽巡撫英公言

賜專祠安慶最後又

詔以總督陳亡例子卹

賜專祠江甯而大學士兩江總督曾公又請祠公於本籍荷澤嗚呼天子之聖實能知公

並建崇實書院實義學四所經師課誦人文大起自黃流北徙淮水南趨運河無糧艘者數年棠搏節饒需以其贏餘購米四萬餘石首試河運募雇民船見者呼曰小糧船小糧船至今不廢河督既并於漕督御史請裁河員汰河兵而部議增設淮揚鎮重兵並酌定營制疏令漕臣核議棠議清江浦既爲重鎮則駐浦之兵力宜厚請設鎮標左營及城守營與中營並駐清江浦餘量爲變通凡十一營改修防爲操防悉隸鎮標又以河運兩灘未經墾佃之處試行屯田之法劃予各兵督耕充饒以自然之利養有用之兵規模大定矣自咸豐以來江蘇全省破敗棠起家縣令撐拄補苴至清江浦既陷而棠赴徐州汴唐殲賊秉節東來所以奮怯完殘效忠忘倦者前後近十餘年

天子嘉其勞卽眞漕督復授江蘇巡撫升兩廣總督皆以江淮未輯請留不果行同治五年奉命督閩浙七年補授四川總督光緒元年乞病歸取道秦豫自徐而淮居民焚香頂祝望見顏色歡聲雷動猶家人父子之久別得聚首也蓋棠之忠勤勞瘁盡於江淮矣歸後不一月卒於滁事聞

褒贈有加諡曰勤惠淮人請於清江浦建專祠歲時致祭焉

糧道濱海沙田開墾升科累釀巨案志章力矯前弊民情帖然有質成
悔過者署布政使遷兩廣鹽運使時粵匪初平商未復業裕課恤商至
今稱便遭母喪解職服除赴都有

旨辦理清河振務授浙江按察使升四川布政使擢陝西巡撫行抵沔
縣值甘肅金積堡賊突圍志章兼程之任甫三日賊已大至蔓延十餘
州縣省城防兵僅千餘有言宜固守待援者志章曰是示之怯也激勵
將士出城迎擊檄駐陝防軍扼要截勦越一月賊窮蹙遁去關中遭寇
亂流離失所北山尤甚志章定先撫後勦先振後墾策奏請發帑
上從之於是慎選牧令散給籽種招徠開墾是歲大有流民再生以疾
卒於官年五十八遺疏入

上震悼陝甘總督左宗棠復疏陳志章外和中介清風惠問實與前四
川總督駱秉章前福建巡撫徐宗幹同無閒然

諭賜祭葬

予諡文恪志章潛心性理雖燕居不苟言笑敬慎謙和刻苦自勵居家
課子弟教養婚宦賴以成立戚族窮乏推解無所吝至告貸典質以應
之服官後置義田以贍族宦轍所經布德行惠始終不倦同治十二年

賊連勝浔保道員服闋補授淮徐道幫辦徐宿剿匪事宜豫皖間有匪
曰捻以蒙亳爲巢一歲數掠徐公力行堅壁清野法賊無所掠民始樂
生聚雖餉不時繼士卒感公誠戰益力故所向有功以與士卒同臥起
沮洳中感受溼成癩風終身不愈咸豐十一年奉

命擢江藩署漕督卽日移駐清河賊麇至倉卒戰守屢危復安始建石
城爲縣治築運河東西二圩爲犄角時粵捻二逆勢熾所以不敢越淮
駛北者實公捍蔽之力居多論者謂功不在睢陽下其不遂爲張許者

蓋

宗社之靈使然公弗自功也亂後運道廢改海運公首疏請復河運部
議是之同治五年

命督閩浙未幾使粵東旋調四川川中屢經兵燹時秦隴滇黔皆有事
籌防協餉次第廓清公念經亂以來吏喜操切宜培植元氣凡養士恤
民之政知無不舉十一年旱荒奏請振糶憂閔一出至誠存活無算所
至勸學興教孜孜如不及十三年疏劾奸人李光昭獻木植助工之僞
上感其言立予殛斥工亦旋止海內偉之是年冬以病乞退不
允光緒元年病劇乃獲請抵里九日病沒沒時惟訓其子讀書力學報

而泣方整頓傷夷誅鋤蘊孽輒有綱紀而以

特旨授淮徐道去淮海之民爭互攀留致相讐疾既蒞徐州道任修寨保民賊數至不爲害尋有江甯布政司署理漕運總督之

命以十一年除夕履任先是清江浦旣灰燼論者以爲墮甌不宜復顧宜卽淮安府城舊漕署居守爲便棠至則謂清江浦四達衝衢使賊得之勢益鴟張山陽以下豈得獨完哉於是駐師瓦礫之中築河北土圍春初賊果大至版築之聲與礮火相聞也賊直薄圍下居民皇皇翹足思散棠植立圍上手發巨礮賊遂敗退仍踞桃源之眾興鎮將爲持久計我兵單饒絀援兵雖集而不爲用乃飭都司陳國瑞馳赴眾興賊壘旁爲營以逼之時出不意以遮擊之不十日而賊遁境內又安民得收麥旋築清河縣城屹爲重鎮四鄉圍寨次第興修同治五六年閒賊再竄擾皆不得逞旋就殄滅堅壁之效也海贛土匪各結圍砦嘯聚成羣同治初閒結西逆相殘殺頗爲清淮患棠以計撫之收其豪士人肄業書院武夫注籍卒伍反側以安皖逆苗沛霖素有逆謀以淫殺威劫聞於遠近及反急攻蒙城千里以內士無固志棠命陳國瑞出師援勦蒙城圍解苗逆伏誅而淮清之團練始徹民獲小休則創建文廟大成殿

續碑傳集卷二十六

續碑傳集卷二十六

吳勤惠公傳 黃雲鵠

公歷官政績

特旨宣付史館國史自有傳雲鵠受知深知公亦深素慎於文今不能
自已私爲傳以示後人公固不藉是傳區區之心欲藉公以厲世教云
爾

公名棠號仲宣盱眙人考聖基隱居教授公少承先訓志古聖賢體用
並賅之學務堅苦自力弱冠遊邑庠旋舉於鄉五上計偕不第以大挑
出令南河攝礪山補桃源平生養士恤民之政自茲始調清河未幾豐
口漫邳州水患劇檄署邳烈日積潦中勘災散振民閔其勞爲流淚咸
豐三年春金陵揚州相繼失守清河扼南北咽喉民大震檄調回守清
河清河無城郭無兵徒以忠義號召士民倉卒設團募勇誓死守不數
日聞風應響者數萬人聲威大振乃爲敵愾同仇又約連衡鳳潁滁泗
淮徐揚海八州人使禦賊賊自下潯皖所向無前至是徘徊瓜揚聞不
敢進事聞

文宗諭曰知清河縣吳棠團練鄉勇甚得民心若令帶勇必甚得力公
讀之益感泣自奮丁母憂去職百姓遮道泣留旋丁父憂在籍倡義討

考峴砥行力學慷慨持大節里人咸服之四代以公貴皆

贈如公官妣張太夫人生子二公齒居長年弱冠補弟子員迨成進士以知縣分發廣東粵俗號難治贈公訓之曰地方官患不清正清則人畏正則人服畏且服彼粵民方效順輸誠之不暇何強悍之足云厯知饒平潮陽番禺三縣事爲政以安良除暴爲先粵中風氣大都匪強紳弱公毅然扶正抑邪力去吾民之害遇械鬪案則必緝正凶誅首惡然後審兩造之曲直而持平以斷案無留牘宰三邑皆然人心悅服公又以粵民趨利而不知有義欲端民風首在正士習每見士子輒諄諄於義利之辨勸之以敦品勵行一時爭自濯磨蒸爲善俗上僚咸重之咸豐四年五月東莞會匪何六倡亂於石隆東莞故有巡船素稱敢戰縣令馭之非法遂叛而投何六陷東莞距廣州僅一日程省垣震動公時宰番禺稔知省河巡船與東莞巡船有隙屢在外洋私鬪以之擊賊必得力且不煩征調請於當道從之連戰皆捷七日而復東莞夏杪會匪復四起西則陳開踞佛山鎮北則甘先踞佛嶺市南則陳泚瀝陳險涼踞沙灣芟塘各擁眾十餘萬窺伺省垣惟東南鹿步司一路可通薪米入城而其地向有土匪甘陳諸逆嗾之相應遂成合圍之勢先是有爭

續碑傳集卷二十七

江陰繆荃孫纂錄

同治朝督撫

廣東巡撫調署廣西巡撫李公神道碑

方濬頤

封疆大吏以縣令起家者習知民間疾苦地方利害與夫僚屬之賢否政令賞罰之是非得失一旦提綱挈領鼓舞而振興之則如樹表見景操縵成聲往往事半功倍不勞而理焉濬頤承乏監司十餘稔所見者惟山左李公其庶幾乎公與濬頤道光甲辰同成進士同出倉少平師之門同官嶺南顧其先乙未公舉於鄉濬頤則僅中副車迨釋褐登朝濬頤倖登詞館而公則捧檄於外濬頤觀察南韶時公猶權廣州守會幾何時公由都轉而臬而藩存躋開府先治八閩幾撫兩粵而濬頤則依然以老鹽官自粵之淮不幸於邗溝舟次哭公之喪傷何如也嗚呼公下世已六年矣適公友嘉興陳君蒔松欲還浙濬頤延之入幕暇輒與公談往事咨嗟不已曩未見公狀陳君乃發篋出眎重感齊年交且相隨幾十稔謹次公生平書於麗牲之碑而爲之銘曰公諱福泰字星衢濟甯州人高祖學孔以貢生教授鄉里會祖浩祖萬松皆有隱德

獲甘先寘之法北路肅清鴉湖丁壯萬人胥賴公一言全活化互鄉爲仁里焉六年洋人申入城之請當道拒之因而構釁九月二十五日洋船闖入省河攻外城城破十餘丈公以米糶實泥沙塞其缺礮不能入退營海珠臺以開花巨礮向城轟擊晝夜鼎沸公請於大府募敢戰士四百人駕小艇夜擊之臺高艇低臺上之礮不能及艇而我艇小礮向臺擊之無不中者十二月二十三日夜我軍出隊連環轟擊三時之久直抵臺東勇目關龍率十餘人攘臂先登洋人乃由臺西遁去翌日洋船退出省河民居安堵是役也官弁出入火光中兩月有餘公常駕小艇督戰礮數及於頂絕無所傷七年西北兩江有事兵勇紛紛遣調省中惟林福盛勇九百屯北郭外鄧安邦勇七百屯東郭外官紳議曰外洋兵退已久可以議和太府不聽伍某又請勿令入城祇於城外設公所公使來則督撫出城見之提督來則司道出城見之領事來則守令出城見之不聽十一月英法兩國合師來犯請增兵不許請調鄉團不許十三日黎明以大礮轟城步隊六千撲東門鄧勇七百禦之戰甚力自卯至午傷亡過半不退二更入見大府許以撫軍兵八百助戰十四日兵未出而英人已蟻附登陴紳士請議和沆無成說公乃與南海令

水互鬪案旋息旋鬪者廿年公親至其鄉開誠勸導集紳耆老爲之
理處民皆罷鬪感公恩恆思效命至是公乃設局於城外東山寺曉以
大義僉曰如公約一鄉通賊眾鄉擊之以孝廉馬汝泉主其事期於每
月朔望會集以聯官民之氣人心大定賊恚甚急攻之並屯大隊於南
海神廟均爲鄉團擊走東道不梗轉輸相繼卒得成功甘先之踞佛嶺
市也鄉民從之賊張甚我軍屢挫公招北路紳士之避亂居城者告之
曰賊固烏合焉能成事若子弟多聞從逆事平皆族矣諸紳愕然問所
以治全之策公曰逼脅爲逆許以自新其速傳諭子弟回鄉勿助賊由
官給以保甲牌先回鄉者註明於牌他日入村收捕凡牌內有名者皆
勿殺眾唯唯而賊勢瓦解我軍克其巢甘先竄湖南復爲楚軍所敗率
殘賊三千餘折回鴉湖公以三千人屯慕德里大府以鴉湖匪多且罪
魁必盡殺公力持不可大府怒嚴斥之同事者咸惴惴勸公變計公仍
持前議謂各鄉之不肯應賊者以先有逼脅勿殺之言也今若食言鴉
湖縱無足惜脫數百村反側各路逆酋又從而煽之是堅其從逆之心
而驅之使合己不遵功令罪也遵之而變生罪更大不待再計矣徑召
紳耆復申前約予限捕賊無不歡呼用命計先後縛送逆犯三千餘名

卻之公旋因事交浙閩總督今湘陰栢國查辦奉

旨以道員降補賊襲嘉應陷之公聞警往援省餉久斷諸軍奔馳窮谷中據薯而食冬無棉衣朔風栗冽死亡相繼無退志亦無怨言相國移師松口嘉應復粵賊盪平五年正月至松口謁相國令籌策善後事宜初咸豐七年冬贈公卒於家大府奏請奪情留粵遷延十稔公以軍務竣請假回籍補制行有日矣尋奉

旨馳赴潮州辦理中外交涉事宜是年秋復補粵藩十一月拜福建巡撫之

田粵入閩途中商民環訴抽釐兩起兩驗共抽四次民不堪命下車之始首議減釐二層商民稱便劾福州延平兩郡守吏治肅然兵燹後田畝荒蕪賦額久絀前撫臣奏請清理田賦糧戶慮追舊欠復業者鮮公請以墾復之年起征舊欠悉予豁免於是逃亡者陸續歸業冬調撫廣東公顙懇入

覲並申重補制之請奉

旨俞允八年入都

陛見後即回籍持服百日航海抵粵公以粵東風氣漸歸樸厚獨潮州

華廷傑潛約王太常映斗許太史其光林觀察福盛梁孝廉葆訓號召鄉團爲規復計初六日會於石井之蓼采鄉各路來會者數百人是日定議開局於石井傳檄省外十二縣諸大紳皆許之卒以和議格不行八年粵賊石達開由閩竄陷嘉應圍興甯總督某調卓興一軍赴援自駐龍川督師卓軍解興甯圍賊棄嘉應趨船塘墟去龍川八十里謀報賊欲犯惠州前廣西按察使張某請制府迅返惠州以顧根本公進言我軍雖單而賊蹤靡定應伺其動而疾擊之若大軍遽回惠州軍心一搖不可復振賊大股踵至何以禦之乃止同治三年僞侍王李世賢由江右撲南雄時公已擢廉訪大府奏請以公督辦東北兩江軍務賊攻南雄不克沿粵邊入閩襲武平永定公督各軍擊破之先後收復兩城賞戴花翎四年正月奉

旨馳赴潮州督辦潮防尋擢粵藩仍治軍事公以嘉應相去數百里力難兼顧請派員分辦嘉防大府不許二月行抵三河壩賊酋丁太陽全股下竄扼之於楓朗賊竄平和進陷詔安乃以鄧勇三千營黃岡之分水關禦詔安賊連戰皆捷賊回竄永定詔安下潮防以固而康逆與林逆兩股已由上杭之大沽灘渡河入嘉應界公由潮抵嘉應堅守州城

出孫一世昌孫女二均家麟出公以某年月日葬某銘曰

我筦禺筴步公之後百無一能鈇規是守公治軍旅我攝公篆竭蹶將事不匱輸轉公之服官廿有八年奔馳戎馬遭際迥公向我言援枹痛哭一著棋輸致壞全局不戰不守身為國辱鯨鯢沸波至今流毒我服公量汪汪若海我服公行平平如砥我服公才恢恢有餘我服公功謙謙不居名聞

九重多薦公者蹶而復起公心彌下公之愛民自始至終公之律己有約無豐同譜一人公掌封圻老母在堂驂鸞奚歸前李後朱望垂東粵公也繼之民無異說惜乎暮年乃秉節鉞千秋萬歲請觀此碣

太子少保東河總督喬公墓志銘

方濟頤

濟頤曩在京師因李子皆太守得交於公時公官工部政最簡春秋佳日輒就子皆與予為文字飲坦夷和易脫略形骸並識濬泉溥泉兩丈而亡弟子健來應京兆試亦獲交於公及公典郡擢監司洊躋開府三十年中望尊位顯獨於春明故舊念念弗忘遠道馳書歲時不絕手自作牋情詞肫懇子健殉丹陽之難荷公疏聞於

朝俾邀

九屬強橫如昔歷任有司寬嚴未得其當又罕能廉潔自矢以爲民表率者因借制府瑞麟公奏派方總兵耀及候補道沈映鈴吳贊誠督率弁兵周歷各邑村莊清釐化導手訂章程八條曰別良莠曰禁需索曰絕械鬪曰散鄉會曰查私抽曰清田畝曰明賞罰曰許自新諄諭官紳實力辦理牧令則簡廉能者撫字催科並行不悖甫及二載閭閻靜謐比戶可封於是

朝廷百十萬正供輸將恐後而水陸諸軍待支餉精補發無虧說者謂藍鹿州治潮普兩邑未能如今日布化之速也九年冬調署廣西巡撫公母張太夫人年已八十有三灘河險阻艱於就養公命家孫世昌侍太夫人居廣州公抵桂林整飭邊防翦除伏莽減商釐以甦民困裕餉糈以固軍心昕夕講求不遺餘力蓋無異於當日之治廣管也十年三月二十六日薨於位享壽六十有五公原配楊夫人先卒繼配朱夫人咸豐七年洋人入城之變夫人在番禺縣署聞民間譌言投繯殉難請旌於朝窻室張恭人孔孺人子五家麟候補員外郎楊夫人出先公卒家桂家鳳朱夫人出均殤家玉候選主事加員外郎銜家蘭皆張恭人出女五長適孫次適張三適郭皆朱夫人出四字孫五未字皆張恭人

松江府知府兼攝蘇松太道佐巡撫吉爾杭阿公治軍出奇制勝克復
上海改署常鎮通海道旋卽真除丁父憂吉公規復鎮江奏請奪情檄
辦營務公之初至常州也設保衛總局嚴詰姦宄屢有所獲如守蘇時
吉公師燬身殉潰兵之患甚於上海公亟白當道撥餉十萬赴新豐鎮
招逃亡歸伍散給口糧堅請總督怡良公移師丹陽以固門戶有土匪
受賊指者立禽爲首之姜方槐等十八人寘之法餘勿問是年復大旱
則請免抽米釐與商販護票諄勸富者輸將凡振濟六次全活甚眾鎮
江旣復公仍兼理營務處請設官銀局行鈔票法民皆稱便嗣兼權兩
淮鹽運使行假道法淮鹽由東壩運銷輸課尋丁降服憂大府倚公再
請奪情由是

朝廷知公才擢公運使當是時兩淮引地不通商販四散司庫如洗公
移駐泰州設法招徠每年得課數十萬以濟餉糈擢江甯布政使筦江
北糧臺轉輸不匱威愛兼施消薛成良之患於未萌揚之人汔今猶能
道之庚申江南大營潰長江水師枵腹而譁公與各將領約片帆勿渡
暫由北臺協濟並令沿江民團聯絡聲勢以助水師江北因之無恐江
南避難士民紛紛渡江土人利其輜重卽戕之公於泰靖各港口設巡

賜卹尤感大德迨濬頤量移兩淮適公養痾海陵拏舟過訪驩然道故
自是通問更密公再出山相去太遠尺一往還仍如疇曩乃光緒初元
遽聞惡耗中懷悲悼不能自己公之扶危定傾布澤行惠大江南非萬
口同聲稱道勿衰公與濬頤同庚表揚勳烈傳示來茲固後死者之責
也謹詮次事蹟爲文以埋諸幽公姓喬氏諱松年字健侯號鶴儕山西
徐溝人曾祖玠祖人傑湖北按察使有捕盜救荒治河諸大政書傳於
世乾隆五十八年英國入貢道天津廉訪公時爲觀察宣布

朝廷威德饋遺悉卻之英人敬公馴服盡禮而去嘉慶中英人猶有慕
名求見者而公已歸道山矣父邦憲刑科給事中本生父邦哲直隸遵
化州知州三代皆以公貴

贈榮祿大夫振威將軍妣皆一品夫人公幼穎悟資秉過人道光甲午
乙未聯捷成進士年甫十九以主事籤分工部補鉛子庫主事升都水
司員外咸豐元年典試湖南得人爲盛遷屯田司郎中截取知府揀發
江蘇先權常州未幾調署蘇州時粵寇張甚潮勇潛通上海賊酋劉麗
川圖不軌公偵知之自上官誅其爲首者而人心以定會上海七營兵
潰沿途劫掠金閫戒嚴城晝閉公由水關出撫循其眾安堵如故尋補

數倍者公重加釐定奏明通省暫征折色除解部定價外酌留羨餘以濟公用而陋規盡數刪除民受其福公亦不至重累十餘年官民相安從無一征漕滋事之案蓋瘡痍未復公之所以培養之者深也五年調撫陝西出壽州士民送者相望於道時張總愚擁悍黨西趨橫互於華渭之閒公輕車由蒲渡河取道同朝入境後卽率師渡渭營渭南以守爲戰師未至賊已越渭長驅而入公亟由閒道入省嚴備以待無何陝軍潰於灞橋賊直薄省垣隴回亦踵至城中無一可恃之兵人情洶洶公激厲疲卒登陴固守招集散亡以圖復振奏調劉松山郭寶昌兩軍入秦連敗賊於咸陽岐山富平朝邑捻不得休息與回再合一年之中捻未能挾回以窺河東繫公之力也又以西同鳳所轄地勢平行力申堅壁清野之議令大小鄉均築堡以守厥後湘陰相國統師廓清隴右公竄有預爲之謀者體本羸弱頻年籌兵籌餉心力卒瘁七年春移疾得

請僑居秦州閉門著述繼配劉夫人工書畫雅有唱隨之樂八年劉夫人卒公子然一身惟思報

國九年北上復拜倉場總督之

船防竄賊渡難民并於泰州設局收養病者施藥沒者施棺行者予貲
居者予食事平之日資送回籍故常鎮之人僉曰公父我母我也同治
二年擢安徽巡撫苗逆初平捻匪尙橫任柱張總愚等竄突楚豫以蒙
毫爲老巢公由臨淮進扼壽州外搜巨寇內靖土匪三年冬任張捻眾
十餘萬回窺霍山公檄諸軍隨僧忠王大兵蹙之於英霍之交斬其渠
魁解散黨羽幾十萬逆黨姚紹采徐廣山輩投誠陰謀乘便公不動聲
色捕而殲旃又以雉河集爲捻之老巢議於其地建渦陽縣並建龍山
營於宿之龍山集移鳳臺縣治於下蔡又以皖北幅幘遼闊廬鳳潁道
治不及議分設安廬道於省垣奏入皆

報可六安霍邱之王稀毛猴王庭用爲著名巨憝公又盡禽斬之於是
商賈漸集釐稅日充軍餉以裕公旣除道梗復慮田荒乃買耕牛市穀
種分給鄉農俾資生聚其流民來歸者資遣之與駐泰州日無異四年
淮水漲溢壽州城不沒者三板百姓露處高阜磬磬待斃公廣備糗糧
汎舟以振十餘萬眾得慶再生軍書旁午文教不興修復書院以逆產
充公爲久遠計又與治常州日無異皖省稅則本輕願以規費日增上
下所需取給於此故浮收之數有數倍於正額者且有私收折價至十

一人之私言也某年某月某日葬某銘曰

我初交公兮公則了不異人公之出而典郡兮乃遭際夫遭迤既福三
吳兮又福吾皖建牙樹纛兮經綸大展公爲名臣兮又爲通儒公不驕
人兮中抑抑而外愉愉公所造就兮皆美材狀公生平兮簡而該何以
報公兮曰報公以文字濡禿管兮揮老淚迢迢佳城阻南北兮我思執
紼嗟未得兮如公有幾

三朝宣力兮千秋不朽俾貞珉之是勒兮

湖南巡撫惲公墓表

湯紀尙

陽湖惲氏以節義文章望江左勝國時遜菴傳蕺山學以貞隱終香山
南田諸老蟬蛻鴻蜚滄息天地洎嘉慶朝子居先生以著述匯一之而
祇遙紹衣趾美益篤者有若中丞公公子居先生從子也名世臨字次
山會祖士燠妣錢祖輪妣鄧父敷乾隆甲寅舉人仕浙江海甯知州有
惠政祀名宦妣張梁以公貴
贈封如例公以廉吏子食貧劬學孤清俊立矯然流俗外道光癸卯舉
京兆乙巳成進士入翰林散館改主事觀政吏部累轉郎中記名御史
掌山西道監察御史京察一等授湖南長沙遺缺知府補常德擢岳常

命十年遷東河總督公統籌全局周歷履勘議築隄東水順黃北趨入海爲一勞永逸計惜不果行盛暑嚴寒宣防河次因復積勞成疾十三年十二月聞

穆宗毅皇帝升遐呼號欲絕光緒初元正月奉頒

遺詔哭臨禮成嗚咽過甚昏眩不起掖之入內遂臥床絕粒以二月十四日薨享年六十有一遺疏上聞

九重震悼贈太子少保公無嗣繼弟之子聯寶爲後聯寶甫九齡

恩賞主事公手不釋卷其已刊者爲摩蘿亭札記未梓者緯麕數十卷

賢詩古文辭藏於家接見僚屬雖炎暑必衣冠危坐不揮筆何東洲太史贈句云裘帶輕溫羊叔子衣冠樸野衛文公蓋紀實也在軍治軍書

一目數十行夜分始寢暇與賓僚討論往事講求利弊孳孳不倦其御將佐則解衣推食如家人父子而處變決疑當機立斷雷霆迅發莫可

備視待親故不少吝而不可干以私恢宏好結納而不周旋當路清風亮節卓然可傳於世公薨之後皖紳請於臨淮壽州各建專祠大府入

告

從之昨又聞常州紳士請入祀名宦祠公之遺愛在民信而有徵非予

水錢者亦巨萬終公任支解裕如是時曾公國荃翔師於金陵以一軍
擣雨花臺逆酋李秀成盡銳豨突我軍鉛藥垂盡公立以三十萬斤坵
夷編以東七日而達金陵大功成有擬陳公勞者公婉謝之未幾有巡
撫湖南之

命公任巡撫如治郡降逆賊李幅猷禽黔寇曹元興亭徹宴然專意吏
治以儒術鐫摩之儲積穀杜浮收剔訟蠹飭官方端士習擴學舍民俗
丕革愉頌際百蠻湘人士推公治行擬之趙恭毅陸中丞之倫而羣蜚
刺天遂不安於位矣初公守常德時苦粵警饋給不支集紳商議每鹽
斤增稅錢二濟軍實贖請後行出納紳筦之郡賴以靖至是公爲巡撫
當奏署布政使越次用糧儲道按察使某不能無望請病去言官某撫
雜事入告使臣推問無左驗乃以鹽釐事實之擬上鐫級去官公躬躬
引咎不欲以辨得直一時湘中士大夫翕然推之爲治裝歸焉公爲治
明習文法吏例察下控覈而鉤稽必責其實其撫湘陽同好惡於人而
內實耿介視苟且之政蹙然若叢垢被體者晚居吳下獨居深念猶時
爲國規久遠大臣先後薦達

朝廷亦鑒公忱而公顧不獲延寒暑以待眾論皎然之日俾實覩勇忠

豐道特晉布政使旋奉

命巡撫湖南未幾被誣落職沒後復原階祀名宦公仕宦數十年計必
達至微慮必極至遠持成格以繩崎嶇之情援古誼以削夸毗之習軒
車所泣必嶄嶄有以自瀑皆古勞臣所必爲者在吏部日捐例碎細爲
奸利藪公昕宵治檔冊勤職不劾吏憚其廉泊入諫垣謇諤不阿西南
夷顛顛互市要挾萬端疏兩上悉

嘉納公內嫻朝廷掌故外諳郡國利病於是朝野望大用而公果由郡
守不次遷秩五載而開府焉公之守常德也綜核名實痛革宿習蘇枯
振憊相濡以仁老奸宿賊聞聲栗魄時粵寇蹂躪寶慶郡境牙錯饒闕兵
單譌言雷動公選勁旅以扼奧區設礮船以截要隘亂遂定郡濱沅雨
盛漲飛走路絕西門花苗隄控巨浸勢垂壞公晝夜督畚笈再塌再潰
水沒蹠眾色然駭請休公曰吾與隄存亡矣咸奮築隄完民以安其銳
身爲民謀類此

本朝布政使以牧伯而筦度支軍興後沿江壁壘軍需一資於湖南東
征協饗巨萬紳主出納而官不問誰何公受任司庫移交銀千兩而短
輸六十萬公爬梳簿領釐剔陋規以贏縮相劑節銀三十萬又哀所謂

武漢天下事猶可爲今與俱困於此無益公曰誠然吾亦欲西耳於是羅忠節公以左營屬公累功保知府

賞戴花翎攻蒲圻弟蕃死焉公既痛弟又傷父年高解兵歸旋丁父憂咸豐十一年駱文忠公總督四川調公佐其軍遂以知府

賞三品頂戴署理四川布政使尋授實於時四川久困於賊陷城據邑者數十而藍大順李短達爲最巨公策藍逆悍而李逆之黨多宜先其

悍者急蹙藍逆縣州又躡之丹稜李短達遣黨來援遂擊之眉州進圍青神而潛師擊丹稜大破之李逆以其閒分踞合州定遠要隘勢張甚

公度賊勢緩急應之數殲其軍賊悉眾踞宜賓之八角寨而金陵巨寇石達開自黔竄入蜀由涪州至敘州滇南賊何金壠又分竄筠連高琪

與石逆合公念川賊漸平而石達開之氣方銳今竝注於敘其勢將合併以逞而不可遏急言於駱公請自視師敘州再戰禽石達開旋有

詔督軍陝南就授陝西巡撫時漢中已爲賊踞公力扼巴州而遣輕騎出甯羌復漢中以達長安會關隴饑甘肅回逆出沒北山捻逆又自商

南內犯四川餘匪亦將闖入陝境公承死亡之後灰燼之餘外完疆宇搏擊剽悍推功獎勞而內拊循其民人噓枯蘇困開化勵學政教大行

吐謨之媿也嗚呼悌已公娶梁繼娶戴先後

贈封夫人子五桂孫某官頌孫俟孫梁出炳孫秀孫戴出孫五公以嘉慶二十二年正月十三日生以同治十年六月初一日卒年五十四桂孫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公於武進某某之原具狀乞聲其幽乃表公治節揭隧道使過者肅然知清吏惇公之墓云

陝西巡撫劉公墓志銘

郭壽

公諱蓉字孟容號霞仙姓劉氏世爲湘鄉人少負奇氣能文不事科舉與同邑曾文正公羅忠節公力求程朱之學躡而從之尤務通知古今因革損益得失利病與其風俗及人才所以盛衰慨然有志於三代思一用其學術以興起教化維持天下之敝不樂貶道以求仕進年三十五邑令朱公孫詒陰使其父督就試補弟子員會兵事起與羅忠節公王壯武公治團練里中已而從曾文正公長沙用團練功保訓導曾文正公既克武漢轉戰江西羅忠節公從戰至義甯州上言曾公武昌再陷長江要害盡以資賊誠欲埽清江路以復金陵必自武漢始江西一隅利病非天下所繫請由義甯西出崇陽通城規武昌據天下形勝曾公壯而許之公力言羅軍去吾屬且坐困曾公曰吾固知其然然而復

刻厲築玩易閣讀書其中足不出庭戶七年其志意淵然求古聖賢所以治其身以及天下不幾於化不止也嗚呼此公之死所以重爲天下悲也曾祖循南祖有璋父振宗並以公貴

贈光祿大夫妣皆一品夫人配王夫人子鴻業候選員外郎三品頂戴賞戴花翎麒麟祥出後弟蕃世襲雲騎尉候選同知女四人長適世襲一等毅勇侯曾紀澤次適四川候補知縣陳錫鬯餘未字孫六人公所著奏疏若干卷養晦堂詩文集十四卷思辨錄疑義二卷經史譚論甚蘧皆未成書公卒之明年二月葬白竹山之原子首午趾嵩燾旣會葬退而綴拾所聞以志於公之墓自公父以上世有隱德公父尤恢奇有才識嘗私語威毅伯曾公國荃天下之亂已兆無有能堪此者其吾滌生乎君與湘陰郭公及吾家阿蓉皆中興之資也時天下無事曾文正公以翰林官京師其言若可怪愕而後乃皆驗云銘曰

民勞俗傲賢達孳孳方其未遇與世若遺委心於民羣譏眾媚浩然剛大何有枉撓公起逢掖贊戎操翰扶艱植危手厝之安道申身蹇孰謂非善指讓參回旬宣澮畎所學所行天下咸知意量淵閎朋知莫窺旣沒還官廟堂所惜收功斂實以卽幽宅

贈太子少保諡文勤福建巡撫王公神道碑俞樾
光緒元年冬十月甲戌福建巡撫王公巡閱臺灣還至於省城越十有
三日丙辰薨於位

天子悼焉

詔贈太子少保銜視總督例

賜卹

賚白金治其喪

予諡文勤并

命於福建省城臺灣府城建祠祀焉凡祭葬咸

賜如例於是公之子儒卿等奉公之喪暨其配劉夫人之喪於其明年
之十有二月某日葬於寶應城北之龍首村殷家莊立祭葬碑一準律
令而神道之左禮宜有銘乃以屬樾樾舊史氏也且為同歲生又以長
女女公之次子故誼不敢以辭公姓王氏諱凱泰字幼軒號補帆原名
敦敏字幼徇其先世自蘇州遷寶應之白田鋪遂為揚州府寶應縣人
曾祖諱箴本曾祖妣苗氏朱氏張氏刁氏祖諱曰晉祖妣劉氏父諱瑤
楨妣楊氏皆以公貴累

贈至資政大夫妣皆夫人公自幼有神童之目年十有一四子書十三
經皆卒讀其父贈資政公親爲講授大義十五歲爲縣學生旋充道光
二十三年優貢試於

朝列二等用訓導二十六年應順天鄉試中式舉人三十年會試中式
第二名貢士

賜進士出身改翰林院庶吉士咸豐二年散館授編修當是時粵賊已
自桂林走兩楚東南大擾俄而金陵陷其餘氛及於畿輔

朝廷命將四出未卽克而齊魯皖豫之郊羣盜如毛而起兵疲餉匱勢
岌岌不可支公雖在詞館慨然有匡濟時艱之意改今名焉旋充

國史館

實錄館提調

奏辦院事充咸豐九年會試同考官是科一甲二名進士孫念祖公所
得士也十年丁楊夫人艱彭文敬公知公才奏請辦理本籍團練公謀
於團練大臣晏公端書增勇丁之額而汰其羸弱嚴其賞罰裁浮費杜
侵漁其在公局雖一飯必自齋也敘功加侍讀銜同治元年捻寇突至
公力卻之又加四品卿銜服闋入都充

實錄館協修兼

文淵閣校理

上以公知兵

命赴江蘇軍營而公適丁資政公艱南歸今相國肅毅伯李公鴻章時
爲江蘇巡撫駐上海以公牘調赴營公辭不可遂以二年九月至滬治
營務兼筦釐捐事李公以上海一隅規復江蘇旁及嘉湖公在幕府與
有力焉其受

主知膺大任實始此矣四年五月

詔以道員留浙江補用從浙江巡撫馬端敏之請也至浙攝糧儲道事
其明年赴天津交米卽入都引

見還次河間府而升授浙江按察使之

命下公念浙中新復安良之法在於除莠惟求無枉無縱以稱斯職而
其有大功於浙者尤在三江閘濬沙一事三江閘者所以洩山陰會稽
蕭山三縣之水者也始自明嘉靖中郡守湯公於三江口建大閘有二
十八洞命曰應宿閘歲久不濬閘外漲沙日高三縣之水不得洩民大
困公親往相度掘港開溝使水怒流足以刷沙又禱於湯公之廟其夜

見神燈數十往來開口大聲如雷質明沙泥盪滌無遺事詳公所撰三
江開濬沙記至今浙東人猶能言之遷廣東布政使至則裁鹽米之陋
規罷差徭之供億清州縣之積累覈釐捐丈沙田濬城中六脈渠榜所
居曰儉明簡爲之說曰居官之要清慎勤而已惟儉也故清而不蹶惟
明也故慎而不蕙惟簡也故勤而不煩是三者清慎勤之本也九年遷
福建巡撫甫下車爲六言韻語勸其士以立品勵學勸其民以息訟止
鬪禁火葬戒溺女又以閩俗多淫祀迎神賽會無虛日嚴禁之而尤以
教士爲首務其在粵也粵秀山之麓故有應元宮以祀雷神公卽其地
建應元書院爲舉人肄業之所逾年而梁君耀樞魁天下卽應元書院
肄業士也至閩又仿廣東學海堂例創設致用堂於西湖書院中課諸
生以經學十二年福建鄉試公爲監臨官以閩中場屋積弊甚深痛治
之其始士林狃於故習頗有煩言旣蒞事弊絕風清乃大悅服十三年
春以三年述職之期入
覲於京師行至蘇州而病作請假
許之請開缺不許
溫旨慰留焉假未滿而臺灣事起

詔回任乃力疾行俄而廷臣以臺灣一郡孤懸海外獷悍難治議移福建巡撫駐其地公疏請先履行之光緒元年五月由省赴臺維時炎曦毒霧酷暑鬱蒸公以國事爲重不避艱險臺灣風俗與內地絕異民嗜博無老少皆食鴉片煙又錮婢女至老不嫁公皆作歌以勸化之七月初親詣鳳山時已得痰溼痞滿之疾至八月病日臻尙擬往巡南路颶風作不果至九月乃以疾聞請一月假而劉夫人卒於家公盡焉心傷然不敢以私廢公治事如故十月初以整頓臺地并巡撫兼顧省臺大局事宜入告拜疏後卽內渡甫至省城而疾不可爲矣同治初公入都墜車傷於股氣血衰耗自此始其回閩撫任也本與疾以往又在海外積勞且受瘴癘宜其疾之不起也公不立崖岸而謹守禮法無尺寸踰性儉約雖至敷厯封疆所曳屣者往往猶官翰林時故衣也遇事必綜覈名實然亦無苛求故屬吏多畏而懷之生平一介不苟取故亦不苟與人始或有所望久而知其清況亦多諒之公卒之年五十有三論者惜其未竟所用然在近代疆吏中固卓然可傳者矣公娶劉夫人先公兩月卒于三人儒卿豫卿壽卿孫二人念會念祖公遺疏上

賜儒卿舉人豫卿員外郎壽卿主事念會俟及歲送部引

見蓋

朝廷篤念蓋臣風勵有位意深遠矣樾既撰次其事乃係以銘曰
公在翰林乃玉乃金高文典策庶士風傾公在軍旅乃文乃武運籌帷
帳折衝樽俎公任屏藩善理劇煩自浙而粵遺愛存焉公任節鉞不避
艱孰安內攘外臣力以竭

天子曰咨惟汝予悲賞延於世非予汝私乃建之祠乃予之諡乃祭乃
葬

天子所賜龍首之邨式公墓門凡百有位視此刻文

沈文肅公傳

顧雲

公諱葆楨字幼丹姓沈氏福建侯官人幼時母林輒夜令獨趨闇處已
即從之弗使知以練其膽性沈毅有識嘗言毀譽聽之人禍福聽之天
於世所怵蔑如也生平得力以此道光二十六年進士選庶吉士改編
修擢御史咸豐五年授江西九江府調廣信府受事出河口籌餉而粵
逆楊輔清既自吉安連陷貴溪弋陽遂屬集城下亟馳歸據空城以禦
日持忠義涕泣勞守陴者日不使若獨死妻林亦悉出匳具犒士而
日坐井上弗去語公曰城陷覓妾骨此中矣數日總兵饒廷選至合

軍出七戰皆捷廣信圍解曾文正公疏所稱獨伸大義於天下者也遷廣饒九南道調吉南贛甯道幫辦江西全省團練乞養歸起赴文正公軍未至拜巡撫江西之

命時同治元年也當是之時浙江已前陷湘陰相國左公往援而楊輔清李世賢席方張之勢聯安徽江蘇各逆共窺江西冀斷其後路公既隨機禦之俾餉源弗絕楊輔清等旋以徽浙糧盡議非通楚粵道不可通楚粵非破江西不可於是益要劇賊黃文金出死力四突公指揮諸將大小數十百戰賊卒不得逞既以屏蔽楚粵矣而徽浙管鑰又實執之東南底定繫江西與掎角焉而所行堅壁清野法尤得治賊要領粵逆之橫行東南也我民人皆其兵我積貯皆其糧惟壹意豕竄狼奔寢至不可制自公於廣信教民堅壁清野捐千金爲倡相其地勢有山依山有水依水大鄉自爲一堡小鄉合數鄉爲一堡周圍如城中設倉廩廬舍有事丁壯憑堞以守賊掠無所得其勢乃稍稍衰公雖處戈矛皇擾中以謂亂源所導自乎吏治吏治不飭兵端不息故於驕兵悍將無所假貸而懲猾吏尤力三年江甯復逸賊入江西者殲之獲僞幼主洪

福瑱

賞一等輕車都尉世職加頭品頂戴母憂歸服闋總理福建船政政
爲亙古創舉濱江廠鵠積數十區所需鉅材若機器皆購自萬里重洋
之外殊形詭製駭愕心目而攻金攻石攻木者華夷雜役日以千萬計
公一身綜之籌帑考工無晷刻暇又時進夷之監督若匠氏而馴擾焉
使盡心力於我數年我之與役者亦漸稔習其法能自爲先後成萬年
清輪船若兵船二十餘艘中國商民之利始不至盡罔於外夷而海防
亦差有所藉矣十三年日本事起

命巡視臺灣辦各國通商軍務比至倭夷已登岸社番並伺隙以動而
臺灣一島孤懸額兵無可用姑據理責之且宣示

國家恩德諸社大喜請受要束如初倭氣爲之奪於是築城修壘調集
諸軍爲戰守計會倭夷遵約解去而獅頭社凶番竊事狙擊者旣剿然
後撫之闕南北中三路榛狉疏請福建巡撫移駐焉增設一府三縣悉
革其營制弗善者事竣拜兩江總督之

命時光緒元年也兩江總督兼領南洋大臣中外事宜旣多所交涉而
河漕鹽三大政若一切吏治繁劇甲於天下雖以威望素著者當之所
行不必皆當公遇事獨慎所發一發輒不可回

朝廷既雅信公張弛所宜疏上輒

報可屬吏亦奉法唯謹數年中不聞有明目張膽挾其奸欺苛暴貪婪儼然肆於民上者兩江吏治稱極盛焉二年安徽法國教堂毀教堂夷以奉所謂天主誑致無知聽講其所而作奸犯科者所在多有釁端以之日開

朝廷或命疆臣所在或別命他疆臣爲讞正一時所由類無不仰體包荒之德曲示不校非盡以劫持恫喝爲故往者雖中興元臣於直隸一案不得不委曲求全焉獨公始撫江西時會城教堂爲民毀夷必索倡首誅之然後議復設且聲言否將以兵船來公疏陳復設民且復毀倡首亦無主名惟自請交部嚴議而已並言若徒懾之以兵威期收效於旦夕則匹夫不可奪志萬眾同心背城借一惟天所授勝負何常夷卒無如何受所予金以去至是建平客民復與教民鬪而宣城甯國廣德諸教堂因之俱毀頗有殺傷當是時所在有司人人惴恐以謂若循直隸暨雲南故事必大誅殺乃已公曰奚事此而於一二耆民夷所指爲主使者爲疏辯其誣且曰縱疆吏欲借以銷案奈聖世不應有冤民卒如法治之夷亦讐服不敢恣所要如他疆臣矣世

謂治民教互爭者皆頑愚無識之民卽何至區區以義死公好謀能斷
爲政期切實可施行不飾爲條目事所當否侃侃然持之無所奪所屬
道直隸乞鉅公書繫援謝曰若人雖政府諸王無以私浼者部民或覲
意旨請建林文忠公祠曰公予外舅也建祠事非所宜聞所親以乏告
請商兩淮公立奉千金曰旣相與媼姪誼當通財若辦鹽則俟我去官
其可被劾者或劫以鬼神之說笑曰苟中冥罰何所於辭豪家怙勢事
瑣不足上聞則懲其奴使鳴鉦過市自號所由爲屏息不敢肆儉素自
飭俸所入隨盡領封疆十數載無一椽一畝之殖夏日所治事室木榻
絺布帳竹枕簟一蕉扇一几官文書數十百束印泥一硯一筆墨一已
矣有最幼女婿來親迎簪珥之屬弗具假之幕僚子所衣率絮袍布襪
服近世未有也以病請告數矣五年始入覲

皇太后語以時事艱難勿萌退念感激自厲雖病不復卹縣憊中猶力
疾擁衾坐治官事弗少休其冬薨於位年六十有奇

贈太子太保

賜祭葬官諸子有差諡曰文肅
顧雲曰公治兩江五年所誅殺以數千計嘻何盜賊之多耶然大難初

夷人心多習亂逸賊若散卒構焉制防少隳挺然起伏莽中易易矣治亂國用重典公儻以此不然豈以是知人不欲多若嗜殺者所云耶古大臣不得已苦心往往多所疚嗟乎此知人必論其世也

又沈文肅公事略

李元度

沈公葆楨字翰宇一字幼丹高祖自浙遷閩遂爲侯官人道光丁未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咸豐四年改御史時曾文正公帥師克武昌有旨命署湖北巡撫公奏曾某躬典水陸軍宜乘勝東征不當羈以吏事疏上

詔別簡巡撫文正亦具疏辭

文宗手敕報曰朝廷早見及此也公以賊所過無不殘滅疏請令州縣吏主兵而責以戰守部格不行然

文宗特達之知自是始五年出知九江府郡久淪於賊曾文正檄充營務處六年署廣信府當是時江西列郡皆賊踞自會城外惟贛州及廣信僅存

詔督學侍郎廉兆綸典信防侍郎赴郡屬之河口勸民輸餉以公從別賊楊輔清率黨萬餘自吉安破新城瀘溪金溪連陷貴溪弋陽防軍敗

潰廣信岌岌公兼程返郡至則城門洞開官吏軍民走且盡公夫人林文忠公則徐女也讀書明大義盡遣其子女僕婦而堅留以俟公或給之曰太守已避地崇安矣夫人曰吾夫子不出此也語畢而公至士民請公出城暫避圖後舉公笑謝之總兵饒莊勇公廷選領浙軍駐玉山閩人也公未歸時夫人代公作書乞援饒公許之然相距九十里無民夫運軍械勢萬萬無及夫人日坐井眉躬執爨與公相對待盡而已忽大雨水驟漲饒軍登舟半日至先是賊謀至巷無居人歸告其酋謂此囊中物耳賊亦避雨與安留一日詰旦薄城則旌旂徧樹城上賊氣沮斬謀者悉銳圍攻游擊賴高翔畢定邦等啟城決戰凡七捷斬馘近千賊解圍遁士民慶更生公以此名聞天下曾文正上公夫婦城守狀謂軍興有年郡縣望風逃潰惟沈某能獨伸大義於天下云七年遷廣饒九南兵備道加按察使銜留筦信防賊數犯貴弋又從閩中出犯廣豐玉山公聯絡客兵擊走之賊圍衢州數月卒不敢犯江境安仁馬家村地險惡奸民負固稱亂擅殺人擄人口勒贖抗糧五載公帥練勇三百人討之匪黨抗拒縣令以兵少止公行不許請濟師不許卒奪其隘火數十家村民縛首犯以獻立誅之盡完逋賦眾始知有

國法大吏夙忌公遇事掣其肘公以親老乞養歸士民數千赴行省乞留不得請則擬擊登聞院鼓釀金爲行者資會有

旨調饒公贛南總兵接治信防饒公故有德於信者公始獲成行十年

詔公仍治廣信防務尋有

旨補贛南兵備道公以親老辭十一年冬

詔公赴曾文正安慶大營辦理軍務封翁趣公應

詔同治元年正月抵甌甯奉

旨超擢江西巡撫卽赴新任毋庸來京請訓抵鉛山奉

寄諭朕八閩沈葆楨德望冠時才堪應變是以超擢巡撫又以其家有

老親因擇江西鄰省授以曷寄風土不殊迎養亦近將來懋建殊勳尤

足光榮門戶以承親歡經朕如此體恤如此破格委任諒不至仍以養

親瀆請朕亦必不能允也公奉

詔感泣馳泣章門疏陳許

國以身義無旁顧俟大憝就戮寰宇廓清再申前請歸養奉

批答有忠孝性成之衰當是時杭州已失守吳越賊聯爲一氣曾文正

駐軍皖南軍餉仰給於江西今爵相左公時方爲浙撫由江規浙而僞

王李世賢楊輔清等席方張之勢畢力犯江西冀斷皖浙餽道公躬赴
廣信督防教士民以堅壁清野捐廉俸千金倡築塞堡送黨分途竄擾
公激厲主客軍若江誠恪忠義之精捷營劉果敏典之克勇營道員席
寶田之精毅營督糧道段起之衡字營道員王文瑞之老湘營王德榜
之長左營屈蟠張岳齡之平江營知府王沐之繼果營參將韓進忠之
韓字營劉勝祥之祥字營臬司劉于溥之水師並循公方略遵調遣所
嚮克捷元二兩年悍酋黃文金李遠繼古隆賢賴裕新等以皖浙乏食
分踞廣饒邊境先後爲諸將所敗論者謂保固後路俾江浙兩路並得
葺功公之力也當軍務方殷適有法蘭西教堂被毀之獄
嚴旨詰問主名公疏稱事繇公憤萬眾同心百計推求終無端緒總繇
疊臣疏於防範所致自請嚴加議處

詔置不問外夷亦懾服無辭而士林則感頌次骨矣同治三年江甯賊
勢蹙分竄新城南豐建昌撫州及德興樂平玉山弋陽等屬公皆遣將
擊走之五年六月官軍拔江甯江軍亦克崇仁雩都肅清廣信府境會
江甯逸賊僞侍王李世賢僞康王汪海洋等繇湖州越廣德分道竄入
江西提督鮑公超率所部來援疊克金谿南豐新城而僞佑王李遠繼

偽玕王洪仁玕偽恤王洪仁政等擁偽幼主洪福瑱竄至廣豐鉛山疊
爲諸將所敗福瑱鬚髮潛逃經席寶田追至石城之荒谷禽之
詔賞公頭品頂戴一等輕車都尉公推功諸將並以曾文正左爵相濟
師協餉始得轉危爲安疏請收回

成命

溫諭不允復以親病求開缺申大懇就戮仍求歸養之前請也得

旨賞人獲六兩仍不允四年請假回籍省親一肩行李如始至之數會
文正歎爲不可及及抵里已丁母憂公撫江三載肅吏治繩悍將民有
冤抑來愬者立爲剖決每夕漏四下不休中因籌餉用人與曾文正意
見不合

詔引廉藺寇賈前事助以共濟時艱公之孤忠格

天所從來久矣六年奉

旨充總理船政大臣船政之議發自左公謂非公莫肩其任公疏辭不
獲乃請俟釋服後出而任事設船塢於距會城四十里之馬尾山麓地
曰中岐鳴內濱江者爲船漕若鐵廠輪廠機器廠斲木廠之類皆參列
其後以洋將日意格爲監督德克碑副之事係勅舉百緒繁興機器來

自外洋殊形詭製相顧瞠目旁觀者思不克終事禍將無底公與日意格等堅明約束限五年告成署布政使周開錫充船政提調爲匿名帖所牽涉延平守李慶霖向充船政局員總督劾其專事趨承請奪職勒回籍公皆抗疏力爭且云船政雖係總理王大臣所奏請而自強之道斷自

宸衷爲臣子者均宜激發天良以紓

宵旰臣官非言責分屬部民然船政係臣專責死生以之乞

諭周開錫始終其事李慶霖仍留局差遣皆得

旨允行藩胥某遇事玩抗公以軍法數而斬之眾大驚已而大服八年

五月第一號輪船成公親出洋試演遣官駛赴天津請

旨派大臣勘驗皆如法未幾二三號續成乃奏派輪船統領隨時訓練

以專責成九年丁父憂

詔百日後仍出任事公疏請終制

諭令素服從事公以病辭乃

許終制十一年十二月服闋始復出前後造成兵輪二十艘曰萬年清

日鎮海曰湄雲曰海鏡曰揚武曰飛雲曰安瀾曰靖遠曰振威曰伏波

曰福星曰濟安曰永保曰琛航曰大雅分布各海口勦立拉鐵打鐵鑄鐵輪機水缸諸廠開學堂二所選幼童之敏者居之分習製造駕駛諸藝所學皆成尋議酌改船式挑匠徒試令自造不用洋人監督因疏陳善後事宜非公精心果力船政必不能成也居亡何而有巡視臺灣之役臺地孤懸海外舊設一府三縣二廳隸於臺灣道其臺北生番未入版圖也十三年夏有日本船避風來泊爲生番所殺日本調集兵船藉辭生事覬覦臺北番社地有

旨命公巡視兼辦各國通商事務公聞

命卽行寢不及旦當是時倭兵已登岸結營伺隙而動公據理詰責之仍招諭生番諸社宣布

皇仁番族願遵約束倭人爲之奪氣乃修城垣築礮壘練營勇繕軍械不先開釁端而無日不爲戰守之備會提督唐定奎帥銘武軍渡臺眾心益奮倭人遵約撤兵乃通籌善後事宜請仿照江蘇巡撫駐蘇州例令福建巡撫移駐臺灣兼理學政疏陳十有二便且云從前官吏所治祇濱海平原三分之一餘皆番社耳今綜前後山計之可建府者三建縣者十事之當勦始當變革者非十數年不爲功且化番爲民尤當行

之以漸必須巡撫主持大局乃能綱舉目張爲

國家億萬年之利得

旨允行遂分南北兩路開山南路以同知袁聞柝副將李光等任之自
崐崙劫至大石巖直抵卑南北路以都司陳光華總兵戴德祥等任之
自新城至大清水溪大濁水溪直抵岐萊統計二百里有奇地極荒險
日光不到古樹慘碧陰風怒號各有凶番抗拒經我軍搜剿互有傷亡
亦有良番叩營乞撫願爲嚮導因建礮堡十二礮臺六屯兵以鎮之琅
瑯者故相福文襄郡王征林爽文時駐兵處也其地可爲縣治公親往
察勘疏請築城設官添建恆春縣以鎮民番杜窺伺遂順途按視淮軍
凡陣亡及染瘴死者皆躬奠其柩眾爲感奮尋爲前明延平郡王鄭成
功疏請

予諡建祠以作臺民忠義之氣

許之初臺灣郡城經風雨坍塌千餘丈公疏請修築並建礮臺於安平
海口又內地人民渡臺及臺民私入番界向有厲禁公以臺地後山急
須開墾疏請弛舊禁以廣招徠臺事粗定船政急待報銷公於是年十
二月內渡會獅頭社凶番滋事狙殺游擊王開俊因而琅瑯各社亦有

異心公復於光緒元年二月抵臺檄提督唐定奎等伐木開道步步爲營四月官軍攻破竹坑本武及內外獅頭等社悉楮其巢於是脅從各社悔罪輸誠次第就撫唐定奎示約七條曰遵薙髮編戶口交凶犯禁仇殺立總目墾番地設番塾皆稽首聽命而其分路開山者非路已抵吳全城中路已抵茅埔各軍鼓勇深入蓮花港南北兩路番社皆震懾就撫計自蘇澳起開路至新城凡二百餘里至秀姑巒又百餘里乃奏設臺北府隸縣三曰淡水曰新竹曰宜蘭其噶瑪蘭通判則改爲臺北府分防通判移駐雞籠山又請將原駐府城之南路理番同知移駐卑南駐鹿港之北路理番同知移駐水沙連各加撫民銜以資控馭疏陳營伍積弊請概歸巡撫節制以一事權又以臺北產煤請購外洋開煤機器以興長利并請減煤稅又以蘇澳及安平海神顯靈效順請各加

封號

詔皆如議行七月疏報凱撤淮軍而總督兩江之

命下矣公疏辭不允於是年十月蒞任下車卽承審前任留交巨案兩造皆驕蹇宿將膠葛變幻各執一辭公反覆究詰乃弭首貼服論如律爲地方興利其大者則有修河隄行海運緩開關籌積穀拔罌粟減賦

則禁民間厚殮增書院餐錢諸政整頓鹽務則有規引地清老堆浚鹽河諸政於江海防務則有請緩裁營之疏合操兵輪之疏議覆礮臺之疏歸併旂昌洋行買斷鍊路之疏而皖南教案尤中外交涉之最棘手者終能力持公道愜服羣情公之心力爲已瘁矣會連歲旱蝗至於寢食俱廢盛夏步禱烈日中兼旬不少休息於捕蝗尤三令五申性命以之許州縣動用帑項作正開銷防營則籌款給之入冬輒下搜挖蝻子之令不淨盡不已營縣皆實力奉行蓋蒞任後無歲不蝗而從不爲害公之力也屬吏有不稱職者劾去之賢能著績之員則推心置腹不少掣肘人忘其勞治軍嚴而有恩自統將迄士卒咸樂盡死力淮徐等屬莠民夙稱獷悍亂後尤甚公遇案懲治謂去一豺狼則鹿豕之脫其牙者不知凡幾於是盜案爲之一清伏莽者相戒不敢發良懦恃以無恐積勞成疾兩次疏籲開缺迭奉

優旨不許自陳受

恩深重義無所逃但入冬卽須避風密室而文武各員司浚河搜蝻之役者皆奔馳冰雪之中王事獨勞耿耿內媿且精力頽憊日甚設辦理未能妥協一身之重譴不足惜如大局何實則力疾從公每事皆苦心

焦思無少罅漏三載考績奉任事精勤不辭勞怨交部從優議敘之

旨五年四月述職入都面奉

皇太后懿旨時事艱難毋得遽萌退志上窺

宵旰憂勤自是絕口不言退字而舊病之劇甚於往年萬不獲已復籲

開缺遺疏惓惓於鐵甲船一事病中至形諸嚙語蓋公謀之數年以款

絀未得藉手者也十一月初六日卒於官年六十公生平學在不欺凡

事必求心之所安自少至老如一念自言在廣信時已分萬萬無生理

以故當存亡利害之交輒卓然有以自立而經理庶務不操切不張皇

絕去世俗瞻徇之見體不耐舟楫臺地風浪之險甲天下兩次東渡雖

甚眩暈呻吟而志不少餒自鳳山犒軍歸黑夜乘舴艋登岸舟幾覆未

嘗憚勞也義有不可者毅然見於詞色

朝廷數以時政下詢公侃侃獨持正論不事摸稜而虛懷善受慮以下

人推賢讓能惟恐不及自奉極儉約廉俸所入隨手散給族戚輒盡遇

地方善舉鄰省振恤必解囊為之倡卒之日不名一錢僚屬相顧失聲

市井鄉曲之民所在巷哭遺疏入

諭稱其秉性沈毅練達老成實心實力整頓吏治保惠民生

追贈太子太保入祀賢良祠政績

宣付史館

賜祭葬

子諡文肅並准在江西省城及立功各省分建立專祠未幾徐州府士

民請建專祠

允之子七人長璋慶附貢生

欽賞舉人襲一等輕車都尉世職次瑩慶附生

賞主事次璘慶次瑜慶附生

賞主事出嗣叔父次璿慶瑤慶琬慶孫八人曾孫一人

蔣果敏公別傳 宋孔彰

蔣公益澧字薌泉湖南安福人也少不羈不為鄉里所容逃之四方咸

豐三年入軍旅初從王壯武公珍後隸羅忠節公澤南戲下勇毅常先

人羅公奇其才收為弟子屬統五百人從戰江西有功復從援武昌與

唐君訓方丁君銳義大敗賊于豹子海六年六月寇自樊口犯葛店公

獨將六營逆戰破之追奔至樊口大小數十戰皆捷胡公林翼每歎其

勇累功敘知縣加同知銜公嘗議軍事於羅公前李公績賓字公曰薌

40

331

泉如何公亦字李公曰迪庵意欲相統邪性剛猛與李公殊尙及羅公
亡李公代將公屯魯港寇大攻之請援中軍李公報曰力不能相救守
走惟公意公大沮卽升瞭樓撤其梯惟置旗鼓下令軍中曰賊勢盛吾
死此矣諸君欲走者自去眾不肯負公誓死守寇攻一日引去公於是
告歸悒悒不得志久之虜西土寇蠶起省城戒嚴告急於湖湖南宿
將盡出征巡撫駱公顧左右無可屬以兵事者又廣西遠且貧咸不願
往惟公請行駱公大喜公乃將千六百人南援七年五月至全州三戰
三捷寇奔還聚興安遂圍之駱公先已遣段君瑩器將祁勇千人助公
遣江君忠濬將千餘人自新甯來會師於是興安寇增召靈川寇拒官
軍公合擊大破之復興安靈川餘賊合平樂賊據城死守用戰艇依水
通糧築屯平樂北二塘墟沙子街阻險自固公盛兵攻沙子躬率精兵
踰山出楓林石峽衷寇二屯間背擊之因燒寇艇遂破沙子屯與江君
忠濬等分軍公繞二塘攻城南江君緣水進屯城北寇旣失險皆還保
城桂林東南北寇連敗勢衰羣盜分屯柳潯梧慶遠各自爲部不相援
應十一月克平樂累功擢巡道當是時湘軍鋒銳甚公爲名將巡撫勞
公崇光奏留督軍駱公奏助軍餉銀月二萬於是議增造戰船募水師

自長沙造船六十餘火藥七萬餘斤以益其軍明年公軍屯桂林
詔署按察使時東南軍事棘竭兵餉於吳楚未遑問廣西事而廣西瘠
貧兵食少故不能滅寇率假招撫以愚羣盜官軍土寇相蹂橫行省地
吏不能詰院司寄坐城中守城將皆盜魁人人寒心公至乘湘軍威悉
案誅桀黠者易置守軍然後巡撫以下坦然安枕遂以次討定潯梧慶
遠賊府縣官始治民事徵租稅如平時惟柳州賊屯踞蟠固自以水師
不能至四出游奕連結洞砦公計戰船當由灘浮鬱泝潭水回復千餘
里象柳閒岸狹湍急不利水戰然不絕水斷渡則賊不可取乃具舟修
仁令軍士舁負三版小船陸行九十里置洛青水中載礮建旗鳴鼓下
薄州城南門扼其津渡城寇山盜不復相應遂克柳州無何連州寇復
據賀公遣將往攻敗挫公自將攻之亦不利寇圍公軍初公屯賀有德
於鄉民故鄉民劉鴻生等集團丁救公遂得潰圍出退屯柳州九年春
僞翼王石達開入湖南所過緣邊姦民皆相扇動前隊掠全州勞公檄
公回援公分軍屯柳自將二千人還省城勞公遷督兩廣曹澍鍾爲巡
撫公代爲布政使七月永明土寇出恭城公出扼平樂寇北走灌陽合
全州來寇掠興安直攻省城眾數萬公急還軍頗飢疲學政居城中亟

詣公問方略公大言無所詘學政因上奏劾公侵餉玩寇巡撫亦請援

湖南

文宗詔湖南赴援降公道員八月劉公長佑蕭公啟江援軍至公裨將

蕭榮芳亦自柳州至會城下寇解圍遜十年五月公拔賀縣

詔授劉公長佑爲巡撫仍擢用公爲布政使同治元年浙江事急曾文

正公奏薦公助左公宗棠

詔改補浙江布政使公將所部八千人往公自至廣東請餉於勞公勞

公念公舊功資給數十萬故度嶺軍容甚盛公亦懲前事更折節惜名

譽度量殊矣秋七月至衢州以部將高連陞熊建益分統左右軍明年

克金華拔諸暨復富陽自是左公軍勢大振以次平定浙中郡縣至三

年二月遂克杭州

詔賞穿黃馬褂左公督軍赴閩公署巡撫招流亡務耕作停關稅減民

賦儲財用實倉廩毀淫祠建書院尤輕財好士凡善後事宜百廢具舉

一時翕然稱之未幾

詔授廣東巡撫亦多善政施實德於民後以事降官乞病歸光緒初日

本擊我臺灣生番啟釁

紹起公將屬以邊事公至京師病卒後五年梅公啟照為浙江巡撫奏
浙民請建祠於西湖

詔可

予諡果敏公天姿豪邁功名既成復折節讀書禮下才士嘗曰昔漢寇
恂拜汝南太守盜賊清淨郡中無事乃修鄉校教生徒聘能為左氏春
秋者親受學某豈不能因延杭州二拔貢生在廨講論躬師事之憾年
少失學未習科舉文乃日課一篇詞義卓然後二生以公事干請公許
之告薦者曰師命固不敢違然愁後來難繼為我敬謝先生於是二生
辭而去公厚贈焉人皆曰宜凡孤寒無依待舉火者常數百家破城獲
賊窖金數十萬盡散為善舉道路歌頌去浙時士民炷香手頂追送如
雲至有下泣者去粵東亦如之廣西民亦感公平羣盜首功所至築小
堂以祀山谷間往往而有

又蔣果敏公家傳

王先謙

公姓蔣氏諱益澧字薌泉湖南湘鄉人也幼孤貧長負奇氣不偶流俗
咸豐三年曾文正公國藩治鄉兵湖南公甫冠從焉破粵寇岳州敘從
九品羅忠節公澤南偉公能四年增募湘勇以公將左營從復湖北黃

梅晉縣丞進規九江破賊白水港小池口五年賊竄江西公從羅公赴援復弋陽縣廣信府義甯州城晉知縣胡文忠公林翼疏請羅公回援湖北公從克崇陽蒲圻晉同知直隸州

賞花翎從圍攻武昌省城迭破賊洪山漢陽門沙湖紫金山小龜山麥門橋分軍自將馳擊敗葛店援賊克武昌縣省圍堅完公功爲多晉知府母憂歸七年廣西賊熾乞援於湖南巡撫駱文忠公秉章檄公統軍赴之破賊全州復興安靈川晉道員

賞巴圖魯號艇賊李文茂踞柳州分黨陷平樂公逆擊走之八年公自蘇橋進師別由雒容陸路舁船入洛垢江徑襲柳州賊以爲下游悉破大驚出拒斬馘數千文茂宵遁遂復府城

賞布政使銜署廣西按察使復慶遠

記名按察使赴湖南募勇潯州賊乘虛上犯聞公歸卽遁九年授按察使旋晉布政使公在軍分甘共苦得士死力蘊智含剛眾莫能測潮州勇目謝楊王昌十數輩屯省城驕恣不法賊屢犯省會楊等暗通賊莫肯效用公請於巡撫治具宴集酒半悉禽斬之輯誅其黨與賊酋石達開自湖南竄廣西公意平樂空虛統軍往賊已攻城奮擊敗之賊走灌

陽徑犯桂林公疾馳還省遣水軍奪賊木筏絕其東竄與道員蕭啟江等更番剿擊賊竄江西桂林以安公壯年盛氣抗論兵事於同僚多陵忽學政李載熙嫉之以賊犯省城撫事疏劾降道員十年賀縣賊酋陳金缸分擾昭平平樂公連破之畫眉嶺公會墟大灣嶺復賀縣賞還布政使銜進克下郢堅巢賊走潯州以按察使記名十一年復授按察使會廣東水軍克潯州賊黨悉平復布政使原官

浙當一路

詔授浙江布政使同治元年閏八月抵衢州遣將高連陞克壽昌拔蘭谿西裘家堰七大壘羅埠賊內應夾擊破之進攻湯溪大小數十戰殺賊數萬二年復湯溪龍游金華府城別將克紹興蘭谿浙東平

賞珍物交部優敘公渡江而西圍富陽屢破賊援剗堅壘數十克其城偪杭州十五里而營三年盡破城外卡壘降海甯桐鄉拔嘉興城外賊壘杭賊勢孤三月克杭州

賞黃馬袿雲騎尉世職公分軍克德清石門會蘇軍克湖州賊首洪福瑱就禽

上以公平浙功最晉騎都尉世職左公督師入閩

詔公護理巡撫公與左公相得甚每復城得便宜置長吏節軍食羨餘活窮黎既莅杭省益請於大府撫傷振乏首建府縣學復書院豐給優禮以徠生徒免廩稅減田賦吏兵占民舍者還之市肆訢訢巷陌充溢温台諸郡盜出沒誅其魁桀禽湖州槍船首惡餘編籍互保港汊晏然行旅無警數十年未有也既攝撫篆勅貢院開科舉隍淤湖葑咸就疏豁造船運濟百貨流行海塘鞏致斥鹵可藝杭人德之於其去多泣送者五年

詔赴廣東辦理軍務二月授巡撫疏言太平關稅康熙中巡撫監收乾隆時改隸南韶連道近歲收不如額半耗於苞苴臣與各官署得銀四萬餘兩請裁禁復舊制肇慶五坑客民與土人械鬪累年踞寨戕官公討平之投誠者處之高廉諸府賀貴諸縣別爲客籍二十人赴試入學一名亂遂已與總督瑞麟不協以病乞休

優詔不許尋爲瑞麟所劾事下閩浙總督吳棠劾公任事徑情未能推求例案鑄三級劄赴左公軍營七年授山西按察使病免十三年

召入覲公力疾入都十月卒於蕭寺年四十二

續碑傳集卷二十七
詔復原官照巡撫例賜卹政績付史館尋

賜祭葬

予諡果敏浙江建祠子德椿

賞刑部主事

前史官王先謙曰公以孤寒拔起閭里與其鄉先達意氣許與如雲龍之相從剗亂扶傾無往不利遂以廓清區宇名光竹帛何其盛也然公才氣蓋世不能僂俛徇時遭同列齟齬再擠而隊之功名之際危機隱伏同人則亨詎不信哉其聰明仁愛出於天性隨宜措正動合大體勞來安輯之功浙人到今稱之世徒美其武略測之淺矣

續碑傳集卷二十八

江陰繆荃孫纂錄

同治朝督撫

誥授光祿大夫劉公墓志銘

郭嵩燾

公諱嶽昭字蓋臣姓劉氏湘鄉人自曾文正公以侍郎居憂奉

命治鄉團毅然自任討賊用戚氏練軍法簡民兵教以句卒束伍節制

之義而求忠信能讀書史者與其生死於是士之立名義者雲會景從

天下蒸蒸而得之鄉里尤多若羅忠節公王壯武公李忠武公李忠毅

公彭壯節公蕭壯果公及公從兄武烈公皆起諸生位開府特進而公

獨任封疆督撫十餘年位尤尊年尤高公始出佐蕭壯果公江西未知

名每戰料敵先登壯果公奇之俾領一軍日果後營壯果公假歸遂以

軍事屬公轉戰瑞州臨江之交比有功由府經歷縣丞保知縣累保同

知知府加晉道銜

賞花翎會石達開分黨自江西竄湖南公移軍茶陵備之而賊已直趨

寶慶湖南巡撫駱公檄公馳援至柳家橋遏賊東路賊勢方東趨奮死

力爭公堅營與盪決三日賊至輒披靡力咋不得出已而諸軍竝集賊

進退窮沮突圍去於是公名大顯石達開已出廣西折而北西趨綏甯城步掠龍山入川公日夜倍道馳躡而躡之賊不得喘息駱文忠公檄公從入川始至夔州適陳玉成陷隨州湖廣總督官文公以公距隨近檄使援急旋軍隨州時川寇方熾李秀成復犯江西曾文正公駱文忠公皆注意公勦辦羽符交下公以攻城不可委去以餒人心且軍動賊氛遂張荆襄大勢俱震爲患劇力持圍隨之議攻圍益急使降將劉維楨聞賊誘致之設伏蹙其眾殲焉遂復其城晉保道員按察使記名加布政使銜

賞鼓勇巴圖魯自是亦遂以平賊綏定

國家爲己任專意西向是時川東西羣盜如毛不可爬梳大者數萬人小或數千各立名號踞城以抗官兵叫呶四應而石達開以二十餘萬眾趨石砭以窺涪州李復猷亦由黔入川謀與石達開合蓋皆江南悍賊渠魁意在擅地非他寇比宜急先此兩賊餘賊可以徐理也尤宜力阻遏其軍使不得合併至則擊石達開涪州又擊之綦江連擊之合江長甯興文所擊殺動數萬人川東以安力保敘南扼石李兩賊之衝四川布政使劉蓉遂以禽石達開雅州而公亦補授按察使旋擢雲南布

政使駱文忠公前後奏留防川皆不遣禽斬賊目有名號者曰肅王曰白侯曰鄒王凡十餘股石達開餘黨竄陷陝西漢中府公又躡之甯羌盡復漢中各城於是石達開餘黨斬刈以盡而川匪亦平滇黔各匪之擾川者竝集於黔黔患益棘川防驟不可紓駱文忠公奏請援黔而專其責於公川黔壤相接時綏陽陷於吳元彪正定陷於朱大王皆當蜀邊公擊破正定州城而綏陽守益固公視城北天台山高峻俯矚各營賊嚴兵以守凡所據關隘十餘盡擊奪之獨天台山負險不下乃列陣其山前而從山後徑梯緣而上平其壘列戍分屯綏陽失山險遂降賊劉崑山者梟桀有名轄遵義百餘寨黔西七十餘洞仁懷三十餘寨勢張甚公戰禽之崑山請歸諭降遵義川西悉平旣降綏陽而綏南徑遵義以東亦平黔西北路始通奉

命巡撫雲南方行又奉總督雲貴之

命雲南大亂二十年民回擾攘不相保持公曰此孱民忿起相毒整當以德綏不當一以芟夷示武下令釋兵歸誠者弛其罪負固不悛則摺擊之旣至三年迺東迺南所失各城盡復同治十二年以述職

覲京師適歸道病言官論其稽留罷歸公性沈毅遇事深籌熟計有發

必告無有回惑疑難同官屬吏傾誠相與粹溫和夷情意常有餘巡撫
岑公負氣喜兵公至卽罷遣其軍凡有部署征伐一推岑公每有調發
進止方略必悉究論始終若計其私岑公亦心折首肯自以積功至總
督始一受事在軍久厭兵又閱民氣敝耗公私赤立吏道苦雜則一以
課吏爲事督開墾招流亡視吏勤惰爲黜陟度時量力動無過舉尤汲
汲務興學復書院勸厲人才人人感激思奮其治軍治民務除苛煩充
然若有得者言者以是賢公而惜其退之非其咎而益以追歎其賢公
生於道光四年甲申歲又七月二十五日卒於光緒六年癸未歲十一
月二十三日年六十夫人彭氏子三人鎮楚署廣東高廉雷瓊兵備道
錫恩某官錫勳某官女五人其二妾唐氏出也孫六人旣卒逾年卜葬
某鄉某山之原以嵩燾之習公也屬爲之銘銘曰
在巖丙辰臨瑞交兵桓桓武烈於公爲兄批獷洞堅搏呼乘城卒藩江
蠡而以命傾公於是時追隨壯果昧首腰韃握刀在左外示樸訥屹立
磊砢駭然奔敵膏軸炙輶武烈之生未竟其施公奮六翮負雲而馳東
西兩川顧盼旌麾盪滌瑕垢乾清坤夷餘功及黔兼滇作督狼嗥獸駭
披猖相屬睨公來蘇如日在旭綏之動之風噓雨沃三年政成展

觀歸藩疾病不除諧言幡幡顧瞻令子累功襲

恩一瞑百世以貽後昆

山西巡撫鮑公墓志銘

黎庶昌

公諱源深字華潭號穆堂晚又號澹庵和州鮑氏上世自晉咸和閒新安太守宏家於歙四十三傳至康熙中有諱啟忠者於公為六世祖遷和之梁山鎮遂為和州人曾祖諱暄附生祖諱本泰附生考諱東里皆以公貴

贈光祿大夫曾祖妣氏沈氏顧祖妣氏吳妣氏吳皆一品夫人公生而簡重沈靜有成人之目六歲遭曾王母以下喪哀毀柴立篤摯踰禮梁鎮歲比不登家中落光祿公經營劬悴色時不愉公發憤歎曰有急不能貸親憂焉用子為志學益力選道光丁酉拔貢生旋丁光祿公艱二十六年中式本省鄉試丁未成進士改翰林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咸豐元年

天子懋修典學造次必以儒先自程

詔選七人繕錄朱子全書公與其一三年粵賊陷金陵公於是勇言事有請振乾綱儆積玩固人心諸奏

文宗嘉納四年命督學貴州時黔中苗禍已熾經過鎮遠黃平苗數攻城士民徒手抗賊有司以兵饟請公至省爲大府言之不應遂以苗亂情形入告故事學臣不得擅言軍務有

旨申飭自是不復再關兵事然智慮所得爲義不辭難

上亦浸知公深

穆宗繼序倚任尤重公凡四爲學政四入

上書房行走授世子讀再遇大考累遷侍講侍讀右春坊右庶子侍講學士侍讀學士擢太常寺卿大理寺卿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補工部右侍郎轉兵部戶部兼禮部吏部侍郎迭充

宣宗

文宗兩朝實錄館纂修

日講起居注官江南鄉試監臨散館閱卷大臣會試覆試閱卷大臣

殿試讀卷大臣

朝考閱卷大臣邀拜

上方珍物之賜不可勝計其在貴州也首發王安國之難王安國者遵義團首積功保至都司陽禦賊而陰與聯鄰邑傳之有眾數萬潛蓄異

謀端倪大顯郡守上變告急大府莫敢誰何公試士遵義密飭郡守檄
仁懷令江炳琳兼攝縣事江有幹才一夕便道入禽斬之眾遂瓦解麻
哈州陷苗教合趨省城已至近郊烽火燎及櫓樓省中公私匱乏上下
縮手適平遠丁文誠公寶楨以庶吉士在家募勇勦賊公飛書乞援文
誠卽以兵赴至省畿甚士譁欲潰公急蒐囊中得數十金出犒士皆感
激曰學臺如是吾輩敢不效死卽夜出城迎擊一戰而捷賊隴種退去
卒至黔亂十餘年全局糜爛省城根本之地遵義富庶之區保全無恙
者因公始謀也其在廣西亦如其在黔時思恩團首林如海欲假考試
斂費以兵至南甯迎公按臨意實迫挾公得情不往南甯知府某與如
海比卽掣撓百端文報出入皆有稽查聲息不得達省公迂道賀縣言
狀卒置如海於法厥後督學江蘇順天大亂既平請開書局以饋孤寒
釐正文體以崇實學士論斐然與黔粵時情事不侔矣同治十年遂有
山西巡撫之

命軍興各行省久虐於兵獨山西號爲完善吏治軍政率狃承平故習
公至埽除一切與羣吏更始取舊案與新牘雜治鈔琴析微早夜孜孜
克勤克慎必得當而後已始嚴鶯粟之禁使民重本食又以晉省外樸

內華力革淫靡風俗至爲一變出行邊兵遵黃河而東遇險塞冥阨躬
自履勘甚或徒步以從見者歎爲宿將所不逮又仿曾文正公直隸練
軍章程遴提鎮兩標軍士增益口糧練成勁旅足備緩急之用部內肅
然坐是心力耗瘁積漸不支數請開缺勿許光緒二年陳乞益力得
旨報可其時晉省初旱卽發糶振濟及解任後乃遂變爲奇荒公引咎
責躬如不自克寓居江南之寶應縣踰年主講金陵上海書院布衣麤
糲蕭然與寒畯無殊以光緒十年六月十四日告終春秋七十有三兩
配陳夫人皆前卒子二孝光道銜江西候補知府孝裕附生提舉銜兩
淮候補鹽運判女四人孫九人曾孫五人孝光等將以某年月日合葬
公江甯太平門外之丁家山具狀來請銘庶昌自咸豐丁巳卽受公知
光緒七年奉

命出使日本道經上海謁公於龍門書院公喜動顏色然語及時事輒
獻欬歎絕生平惻隱民物憂國愛人之念至老彌篤蓋天性使然非可
學而至也在京在外無赫赫名亦不立講學家名目而慎獨寡過表裏
純白類古蘧伯玉之流世所僅覩以庶昌所見知公與兩江總督開縣
李公宗義而已其所論奏多關根本至計非外所悉聞公子別錄奏牘

若干卷藏於家不以著著其卓犖在人耳目者銘曰

峩峩梁山大江之濱蘊蓄既深誕此哲人山輝川媚斂以鴻文玉堂金

馬為

國貢珍南紀不靖有獬黃巾乾綱乞振密勿敷陳輶軒整俗黔士莘莘
頑金受治亦躍於甄膏澤未竟四郡載仁春明回翔

上齋作寶

淀園被擾歲厄在申

鼎湖龍去攀號乞身重曦返曙眾正如雲起列朝省勸駕殷勤粵西禍
本狼嗥虎蹲欲持玉節蕩彼荒榛羸秦一炬有觸成塵漆書竹簡鉛槧
可因在人未墜賴公一言萬手駢香墳典以新晉疆四稔煦瘠扶呻功
成身退匪曰隱淪歸臥江左心眷

北辰愛人學道是謂天民銘幽紀實永詔千春

楊重雅傳

江西通志

楊重雅字慶伯德興人道光辛丑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檢討由御史
擢四川順慶知府值歲饑開倉以振修城外石隄民利賴之咸豐十年
調署成都蜀寇方張省會戒嚴重雅晝夜巡城不枕者七十二日賊聞

有備不敢犯明年奉檄辦民團仍駐順慶順慶當孔道重雅度賊必至
 議清野計而念城外四千家焚之可憫乃築外城周之未幾賊至眾號
 十萬重雅躬冒矢石出奇奮擊涉旬而圍解別賊方攻遂甯率五百人
 夜襲其壘賊驚遁川督駱秉章莅任知重雅才仍令攝成都秉章規畫
 全蜀功在西南重雅與有勞焉廣安營山民變聚眾各數萬重雅單騎
 往撫眾憚其威即解散歷遷四川按察使同治六年母憂歸服闋移甘
 肅總督左宗棠議分甘肅鄉闈重雅力贊之督建貢院剋期竣工光緒
 元年擢廣西布政使三年晉巡撫廣西兵燹地瘡痍未甦伏莽亦間作
 重雅講求吏治寢食不遑全州懷遠博白諸土盜起次第削平叛將李
 揚材擾越南提督馮子材出關勦賊重雅籌濟軍餉毋使匱乏師遂克
 捷五年奉

召入都行至湖南卒

誥授資政大夫兵部侍郎河南巡撫錢公墓志銘

李鴻章

公諱鼎銘字新之號調甫太倉錢氏曾祖諱文黎祖諱鳳孫皆

贈資政大夫考諱寶琛由翰林游擢巡撫歷湖南江西湖北三行省焯

有聲績妣三皆陳氏

贈夫人公少而劬學忱恂縝栗無子弟之過以州學生舉道光丙午科鄉試教習官學期滿選贛榆訓導旋援例籤分戶部主事以憂歸歸而粵賊已踞金陵東南事日棘遂不復出咸豐季年賊覆我大軍於金陵盡陷江以南膏腴地南苞浙水東傳於海湘鄉曾文正公督師江上既克安慶將欲東兵以援吳越而賊縱悍黨分道搏戰蔽遮不得前當是時吳中當更士民皆棲上海上海以彈丸地孤懸賊中勢岌岌且不支乃謀乞援楚軍眾議此行非公莫任公亦慷慨勃發遂駕輪艦越僞卡十數徑詣安慶謁文正公力陳東南百姓阽危狀且言上海中外互市要地百貨駢集權稅所入足餉數萬人若棄之資賊則東南無轉機矣文正猶慮地僻遠卽有急聲援不相達公開陳形便懇摯欵歎繼以痛哭文正亦爲泣下乃許濟師顧念上游地博兵益少適鴻章在皖募淮勇將援鎮江始奏令移嚮上海公復與吳人謀以重貲僦西洋輪艦五絡繹上迎潛師疾濟蓋沿江遵海深穿賊境一千餘里自古行軍所未有也師至上海賊大舉環攻死咋不休鴻章憑

國寵靈二年之間將士用命迭馘兇渠克名城與楚師上下夾攻遂清江表議者謂公實發其端公亦自是赫然負時望駸駸大用矣方乞師

安慶也江蘇巡撫薛公煥遣將募楚勇萬二千人將東行矣文正公以所募皆各營所汰徒耗軍食不可用遣公往截散之公馳遇之漢口簡所募九百人以歸餘眾悉遣散無譁者文正大奇之移師之議遂決余自上海進規蘇浙郡縣方事之殷羽書狎至徵餉繕兵百務蝟集公遇事贊畫濟變不驚積功以道員用粵賊既平淮軍四五萬人北剿流寇常追逐一二千里不能息公駐清江浦主轉運糧仗事訖於寇滅未聞有以道遠闕餉誤戎機者同治七年冬曾文正公以首揆督畿輔疏薦才大心細堪膺重任請調赴直隸余亦累疏言公緩急可倚天子授公大順廣道數月擢直隸按察使尋遷布政使越二年遂拜河南巡撫之

命公官畿輔日淺剽繁決劇常最其列值永定河連決淫潦齧民田歲大禳公以藩司綜理荒政區畫條教靡隱不周噓枯濯瘠道無殍者至今民猶頌其惠不衰及莅河南以綠營兵制窳弱奏請加餉練軍行之期年有效練軍之名由直隸推行各行省自公始固始捻黨竊發公遣將一戰禽其魁盡俘其眾滑縣有巨猾陰結蠹役爲河北盜賊藪公立置之法由是羣盜摧沮河決荷澤東明等處山東巡撫丁公寶楨躬臨

塞之隄將合而稽料告罄眾以爲危會公已先期運料百珠浮河東下
舳艫相銜比至而隄遂合遠近驚歎其通敏知大計多如此公爲治不
事煩苛遇事所當興革則未嘗不爲旣感激
知遇欲得當以報

朝廷嵩毅兩軍在甘肅轉戰關內外功尤多公以河南全力餉之轉輸
相屬不絕又閔中原彫瘵未復治化不下究於是勸積穀濬河渠行保
甲興文學諸所設施甚具儻稍假歲月其漸被詎有涯耶光緒元年五
月暴得疾丁巳卒於開封官舍年五十二

天子震悼衰恤有加禮旋得

旨以公政績事實宣付史館公配陸氏繼配陳氏皆

封夫人子二溯耆優貢生

賞主事溯時二品蔭生

欽賜舉人女三適翰林院編修陸繼輝嘉定生員廖壽鏞副貢生汪會
懷孫三釋槃綏槃繩槃公以是冬十二月某日歸葬太倉二十二都露
字圩之原其孤具行狀來請銘銘曰

惟智軋敵惟仁庇民踔險迎師義泣鬼神天河盪穢十憂一愉焱起雲

蒸遂躡高衢有韞旣宣屢奮益騫半駕而稅孰司其權婁江之滸弁山之埜鑽石埋幽用諗來者

誥授光祿大夫劉公墓志銘

郭嵩燾

公諱典字伯敬一字克菴姓劉氏先世由江西徙衡山再徙甯鄉之白石寨遂爲甯鄉人會祖繼揚祖振暉父允慎以公貴

贈光祿大夫會祖妣牛氏周氏祖妣周氏
贈一品夫人妣蕭氏

封一品太夫人人家世業農而公起家文學自少開敏以文雄其曹及冠補縣學生游學嶽麓城南兩書院得性理之書於湘鄉羅忠節公慨然有志於學雖爲諸生窮乏而節行有聞鄉里矣會羅仙寨盜匪發巡撫駱文忠公檄公捕治誅其首保訓導從羅忠節公武昌會忠節公薨恪靖侯左公奉

詔起一軍從會文正公江南檄公與王公開化今漕運總督楊公昌濬總營務會文正公駐軍祁門賊環集困甚公急出江西拊其背爲聲援遂克景德鎮破賊樂平糧路始通擢知縣直隸州

賞花翎文正公奏以浙江軍務屬左公俾有專責分賊勢轉戰衢州復

開化遂安等城功皆第一保知府道銜旋授浙江按察使始用其字立克勇一軍連克湯溪蘭溪浦江諸暨各城浙東以平賊乘間上竄徽州左公以徽浙犄角賊至徽必反截我後檄公回援破走之賊渠黃汶金復竄江西急馳饒州蹙賊湖口力戰青山橋賊竄青陽太平踞賊又犯皖南急馳抵徽州遏甯國入徽之路

賞阿爾剛阿巴圖魯名號加布政使銜左公大軍屯杭州賊分軍四擾以撓我軍公東西馳擊橐糧蓐食出奇奪隘以與賊選格其奔突以蔽大功方是時克勇之名聞天下會丁父憂有

詔歸治喪仍令會軍勦賊會金陵賊酋上竄江西於是有幫辦江皖軍務之

命既洪福瑱伏誅餘賊竄福建陷漳州左公總督閩浙於是有幫辦福建軍務之

命躡賊龍巖州破之賊竄廣東陷嘉應州左公奉

命援粵公督軍擊賊塔子壩陣斬汪海洋賊不能軍夜走黃沙嶂盡降之

賞雲騎尉世職左公移督甘陝復奉幫辦陝甘軍務之

命授甘肅按察使旋改三品卿銜甫至藍田河南捻匪擾及同州旋入
晉陷吉州左公躡捻東行奏留公陝西於是有督辦陝西軍務之
命兼署巡撫時陝回踞甯州之董志原捻匪袁大魁合土寇十餘萬分
踞雲巖瓦窯金頂山自延長延川至綏米花馬池懷榆數百里縱橫出
沒連歲大饑人相食公私赤立無餘公外支強敵而內拊循其民數月
而陝亂定董志原回眾皆走金積堡公以其時濬鄭白舊渠引交水入
城壕以便民汲修治周文故陵地旋以母老乞歸會左公視師新疆又
以三品卿幫辦軍務而委公以留守之任公提挈綱維剔葺噓枯隱幽
畢達而遇事諮請以行不自張其名大軍西行萬餘里周廬止宿時兵
緩急資食與兵應若咫尺左公屢疏言使臣壹志經營關外無內顧憂
劉某之功爲多而公之心愈悴而病亦愈深矣以母老乞養請奉
旨數日薨於甘州時光緒四年十二月十五日也年六十事

聞

賜祭葬

子諡果敏敕建專祠江西安徽福建浙江陝西甘肅仍祀於其鄉子二
本鑑候選同知雲騎尉世職

特旨以知府用本鐸候選主事

特旨用員外郎公英姿嶽立沈默寡言笑威嚴若神臨事量敵指畫方略應機赴會不失銖黍用兵尤善審地勢每戰怒馬馳睨所在高阜騰躍四顧令某軍出某所某軍伏某所度地廣狹開闔變化惟意所使諸將趨走懾服既罷手一編集所將校論說道理和夷冲裕意若有餘家居五年置義莊建公祠以集族修試院置賓興田以勤學勸修忠義祠以旌忠育嬰堂安良所皆置田以善俗得其一善足以傳世於公末也公第倬雲從征討累有功保道員以公行狀來告曰公之葬天子賜之碑文而銘墓之文久而未備無以攄家大人之哀思惟先生能知公願有述也嵩燾因謹次其生平大節而爲之銘曰

劉果敏公別傳

朱孔彰

劉公典字克齋湖南甯鄉人也初以諸生伏處滄山不求聞達讀書養親立志以古人自期時究經世之略咸豐六年從羅公澤南攻武昌左公宗棠在湖南巡撫駱公幕亟薦其賢令辦甯鄉團練時甯鄉齋匪煽亂公與鄉人捕匪首百數十邑境獲安獎敘訓導咸豐十年左公奉命東征公與王公開化楊公昌濬同參軍事轉戰江西皖南帕首韃刀

與左公分路殺賊善審地勢嘗輕騎覘敵營夜率壯士砍賊每得奇捷
悍酋李世賢李秀成黃文金賴裕新等謀以長圍困左公會公軍斷絕
饒道公率將士苦戰以寡擊眾大破賊於浮梁樂平婺源會軍饒道暢
通積功擢直隸州知州明年冬公領偏師討衢州賊又討嚴州開化賊
同治元年正月破賊馬金嶺霞山厚山徐塘口二月從左公克遂安回
援衢州逆首李世賢方謀踞金華爲老巢分布賊黨於龍游湯溪蘭谿
眾號數十萬聯營數百里扼官軍進取之路公大戰數十奪隘數十衢
州東南北賊壘皆平乃進攻龍游龍游城小而固賊計以堅城老我師
而蘭谿湯谿皆以悍黨拒守全浙賊勢注重於此適蔣公益澧自粵至
左公令公分攻蘭谿蔣公攻湯谿自攻龍游明年正月拔三城並克金
華府城浙東肅清公擢道員左公規取杭州慮皖浙唇齒相依江西又
浙軍後路皖南地廣兵單恐逸賊狂突莫能阻截乃令公取道嚴州出
皖南江西會剿旁溢之賊謂勿貪克復省城功公慨然自任率軍以行
當是時新復郡縣轉饋不繼公持印票空文從民間貸糧遇賊遮擊士
民見公軍至賊卽破走所將五千人皆紀綱之僕秋毫無所犯以故篳
食壺漿不絕於道江西巡撫沈公葆楨奏公截殺悍賊數萬眾其功不

在克復省城下曾文正與左公書云克庵留鎮徽祁處處獨任其難勞而不伐尤堪欽敬徽祁若倖保全則克庵之勛勞與其心術足以保之也其推重如此江皖旣平公擢浙江按察使秋九月因父喪固請罷職歸里三年夏

詔公墨經從戎復由湘募新軍八千人次貴溪時浙江已平賊首偽康王汪海洋由江西竄閩陷龍巖州偽侍王李世賢陷漳州左公入閩討賊

詔公幫辦福建軍務公率軍由汀州連城進擊遇海洋大眾先挫後勝斬悍賊萬餘遂收汀州連城龍巖南靖其踞漳州賊李世賢則爲高提督連陞等所破遂竄廣東時左公由漳州入粵僅親軍八百人公至南雄語部將黃少春曰尾賊而追非計也觀賊返奔甚急嘉應必不久踞仍是取道粵閩邊覓去路耳漳州追賊各軍盡萃於此脫左公遇反奔之賊軍弱必不支奈何言已泣下黃少春曰計將安出公曰裹二旬糧取道大嶺之脊晝夜趨行猶可及也諸將皆曰善比左公至大埔而公已先一日率諸軍至矣左公獲安遂殄寇嘉應公加二品頂戴以父喪將終母年已老請歸省侍其秋左公移督陝甘

新刊傳卷二十一
詔授公甘肅按察使旋開缺

賞三品卿銜

命幫辦陝甘軍務明年夏募新軍由金紫關入陝所過戰克撚酋張總

愚敗竄渡河左公率師援晉以勦回事屬公奉

旨督辦陝西軍務七年二月署陝西巡撫公殫誠竭慮勦撫兼施陝回

敗竄甘境西撚既平左公自燕齊返旆公與戮力同心定三路勦回之

策九年三月陳情乞養

優詔許之歸侍三載母疾漸瘳公每念西事艱難與左公爲布衣交不

忍其獨任勞苦莫紓

朝廷西顧之慕朝嘯夕喏至忘寢食初母恐其遠離時遣諸孫謹視之

後察其情復許公出乃曰事畢須速歸於是遵

朝旨復幫辦左公軍務光緒二年春至蘭州

詔授通政使時關內肅清左公遂駐肅州經營新置至四年關外平定

公贊助之力爲多以病寒喘乞歸未就道冬卒於蘭州

詔視侍郎例

賜卹

予諡果敏子二本鑑以知府用本鐸以員外郎用公秉性清嚴自奉儉約人以爲難堪者處之怡然楊公昌濬歸湘時詣公登堂拜母見所居環堵蕭然一如寒素之舊寓書左公常偁道之左公亦曰劉君出處進退之際志存忠孝道合經權竊歎一時所偁賢豪之親老從戎者皆不逮也

評曰子夏有言仕優則學方今公卿大夫不講學不延師況以武功顯者哉蔣公禮賢可以風天下矣昔管夷吾以有老母怯於戰而傳曰戰陳無勇非孝也劉公三出討賊三乞養親其合古義而心安者歟

誥授光祿大夫頭品頂戴兵部侍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湖北巡撫彭

公墓志銘

衛榮光

光緒十有一年歲在乙酉十月十二日湖北巡撫彭公薨於位

天子軫悼賜祭葬如制越明年丙戌孤虞孫件繫公事狀來乞銘公捷京兆爲余分校所得士比年撫吳旣聞公家世懿德不可以辭按狀公諱祖賢號芍亭先世系出江西之清江明洪武隸長洲籍

國初有諱瓏者以耆儒碩學昌其家世所稱仁簡先生也一傳爲翰林院侍講定求三傳爲兵部尙書啟豐兩世會狀尙書公之高祖也曾祖

續碑傳卷二十八
紹咸增貢生祖希涑乾隆丙午舉人自尙書以下三世皆以公考文敬
公官

贈光祿大夫妣

封一品夫人文敬公諱蘊章配徐夫人繼朱夫人有子八人公居四徐
夫人出年十二遭母憂辟踊盡禮文敬公久值樞廷爲國碩輔公以任
子起家授戶部主事充

實錄館詳校官咸豐乙卯舉順天鄉試明年補員外郎升郎中壬戌授
鴻臚寺少卿轉通政司參議丁文敬公憂旣除喪

命以四品京堂候補丁卯補太僕寺少卿癸酉署光祿寺卿授順天府
府尹以繼母憂解職服闋仍補原官出爲江西布政使擢撫湖北

賞加頭品頂戴回翔中外二十餘年聲施爛然平居徐言綏視粹然儒
者至遇大利害侃侃不撓必得其當而後已其官戶部也軍事方殷司
農仰屋而嗟公鉤稽精密吏不能欺今相國朝邑閭公與公同曹將赴
楚謂公曰農曹擔荷屬君矣庚申

顯廟狩灤陽京師戒嚴先是八旗兵丁月支甲米兼放折色至是饑絀
公曰事亟矣請便宜發通倉全用本色

從之人心大定守陴者欲焚倉移庫毋遺敵公止之卒無恙事平

召見袁勉公之結

主和實自此始

穆宗毅皇帝初御極命王大臣相度

兩宮皇太后萬年吉地公以軍務未平庫儲日絀奏請俟

親政後再議勘修時議趨之丁卯畿內亢旱公上疏請振並奏寬米稅

招商海運戊辰陝捻北犯軍糈失期奏撥部帑二十萬以濟師又奏截

留南漕當是時三輔災歉大軍雲集而閭井晏然士馬飽騰公力也丁

丑冬京師望雪公爲京兆慨然曰欲逆天和當駐民困奏蠲晉豫災區

一歲徵其他民生利病知無不言

朝廷鑒其誠未嘗不嘉納焉其至章門比歲不登卽議築圩代振明年

大穰在鄂權督篆監河水患災民爭子貝淵隄列械交鬪公曰是不可

以法懲也爲濬河建閘民用不爭禮聘名宿續修通志洎鄂五載政通

民和百廢具舉而公不起矣沒之日民罷市巷哭嗚呼雖古之遺愛何

以加茲公鄉居嘗與伯兄耕立義田以贍貧宗鮮溪文星閣舊爲仁簡

先生暨吳端仁宋正誼講學之地沒卽俎豆其中兵燹傾墜公規復之

以勵學人此在公皆非大者然其先憂後樂之心於此可見公生於嘉慶己卯閏四月二十九日年六十有七配陳夫人前山東巡撫會稽陳公慶借女以孝行旌先十年沒今合葬於吳縣五都下九菑草字圩子四虞孫濟孫晉孫協孫虞孫山東直隸州知州晉孫附貢生今惟虞孫存女六皆適望族孫四人曾孫二人銘曰

天佑

聖清篤生耆耆世濟忠貞父前子後在周方召在漢韋平簪紱烏奕蔚爲王楨起自郎官出爲開府中更九卿亦長三輔民爲邦本食乃民天荒政十二公所先焉散利薄徵去幾弛力成憲率循惟日不給豈惟慈惠爲吏之師意所不可屹然不移臨機制變氣懾賁獲精白乃心篤棊厥職江水東下峨岷濫觴公德在民視此水長丹旆雖歸楚民尸祝我銘不刊敢告司牧

江蘇巡撫黎文肅公神道碑

王先謙

公諱培敬字開周簡堂其自號晚更號竹閒道人湘潭黎氏曾祖祚廣祖大純縣學生父光濤以公貴三世皆

贈榮祿大夫妣皆一品夫人公生七月而孤太夫人以純孝苦節鞠育

成立由縣學生中式道光己酉舉人充覺羅官學教習咸豐庚申
恩科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同治三年甲子視學貴州
時黔亂十餘年郡邑糜爛前視學者居省會希出按試候三年得代去
為幸

命下人皆弔公慷慨就道閒行抵省適勞文毅公崇光以雲貴總督駐
黔與巡撫張公亮基議論不相下公以疆吏不和貽誤大局吏治廢弛
軍政積窳密疏馳聞當是時言黔事者多依違不敢盡奏入

朝廷始悉邊陲情實以忠直多公公初至貴陽時疫道殣賊距省近官
吏語及試事變色莫應公以為人心不靖繇士氣不伸考試必毋緩卒
舉行之一切捐備畢試眾心帖然自是按行諸府州出入賊氛中道閉
則緣粵楚蜀邊以達人多自賊中鬚髮出就試公策騎從吏僕數人與
士子開說忠義宣

朝廷威德風亂黨捐奉助饒倡修獨山銅仁城而黎平永從漢苗民不
和守令請毋冒險重生事公弗聽嚴諭漢人毋溷苗籍入灑洞大酉梁
維幹子武學生古州楊嘉相者軍帥招以二品職銜不應至是入學充
拔貢生苗人大驩六洞之亂遂定於是人憬然知

國家德化入人深學校繫治理甚鉅然非公忠勇奮發明識內斷孰肯
犯危難以赴眾論之所不急益相與頌美公或封章上

聞而公之大用自此始矣任滿得

旨毋庸更換會同巡撫辦理勦撫屯田事宜六年十月

賞四品頂戴署布政使而會文誠公璧光以清德雅望權任巡撫兵饑
事一委公公建議龍里貴定爲賊窟偏省城宜急勦時經費無出遣人
開諭青巖民集捐米二千石籌貸獲數千金募勇督攻遂克兩城殲賊
渠省城解嚴絲是覈軍需汰浮冗裁營兵虛糧清荒屯墾奏免積逋嚴
吏役橫征之罰民困以甦丁糧漸集又葺諸書院復膏火舊章請補鄉
試興文廟樂舞以邊隅貧僻爲廣購經籍逮牧令律例醫藥之書罔不
畢備各城門爲粥振饑每晨必周歷而嘗焉蓋公仁厚出於天性而精
彊足以濟之其於財用綜察不遺至當理者未嘗吝出始受事庫存八
十金及交代儲十萬有奇雖上下游賊平倚濟鄰省而挈提綱維聯絡
將率鉏畝固圉僉曰惟公之功以龍貴之捷

命實授誅不法武員林自清

賞花翎十一年全省肅清加頭品頂戴光緒元年擢巡撫疏言下游形

勢苗南漢北驛道由西而東為大界苗亂先梗驛路旁擾橫決遂為巨
 害宜建碕屯兵衛通衢盡地利又言黔省兵米采買輓運法久弊生私
 折虛收冒領運費或蝕價肥己責苗交納寢成亂階宜折銀發營兵自
 購食其輓運一律折徵解庫轉發又請設平民待質所官給口糧並得
 旨允行為地方久遠利四年以臚陳故總督賀長齡政績乞
 恩降調授四川按察使旋擢漕運總督調江蘇巡撫未行以疾乞休八
 年七月五日卒於長沙距其生道光六年七月十五日年五十七遺疏
 入

賜卹如例事蹟付史館尋

子諡文肅公之左官蜀中也人妄意或有缺望精勤且少遜而公於驛
 傳保甲事為之制恤刑清訟惟日不足及督漕河益感激自厲至則堵
 禮壩以固河隄運官煤以平葦價建堡駐兵以衛行旅設洪湖水陸保
 甲造東海鹽城領江八團戰船捕誅徐海巨盜充積穀興蠶桑恤貧振
 災增課惠士不有其財以漑轄境甫八閱月百廢聿興雖任事不如黔
 久然兩地士民謳思感泣並請建祠以祀元配楚夫人繼室王夫人子
 六錦纓蔭生光祿寺署正楚出錦彝縣學生承禮舉人錦績早卒錦綺

錦徽俱王出女七適齊適何字魏字譚餘殤孫男四澤潤縣學生澤澍
澤源澤準俱殤公任黔藩時屏絕苞苴每日亂之生由廉恥先喪也有
饋筍者怒責之舉以誠屬吏由是人莫干以私嘗遣僕歸葺舊居諭毋
更制暨歸見門閭高大立命徹毀如故其操履清嚴如此卒後錦彝等
栞其遺書爲年譜一卷奏議十六卷公牘十卷書札三十卷黔轡紀程
一卷求補拙齋詩文略各二卷外集四卷以光緒某年月日葬湘潭某
原錦彝等來乞余文迺最其落落大者俾樹石墓道昭示無極銘曰
大亂之肇繇吏怯貪懿矣貞臣視荼若甘公之初出輶車指南萬眾疑
沮鎮以笑談敷文自昔格苗匪今青青衿佩我往嗣音聲教遐暢羣頑
革心遂宏大化以靖全黔辱亦不驚仕固無喜于川于淮比潤千里活
然剛大隨處必伸世所榮利不加其身名蹟孔多馨香靡極有揭于原
百僚之式

又黎文肅公神道碑銘

易佩紳

嗟乎古今盈虛消長之數雖極萬變而其中自有不變者豈非道德哉
道在天下有時似與數俱變必虛者復盈消者復長而後知其不變德
在人則盈虛消長皆不變也有不變之德乃有不變之道故道賴德天

下賴人人必內而公卿外而封疆而後其德之與道相維繫者能表著於天下吾於師友中之公卿封疆深知其德者師則歙縣王公景東劉公友則湘潭黎公黎公諱培敬字開周號簡堂湖南湘潭人生於道光六年丙戌二十九年舉於鄉咸豐十年庚申會試名第二殿試二甲第一入翰林同治元年壬戌授編修三年擢貴州學政六年署貴州布政使七年卽眞光緒元年乙亥升巡撫五年降四川按察使六年升漕運總督七年調江蘇巡撫因勘河工感受風溼回籍調理明年七月五日薨於里第遺疏入奉

旨照巡撫例賜卹生平事實宣付史館旋

予諡文肅准於貴州清淮地方各建專祠公之薨蓋距今十年矣其時佩紳在黔臬任聞而哭之惟致輓詞於其家以爲其附棺飾終之禮必皆已備矣今年九月公第三子薇生來屬余表公神道始知公之柩猶暫厝而未葬也蓋公長子佑生牽於風水時日之說故遲遲至今今佑生卒又一年矣薇生新舉於鄉乃與諸昆弟謀將以明年葬公於福珠山之原其知所先務乎以墓志請於黃君翔雲以神道碑屬吾其以翔雲與吾皆知公最深者乎謹按公自述年譜載世系履歷甚詳茲不備

錄而謹摘其要者其貴州學政布政巡撫之政績佩紳自需次貴州及
備兵陳臬或聞而知之或見而知之也其四川按察之政績則佩紳以
四川布政繼其後聞而知之也其漕運總督之政績則佩紳先過清江
見而知之後備蘇藩聞而知之也學政當苗氛正熾之時行人所不敢
行之路除人所不能除之弊鼓久疲之士氣藉收漸散之人心振已敝
之文風藉化難馴之獷俗非親歷其後者不知其履亨於至危蹈夷於
至險也此公大造於黔之始基其德艱而貞也布政九年巡撫者文誠
會公也會公以寬柔爲量山海藏汗公不能盡攬用人之大權而惟先
握理財之要開源節流循名責實蓋已力殫而心瘁矣時佩紳以道員
需次嘗謂公何不以學政時直揭督撫之氣匡正曾公公曰分不同也
與其過激而決裂不如不激不隨而善全也然至於事機窘迫烽火倉
皇會公無籌可展亦不能不推心專仗於公是會公之坐享其成者固
公之善全其用矣此公大造於黔之微權其德介而和也迨會公薨而
公繼之謂佩紳日子所責望於我者可次第行矣初佩紳見會公不足
與有爲欲請疾以去公勸阻而姑借捐局以回翔焉及領湖南捐局未
久卽辭之而不欲再赴黔也公致書屢招而設書局以羈縻焉至是乃

以書局兼營務朝夕備采納矣貴州苗患重在下游麤告蕩平餘氛未靖而貪虐之官驕縱之兵又再釀其亂而頻激其變公深以爲憂適明年春布政林公入

覲公以司道迭相代因移東道於西而以佩紳代之兼督辦下游善後諸務公曰吾無復東顧憂矣於是佩紳署東道及實任共五年六府七廳帖然就理佩紳之稍展所長者公信任之專也其關係尤重者公實任巡撫後年終一疏劾黜文武三十九員蓋會公山藪之所藏始空其大半而餘者皆知警惕自是吏治肅清較苗匪之肅清更爲得要矣此公大造於黔之全模其德積而厚也凡此佩紳之所知而公之年譜多未述及蓋不欲自炫以彰人之短亦正公之盛德也至四川之清積案懲健訟課官吏嚴保甲漕運之修禮壩設巡防裁陋規節糜費皆公之餘事蓋既經貴州之盤根錯節則提刀四顧躊躇滿志皆迎刃以解矣夫使天假以年出其所蓄之德徧濟天下綽綽有裕而惜乎僅享年五十有七也豈獨佩紳一人之私痛乎公會祖諱祚廣妣氏鍾祖諱大純妣氏李父諱光濤妣氏宋元配楚氏繼配王氏子六女七銘曰
天有陽德可愛可畏冬日夏日隨其時會地有陰德麗水崑山金渾玉

璞或蘊或宣蘊之宣之飭躬淑世愛者畏者庶民羣吏表公之德實見

實聞熙天耀地以式後昆

趙國華

代

同治七年春捻匪張總愚擁逆數萬自晉而豫漸犯畿疆北蹂定州歛及保定勢且燎原去

禁輦僅二百里

朝廷震動至遣宿衛之旅出

國門備寇當是時有越境聞警炳燭會軍僚號所部騎武兼郵入援一日夜數百里猝出賊前轉戰雄任祁高肅之交復饒陽城倥偬之際其他將帥多得詰讓而一軍北上首先奮勇勇往迅速保衛近畿之衰不絕於驛

詔凡七下聲赫中外則山東巡撫丁公也八年秋有樓船銜尾自潞津來泝運河南下旗繒殊異侶倂都甚力人健師歌兒浮屠詭處其閒奪觀駭聞嘶呼佚揚所經爲之下無敢發者蓋安得海以太監稱有密遣而山東巡撫執而鞠之謂大臣未聞有命汝曹私出制令所無必詐無疑奏言置於法亦丁公也公諱寶楨字穉璜貴州平遠州人曾祖考公

俊生員祖考必榮四川昭化縣知縣考世棻鎮遠府訓導祀鄉賢以公封皆光祿大夫曾祖妣李祖妣黃妣諶魏皆一品夫人鄉賢四子公第三魏夫人出少能文有操略道光二十三年舉於鄉咸豐三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會母喪里居遵義楊龍喜造亂蔓平遠公起毀家練鄉兵眾始難之公曰賊至家豈吾有耶募壯士出奇計戰漸及遠龍喜平當事奏留公黔軍給其儲

朝廷嘉公行開除編修異數也公之能軍自此始既簡湖南岳州府知府遣所練待饗金十餘萬籌者以爲憂公取五百集而謂之曰遭時變亂而累父老子弟協力捍閭里恍惚十年死者已矣予與諸君幸無恙今被

命將行庫饋不給其何以爲情視諸君徒手歸則皆泣下曰公破家急難吾眾亦以義起必有求乎公行矣公亦泣下卽日而別蓋供億之少解旋之易軍興以來未嘗有也抵岳州粵賊石達開方寇楚而陳玉成由金陵上竄鄂渚南岸州縣盡陷賊岳不守者四公至以死誓方略堅密民悉返城以完越歲爲同治元年調長沙嘗值客軍數千將不在鼓噪來公請於大府貸發三萬金斬其倡五人頃刻而定旋擢山東按察

使晉布政使躋巡撫始至東用兵者六年善恤將士能推有功賊往來
剽忽公乃卷甲窮驅人樂爲之急又銳於乘勢不主畫疆自守而與跨
壤諸連帥和衷戮力其後諸軍會聚先後殲羣賊任柱賴汶洸張總愚
逆酋悉平皆於山東中原肅清暇嘗東登蓬萊歎息而返於是盡整吏
事礪僚屬務持大體不爲刻谿而器量恢豁廉剛有威苟遇曖冗之夫
猥緩之政則必痛摘深剔事之所繫在國與民則必行其志而後已黃
河入東其始決侯家林及賈莊也東南幾爲澤國羣工集議莫敢當公
慨焉自請植立沙干冰雪中費不半原估卒以集事撫東且十年吏治
稱於天下光緒二年擢四川總督公在東久故視蜀中百務皆窺墮蘄
然設施人不能堪謗至京師

朝廷知公深不爲動公得畢其力無鉅細必舉復都江故隄還民田數
十萬畝裁減夫馬民困大蘇川鹽久敝利官胥

國家歲失成利百餘萬公創滇邊黔邊官運法悉收復之計自通籍至
兼圻初治軍旅繼任封疆迭以殊勞

賞孔雀翎一品冠帶

太子少保

紫禁城騎馬

恩大寵濃功偉績張而未嘗以一好自娛一息弛學問凡有興革不避怨嫌奏議諮牘動數百千言不假手於人其矚然不欺其毅然不撓其知有國而不知有身其天性然也督川亦十年光緒十二年四月二十一日薨於位春秋六十有七遺表聞

九重悼惜

贈太子太保

予諡文誠

賜祭葬祀賢良祠併建祠山東行省

朝廷亦知公於山東朱邑之桐鄉也者初公夫人卒黔亂不獲歸請於朝葬山東歷城縣華山之陽至是

詔仍葬公於東喪之歸郊野祭弔相屬奔者望者悲者歎者則有述軼事者曰公始至東忠親王方蹙滿川賊王嚮見督撫兩司不設坐公至門謂同役

國家事坐則見不然勿通左右大驚王聞之遽加禮焉聞者稱公并賢王也其實微公無以成王之賢也然以余觀公生平處大事無所趨避

多矣此又足道哉娶諶夫人男子五體常山西河東道體勤直隸永平府通判體仁候選知縣體成光緒九年進士刑部陝西司主事俱嫡出勤仁成先卒體晉

恩賞郎中女子五適黃桂棻適陳洵慶俱嫡出適吳以業未字者二孫道臣道源道津道敏俱體勤出以公故

旨均俟及歲引見公薨之次年體常等將以九月二十五日葬公於前阡而以銘幽之文不可缺也乞敬銘爲之嗚呼余忝知公公之德不以人言充歎者也雖不文又焉辭銘曰

萬物自柳之浮萍賢者自松之茯苓巨人自人之列星噫嘻文誠惟公之生其氣英英惟公之沒遺疏在

闕其光烈烈川亦匪遙山亦匪高惟公之靈驅瀾互霄孰黔之西孰魯之北其精在天是安其魄

又書太監安得海伏法事 薛福成

同治八年夏四月福成自江南如保定道出山東時余弟福保在巡撫宮保平遠丁公墓府福成就謁公公留之宿與語天下事逾二旬不倦將別公歎曰方今

兩宮垂簾朝政清明內外大臣各職其職中興之隆軼唐邁宋惟太監安得海稍稍用事往歲恭親王去議政權頗爲所中近日士大夫漸有湊其門者當奈何有閒復言曰吾聞安得海將往廣東必過山東境過則執而殺之以其罪奏聞如何福成與福保同對曰審如是不世之業也其難如平一劇寇功尤高然布置欲豫審幾欲密欲斷否則不惟賈禍亦恐轉益其燄而貽天下患公領之其秋安得海果出都公卽奏聞奉

上諭丁寶楨奏太監安得海矯旨出都舟過德州僭擬無度招搖煽惑聲勢赫然著直隸山東江蘇總督巡撫迅遴幹員嚴密禽捕捕得卽就地正法毋許輕縱而丁公初具疏時聞安得海已南下亟檄知東昌府程繩武追之繩武躬筮屬馳騎烈日中踵其後三日不敢動復檄總兵王正起發兵追之及泰安圍而守之送至濟南當是時

朝旨尙未到而安得海大言我奉

皇太后命織龍衣廣東汝等自速戾耳官吏讐焉丁公念

朝旨未可知欲先論殺之雖獲重譴無憾知泰安縣何毓福長跪力諫請少待之會

朝旨亦至乃以八月丙午夜棄安得海於市支黨死者二十餘人籍其輜重得駿馬三十餘匹黃金珠玉珍寶稱是皆輸內務府方丁公奏上朝廷也

皇太后問恭親王及軍機大臣法當如何皆叩頭言

祖制太監不得出都門擅出者死無赦請令就地誅之醇親王亦以為言

命既下天下交口稱頌伯相合肥李公閱邸鈔矍然起傳示幕客字呼丁公曰稚璜成名矣曾文正公語福成曰吾目疾已數月聞是事積翳為之一開稚璜豪傑士也烏乎自古宦寺起細微干朝政憂時者或出死力與之角角而不勝身攬其毒者相隨屬也或至罪盈惡積神人交憤僅而去之而天下旋受其敝又或權力足以相勝濡忍不斷以釀大患不旋踵而禍及其身丁公獨擿巨慝於萌芽之時易如反掌其忠與智勇可謂兼之矣然嚮非

列聖家法之嚴

皇太后之明聖與諸王大臣之匡弼其安能若是神速哉福成故謹書之以俟後世之安天下國家者取則焉

張靖達公神道碑

吳汝綸

公諱樹聲字振軒合肥縣學生員曾祖監生世科祖傑父府學生蔭穀三世皆以公貴

贈光祿大夫妣皆一品夫人合肥自咸豐初遭洪楊之亂豪傑并起收召徒黨勒習軍陳與死賊抗拒六七年及相國李公治軍上海諸公各提閩里子弟爲軍焱起景埒從定江南席卷中原再剗劇寇遂爲

國家勁旅天下稱爲淮軍公其一軍也始諸公初起閩里皆散處田野公獨以謂寇來無方不得地利不足自葆就於是創結堡塞阻河山爲險嘗據堡擊卻悍賊陳玉成由是諸公先後仿依爲堡百數十里閒連屯相望賊豕突狼顧不得便利淮甸以不大蹂皖將帥上公功累官候選同知先是諸公以武節相侈快恩仇務兼并互爲長雄而公以諸生周旋其閒獨用儒雅遜讓爲義諸公多訾笑之公旣倡爲堡塞及後李相公從會文正公軍江西公又遣閒使走江西軍貽書李公論賊形勢利鈍及鄉勇可倚辦賊狀甚具會公見其書大奇之詫曰獨立江北今祖生也由是公名始顯聞同治元年以軍從李公上海會諸軍擊賊泗涇大破之福山降賊復叛會攻福山拔之遂會攻江陰無錫克之會圍

常州別將卒三千橫截援賊夜蹙之三河口禽斬萬計還軍薄常州先登克之移師入浙會克湖州江南既平積功補徐海道公自始起從李公上海訖平江南凡三年未嘗離李公軍及是始釋兵之官而曾文正公督師剿捻駐徐州公朝夕受事逮後陳臬直隸會公又爲直隸總督故公爲吏隸會公爲多及晚爲大吏則又與李公相資濟云李公伉爽不爲謙諸所部將帥皆果勢進取或不相絀下獨公退讓遂遂與諸公折節交驩既從會公爲僚見會公深自約敕則傾心慕效其所爲好士親賢見後進有文學論議忠亮輒磬折禮下之惟恐不當好推薦賢士所薦或起家至封疆公顧未與識面以此中外名士颯然歸嚮歆公謙德然公雖執謙讓至

國家有緩急大事則忠勇勃發不可稍遏抑也在徐海未幾遷直隸按察使與平捻亂遷山西布政使漕運總督江蘇巡撫署兩江總督所至有績回任江蘇丁繼母憂去官光緒四年服闋入見

天子面論二事一停捐例一變通綠營時論益增唯

天子亦注意用公補貴州巡撫未至調廣西巡撫以平李揚才功遷兩廣總督摘滑勵廉風改化漸會李相公居憂調直隸總督北洋大臣朝

鮮亂燬日本使館是時廣東水師提督吳武壯公長慶防海登州公傳電謀之李公急檄武壯東渡武壯自登州率師三千用一日夜徑抵仁川直入朝鮮國都取其大院君李昰應送天津朝鮮大定日本海軍遲一日至頓兵海口錯愕不能發事聞

上大賢公進階太子少保九年秋法蘭西侵越南越南人來乞師中外士大夫斷國論者皆以爲當救於是

朝廷決意用兵是時李相公已還鎮天津公方以病休假聞越衅卽疏請出南關督師不報

命還廣東治軍防海至則扼長洲險隘築礮壘益募兵教練傳電西國購大礮兵鎗水雷之屬自廣州至龍州創設電綫規畫粗具而廣西關外軍敗挫公聞益憤切請解官專一治軍

報可已而奉

命督師關外又奉

命援閩而廣東大吏輒疏請留公公亦疾甚不可爲遂以十年九月卒於黃埔軍中

年六十一遺疏入天子震悼宣史館立傳子諡靖達李相公爲再疏請直隸江蘇及安徽

皆立專祠公前娶陸夫人生二子曰華奎己丑科進士四川川東道曰
雲霖縣學生員女一適劉某繼娶吳夫人生一子曰雲鶴公終始兵閒
神思縝密臨敵堅重不爲表褻在粵東位望益高軍旦夕警中外恃賴
以無恐賊善官文書在軍在官決事有程暇輒不廢記覽於淮軍中最
爲儒將其從行閒入官及擢任疆吏亦於淮軍諸公最爲先達爲政務
持大體不爲煦煦小惠汝綸少習於公又辱與華奎遊華奎狀公行來
告曰先公墓碑未刻子無用辭乃爲銘曰

皇督九夷荒遐四歸有伏懷濡決藩內闕伏戎乘墉孰惕不憤嗚呼我
公雖死猶奮予伐不究激情則多彼驕亦摧以卒交綏匪知匪勇茲艱
孰抗及在醜夷則頽然喪不卒其施委祉其延我銘式旌勞臣之阡

太子少保漕運總督文公墓誌銘

錫鏜

清故漕運總督文公以道光二十九年舉人咸豐二年進士任戶部主
事員外郎在部者十一年授山東沂州府知府升兗沂曹濟道按察使
布政使署巡撫在山東者十一年任漕運總督者九年自咸豐二年訖
光緒六年凡二十九年其於度支吏治漕運河防罔弗洞徹言必可行
中外倚之而尤善於用兵百戰瀕死爲民捍患其始則蘭費墨膠捻幅

授首數千計既乃決勝於義勝常武之軍卒以綏靖徐海血食百世戰功見於奏疏者盈數尺所以垂大名於岱南淮北之間竟其用可爲天下黎元造無窮之福而惜乎其遽卒於位也公諱彬字質夫姓輝發那拉氏隸內務府正白旗滿洲會祖福勒賀祖明鐸父那峻皆

贈光祿大夫母裴太夫人繼母劉太夫人皆

贈一品夫人娶王夫人生子延煜延熙延燮延照女三妾趙氏生女一程氏生女一公以光緒六年六月初三日卒年五十有六公子奉匱回旗明年七月十六與王夫人合葬於東直門外東壩河之瑩公幼以孝聞二十一歲而孤受學於伯父那崑峰先生吾鄉所稱時文宗匠者也顧不事章句而務力行下筆乃如萬斛之泉奏疏手出多可誦者蹟其平生智勇過人面青碧色目炯炯出光芒而語氣慈祥不使人怖公子科名蔚起詒謀及孫然後知其宅心之厚慮事之疑古大臣所以爲邦家光者吾不知其何如若公者庶乎近焉嘻可銘矣銘曰

循吏將才有所自來

帝曰欽哉保障江淮受天之祿爲天下福

帝曰咈哉何奪之速昔也封疆今也祠堂明德馨香斯民不忘

誥授光祿大夫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山東巡撫霍欽巴圖魯世襲一等

輕車都尉加一雲騎尉贈太子太保予諡勤果張公神道碑銘碑延

咸豐以來宣力

三朝戡難勤民文武勳臣曰張公諱曜字亮臣號朗齋順天大興人祖

貫浙江錢塘縣家世儒術曾祖志銘縣學生祖濤順天副榜貢生山西

絳州直隸州知州考世桐候選知州三代

贈如公官公生穎異有神力就傅日恆部勒羣兒持竿結陳兒無謹者

少長能詩習顏平原書輒工負奇早棄舉業吳江蒯大夫賀蓀宰固始

公舊嫻也往依之河南羣捻已大起固始尤近窟穴出沒不常縣令纂

嚴集健兒數百付公訓練嘗設奇卻襲城之寇由是知名已而破巨捻

李士材汝南以收復光山息縣功得官咸豐六年署固始縣令守禦益

完一援光州解其圍當是時捻眾合勢皖豫號數十萬固始嬰其衝公

拮据捍禦七十餘日賊百計攻之不下釋圍去蔚平功首名達

當辰自此始擢署光州牧光與穎霍接壤公出師會剿威震淮北勇冠

三軍父喪解官河南大府方憂張落刑之眾蔓延中原留公墨經枕戈

運戰皆克惟時浚登功簿

朝廷酬庸已擢加按察使銜記名道員中州四戰地逆捻繁牙衆忽迎擊踵躡兵機日變公入奇出正與爲不窮而尤留意子遺衛養良懦降衆復煽以智殺其勢勇激其盡同治元年

特簡河南布政使仍董帥兵公七八年間蹈厲壇場下同士卒甘苦人方以戰將目之驟覽藩條言者詆謫

詔曰朝廷文武並重豪無岐視乃以總兵改補公綢繆

恩遇無槩於心轉戰如故科爾沁親王督護諸將以公爲右翼長奇兵搏賊七戰皆剋賊黨斬馘幾盡河南羸定王檄留公而身自追賊公得乞假葬親時杭州初復衣冠稍集公思賢訪古樂與文士游處湖山舒嘯若將終焉而淮北寇亟河南大府仍奏起公復出部合新舊選鋒約法遂成嵩武軍厥後驅馳絕徼開邊載績西陲萬里底定之勳繫惟此軍抗湘淮之顏行若與爲後勁云至六年拜記名提督之

命皖北旣誅張落刑其孽總愚擁眾北竄畿輔傳燧節相李公控駐德州會侯師於濟甯公在前敵調張總愚詭悍方交綏斂陳遽退公亟卷旆疾馳出其前二百里先至饒陽丁夜成列賊果至錯愕遁去不復進瞰近畿者嵩武軍大有力焉論功

賞穿黃馬褂並騎都尉世職公軍堅韌耐勞益習北土七年捻平乃移師而西公之西征也以陝回畔亂臨河防剿

召公援山西寇至卻之乃度隴遂進軍甘肅策應大軍壁準喀爾八年烏拉戰勝阿拉善解圍甯夏回眾從亂抗官軍公與將軍金順公合擊連下數十砦甯夏肅清

詔授廣東陸路提督回首白彥虎踞肅州公從督師左公攻下之白首亡命出嘉峪關窟於烏魯木齊煽召同類哈密南北城附之俄羅斯方擁伊犁巴里坤且岌岌

朝命公總防討亟援哈密慷慨出關師行乏水草沙磧二千餘里餽艱阻議立屯田耕鑿以濟軍進克吐魯番聯絡羣帥拔烏魯木齊白彥虎遯俄人歸我伊犁新疆式定左公倚公成大功乃以重任期公密陳於

廷光緒六年以來先後襄辦軍務督辦善後師貞丈人以儒將冠於軍十年九月班師入關防護直北

賞巡撫銜尋敘邊功復

賞頭品頂戴十一年五月

簡廣西巡撫未出方董所部浚治都城河道工竣

恩加兵部尙書銜旋奉

旨勘河山東建議南北分流雖不果行而

宮中以篤棊陳言衷於民物十二年五月調山東巡撫初公在行閒振
轡齊魯綜擊形勢咨嗟疾苦軍興後黃運並淤昏墊所由下流日陞上
游汎濫沙挾日高隄形互長庠薄莫禦軫乎蓋慮非一日矣至是受任
封圻廣詢忠益塞漏卮培喉亢廝枝渠啟鍵鑰參西法以運槌畱到官
暮年奔走河干垂三十旬淫霖傾坻單騎沐雨察險工泥涂父老雪涕
馬前若忘其死公响喻饗粥截漕振餒移及溺之氓以就粟五載按部
宣勤如一日優禮賢士羅於門左右者數百人解推弗勅私財不足稱
貸益之沈災之餘扶挽士氣方公在西域所至創立義塾澤以詩書冀
平獷噬之氣開府山左則建海岱書院於青州修復洙泗書院於曲阜
投戈講藝學道愛人素所蓄積者然也十四年奉
懿旨襄辦海軍明年加太子少保銜十七年四月
朝命會閱南北洋海軍至煙臺聞臺灣劉撫部銘傳移疾解組則抗章
請行

優詔褒之六月將赴利津勘隄疽發寢劇猶講畫羣政不廢背創潰七月薨於位年六十官閣蕭然無百金之蓄公未絕之日四民皇皇奔走禱祈求益公算既逝交衢縞素若喪天親人士聚哭於省闈嵩武軍中斫地投胃哀聲遏長河事聞

九重震悼贈太子太保諡勤果祠賢良子孫進官飾終一視總督禮公長身劍立豐顏頰出言遲重而色溫溫性慈惠聞人疾苦若被諸體恢廓大度散金如泥沙而自奉儉約壯歲治兵多奇策風動水立然得於默觀資於廣聽論者謂忍而能斷近者治河道機過勢有合有分皆兵法也疏牘往往自裁幕下斂手最長技擊非健兒久侍戎右者亦不克知噫中外大臣贊

中興之偉烈如公者可謂兼資文武也已配一品夫人崩氏子三端本安徽廬州府知府遇缺

簡放道端理

恩賞部員外郎端瑾女四陳其元孫寶琦陶譽光姚舜年公壻光緒十八年四月治葬於杭州鳳凰山麓長公子介所親造於廷獻屬表墓之文謹次第勲勞推本性行而爲之辭曰

天柱柱天交會爲辰鼓鼙淵淵旁求帥臣張公扶義兵若天授弧矢四方身鵠斯毅公來自南去垢中原芟蟠蝨賊以衛元元公征徂西霜肅秦隴鷹揚絳霄霍增衛重公歸北極翊衛邦畿凌煙象設肅將靈威公車旣東棠憩召伯大河湯湯德音莫莫夸父之步忽黤虞淵傳說作楫忽淪巨川

帝開明堂功宗告謝將士勞血衢市旬罷越紐毓靈雲容黯然有萬棟材

賜葬豐阡載考司勳民謠士譟撰德幽宮鳳山如砥

續碑傳集卷二十八

續碑傳集卷二十八

續碑傳集卷二十九

江陰繆荃孫纂錄

光緒朝督撫

誥授光祿大夫兵部尙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雲貴總督武愼劉公行

狀 王定安

聖清受命二百餘載緝熙枕被隆極而貽迺有殃徒括乎八桂

天子命將徂征弗燔厥燄湖湘豪傑投袂疾起號曰楚軍楚軍勛伐聞

天下然其規模實權輿新甯故安徽巡撫忠烈江公忠源首倡義旅踵

而大之者今雲貴總督武愼劉公也公諱長佑字子默號蔭渠先世居

江西安福縣明初遷新甯與兩江總督劉公坤一同族而異派其居廬

前後相綴新甯故僻邑鮮達宦今節鉞焜耀出一門世尤豔之呼爲隔

牆兩總督云曾王父諱儒禹府學增生妣鄔氏李氏李氏王父諱世貴

國學生妣李氏曾氏父諱時華從九職銜妣鄭氏三世皆以公貴

累贈光祿大夫妣皆夫人初公父光祿公家貧賈異縣以養親久之貲

貨稍溢輒蠲所贏修橋梁治道路建祠以祀節烈設堂以收孤貧子女

又嘗掉舟振益陽水災活百人藁葬數百人雖鄉里豪猾皆稱劉翁善

人矣光祿公有四子公居長次長佐長伸長健公生而嚴重不苟言笑然近之則坦坦和易亦不喜爲崖岸年十七補學官弟子道光二十九年登己酉拔萃科學使梁公同新奇其貌語幕客竊從戶牖窺之公軀幹修偉面黧如髥瞻視異常人幕客皆賀少時雅與江忠烈公善忠烈既誅妖人雷再浩其餘黨李沅發乘歲祲嘯聚萬人陷新甯公徒跣走寶慶上變制府聞公名檄率鄉團擊賊躡之黔粵境公以書生領兵自此始也忠烈謁選京師亟稱之湘鄉曾文正公國藩會公夙奇忠烈比公入都相見大悅以爲二人者皆戡亂之材然江君尤當以節義終後竟如其言公赴

廷試報罷丁父母憂歸里時洪秀全倡亂金田大學士賽尙阿公視師廣西檄忠烈募楚勇五百以從約公俱未許咸豐二年洪酋圍桂林副都統烏蘭泰戰死湘楚大震忠烈先假還新甯謂公曰事急矣吾不能不赴難君必助我乃增募七百人合前軍千二百人同趣桂林營城東鷓鴣洲當是時督師賽公駐陽朔提督向公榮任城守提督余萬清總兵和春秦定三經文岱音德布侍衛開隆阿等皆壁城外援師逾二萬逡巡莫敢先發忠烈入城白軍事賊覬楚軍少且新造易撼突出犯我

公開壁逆擊士無不一當百膊之城南大花橋由是以勇畧知名頃之桂林解嚴賊走湖南公隨忠烈扼之蓑衣渡火其艦八月賊攻長沙公說忠烈壁南門天心閣與和春據要害禦之論功獎教諭賊既破武昌據金陵忠烈憤諸將帥坐失機不樂東征湘帥張公亮基令留防湖南是冬公隨忠烈擊瀏陽徵義堂會匪戮其魁周國愚獎候選知縣三年春張公權兩湖總督召忠烈援湖北公留瀏陽時曾文正以侍郎治軍長沙趣公往謁王壯武公僉用諸生領湘勇三百公領楚軍五百會攻衡山常甯土匪悉破平之忠烈至湖北促公東徇通城蒲圻會師黃州七月楚軍揆南昌公分兵克泰和累獎同知江西候補知府忠烈已拜巡撫安徽之

命則引軍趣廬州賊圍之數重公偕江忠濬率千人馳援壁城西五里墩阻賊弗能達乃募死士挾白鏹油燭縋城入以濟軍十二月廬州陷忠烈發憤投水死四年正月公募人入賊中負骸出遂以楚軍隸提督和春公圍攻廬州明年公謀歸忠烈喪輿櫬過黃安民團疑之欲啟視棺公出示符牒眾益譁或呼曰棺啟矣公憤躍入池幾不生於是眾皆歎曰劉公長者歸其所掠公既聞關還新甯而廣東寇陷東安楚軍將

江忠淑戰不利湘帥駱文忠公秉章檄公統其眾自是公爲特將賊中
往往指目劉家軍矣八月克東安公策賊且分走新甯倍道驅之初戰
敗績再擊再殲之新甯圍解十月會王壯武克郴州獎擢道員六年春
移駐醴陵時江西八郡五十餘城皆陷愚民多輸貲糧款賊會軍孤懸
南康閒羣寇環伺驛路阻弗通有

詔湖南巡撫募兵往援而江西帥奏調公軍疏屢上於是湘帥駱公檄
公率同知蕭啟江合五千人赴之公度賊勢盛法當先取袁州扼形勝
則東北可援瑞臨南可援吉安乃攻萍鄉克之進壁袁州西門持數月
不下他賊餉遺袁州鹽貨輒遣軍要奪賊困憊自相猜其黨李能通款
於我開門納軍十一月克袁州留兵戍之

詔加按察使銜三品封典公自將徇分宜收新喻檄蕭啟江會臨江七
年二月進屯太平墟墟左林木茂密諸將狃常勝頗輕敵列營相屬先
是有黑雲如幔覆壘上公至營頗咎諸將失地利已而吉安援寇大至
縱橫二十餘里以驍騎抄我軍營中火起諸將士多死軍敗壞不可遏
公下馬臥地引佩刀自裁營務處劉坤一掖之上馬曰此非公死所也
旣出濠復自投於地親軍數人曳之行乃退保新喻明日退分宜分宜

三縣士民聞敗皆曰楚軍爲吾故輕死爭運糧械濟之擔負者數千人諸敗軍聞民團助義則皆自愧恥爭走來歸軍勢復振而湘帥復遣江忠義率千人來助別遣王壯武將二千人出義甯公旣率啟江圍臨江掘長濠自固賊眾五倍我人人自危而僞翼王石達開糾黨二十萬來援前鋒已薄太平墟多攜婦女散居村落田隴閒候騎言其狀眾頗懼坤一獨躍起曰賊眾我寡待其大至且腹背受敵今乘其未定擊之破其前鋒則眾志攜矣此天假我急擊不可失公以爲然乃約啟江會戰乘夜銜枚布橫陣廣數里天且明大霧迷濛賊不辨我軍多少遽出迎戰楚軍故以火箭收隊賊見火箭紛起輒鳴鉦回營公聞鉦聲麾軍大進賊自相蹂部將江忠義李明惠乘勝逐之燒其壘四十七援賊皆返奔是時湘軍疊克江西郡縣湖北援軍復湖口賊燄寢衰於是臨江寇謀反正其黨遲迴未決乃謀突圍走諸將議合圍蹙之公曰彼逃死耳急之且致力以覆我乃缺圍張兩翼驅之遂復臨江

詔賞齊晉圖巴圖魯布政使銜當是時公部不滿八千頻克大郡破賊數十萬聲威甚盛鄉民貳賊者爭自拔倚官軍爲固於是大府爭欲致公爲將京朝官交章論公功明年秋擊賊建昌七戰皆捷江西帥耆齡

公奏留公部爲江西軍

詔軍機處記名遇江西道員缺出請簡公屯撫州未幾士卒患疫率其半歸湖南九年正月石達開自福建還走江西道南安犯郴永楚邊皆警公甫班師湘帥駱公檄募舊部擊賊永州大破之解散萬人

詔以按察使記名四月石酋圍寶慶眾號三十萬連營百里分黨掠旁近邑於是東安祁陽武岡新甯衡州皆被寇湖南水陸援師近四萬聚屯寶慶湘帥以公爲總統而鄂帥胡文忠公復遣李勇毅公續宜將五千人來援檄圍師悉聽續宜節度六月公方扼釀溪作浮橋謀由城北乘虛襲賊部將江忠義席寶田皆拊髀大喜以爲破賊可翹足待而李公新來詣公壁商方略亦欲渡釀溪北擊時城中僅五日糧賊亦苦食罄期三日必破我公乃約李公渡浮橋前擊頻下其七壘諸援軍乘之賊大潰乘夜引去寶慶解嚴是役李公功第一然湘人尤多公之善讓云七月公敗賊東安石酋已南走廣西圍桂林公帥八千人赴援師次靈川巡撫曹公澍鍾促入衛省城公策援師赴省賊且擣虛還走靈川塞我運道若由靈川徑攻義甯則桂林之圍自解乃單騎謁巡撫白其狀未幾賊果解圍走義甯陷慶遠時布政使蔣果敏公益豐與學政議

軍事不合論劾降道員

朝廷益嚮用公九月授廣西按察使逾月擢布政使進軍攻雒容圍柳州羣盜多降十年正月克柳州

詔賞三代一品封典艇匪自春涉夏數來侵犯湘粵餉皆不至公督飢軍力戰卻之閏三月拜廣西巡撫益澧爲按察使自洪楊倡亂土酋揭竿踵起其名者崔昌陳戊養據柳州陳開黃鼎鳳據潯州范亞音據容縣張高友陳金剛據平樂修仁其他慶太思南泗鎮諸屬姦宄草竊大股數千人少或數百人省城聲教阻絕監司守令遙擁虛號不之官或潛匿村堡藉鄉團自衛大府度力不能盡誅則假招撫羈縻之奸民亦利假官爵脅愚氓俟兵倏賊不可究詰公旣受巡撫事以爲欲拯民生當清吏治欲平土匪當興水師乃揀惻愍強項之吏稍寬以文法俾鋤姦暴安善良奏蠲逋欠錢糧數十萬禁兵團驛騷科斂綜覈關卡出入汰其已甚者於是商貨流通釐稅增倍遣募湖南廣東水勇造戰艦扒船上下游擊廣西水師自斯盛矣是夏將軍屢破陳金剛於平樂進圍賀縣湘帥遣知府劉嶽昭會攻賀縣克之土酋陳保犯雒容公遣李明惠擊殺之而石首踞慶遠賴裕新犯思恩武緣河池輒爲民團所敗乃

遺黨分數道窺黔楚其左旗後旗眾猶四五萬七月左旗出靈川犯桂林公檄部將鄢世堂回守省城候卒頗言賊黨攜貳思東歸公張諭招撫其酋張志功等乞款公輕騎出城受之留三千人畀志功自效餘眾悉資遣之而後旗復爲李明惠所破奔義甯公復遣鄢世堂躡之道州賊喪亡略盡時石賴兩酋尙擁眾數萬據武緣掠遷江南甯公檄左江道吳德徵等擊破之斬馘萬人賊走忻城掠興業陷北流土寇吳凌雲陷太平殺知府劉作肅而陳戊養據太坪塞我南道柳州軍不克進公乃奏以記名按察使劉坤一總統楚軍擊陳戊養於太坪分兵渡河攻忻城九月石酋復犯南甯武緣掠賓州上林宣化土寇李青龍率百艇犯永甯吳德徵等擊走之忻城遷江賊掠來賓馬平宜山天河融江入永甯坤一明惠躡之賊陷綏甯城步湖南復擾十月公赴全州督師遣軍扼賊於武岡新甯間屢破之賊走東安道州零陵公還桂林增遣李士恩等助攻太坪以張志功所部赴梧州會廣東軍攻下郢破走之蔣軍復敗之竹洞英洞賊奔潯州十一月坤一進攻柳城四十八峩盜魁皆降陳戊養亦乞撫於是柳梧皆定是冬貴州獨山敗匪走融縣入湖南十一年正月檄坤一北躡賊灌陽會湖南軍夾擊破之而石酋餘黨

復自貴州定番還犯慶遠南丹三月艇匪犯象州坤一還擊於馬皮墟
 三戰三捷是月公兼權提督五月蔣軍復潯州別將擊破定番賊於灌
 陽賊酋余明善率萬人歸誠公檄左江道蘇鳳文撫定之於是羣賊剗
 除略盡石酋崎嶇奔命不復振矣六月公部克賓州七月克平南石酋
 益跟踰西走銳意犯黔蜀於是貴縣橫州宣化土酋皆反正九月石酋
 閒行趨懷遠坤一遮擊於楚邊江忠義自武岡出要之賊乃走黔陽道
 沅州趨浦市而東公檄坤一疾行趨沅州會楚黔軍躡擊之十一月蔣
 軍破土寇於貴縣藍田賊或降或遁同治元年正月遣軍復羅白土縣
 二月復太平府是時蔣益澧擢浙江布政使劉坤一授廣東按察使李
 明惠補永州鎮翟國彥補高州鎮

朝廷以廣西事緩皆促赴新任而土寇時時竊發潯梧間楚軍無宿將
 公乃自將討賊先遣副將鄭金華屯潯州右江道蔣澤春南勇繼之道
 員易元泰屯蓮塘四月師次平樂距元泰營百里適天雨霧公輕騎從
 百人走山徑六七十里窈冥不見人既至元泰等皆驚喜土氣百倍遂
 破賊馬嶺毀其木城五月公進駐潯州土匪數萬壁城外掘長濠拒我
 公分軍扼鳳凰山洋江橋以水師巡守南北江六月叛酋黃鼎鳳自貴

縣來援偏師襲鳳凰山後公親督諸軍擊走之艇匪入東津水師自官
江橫鐵鎖拒之七月部將戴盛寬等破賊於平田嶺燬十餘壘賊分走
覃塘龍山我軍進逼貴縣之大墟且勦且撫賊黨多散降九月拜兩廣
總督劉坤一爲廣西布政使接統公軍時公猶在潯州搜捕羣盜多所
斬禽

朝旨以廣州交涉外族且高州寇燄熾促公赴鎮十二月公至廣州受
印未而月有

詔浮海入覲二年正月移直隸總督當是時山東馬賊張錫珠等竄擾
畿輔逆蹤慄遯日踔數百里追師不能及河朔姦民藉寇勢煽脅鄉愚
反側譎張官吏莫敢訶詰而捻酋張總愚賴汶洸橫行齊豫閒其地率
瀕黃河欲投鞭北渡者屢矣

上稔知公起兵閒諳行陣乃以南門鎖鑰付之然公習楚軍其偏裨皆
留南中僅挈廉從八人以往比道上海與蘇帥李公鴻章謀募親軍三
百以副將陳飛熊領之倉猝亦未就也

上廑念畿疆聞公已至天津則大喜亟赴前敵期旦夕滅賊署總督崇
厚公方駐威縣三月公至衡水受印即率馬步親軍進威縣時東匪已

竄深州總兵徐廷楷等自滹沱躡之邀六七百人餘匪南奔另股竄廣平提督恆齡總兵姜國仲夾擊敗之公策賊且還走山東乃率臬司王榕吉出下堡寺扼臨清之尖莊賊果大至公親督洋鎗隊擊走之於時賊旗分爲五分掠畿南公還至廣平會僧軍將蘇克金等敗賊平原賊走德州渡運河而北公親敗之曲周其酋楊鵬嶺等迎馬首降散遣千人留三百人令誘禽餘匪自贖四月

詔督直隸山東河南三省勦匪事公疏論東昌匪巢林立習亂成風而內黃滑濬毗連大名爲畿輔屏障乃以臬司王榕吉會山東文武治其黨羽道員祝塏會河北鎮道練兵防守誅降人王恩第殪張錫珠於陣責楊鵬嶺等勒降眾繳兵械騾馬遣之歸農其桀驁者駢首以徇於是東匪五旗皆盡直隸肅清公履任纔三閱月耳未幾宋景詩叛山東公率軍館陶討之時溽暑積潦盈途秫稽叢密賊匿不出乃留王榕吉三千人屯館陶七月自渡臨清而南以堂邑空虛奏飭山東巡撫移營東南期夾擊公親督軍由舊縣屯于莊刈禾而進令提督鄭魁士江長貴誘賊入伏抄擊敗之賊馬猶二三千焚掠諸村堡我軍分隊番擊陣斬數百人時僧王已破淄川教匪移駐清平之魏灣相距七十里公輕騎

往謁約期會戰八月僧軍由柳林進公親至新集逼賊巢七八里連敗
之灘上崗屯賊狂走莘冠僧軍馬隊躡之乃走開州我軍邀擊於井店
敗之遂從濬縣渡衛河月股百人走南樂殲焉而恆齡蘇克金已破寇
開州西北殲步賊殆盡馬賊亦爭渡衛河詐稱官軍一晝夜奔三百里
至曲周我軍皆落其後公方遣將北嚮賊復折而東南逼德州公馳突
冀州武強獻縣景州間往來策應僧軍助之賊不得喘息九月知府余
承恩敗賊腰站賊目楊澱一奔恩縣宋景詩自率千人由夏津渡閘河
僧軍將舒通額躡之景詩還走開州梟水掠船知州任愷擊沈之僅逸
三船楊澱一竄大名爲知府長啟所禽餘黨走任縣余承恩盡殲之東
股匪平而西股朱登峰游弋畿南屢逼保定我軍生獲之送僧營獻捷
於是直境復靖惟宋景詩易裝南遁與皖捻合初公議建直隸練軍其
法就制兵三萬揀精壯者聚處訓練增其口糧仿湘軍制五百人爲一
營五營爲一軍軍置馬隊五百將領以南人習戰陣者充之凡設七軍
分爲七屯用資拱衛備征調

上可其奏會侍郎薛公煥請設直隸四鎮鎮各萬人戶部下其議公乃
試行之諸行省練軍自此興矣是時羣盜殄滅河朔麤安公奏請撤銷

三省勦匪之

命提鎮標兵悉令歸伍其南來副將陳飛熊親兵三百總兵李明惠楚軍千五百悉議遣撤之惟留北勇三千分屯畿南十一月公回保定始親吏事三年正月入覲

上慰勞之促令回鎮公以直隸吏治廢弛度支奇絀乃清積案以恤民釐鹺綱以裕課修河隄以代振買戰馬汰客兵以整軍節餉又以游民出口謀生久恐流爲盜賊邊牆頽圯請飭將軍都統嚴稽查杜隱患一時百廢粲然具舉官民稱便公復輕騎出長城歷紫荆居庸關至宣化自古北口密雲道通州南至天津遍校營伍還閱永定河工時金陵已克奏請直隸提鎮在軍營者速赴本任以專責成四年二月擒匪掠尉氏中牟侵黃河邊公急檄大名鎮道抽兵防河募民舟駕礮守水口三月擒由考城定陶竄曹州東北宋景詩率馬賊二千聲言回堂邑直邊皆警公駐軍威縣四月至大名擒循開長南岸沿河窺覘遂犯東明是月僧王追賊曹州中伏而薨擒酋牛老洪張總愚陳大禧賴汶泚宋景詩等麇集水套結鄆城土匪馬步十餘萬自曹州北至濮范東至鉅野嘉祥西至東明定陶蔓延數百里河北大震公策張秋最衝要宜設重

兵遏賊北渡咨山東帥閻公敬銘移軍守之閻公怵賊眾已由東昌馳
回濟南張秋者黃運合流處也河狹水淺迤東李連橋魚山滑口處處
可渡公見東兵不設守急遣總兵陳濟清自壽張移屯張秋時侍郎崇
厚公防景州公偕至張秋勘形勝崇公循河而東公循河而西始於開
州造礮船黃河水師自此起公之創水師也或謂黃流激急遷徙靡常
所帆船往來非便比成軍舟楫輕捷逐水性高低駕駛如飛北人驚爲
創見公與崇公言今捻聚濮范鄆城之間若北扼黃河東扼運河圈而
蹙之待伏秋汛至賊馬阻水弗能騁必自斃惜諸帥不能如約其後肅
毅伯李公平捻卒用此策閏五月捻匪回竄皖境直東解嚴公回大名
增設西路水師募清淮水勇開以沿河舟工乘大溜練習出入驚濤急
漩中俾忘其險檄還分駐山東防軍以臬司李鶴年總統水陸馬步萬
人六月捻匪竄歸德陳州西趨鞏洛公撥礮船馬隊西巡河壩當是時
天子有事

山陵總督布政使率州縣除治橋道葺

行宮待

幸而關外馬賊闖入喜峰口掠遷安遵化玉田薊州逼近

東陵公急遣兵捕治禽誅數十人賊遁出鐵門關乃分軍屯邊牆要害
搜之至八溝八月捻竄通許考城沿河隄侵東明入長垣南境總兵姜
國仲渡河擊敗之公方至尊化查

蹕道飛檄大名東西防軍巡守河壩移黑龍江馬隊南扼濮范而選精
騎數百輔以步兵遮護

蹕道南九月

乘輿謁

定陵奉安禮成

上侍

兩宮皇太后還京初

啟鑾時中外頗以馬賊爲疑

召問其狀公奏稱勿虞至是

行仗不驚

上嘉之公既回省以京東空虛分兵屯榆木嶺三屯營令馬勇巡薊州
玉田提督徐廷楷駐遷安指麾之十一月奉天馬賊竄朝陽公親督軍
禦之至三屯營遂自遷安冷口歷臨榆九門口閱牆柵濠塹其不如式

者更爲之諸關隘如臨榆之義院撫甯之界嶺遷安之冷口並增兵屯防其他諸小口皆設守焉十二月還駐三屯營五年正月馬賊竄吉林伯都訥奉直解嚴二月擒酋張總愚逼犯汴梁候騎至東明長垣涉淺搶渡水師擊卻之三月總愚走鄆城踞梁山賴汶洸牛老洪自中牟趨朱仙鎮賊騎或數百或數千分掠壽張張秋開州東岸陳濟清等督水師屢擊敗之賴牛遂與總愚合踞范縣舊城銳意北渡公親至大名督戰陳濟清等敗賊劉隄余承恩等收復舊范縣羣捻南走曹縣四月公赴開濮閱河防乘舟至張秋適大學士曾文正公巡河至沈家口公晤商防事山東帥閻公敬銘亦至會公議自范縣豆腐店以下並張秋東阿隸山東防豆腐店以上至東明長垣隸直隸防於是直軍稍稍息喙差免奔命矣時提督劉公銘傳屢擊破張賴巨股羣捻走徐州公益增設礮船以會公前閱黃河水師謂足深恃也六月公因病乞罷詔給假三月七月擒竄曹州考城李鶴年已擢河南巡撫奏以按察使張樹聲任畿南防務八月捻入東明長垣境自竹林口柿子園搶渡均爲師船所截乃東撲運河還走曹州九月公假滿請覲詔不許時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有變通直隸練兵之議

朝旨限半年試行公覆奏臣於兵事麤識途徑其道無他將得其人而已前年秋冬抽練兵八千餘續增至一萬二百現尚須抽練五六千以足六軍之數然練兵非難籌餉爲難兵之所以疲弱者皆由饟項折減給放拖延不足贍其身焉能鼓其氣乎至總統六員頗不易得直隸提鎮如劉銘傳婁雲慶張詩日皆著名宿將然帶兵未能履任今僅就現有鎮將揀其膽識稍優者俾速成軍此籌餉選將之難也又直隸標兵征調遠出急難歸伍宜增廣二軍以厚藩籬設局優養戰士以儲將材詔慮餉細從總署議每軍先練三營以減兵之餉練增廣之軍公抗疏論辨請避賢路語頗激切

上優容之仍令依所議行六年春復求入覲適神機營大操

詔令隨王大臣校閱事畢

召見公奏神機營紀律陣法外軍所不及然臣愚以爲宜參用久歷行陣者佐之

上韙其言是時捻股分爲二任柱賴汶洸奔突齊豫楚皖閒號曰東捻肅毅伯李公鴻章駐山東討之張總愚自河南擾秦晉號曰西捻恪靖伯左公宗棠駐陝西討之五月東捻竄新鄭許州至長垣竹林口水師

擊敗之遂由戴廟渡運河東走青州公以爲賊竄運東宜集數省兵力嚴扼運河而以精銳驅之一隅彼北阻於河東阻於海必就斃於青齊數郡之間

詔下諸疆臣行之先是公以黃河北徙請築開州金隄捍河朔用帑銀二十萬修治之因代振撫而畿疆旱暵成災復請粟十萬石銀二十萬振之於時鹽山靜海梟匪乘機竊發煽誘飢民劫掠州縣山東教匪應之保定津河諸屬邑皆騷動梟匪者燕齊大猾販私鹽爲姦利其來已久聚輒數百千人公方南赴河防而轄境大擾

詔令先其所急乃檄前藩司唐訓方屯齊河梟司張樹聲屯張秋與東豫軍共圖擒匪而自將討梟匪七月公至正定梟匪已屢挫於安平晉州境遂由廣平竄臨清邱縣公遣道員余承恩總兵劉景芳姜國仲江開泰等率練軍躡之山東而總兵劉雲鶴先以失機褫職發憤追之館陶力戰死之其部將劉在巘亦死適劉景芳江開泰等掩至匪乃馳去公親歷橐城獻縣覘所嚮而梟匪由威縣走廣宗任縣勢將北趨乃急赴新河扼其東北八月梟匪越滹沱擾無極復北走文安都司鄭明保敗之虎狼廟余承恩敗之大城適都統穆騰阿公率神機營兵至梟匪

畏威乞降余承恩將計殲之賊覺而狂奔我軍邀擊於晉橐間禽逆僧
左春信餘匪奔深澤無極參將趙友勝過於定州敗死匪益東趨大城
上以畿疆根本尤重北路

詔劉景芳所部屯文安大城雄縣隸穆騰阿節制梟匪見北防嚴還走
西南復東趨武邑衡水公念殘寇稽誅勞師糜餉劾諸將縱賊並自請
議處九月梟匪竄臨清渡衛河知府楊毓枏敗之河灣乃走肥鄉成安
游弋順德廣平間十月還走山東公至曲周匪復入直境掠鉅鹿甯晉
趙州欒城官軍常不及寇乃以步兵分布衝要揀馬勇二千與之馳逐
是月東捻自膠河逸出黃防戒嚴梟匪奔山東乞款於提督傅公振邦
誅其酋吳培基等羣盜復叛公在威縣督軍梟匪乘虛北走數日至安
肅定興劉景芳等馬步躡之乃竄固安雄縣繞掠霸州京師頗震十一
月有

詔摘去頂戴已而革職以大學士官文代爲總督
命下十餘日而梟匪平

上念公前勞

賞三品頂戴行次德州而東捻平

加賞二品頂戴七年四月公歸新甯公之去直隸也率楚勇二百行糧
不給道出金陵曾文正餽銀三千濟之及還長沙輿服樸陋廉從寥落
人不識爲達官公故宅濱瀆水旁有菓園古樹合抱者數十株公子思
詢購而垣之依樹爲屋蒔花養魚其中公額曰遂園其室曰省齋嘗自
謂鋒鏑餘生自分死疆場今乃獲放歸偃息林泉非夙昔所敢望
聖恩大矣用以勸其子孫未三年而巡撫廣東之

命同治十年四月也六月公發新甯道桂林赴鎮桂林之民老弱相攜
焚香鳴爆竹望拜於道旣至廣州受印甫兼旬移廣西巡撫

詔曰廣西地方遼闊南太泗鎮尤爲盜賊淵藪其近越南邊境匪徒叛
服靡常馮子材勦辦越南竄匪劉長佑當與和衷共濟迅速戡功先是
粵東西姦民出關劫掠越南官兵不能制我軍於是有河陽安邊之役
及悍酋吳終伏誅而蘇幗漢復起蘇幗漢者亦粵人流寓越南曾充夷
練者也九年秋大軍凱旋幗漢乘虛襲踞諒山

詔提督馮子材進軍龍州於是我軍復有牧馬長慶之役幗漢懾

中朝兵威乞撫於兩廣帥瑞麟公而自踞廣安用厚貲招納亡命其情
反側公旣視事與瑞公銳意主勦時匪首鄧建新擾水東曾亞日竄北

甯諒江襲破上林社七月廣西將總兵劉玉成圍上林匪窮乞降獲會
亞日等四百餘人玉成祭其叵測駢誅之九月玉成會廣東軍攻克舊
街勝兵抵海甯匪散亡過半其酋蘇懶漢匿靈山寺諸軍圍之懶漢奔
東興爲廣東將雷秉剛所禽檻送廣州梟誅公以越南東路漸靖檄劉
玉成西赴太原會攻瓊山北山初公與提督馮公期會梧州馮公駐關
外弗能至遣道員華廷傑詣商機宜公旣與定議乃奏言論越南大局
則宜直擣河陽一勞永逸然河陽距關二千餘里窮兵勞費討捕爲難
應令該國自行攻勦今擬芟蕩海陽太原卽迴師列戍以固藩籬則可
分助越之眾協勦黔苗抽出關之兵先清土莽蓋是時慶遠黔防方亟
藤縣土寇何先體踞滿村黃三梁挽踞金屯河池土寇黃有仁等踞鎮
南各崗而永甯四十八弄逋寇伍挽竄擾柳城其他南甯思恩各屬無
名嘯聚者不可勝數公雖檄道府牧令掩捕誅禽然旋殄旋集不能絕
故鯁鯁以強本輕末出萬全爲言十月副將陳得貴遊擊李揚才克越
南從化府遂會劉玉成克通化白通十一月擊破瓊山北山匪巢十一
年正月復敗匪於三星山禽其酋何三甯挽於是東潮甯諒所轄皆平
二月劉玉成等攻克斯立左鑾躡之至宣光白苗境海太肅清公以太

原幅員延長夷匪憑其險阻易怨以變乃檄劉玉成屯戍鎮撫而咨越南國王遣兵換防久之越兵無一至者而法郎西領事涂普義領火輪四艘入河內聲言雲南提督檄購軍火假道赴滇越南官阻之陳得貴時駐太原札南官放行其營弁陳有貴復與夷民鬪誣其劫餉脅之以兵越南官以聞公大愕劾論陳得貴等褫職逮訊因念將領侵侮外藩久暴兵非計益決意旋師咨提督勿務遠攻檄劉玉成汰防軍留精銳四千人待越南接戍公一意懲內姦責左江道周星譽搜治伏莽於是知府葉葆元攻隆安之隴密知州潘英章獲歸順匪目韋聽等知州王政慈攻宣化之那美殛其酋蘇特木知縣唐鳳翔攻武緣之那工通判蔡達卿攻那旺馬浪多所誅殛而思恩鎮安太平西隆諸郡州暨鬱林之北流梧州之岑溪羣盜卵育其中公悉遣兵芟刈之境內麤安乃令道員覃遠璉周歷邊隘葺城堡申關禁杜內外姦民往來旬結時匪酋黃崇英猶踞越南河陽結白苗攻保樂擾我鎮安邊夷匪劉六等踞蘇街相犄角十二年春公與提督檄關內外軍擊之夷苗皆遁因密奏越南貧弱版章日蹙法國蠶食於濱海黎裔虎視於橫山桶岡則白苗跳梁尚奔則黃酋雄踞近聞該國君臣輸款法人黃崇英受職黎裔雖

係道聽之言亦係意中之事臣竊謂黎裔爲患越南受之法國爲患不
僅越南受之今欲拯敝扶衰必須大舉深入若合兩粵之力寬以數年
之期步步設防節節進剿庶交夷可期復振而他族不至生心否則惟
有慎固邊防嚴杜勾結而已黎裔者越南故王黎維禔裔也是時防越
諸軍尙八千人公與提督檄劉玉成引軍北還以六營屯關外諸隘四
營屯歸順龍州而令覃遠璉督八營將佐分駐關內遠璉自率親兵兩
營往復巡徼七月提督馮公至自龍州於是越南諸軍皆罷十月法人
攻陷河內黃崇英等乘機襲太原山西姦民響應北甯戒嚴先是涂普
義假販軍裝與崇英暱約期肆擾其公使請於總署有安參將將遊粵
西公嚴拒之而越南君臣日夜騰書乞援使相望於道乃令劉玉成統
關外十營進太原爲左軍覃遠璉因憂罷令道員趙沃統其十營分布
鎮安爲右軍法酋見

王師大出輒與越南議和聲言越地匪多願挈西師會剿是時越將劉
永福屢破黃崇英於河陽又與法人戰河內法人患之此所謂黑旗之
軍也法酋旣畏我軍屯高諒扼羣賊東竄之路而黃崇英敗後遁匿河
陽爲劉永福所隔與河內聲息不相聞故謬言與越南會剿招納羣盜

冀懈我師且閒離中外

朝廷早誦其詐公亦策之審矣十三年五月

詔以會勦難深信終恐羣匪被攻內犯飭總督巡撫嚴爲備公曰越官能勦匪者莫如劉永福越匪宜亟勦者莫如黃崇英若徇法人之意則必勦劉而撫黃越能聽乎法人之創爲此議意在撤我粵軍而報河內之役令越南自絕於中國耳乃益飭官軍進攻頃之劉玉成破白苗於保樂白苗者黃崇英黨也於是法計稍細自河內退師移輪艘於左金港詭言待涂普義而暗迫越官諷劉永福讓河路以通舟永福聲勢甚盛視西師蔑如也十月公閱兵至南甯防軍統將謁商邊事時黃崇英尙伏河陽遣其黨陳亞水攻保樂築壘城外期必克周建新陸之平鄧志雄分掠高平諒山爲崇英聲援越南王屢乞出師其統督黃繼炎以千人備嚮導公乃令趙沃劉玉成赴之光緒元年二月趙沃右軍由欏欄渡河其前鋒克同文同文者尙奔也進攻浚台白苗見王師旌旗輒棄巢遁沃悉招撫之爲助苗大感悅願內應遂攻底定黃崇英遣千人來援沃擊走之三月克底定陳亞水跳沃令苗酋備竹梯攻襄安克之時劉玉成左軍敗賊於白通陣殛鄧志雄諒山亦靖惟餘

陸之平周建新游弋北甯太原而劉永福已進兵河陽崇英屢爲所挫越南國勢漸振法人稍稍斂戢矣公策黃酋已窮促趙沃進圖河陽檄劉玉成左軍出北太會之河陽與安邊隔一水毗連雲南公咨雲貴帥岑公毓英出師防邊崇英聞

王師且至喉周建新拒左軍陳亞水守猛法而自領悍黨當右軍憑險立寨冀堅守老我師五月沃軍克淦直進薄河陽崇英親出迎戰沃遣將敗之崇英復約陸之平出崑崙來援右軍躡擊敗之於是進攻猛法陳亞水惶懼乞內應佯走安邊副將莫雲成躡之崇英適在安邊憑巢開礮忽見望樓豎官軍幟乃擁眾出奔而河陽故巢亦徧易右軍幟守賊皆降於是安邊河陽同日蕩平中外稱快沃益下令緝黃崇英七月禽之芳杜社越民苦崇英荼毒爭欲鬻割之諸將或欲獻俘公檄趙沃就地寸磔并其妻子駢戮之沃之下猛法或言洋人匿河陽造火器及破河陽獲法匠摩囉哆七人哀辭乞命沃悉縱還時劉玉成左軍亦破賊於通化白通禽周建新於虔陽磔之九月公檄左右軍會攻者巖十月克之其酋陸之平遁於是宣光河陽金沙江上下肅清先是奉議來賓貴縣姦民蠢動黔匪復掠柳州公移關外十營討之及者巖克乃悉

凱撤左右軍入關分屯鎮安太平於是越南諸軍復罷公之再撫廣西也務與民休息奏蠲災區錢糧緩諸例貢嚴禁私鑄以恤商賈又以其閒課蠶桑改兵制雖懸軍絕域而餉不加匱司庫積銀一百數十萬兩自兵亂以來廣西所未有也是年滇邊野番殺洋人瑪加理英吉利公使訖於

朝語連署總督岑公

上以公負時望習邊情十二月拜雲貴總督假道回籍省墓二年二月詔促赴滇四月行次貴州署總督岑公遣道關防公即於途次受印奏曰臣於洋務非所素習然責無可辭不得不豫為防慮雲南五金並產洋人覬覦已久特借瑪加理事反覆挑撥以肆要求今若製機器開采則利由自取權不人操夫藩維不固莫禦外侮之侵兵甲不修難為小邦之庇今緬甸接壤於印度越南割地於法人彼自立之未能豈維屏之能寄臣擬簡練精兵扼咽喉之地備戰守之資為外藩近接聲援為中國資其捍衛則洋人覬覦之心或當稍斂上嘉勉之五月公抵雲南省城自咸豐中葉滇中寇亂相仍回番夷苗所在蜂起

朝廷方憂東南未暇問荒遠大吏計無所出輒聽將領料民爲兵饋餉責之閭閻於是豪酋驕將習爲跋扈徵糧派丁威福自己至戕總督巡撫而莫能誰何他尋仇殺吏無論矣及滇亂旣平諸弁猶狂故智飛揚恣肆怒則叫讙不受節度大府稍稍裁抑之輒擁眾爲變先是永昌李朝叛已就撫矣而妖人王道士竊踞蓋達自言幻術能禦鎗礮愚民多惑之蘇開先者已保參將職藉索餉誘練軍謀亂陷踞騰越王道士與之合逆欲益張於是順甯雲州土豪悍卒乘機肆起踞城池殺守令永昌降人應之迤西大擾公策騰永順甯毗連緬甸漢夷雜居久則句結益眾乃咨署提督楊玉科率師往討道員陳廷珍副之閏五月副將李應舉克雲州賊併入順甯順甯賊聞官軍至亦棄城走躡之雪山箐禽其酋高顯而李朝窺犯永昌爲提督和耀會所殛餘黨解散六月楊玉科陳廷珍攻騰越克之蘇開先王道士皆伏誅公飭諸路搜治逋寇段式虎等百數十人悉戮之迤西平公以土練反覆難馴奏令提督胡中和募楚勇千人自川來滇副將文明迪楚勇五百人自粵來滇其餉由四川兩廣協餉供之故事雲南額兵挑入練軍者十之七悉給全餉赴征調其老弱汰存底營者十之三月餉緩七發三文武吏率以不敷防

守爲請公乃裁兵就餉減額兵之半而以五成兵數餉給之別留練軍十二營備調遣歲增銀僅十餘萬而全省軍制煥然改觀無憂飢匱矣是時瑪加理讞成英人約於雲南設埠通商

詔下其議公奏曰雲南山川深阻舟楫不通界內有土人回人各種夷人界外有土人野人及逋亡之回匪漢人類皆獷悍成性剽掠行旅其腹地散練首民燒香拜會小則攔路劫殺大則入城焚掠而本地紳練恃眾橫行挾制官長上下猜忌法令不行今若遽議通商萬一防護不及致有同於前案或更甚於前案其有害於雲南一隅猶小其有撓於中夏全局甚大且洋人知前案難辦有免其既往之議知後患難防有保其將來之議臣恐滇省官民於已往者不以爲倖免而以爲得計將來者不引爲前鑒或敢於效尤洋人通商意在圖利亦斷無不思遠害之理應俟三五年內外官民稍稍安定遣員商辦

上善其議是冬四川巴蠻掠昭通總兵全祖凱遣兵渡金沙江擊之盡燒其船巴蠻遁回巢時昭通之大關鎮雄之伐烏關土匪並起公檄全祖凱悉破平之迤東皆靖而廣南那雜寨有積匪數百踞山洞肆搶殺飭寶甯知縣李賓擊走之殲其酋王喜三年四月騰越逸匪許雙貴擾

隴州之崩龍總兵謝景春擊破之公之初至滇也諸驕將猶擁重兵頑梗鴟張官民含詢隱忍未敢頌言其非及楊玉科移廣西右江鎮胡中和履提督任公用兵部議武職例應迴避本省者率以兼轄之貴州量移之諸武職亦以平昔斂怨多懼仇讐甘心願徙他省避禍於是豪率並解兵符牧令稍得行其法監司郡守始敢覈吏治矣公以滇事漸定自夏徂秋屢疏引病乞罷

優詔慰留凡休沐五月而後視事十月遣撤楚勇四營四年春巴蠻自雷波渡江掠滇境昭通鎮李明惠擊破之生禽百十九人羣蠻悔罪歸誠公留其酋馬曲哈爲質餘皆縱還迤西道熊昭鏡暨騰越昭通楚雄諸文武吏緝逋寇許雙貴等數十人並其黨誅之騰越徼外土目耿榮高等爭地相殺結回夷三千攻陷耿馬公遣參將周慶安討之耿榮高降七月臨安納樓土族普保極等爭襲構兵阿迷蒙自開化土匪響應其酋楊阿幅踞田心謀襲阿迷城於是廣南彌勒邱北皆擾公遣道員許繼衡率練軍討之九月繼衡薄田心破其壘數十楊阿幅伏誅餘黨走開化官軍復敗之馬塘拔難民數千僮回夷獠皆就撫而他股在廣南者復爲練兵所敗於是彌勒邱北諸匪皆遁匪首普雲沈開科等誅

殲殆盡普雲者阿迷夷人與蒙自楊阿幅初約起事者也沈開科者儂
夷種始與普雲倡亂已就款撫而時服時叛三渠既殲羣盜瓦解矣十
二月阿迷逸匪起安平同知潘英章等襲破於涼水井五年正月進克
三光馬毛諸寨禽匪首黃春鄭小安皆普雲黨也公以臨郡無事檄許
繼衡等籌撫繼衡乃自臨安赴納樓促諸頭目上糧納款且散回眾
禁燒殺土族普保極等率老弱歸誠羣回聞風乞款繼衡悉資遣之於
是臨安開化廣南皆平自騰越蘇開先之亂其黨劉寶玉逃之野山野
山者在滇緬之交為華夷甌脫其夷自為君長不隸於羈屬劉寶玉糾
野貫十三種及蓋達擺夷伏羅坤山時出劫掠公患其害行旅將捕之
適緬甸遣官詣騰越持圖說上騰越官弁約由野山通道列戍官弁寢
其事公曰此必英人之所喉也英人議通商久矣吾雖不為彼用亦當
有以固吾圉乃檄熊昭鏡親赴騰越召諸土司野貫申禁約其屯練田
租之已失者復之墩卡弩手之未補者補之因屬土司誘禽劉寶玉於
千崖誅之諸野夷皆解散閏三月公以述職屆期請入覲
詔弗許七月裁楚勇五百人以其餉增練軍分防鎮雄雲州時李楊材
叛擾越南公遣軍屯蒙自安平禦之八月鎮雄匪起把總岑自開擊散

之十一月教匪高春起尋旬犯州城公調練軍合兵圍破平之高春瘞於陣六年正月永昌夷匪掠保山檄騰越練軍屢擊破之匪首龍保赴潞江死八月公赴迤東迤南閱營伍十一月赴迤西前後賞罰獎刻有差自道光末不行此典者三十年於茲矣是冬四川黑蠻渡金沙江掠東川擄男婦二百餘尋甸練軍合東川營兵躡之江干羣蠻爭渡覆舟溺死者二千餘人七年二月黑蠻復大舉渡江練軍將徐竣采伺其半渡擊之奪其船二羣蠻聚屯江外思復逞公檄東川文武嚴兵備之三月公因衰病乞休

詔曰劉長佑久膺疆寄辦事實心朝廷深資倚畀仍當勉力從公以圖報稱四月遣總兵鄧榮升等擊廣南匪破平之匪首王澤寬遁七月公復瀝陳衰狀乞骸歸里或卸任入都

上復慰留之八月教匪卯招詳犯昭通奸細伏城內肆焚掠殺游擊張宗久等副將涂開科奮擊破之卯招詳伏誅公檄許繼衡勘其事搜餘匪盡誅之時法人窺越南東京佯稱捕盜增召兵船將道紅江達雲南通市

詔滇粵備邊公以爲欲援越南宜先復琉球欲制法人宜先討日本乃

奏曰自西人通商日本始從諸國之後設公司於滬上遂侵臺灣滅琉球英法諸國相視不發

國家既釋倭人而不誅則有以知中國之好安而惡戰既不問滅琉球之罪則必不問滅越南之罪故法人遂憫然自肆剪我藩籬闖我門戶今若及法師未出東京未破之時先討日本以復琉球則時雨之師足以下俘囚之涕

九伐之法足以懾逆夷之心是不戰而存越南也及此時而不日本之討坐待越南之亡則英法俄美又將窺我之暇因利乘便同時并舉則不惟滇粵之憂而欲求如今日之但謀東征亦不可得也故臣以爲寢兵禍大不如急征患小也

旨留中十一月

詔復詢弭釁安邊之策公謂法夷自據嘉定六省以來越南四境皆有商埠教堂脅其君臣漁其財利已非一日取越與否非有甚異其所以處心積慮者乃在通商雲南與其既吞越境爲守邊之計不如乘其始動爲弭釁之謀滇粵三省與越接壤東西幾二千里叩關造釁莫可端倪要害與共勞費殊甚若自三江口以至海陽東西僅數百里以中國

兵力爲之禦敵東京兵聚而力省以視防守滇粵之邊勞逸懸殊請以廣西兵二萬爲中路廣東雲南各以萬人相犄角廣東之兵自欽連而入雲南之兵出洮江而東別以輪船守廣南順化港口斷其首尾法人必無自全之理又力言劉永福可禦寇請密諭越王給其兵食

詔下總署王大臣議之三月法人陷東京越匪紛起廣西援兵至太原公檄道員沈壽榕引軍出關與相聯法人慌

王師大集乃以東京還越官毀其城而去六月遣副將謝敬彪進保勝遊擊龍文藻等繼之七月沈壽榕屯宣光之都龍造戰艦扼紅江

朝廷念邊事亟超擢四川道員唐炯爲雲南布政使率川軍兩營屯關外滇軍悉聽節度頃之法越和議成黃繼炎罷劉永福退保勝法人益謀入滇公以邊患深益請飭滇粵三省合兵規北圻八月公卸督篆先是公屢疏請覲

詔福建巡撫岑毓英權其任於是雲南軍需案起事牽執政中外官株連頗眾或勸公半途引疾歸公曰吾蒙聖恩起用十餘年未趨

闕廷若畏絳議而避之違夙昔戀

主之忱且增羣疑而重在事諸人之禍如

清問垂及當獨引為己咎耳九年四月至都比

召見

上詢邊事甚悉

語不及軍需案於是中外有以窺

上信公之深矣公稽首訴衰疾乞開缺

上許之滇案既結

詔鑄三級七月南行十一月還新甯公內行純篤平生以不逮祿養遇

父母忌日則流涕終夕朔望必親祭墓雖毫末輟也每晨起屏人端坐

焚香秉燭讀易數篇即戎馬空惚未嘗廢書在官以廉率下所得祿賜

輒以恤戰士助公家急不一訾省出入以其贏置田贍族充邑中賓興

資而自奉極薄晏居惟布衾薄絮於新歲致五言詩性仁而恭接寮屬

雖雜職微弁必假辭色俾盡其言領兵三十年未嘗誅將佐然諸偏裨

憚若嚴父無敢犯約者尤務掩人過失人亦以此不敢欺公公之再起

也

上慮其慈柔貽誤

寄諭以勿過寬厚相誠公覆奏曰臣自問無可過人故嘗失之過寬自愧未能化人故常失之過厚至於是非之辨邪正之分苟爲見聞所及亦不自欺其心以上欺

君父蓋公平生學養之得力如此公生於嘉慶二十三年十一月十九日薨於光緒十三年六月二十五日春秋七十明年四月十六日葬城東二十里木雞塘龍頭山夫人李氏孝慈恭敬戚鄰取則先公十五年薨於廣西春秋五十有五子五人長思詢道銜署涼州知府後公一年卒次思詣縣學增生二品蔭生

特用通判先公三年卒思謙二品蔭生

特用通判思訓光緒丙子科舉人兵部郎中雲騎尉世職出爲公從弟長偉後長偉官千總從會文正戰靖港歿於陣者也思謹縣學附生先公十五年卒於廣西女三人長適臨桂龍繼棟同治壬戌

恩科舉人戶部主事次適同邑李馨德縣學附生廣西候補通判次適武岡鄧國琬州學附生孫繩武原名永淇府學附生光祿寺署正永漑府學附生永濱五品銜候選州判永溟永清永滌永沅永濟女孫七人

曾孫鶴慶鴻慶女曾孫三人公之薨也湖南巡撫卞公寶第以遺疏聞

上軫悼

優詔褒卹

子諡武慎蔭其子思謙同知孫繩武分部主事廣西江西雲南諸行省士民思公功德籲建祠奉祀

詔如所請嗚呼飾終之典隆矣光緒十四年九月東湖王定安謹狀

桂陽直隸州泗洲砦陳侍郎年六十有九行狀

王闓運

侍郎諱士杰字雋丞先世自江西遷桂陽州北鄉當宋淳熙時至明益顯爲州大族號泗洲陳氏有參政尙伊由進士起家官監司有治績祀於鄉賢族多豪富至嘉慶時贈公兩世皆好客樂施資恆不給母尹夫人佐以勤儉躬操作教兩子讀且習勞樵汲負米或至數十里侍郎性穎慧質實端慤常從其兄士元會姻家嘉宴坐客百餘人有老翁指謂客曰吾聞天下多難則邊遠生材陳氏二童子其當之乎聞者稍稍異之顏翁工相人以女妻之家疑其貧翁曰此豈久困者道光中州試錄送第一入學旋補州廩生與兄游學長沙貧無齋糧族人醵千錢送之入嶽麓書院院長丁學士器賞之學使課諸院生得其文激賞置弟一

明年按試到州連得高等選充正科拔貢生

廷試詩題獨得題解以一等第一用七品小京官分戶部敝車羸馬不喜造請時閻文介在曹司以蠶樸稱同僚或迂憚之一見相契若平生歡會文正於

朝考讀卷時相知賞又同鄉先達以鑒裁自許傾懷延接未嘗輕詣也常宴門生酒罷投壺惟侍郎與合肥李總督立三馬及後並膺疆寄傳以爲驗咸豐元年丁父憂貧不能歸文正躬爲辦裝縣衣車簾悉取爲贈旣而語臨武鄺主事曰雋臣外樸內朗幹濟才也二年文正亦以憂歸被

詔助巡撫治團練防巨寇是時廣西亂民已出嶺圍長沙陷武昌安慶江甯建僞號所在土寇蠡起桂陽土寇李明先聚眾應之別稱洪順元年一方恇擾州生員劉占元夜造廬問計將安出侍郎辭以居喪不言事占元曰卽亂成能持喪耶謝曰年少望淺鄉里難用官法令不行諸公各散去徒爲辱耳則相約請悉聽進止因集團丁得百餘人策曰賊勢大不虞我之敢取之也及其眾未集可卽掩捕之眾如言夜徑入山寺明先唯與徒黨數十居束手就禽送官訊斬之知州犒團丁酒肉意

甚薄侍郎告眾曰此我利也官若重倚團丁徵調助戰守不得自主矣州北鄉團練不邀功求賞始此役也未幾白水洞姦民李觀龍聚黨千餘陷永桂廳城新田知縣任瑛手書乞援眾議宜自保侍郎曰援新田乃所以自保也卽躬率兩團出境赴之道遇寇返走東犯將至州境突遇我軍俘斬數百人餘眾破散其時省城虛弱僅自守永桂州縣界兩廣數有寇警牧令或守或走院司皆不問鄉團聚散勝敗牧令又不暇問唯桂陽州北鄉團有所稟承人人得以自固守備甚設而侍郎未嘗尸其名會文正治軍衡州手書招之任以謀議唯以用舍人才爲大計反覆進論他人或未知也鮑忠壯爲別校坐誣告營官論斬縛帳前顏色不撓入見力請釋之左文襄與俱出文襄問鮑曰今救汝他日知報否鮑仰天自誓因獨引退恐鮑見其不市德自表襮大要類此三年從文正軍下湘援湖北而湖南巡撫先遣王壯武出岳州至蒲圻遇寇敗退會軍新集營岳州城外寇乘勝追奔將士力戰不能支遂水陸退走壯武自以違文正誠致敗恥與俱退獨入空城死守文正憤懣將佐莫敢爲言侍郎獨進曰岳州薪米俱絕明日必潰宜遣救璞山璞山者壯武字也文正愠不應侍郎自以建議爲公不宜逢顏色退臥頃之自計

曰爲千人請命奈何計小禮數復入請曰璞山軍宜往救意色愈和文
正方環走遽停步曰救之如何吾頃遣偵之城中無人但外有燎火卽
召偵者兩人質之侍郎詰之曰若等畏賊不敢往若城中人出寸斬汝
矣兩人具伏虛誑文正因問計侍郎具言賊無戰船宜遣水師三版傍
岸舉礮爲聲援壯武因得縋城走出免者九百餘人其後平浙克新疆
大將皆在其中壯武後爲名將號無敵數同壁壘意以爲桂勇倚已乃
能戰有自功之色未嘗與言前事也岳州旣敗還屯長沙寇遂略湘陰
陸走甯鄉水斷靖港上陷湘潭踞之巡撫閉城以會軍當敵文正遣陸
軍攻寇甯鄉營官儲忠壯戰死寇少卻已而復至塔忠武救之別將周
鳳山絳崇陽通城未得還文正獨與水師十營居湘川中流上距湘潭
九十里下距靖港六十里春水盛漲時多北風寇上下皆瞬息可至呼
吸不自保幕府無所爲計侍郎私謂閻運曰今獨可悉兵援湘潭卽不
利猶得保衡永圖再舉若不顧根本但圖進取一敗俱死矣閻運曰如
此君何無一言侍郎曰欽差自以無守土之責又本奉
詔赴鄂伺便欲出今還湘潭有退避之形其實爲巡撫驅除軍中皆不
以爲利吾不能犯顏強爭子宜入說之閻運具言其計文正招侍郎使

盡其說卽大悟飛檄塔忠武旋師救湘潭侍郎又約楊勇愨彭剛直俱陳上攻之便卽日六營先發明日督師親將四營繼之其夜文正更用長沙人士計分兩道大軍攻上游自將攻下游已而上游水陸大捷寇自稱兵以來屢抗大軍無搏戰之事短兵相接自湘潭始我軍自此始知戰事不以礮爲生死而名將颺起克平巨憝雖有天幸侍郎本謀也當文正往攻靖港時諫不聽請從不許及敗還而湘潭捷書未至文正獨居煩悶欲自殺者數矣寬解譬慰情誼益切其後論功以湘潭大捷由陳士杰建策

詔以主事用仍留本部先已請歸省親未幾遭兄喪旣葬赴軍則已克武漢沿江列城直攻九江水陸軍鋒銳甚幕府不復謀議留佐糧臺猶進策請屯重兵小池口以固水師諸將以九江功在指顧懦其計已而寇果踞小池出輕舟燒大營我軍遂潰糧臺還保漢口而永桂土寇以泗洲團丁越境出討揚言陳京官已請大兵悉誅李觀龍之黨所連及者四十八里鄉愚反側煽動烏合數萬攻泗洲砦焚陳氏村莊都司譔瓊林將兵五百人合團丁追破之侍郎在漢口聞亂單舸泝江歸侍太夫人自此不敢復遠游專治團練綏輯鄉鄰永郴胥恃以安五年夏連

州土寇何祿陳金剛等結連嶺南北姦民號十萬縣互數百年陷郴州北踞耒陽西連嘉禾藍山露檄言本帥由粵蒞楚撫郴及桂州牧豫逸佐領繼逃將不戎衣兵不血刃而陳某職非守土心欲貪功其為羣盜所指名如此以故旦夕蒐治鄉兵分爲七團自率一團攻賊杏村橋敗之橋在泗洲砦東南二十餘里賊死拒橋下斬溺百數皆勁悍魁率餘眾退保州城橋東南至城六十里團眾乘勝逼之遂營城下賊悉召諸近縣黨眾助守而王壯武適領軍來援合兵圍攻一日不利議退兵設伏誘賊出以鄉團先屯隘口王軍當追賊於是北營仁義墟賊果分三部以一軍繞出我前侍郎自率十餘人前按視營地見男婦倉皇南走知賊已北急還勒兵先馳據險賊至見旗返走鼓譟追之王軍聞戰返旆向城賊來追我者悉奔還陣斬陳材僞副帥也陳良走死合兵復州城又捕斬李石保於郴之吳山石保者州土寇故在北鄉瞰我靜動爲賊耳目有眾千餘與何祿相首尾祿破石保擁眾東走自是無敢應亂者乃以團丁七百城守而自將三百人屯城外以防郴寇頃之郴寇果夜至外內軍合勢擊之賊東西散走遂棄郴踰嶺團丁復邀之州南正和墟大敗之巡撫奏功擢本部員外郎

賞花翎委以南防聽截留州地丁正銀充團餉入支錢月三千六百始
立營號爲廣武軍取湖廣南東西路鎮邊嶺嶠也營勇月支銀三兩六
錢而廣武軍減其半示不遠征非列將比然是時湖南不能邊防官士
有能支拄者則舉以責之敗不能救反諉過焉守令無所請命遇有營
屯亦悉以空城委而去之勝則論功飢不供其餉自甲寅至甲子十年
之閒永郴桂陽邊地千里風塵之響唯泗洲砦廣武軍當其憂危而以
扞遏石達開爲奇功石達開者僞翼王能合眾約束凶黨所過不擾胡
文忠撫湖北左文襄佐駱文忠治兵援江西每遣將禦石逆則騰書相
誇九年春達開擁眾由江西循嶺西走諸軍望風奔避賊眾號百萬分
七部前後相繼結陣徐行人馬七晝夜不絕每行不由腹裏驛道必行
兩省及兩縣界上漫山絕澗或踐稻田田田泥水立涸成平地自贛過郴
遂至桂陽州穿城北走廣武軍二營在州北屯花園砦花園三面環水
一面平田萬頃前有橋跨鍾水曰斗下渡渡南兩山通一徑遣一裨將
將百人扼橋賊夜至不意橋北有兵卽止不前後來者欲退則隘塞欲
勿繞皆絕崖無路止須天明各將初不知賊眾寡但以大營在後不
敢退揚旗吹角相持自雞鳴及午侍郎自出督戰士眾飽食分列橋北

兩山間鳴鼓發礮相聲援賊前突陣將及橋小鎗排擊發必命中賊發
礮憑高不能傷我發小鎗則皆伏橋下避之於是飢疲返走緣山追擊
躡踐墜死遺棄鎗礮旗械互數十里賊西走新田復還東圍寶慶論者
以達開若得渡橋由常甯嚮衡州長沙空虛必不可守而賊糧益多東
南兵事殆不可問使他將屯橋堡聞州城破先已移營矣使侍郎將客
兵亦未能問定如此一過巨寇無喋血之功徒藉無恩不其然乎初侍
郎年十四五自鄉塾還家道經花園登望形勢忽然有用兵之算及戰
罷始憶幼時恍然若夢常舉以告人曰一戰之兆見于二十年之前莫
非天也其後行軍先計敗退以故廣武軍無覆沒之事花園勝後而有
熊羆嶺之敗亦爲侍郎見知左文襄之始焉當花園戰時賊改計由祁
陽犯衡州巡撫急檄廣武軍與質字營合力拒之質字營官魏兵衛喻
義昔所薦拔也既會兵分屯熊羆嶺張左右犄角之勢軍食不繼二軍
皆桂陽人同鄉里多親識或相約捕魚池澗中倉卒賊至捕魚者散走
守營兵驚潰亦走侍郎自出督之不暇鞞鞞一足而馳軍士乃徐定還
營別將顏錫蕃侍郎妻弟也屯稍遠聞賊至堅守不動徐出兵挑戰賊
識廣武軍旗又引去然衡州已聞二軍攻人心大震質字營莫敢言

右營先退右營謂廣武軍也左文襄名爲幕客實專兵事每以侍郎京
官難訶斥而質字營官新拔用恭謹不欺初下檄魏名必次陳至是徑
先魏後陳或徑下魏丞不復關陳副郎已而奏薦以知府用巡撫檄札
相訓飭然熊羆嶺實未嘗敗寇亦未北下侍郎未嘗自辨也其後事大
明文襄歎服以爲不可及曰雋丞大器也以能兵稱之淺矣其年以援
藍山江華甯遠功

詔以道員候補明年胡文忠會文正大治兵規復江南每論薦人材輒
首及之會江蘇省城陷朝議急完上海文正以侍郎沈機有謀奏薦
特簡授江蘇按察使將所部四千人援蘇松侍郎自以前出時家居爲
盜焚掠驚憂太夫人今邊界日有游盜抄掠而石達開黨部往來郴永
以桂陽爲衢道不敢一日離因請巡撫代奏請養而書謝文正以防遏
上游爲己任前後拒卻巨寇何名彪李復猷羅亞梅皆以少擊眾降其
脅從同治元年州大饑衡湘亦歉食禁穀米無出境獨移書官士申救
災恤鄰之義方舟運載開局平糶施粥城鄉哺數萬口時院司尤加意
荒政聞桂陽饑馳書問狀得報已振卹矣布政使惲世臨語人曰賢者
所在一方蒙福非虛語也明年廣東盜悉平郴桂解嚴乃往安慶謁曾

文正至則欲奏署江甯藩司謝曰奉母命省公非求官也時羣議斷斷
李兆受必欲總督奏其反狀諫曰今懸兵金陵生變滁泗肘腋之害不
易防也兆受狂昏徐取之一夫力耳文正執友何桂珍以受降爲兆受
所戕常恨不能報之聞言默然因更奏言兆受不反後克江甯卒賴其
力釋兵數年坐他事巡撫奏誅之淮泗帖然皆如所言四年論防剿功
加布政使銜江南大定而霆營降寇復叛自湖北荆口趨江西吉袁入
湖南醴陵安仁走郴州霆營善戰有名與諸軍皆習其虛實且相護顧
行數千里無與逆戰者時李尙書瀚章撫湘素相知賞奏以榔桂列營
悉聽調遣南路邊防兩廣餘寇攻剿機宜皆得以便宜區畫湘軍制將
無大小異軍特起恥爲他人統轄侍郎謙以涖之和以柔之有險難輒
自當敵遂扼要路擊叛黨於桂陽縣破之叛眾吒曰此有能人復降者
數千餘眾奔散自此不能軍蓋自金口以來唯一戰而已時大舉援黔
眾以侍郎將兵十年未盡其才宜及此大建功名乃自抑退以賊平撤
所統軍不欲以乞養之員久握邊符力請釋兵巡撫不許強以名統三
營鎮衛南徼左右留二十人而已未幾並辭所統悉歸之巡撫軍興以
來諸員將均以連兵爲利逢時遇知超然引去者唯侍郎一人非獨知

君親大義其爲國惜餉戒虛糜而惡張皇天性然也十年母喪十三年服除入京巡撫特疏薦敘其功而孤介無聲援留寓邸經年直省兩司缺出者十四未以名上值

穆宗大喪進入臨羣臣職名

皇太后記識之乃

特授山東按察使除夕被

命莫知所自文文忠在軍機方憂西事嘗延見咨訪因陳事權不一之弊雖俱賢人猶思牽制其後一以兵餉事任左文襄遂定新疆采其議也光緒元年到官時丁文誠爲巡撫有清望重名治尙嚴肅屬吏承風頗以詰姦誅盜爲能有大獄連坐甚眾讞之得枉狀具白巡撫下道府覆覈之皆執前詞乃具牘申理文誠駁還之且面戒曰前司已定案確鑿矣對曰本司與前司無繼芥之嫌唯明知其冤而不能平反轉無以對前司耳文誠覆訊果誣又白請清獄囚除永禁之例丁民京控者嚴詰原告又以旱災通飭州縣慎刑吏風益肅常請疾數日文誠因禱兩語府縣曰須臾臺來乃兩耳我等誰無私心焉能召天和藩司大慙自此羣小頗疾忌之會文誠遷去護撫密疏欲劾罷臬司而文都統格來

撫山東覆奏反劾罷護撫由是言官列款劾巡撫坐年節餽遺巡撫及兩司均降級調用時臬司既未被劾又已遷福建布政使當去矣朝廷以事同一律竝及之聞者俱駭異焉王尙書語人曰陳雋丞罷官而名益彰大用不久矣於是閩浙總督以臺灣軍務請調自助有詔發往旋

特旨署福建按察使光緒五年到官踰月署布政使明年春實授福建貧瘠庫款空竭恃稅釐爲支發稅釐鹽布茶茶稅爲大官吏以承平罷玩久不及額在任一年庫儲銀積二百萬增於初任時十倍又督修海口礮臺工料堅實省費鉅萬尤爲閩人所稱七年擢浙江巡撫至則以海塘歲修爲民病親往勘工改委工員不令廳官與之歲修支銀六萬廳員率用石條加鐵鉗令外整齊排椿細木潮漱則腐悉改用巨椿長石又改築南龍頭方礮爲圓形以避潮衝計工比往歲十倍而用費減五倍食於塘工者皆怨謗經十年無損埤自以爲爲公惜帑甚自得也閩運嘗問之曰公以爲浙江少用數萬金遂富强耶侍郎曰吾極知迂拘然天性所拙奈何八年巡海口又增築鎮海笠山港口礮臺及定海乍浦礮臺護以長隄其後法夷船至鎮海官軍擊沈其一舟憑所建臺

也浙江騰錄不服官約束率先騰杭紹甯波諸卷諸府州多以進卷呈薦遲不得取中侍郎充壬午科監臨官遵定例督監試收掌分束發騰其弊稍革又增雇海船爲會試舉人資裝浙江州縣苦貧瘠牧令多不願之官上司強之往因或優容縱肆之無所糾劾任未一歲劾罷十餘人擇其廉慎尤貧苦者調劑優饒之是年被

詔移山東巡撫藩司送之曰剛有眉目而公去矣蓋俗吏不樂澄清尤迂其所爲也山東自丁文誠築南隄後河患及濟南論者謬建引河復南之說併爲一談而山東京朝官建議尤夥其傍河居民貧河壅地則尤惡遙隄以築民圩爲利各據所見爲言言官采之月有數章

朝廷旣重河務章悉下巡撫河督而河督專南河故河務責東撫以侍郎習地形得民心因有是

命又

命倉督游侍郎會勘河工游侍郎初以諫園工有直名侍郎前入都罕接賓客獨與友善游東人尤憂桑梓至則躬履勘所至民老幼哭訴各執一詞或言當隄或言當掘流離滿目而相忿爭焦勞無所補每憤欲自沈水時條陳河事者章數十多訾新撫不諳練且奏薦工員請

勅旨飭巡撫一以委之侍郎奏古今治河不外疏分堵三策而以分河減流爲急隄距河近則隄不便距河遠則居民爭地者不便今山東河隄距水遠者裁三四百丈視南河隄近水過數倍南河工員來者皆憂其太近而居民以爲遠又方築官隄資民力勢不能更修民圩故其興工次第督視不以浮言輟作於是頌謗喧囂而舊員習工者患其覈實多託詞不肖爲盡力游侍郎既被

詔還更奏請

簡派大臣督工

詔不聽許以故兩年奔馳專勞於河河決口前後百計決則當振又困於災凡疏引河四道築厯城至利津隄三百餘里東阿至利津北岸四百餘里民埵千五百餘里堵決口最大者五以利津十四戶爲尤險十四戶決口奪溜八分而瀕海無木石稽料躬履工所晝夜督護隄垂合而潰工役善水性者莫知其由侍郎乘小舟沿流視水於上流數十丈下樅實之隄遂不漏眾以爲神語官屬曰余幼讀時奉命視水荷鉏將築塍族有老農嘆之曰諺曰田塍邊堵水此謾語也書生何知農作引視一處下有巨穴築堅土實之水遂不漏余嘗愧荷之不去於心今師

其智也自山東受河患已來唯丁文誠會步移應自信良之者
鞞徒步晝夜寒暑無閒又多用勇丁以帥河夫工倍費省巨億計而議
者益不厭適沿海設防並以海防草率劾之

朝命大臣履視覆奏皆虛誣而吳副憲大澂會辦北洋防至登州煙臺
見廣武軍壁壘頗采其法增損爲營屯之式奏請頒行各海口侍郎自
以從軍久知

欽差督撫之不可並任因奏

朝使不宜輕出會辦無益有損其後庶子張佩綸以福建會辦獲重譴
皆如所言海防軍罷積勞發疾十一年春奏請開缺奉

旨賞一月假冬再請明年春復請

賞半月假四月從海軍王大臣閱伍煙臺五月有

詔來京月候簡用居二月疾少愈請假修墓遂還桂陽十五年夫人顏
氏卒既葬委家事諸子攜少子居衡州府城寓廬蕭然唯以文史自適
居三年疾大愈十八年春還家上冢晨起俯而正履頓地傷足還衡州
值生辰猶避客居蒼頡祠屏侍從不異諸生六月患腹疾日夜十餘起
經百餘日客或過之容色如平常諸子在遠還視悉促令去日從公服

官各無廢乃事十二月疾革語不及家事聞屯營獲劫盜猶語人勞謝之曰除暴安良俾民間歲暮得安枕吾受賜多矣癸酉平旦正衣冠起坐扶之已卒年六十有九侍郎恂恂儒雅語人若恐傷性嚴毅而無疾言遽色以鑒別自許然未嘗言人之短嘗言人各有能吾但取其長所甄拔同州人若魏兵備喻義曹進士宏欽妻弟顏錫蕃甥夏時並有時名其餘各隨地任器無乏財之歎鹿巡撫傳霖常問所短箴以自視過高鹿笑曰然誠未見勝吾者侍郎曰一言之善一技之長卽吾師也故每遇時賢銓衡輕重無失雅不喜立厓岸眾或疑其儒柔所稱薦者不尙標致當領軍時有鄆太愚何應祺奇士也喜談兵才智縱橫恆默聽之鄆居營中日言兵一日寇至見侍郎部署出戰及營中守備井井明日不復縱談問之則曰被公瞞久矣今何得更瞞我尤喜論文經講授雖舉業皆有氣格彭編修述及兄子兆文皆所指授又喜以文字決人貴壽十得八九性篤孝老猶孺子慕少受兄教訓事嫂如母兄子己子無異也人之見之者亦以爲皆其子兄二子兆文旣入翰林兆蓉復以鄉舉有學行知名於時最以自慰云師友恩義拳拳於心其家休戚恆若在己桂陽僻遠無書籍人文未盛尤所留意建龍潭書院於州城損

錢二萬貫州人聞風助之廩餼始豐其他育嬰積穀祭田卹族之費甚巨皆在軍公費之餘悉以給公任巡撫時姻族舊部兵丁來求收用者恆數百人悉令居城外爲給棚帳居之出已資遣令還最爲巨費未嘗假公款濟之來者輒一接見溫語慰令還亦未嘗嗔其干瀆也官十年產業無所增諸子人給田百數十畝誦疏廣語以勸勉焉生平無華侈之好珍美之奉持己敬而與人忠故福祿彌臻事母登上壽夫妻偕老十子九女孫曾內外百數子兆葵入翰林兆璜等均服官無忝家聲幼子年十三以能詩取入州學中興將帥無其全福也兆葵旣爲狀述其父德闔運輒舉其子孫所未知聞者列於篇以待史館削橐焉

續碑傳集卷三十

江陰繆荃孫纂錄

光緒朝督撫

曾忠襄公別傳

朱孔彰

曾公國荃字沅甫文正公之弟也少負奇氣倜儻不羣年十六隨父至京師從文正讀書憚其嚴不肖竟學未幾還湘鄉然文正獨奇之嘗賦詩曰辰君平正午君奇屈指老沅真白眉辰君國潢午君國華皆公次兄也道光二十七年以府試第一入縣學旋舉優貢咸豐六年文正困於南昌公在長沙思球兄難募勇三千人援江西克安福進攻吉安戰屢捷明年丁父憂自營奔喪六月廣昌樂安賊虜聚吉安周鳳山等圍吉安敗潰時王公珍病歿樂安劉公騰鴻攻瑞州陳亡士氣沮喪於是湖南巡撫駱公秉章江西巡撫耆齡公奏起公統吉安各軍軍復振八年築長圍困賊屢擊卻外援秋八月望克之論功由同知保知府加道銜江西全省肅清公撤軍還湘獨留吉字二營從文正於建昌假歸長沙俄寇復至江西公復出至撫州合舊部新軍五千八百人公總領之攻賊於景德鎮三戰三捷遂復景德鎮江西再肅清胡公林翼廣求將

才調赴黃州由是公屬湖北軍湖北軍三路謀皖公先還湘增募領萬人圍安慶大破賊酋陳玉成於城外十一年四月賊踞集賢關築壘十三公掘長濠困之石牌賊分黨襲屯後力戰六晝夜卻之遂攻破城外三石壘及菱湖兩岸壘先後禽斬數萬安慶城外賊營俱盡八月丁巳朔克安慶賊黨殲焉先是京師欽天監瞻天文奏明年某月某時日月合璧五星聯珠

國家有非常祥瑞至是果驗說者謂蕩平南服之機肇此公以力戰功記名按察使

賞穿黃馬褂公乘勝東下九月薄廬江奪泥汉口神塘河賊壘下無爲克運漕東關夾旬之間連克城隘分軍扼守焉躬還安慶與文正商定增募湘勇直擣金陵之策

穆宗卽位公以前功加頭品頂戴補浙江按察使擢江蘇布政使時二省淪陷

詔在軍督勦同治元年二月公率新軍六千至自湘循長江北岸進軍公弟貞幹循南岸進軍水師中流直下南岸破賊荻港舊縣三山夾魯港克繁昌南陵二城北岸破賊望城岡銅城閘雍家鎮克巢含山和三

城又攻克濡須口西梁山沿江北岸賊壘悉破平之四月公引軍南渡江會水陸各軍下太平拔金柱關東梁山賊寨復蕪湖沿江南岸賊壘悉破平之公軍獨克大勝關秣陵關三汊河又會水師拔頭關江心洲蒲包洲賊壘皆下五月甲申進屯金陵城外雨花臺自江南大營以兵七萬屯八年卒潰退公軍合水師不滿二萬文正以爲孤縣未可輕進屢議退軍公策曰諸軍士自應募起義人人以攻金陵爲志今不乘勢薄城下還軍待寇曠日持久非利也若舍金陵老巢弗攻置將士於閒地浪戰而意怠功必無成逼城而屯亦足以致寇軍勢雖危顧不可求萬全於是文正許之時金陵城外賊堅壘以百數公駐軍僅南面一隅賊所習見無恇愬意常出大隊來犯公屢擊卻之又值疾疫大作皖南諸軍死亡山積金陵圍師軍士傳染十幕而五不常爨閏八月疫猶未已將土方資休息而賊酋李秀成自蘇州糾大眾援金陵號六十萬結二百餘壘環攻十晝夜不休用西洋火器擊我軍所當糜碎部將倪桂中礮殞公面受鎗子傷血流交頤裹創巡軍眾心以安浙江賊酋李世賢復來助秀成開地道用火藥轟官軍壘壁隨破隨築公令軍士於營中掘隧迎之手持令不得瞑四旬餘賊又來襲我糧道公一夕築小壘

無數屬之江力戰卻之當是時士卒以軍中爲家將帥爲父母不約而親不謀而信故能同心以禦疆寇十月庚申寇亟攻公下令開壁大戰俘斬數萬圍乃解世賢遁廣德秀成遁江北公分軍追擊破之又以水師困於蕪湖分軍守東西梁山文正憂懼猶欲令公乘勝撤圍或議退保蕪湖公曰賊以全力突圍是其故技向公和公正以退致挫今若蹈其覆轍賊且長驅西上何蕪湖之能保況賊烏合無紀律豈可見其眾而自怯至二年春文正視師駐公營十日見圍屯堅定始無退軍之議公旋擢浙江巡撫仍留金陵四月攻破南門外石壘十會水師克下關草鞋夾燕子磯九洲洲公軍又攻破長干橋印子山上方橋江東橋賊屯分軍克博望鎮上方門高橋門土山方山七甕橋中和橋賊壘九月克秣陵關僞城於是金陵西南東南隅賊往來之路斷十月攻下城東隅賊壘二十三分軍扼孝陵衛三年正月攻克鍾山石壘僞號天保城分軍扼太平神策二門城圍乃合賊縱男女七八千人出城以節食又有夷人以輪船載糧夜用三板運至中關濟賊公並擊之由是賊糧亦斷五月攻克龍膊子山陰堅壘僞號地保城遂督軍日夜環攻築高壘瞰城中積溼蒿覆沙土其上以避鎗子治地道於下三晝夜隧成寶空

棺火藥轟陷城垣二十餘丈公親冒矢石衝殺入城時三年六月十六日也於是搜殺數日生縛賊酋李秀成洪仁達於僞天王府掘得洪秀全屍焚之賊黨死者十數萬人李秀成者僞號忠王賊中最有名所部皆悍黨秀全見官軍攻急先一月飲藥死大眾皆秀成統之秀成以所乘駿馬與小天王洪福瑱使逸故獲獲時訊供在囚籠中三日書七萬餘言敘其初起及與官軍戰至就禽極詳本欲獻俘因別禽賊目見秀成皆長跪解京路遙恐中變因卽誅之論者謂禽洪福瑱無足重輕不得秀成賊不滅也於是

天子褒功錫封一等威毅伯

賞戴雙眼花翎加太子少保乞病歸旋授山西巡撫不拜五年遷湖北巡撫復引疾歸十三年起用陝西巡撫改東河總督光緒三年復撫山西適三晉奇荒赤地千里公走書告貸各省勸民助振其言至痛楚先後放振銀一千三百萬兩米二百餘萬石活饑民六百萬人籌善後蠲徭役歲省民錢百萬緡晉人德之爲立生祠六年俄人渝盟

詔赴山海關防海俄人憚公威不敢近和議遂成擢陝甘總督未赴散兵歸里八年權兩廣總督

內召攝禮部尚書十年授兩江總督

上親政加太子太保初至江南值法國啟釁公在吳淞江陰設立礮臺
布置嚴密彼族不敢狡焉思逞江防以固迨鄭州決口力籌河防濬深
張福口引河以資宣洩堅築裏下河長圩爲捍衛又振蘇皖水災兼顧
浙鄰籌助

畿輔振一年之中集款百萬上分

宵旰憂勤遺言以外國雖和好不可一日不嚴江海之防憂深慮遠忠
愛之心溢於言表以光緒十六年十月二日薨於位年六十有七遺疏
入

天子震悼追贈太傅賞銀三千兩治喪

賜祭一壇

予諡忠襄

詔入祀京師昭忠賢良祠並於湖南原籍江南省城建立專祠凡立功
省分皆準建祠子二紀瑞紀官早卒孫三廣漢

特用主事襲爵廣江附生

賞舉人廣河員外郎曾孫三兆龍兆祥蔭椿俟及歲時由吏部帶領引

見公性爽邁不屑屑於小節輕財好義爲人謀衣食常恐不足推心置腹任人不疑故豪傑樂爲之用奉祿悉以周貧族戚故舊待舉火常數百家幕客宋紹祁死贈三千金養其孤濟人之急類如此治軍則嚴而有恩時設賞以勵戰士統大眾止屯處秋豪無所犯其圍安慶也遏集賢關悍寇相持百日堅忍以待其敝胡公林翼歎曰雖條侯用兵不是過也然公常謙抑自僣弱將疊克名城而無喜色自平江南歸杜門謝客以書帖自娛有印章曰句當江南公事回不矜不伐洵與曹武惠比隆矣其督兩江常病足臥閤無爲兼用黃老術務清靜化民大江南北伏莽潛消爲治責大指不苛細晚年尤純乎仁愛金陵爲公百戰所克出民水火故感人彌深百姓先建懷德祠祝長生及公薨後尤謳思不忘云

評曰中興撥亂忠襄之勳爛焉初起時爲文正畫三十二策無不效文正是以知其能用兵也其後量益宏學益純恢廓有容而德業彌峻詩云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蓋與文正同床矣

岑襄勤碑

湯紀尚

代翁尚書

太子太保雲貴總督岑公以光緒十五年五月八日薨於位事聞

上軫悼

贈太子太傅祀賢良祠諡襄勤事蹟

付史館凡卹如禮是年某月某日喪歸桂林越某年某月某日合葬城東堯山之塋立祭葬碑如令式於是公之孫齋狀求銘以揭神道曰若得請宜信按狀公號毓英字彥卿又字匡國系出漢舞陰侯上世由棘陽遷廣西南甯歷宋逮明始占泗城之西林曾祖止美妣黃氏祖秀歧妣周氏鄧氏父蒼松邑庠生妣謝氏三代

贈封如官公生而異徵顧睽有威成齟畢諸經神明英峙稍長游學益敦劔槩既爲縣學生長圖大念隱然有宏攬宙合之規咸豐六年雲南回日亂公杖策入滇隸池西總兵福陞軍軍有聲初公以鄉團擊賊敘官縣丞至是從攻宜良用知縣卽署縣事從克路南署州事督攻澂江敘同知直隸州署府事十一年以撫馬如龍代理布政使尋加銜按察賞花翎用道員同治四年加銜布政給勉勇巴圖魯擢池西道尋除布政使六年剿平豬拱箐

賞頭品頂戴七年授巡撫十二年正月攻克大理

賞黃馬褂騎都尉世職尋以肅清功加太子少保一等輕車都尉兼署

總督光緒四年母憂除入都

召見三次命巡撫貴州加兵部尙書銜移福建辦臺灣防務擢雲貴總督九年法越事起出關助戰

命節制粵楚各軍歷四寒暑及和議成撤師

天語褒勞加一雲騎尉回總督任屢乞病不允十五年

歸政禮成加太子太保公始仕卽事軍旅戎服握刀儕卒伍中而洞識兵機志守堅決以大勇提籍疆圍鏟凶戮暴赫成平滇之功先是回豪馬如龍以將家子自稱三世效忠願反正公奉檄諭威德如龍乃獻所踞城無何復起攻臨安 回應之逆弁馬榮倉卒戕署總督潘忠毅公鐸據省以叛時同治二年正月十五日也公受任於危疑知徒撫不可恃及亂起獨守官寺卒葆就城東南密馳書責如龍趣赴救於是殺李俊而馬榮走南甯合馬聯陞省城復安然如龍感公誠願執節自效道光之季回禍已萌於滇西睚眦劫殺屢起大獄繼而中原方苦兵滇邊單外協饒不至兵吏益放紛三迤踵亂而杜文秀最爲老賊旣剽据大理益旁攻五十三城西及蜀之會理東及黔之興義馬聯陞馬榮馬興才則攻奪曲靖圍陷省城更擾迤東各郡於是東西潰沸全滇蕩然矣

公既定省亂而西克楚雄趨大理巡撫徐之銘忽稱疾攜貳乃又東還禽斬馬榮馬聯陞於是西路已復諸城獨公弟毓寶留守楚雄危而完五年勞文毅督雲貴就詢兵事公指陳形勢以先東後西之策進是時回亂方熾而苗猶阻兵事卽奏以如龍爲提督勦西路回而檄公特將先勦豬拱箐苗豬拱箐隸貴州威甯境與海馬姑倚負去鎮雄不百里鱗牙錯出酋陶新春據十三年眾十萬時擾三省邊郡戍軍久無功公旣平鎮雄遂統滇軍獨任苗事初苗之據海馬姑也倚紅巖尖山爲固而豬拱箐宮萬山中出入徑斗絕苗分據奧阻儲糧山下吳家屯設三隘二龍關最虧蔽公求閒道得後山大溜口夜遣將率二千人抄襲吳家屯圍聲與景苗守斥猝不覺公督大軍直擣關遲明戰方酣忽銃礮聲從關後出苗驚上山陣遂縱兵仰擊連奪三隘及吳家屯因進逼豬拱箐苗出戰輒剝則葦山以滾石傷我師公偵苗中多獠人使降獠踏歌苗夜聞四山皆獠聲感而逸者萬人用獠目計禽陶新春斬首虜無算遂克之滇軍大將曰楊玉科曰李維述玉科用兵尤出沒及是乘勝奪紅巖尖山公乃合圍海馬姑會天雷雨夜黑如覆孟軍蹙之賊紛墮崖死遂夷其屯是役也公獨任其難期百二十日冒死克險地如其

言先是如龍任攻西路回屢失利杜文秀知公勞師於東傾巢出連陷
二十餘郡縣圍省城公師旋至曲靖聞警聲言道陸涼儵出宜良七甸
且戰且進次省東北響水開通糧道如龍聞謁公悔回賈己公推誠尉
勞如龍益用命滇事多賴其力是時附省賊壘基置堅未遽下而迤西
賊益張迤東南建水回最悍黠與大理聲援公遣楊玉科李維述主迤
西軍令張保和何秀林蔡標馬忠諸將應之公則自督迤東南軍急解
省嚴益進克澂江迤西軍亦推鋒而前遂會師壁大理然賊恃援不下
我軍晝夜環擊奪其東南門杜文秀始窮蹙陽飲藥不死錯愕出降公
察其詐斬陣前密遣玉科率死士入城收軍械布重兵爲應夾攻之殲
賊殆盡大理旣復於是全滇始定公治軍歷十八年大小數百戰終始
不貸洋款不信川楚兵力攻牢保危卒舉邊方已潰之地還之

朝廷最公位烈聲雄一時異時數同光朝文武勳勞大臣必次第及公
公憤悱糾互中奮遑而出危不棄義用能夷鉅患獲大慊所至輝著聲
實在滇清田畝罷捐輸厚學校減商釐革夫馬在黔裁冗負靖匪孽輯
流亡在閩開山撫番築城濬溪併營勇建碉卡凡此於公爲細行固可
勿著公薨年六十一配江夫人繼配賴夫人先後

封如例子七春榮某官春煦某官春煊某官春華春莫某官春熙春蔭
女六人皆適士族某惟公獨完大功於滇微獨

朝右信之即海內外牽連一口稱公無異說於是不媿為公銘銘曰

祖豆金革聖不並庸覆之煦之猶慮乘墉岑公額額起雲驤龍秉我

廟算揆此武功百劬一愒害生狂終事嬪則傲孰廩即戎政失納侮嶺

櫟夜狂踔海而遠翳古越裳狙吾禹服什伍其檣叩心藩守後說先張

天鬱斯怒十萬師翔勿汝錙槩曷致篚筐公起暗噫逾關而來

帝嘉良佐授節無猜危遏保勝風雷徘徊

明廷惟斷大磔敦晦宣光既揃諒山亦摧勝之臨洮萬礮一灰方期致

果以齟凶猖彼窮賞死迺

詔罷兵怙茲大赦既持何創算成決敗匪所可量亦姑仍之公實茹藏

天誅則迄志齋莫颺我識大原禍亥互市義屈祆神往績堪紀日競商

征其又可已內治斯疆異日吾埃大書公勞略者倍徒高關式瞻豐詞

若峙

又話授光祿大夫贈太子太傅雲貴總督岑襄勤公神道碑

公諱某字某姓岑氏其先蓋漢舞陰壯侯彭之裔宋皇祐中有仲淑者

張裕劍

從狄武襄平儂智高留知永甯軍遂家焉其地於今爲廣西之南甯後徙泗城由泗城再徙西林故今爲西林人曾祖諱某祖諱某考諱某文學生三世皆以公貴

贈如公官妣皆一品夫人文學贈君有子四人公爲長次毓祥次毓寶次毓琦並以材能著稱而公尤爲魁倫年十七試於縣府及提學使皆第一補學官弟子咸豐初廣西亂起倡團擊土寇有功議敘候選縣丞於是雲南回寇方倣擾六年以縣丞率義勇入雲南從克趙州賊巢將攻宜良之湯池破之遂克宜良會參將何自清擊路南賊大破之路南復自克宜良當事察公謀勇堪兵事且任治民卽檄署宜良復檄攝路南督兵攻澂江又兼行澂江府事先後以功

賞戴藍翎留滇以知縣用擢同知直隸州加運同銜丁大母鄧太夫人承重憂奏留給假治喪仍辦軍務尋奉檄入回眾說馬如龍如龍心折公卽來歸盡獻其所據城邑公益推誠與相結如龍委心至於其後雖或入讒構尋復感寤卒得其力用同治元年代理布政使事加按察使銜換花翎無何回弁馬榮賊殺總督據省城反公與諸弟率所部千餘人保藩署及城東南陬而密馳書如龍激以大義趣赴援如龍遂以夜

至內外夷擊盡殪諸賊獨馬榮遁走曲靖而省城復安堵公既已定省
城之亂乃西出師當是時滇中回寇充斥其杜文秀尤凶狡爲諸賊最
憑蒼洱上下關之險而竊據大理爲巢窟嘯召數十萬人悖逆恣睢放
爲不道千里咸被其毒公師出行攻取諸近縣首路楚雄而東路告警
卽以兵東指克霑益平彝仍西攻楚雄克之益西克定遠大姚諸州縣
至鶴慶浪穹且進規大理而馬榮與回酋馬聯陞再陷霑益犯馬龍東
路復告急公不得已復還大破賊聯陞及榮得誅之遂克曲靖曲靖池
東大郡也又糧道所由旣克公則大喜而楚雄以西所克城邑復皆淪
陷公乃壹意經營曲靖籌軍食簡兵馬爲重固不可拔與省城相輔近
峙東偏隱然重鎮矣於是公乃以池西巨寇延蔓猝不可爬梳自亂起
以來常事者謀不素定東瞻西矢此捷彼挫從賊而與爲奔命故訖無
成以今宜專意東討先治黔中豬拱箐之賊綏定邊境稍以次討平池
東南諸寇更方靖而後楚雄以西乃可圖也會勞又毅公崇光自兩廣
改督雲貴行次平彝公迎謁文毅詢滇兵事具以其意對文毅則大韙
之於是乃遣馬如龍出西路而專屬公以豬拱箐之役豬拱箐者居貴
州威甯州境其近接者曰海馬姑皆穹山巉峻幽阻險絕苗眾十餘萬

穴其中時出攻剽滇黔蜀三省之閒屢合軍攻討不能克夙以爲患公
既受任且發而鎮雄降賊叛據州城師出東道應時討破先是公已累
功拜用道員矣既克曲靖晉布政使銜

賞勉勇巴圖魯名號及是歲同治五年補授迤南道明年正月補授雲
南布政使二月公師次豬拱箐所部五千人黔楚諸軍之先至者望見
之以謂與賊眾懸絕若是且立礮必無幸也眾相與目笑之公則堅壁
休士而日密與諸將謀計設閒窺形得其環翼一旦縱奇捷出深入其
胸腹萬眾崩沸自二月始至訖六月凡百二十有四日而豬拱箐海馬
姑之賊一剷殄絕諸軍詫服相顧愕然捷聞

賜頭品頂戴於是公且頒師還而省城之急聞先是如龍兵出失利杜
文秀知公之遠出也悉眾東犯連陷數十城邑進薄省城人大恐公聞
急馳還道宜良之甸以趨省城所道連破賊壘數十斬獲萬計至則益
遣師出攻澂江及城西南州縣皆立破而馬如龍亦來會驩然相約戮
力破賊賊爲氣奪然環城賊壘尙碁布如故皆銅若金鐵阻若阱攬牢
堅不可撼動援賊繼至豕突震蕩不可常我軍盡銳刀攻死傷相繼而
卒無如何諸將苦之公知賊狡悍難驟與力搏非旁出以撓之勢不可

戢也既以七年三月拜雲南巡撫之

命乃分遣諸將出賊後直擣迤西益約結騰越永昌麗江諸豪傑與相
援應蠡午騰擊更進並舉賊惶駭不知所爲公乃督將士亟攻城外諸
壘應手迸破悍酋劇寇二十餘萬人壹獮薙無遺類公威震遠近坐澂
江復陷降二級留任是時公已命諸將進攻迤西而自督軍攻迤東南
諸賊日漸有緒矣及賊復陷澂江乃進攻澂江圍其城九年秋以鄉試
還省事已復往攻十年春克之仍進討諸賊越十一年而迤東南悉平
而前所遣出迤西諸軍亦已先後克永昌鄧川浪穹趙州雲南永平蒙
化諸城進據上下關以逼大理公聞以十一月馳赴大理躬督諸軍環
城力攻文秀出戰敗還走入城飲藥未卽死其黨以獻立斬之軍前大
理平明年順甯騰越雲州諸賊復以次悉殄滅全滇底定矣奏入

賞穿黃馬褂並

賞給騎都尉世職已而復晉太子少保銜其騎都尉改一等輕車都尉
開復降二級留任處分尋兼署總督自咸豐之初髮逆肇禍其後捻寇
回寇羣不逞之徒相繼蠡起

國家徵兵轉饒龕除中土大難搏精殫力僅而克濟其雲南懸隔西南

萬里之外承歷久凋敝之餘兵弱而莫之助饜盡而莫之繼亂瘡益滋日進無已公起諸生閒關羈旅游膺艱鉅乃始統規全局謀定後動益蹈難感激躬履行閒率先士眾危困艱阻出入百死之中卒翦巨憝奠定全省以有成功故自軍興以來論邊地人才九牧同聲推公爲冠以繼母謝太夫人憂去官光緒五年服闋入

覲授貴州巡撫加兵部尙書銜七年改福建督辦臺灣海防尋改署雲貴總督九年遂拜爲眞於是越南法蘭西之釁作公誓師請出關於時和議尙未有定局進次興化以須旋奉

詔命節制關外粵楚諸軍統歸調度公方具疏固辭而他軍遽潰走興化孤軍無繼糧又盡則以便宜退保保勝復坐鐫二級留任居無何有詔與法決戰命至公立督軍進力戰於宣光大捷於臨洮前後攻取越南八城破殺法眾萬餘人斬法酋數十人獲輜重器械至不可數方部署諸將渡河以規北圻諸省會和議定罷還初公復出天子閔塞外用兵之勞重嘉公不避艱險

詔開復前處分

疊頒尙方珍物藥餌以勞勤苦旣還奉

詔嘉予加一雲騎尉世職頃之奉

皇太后詔頒內帑銀五千兩以賜南征將士而論者亦以謂法人之亂諸軍苦鬪於霖雨毒霧之中傾命搏戰以死相質為內地所未有然諒山澎湖基隆皆有利鈍而滇軍始終無撓且以雲南極微之區而著績若是故尤以為難能然公亦以瘴癘洊侵嬰茲貞疾矣十五年春用歸政大典晉太子太保銜越五月薨於位享年六十有一疏入天子痾傷贈太子太傅

賜祭葬

子諡襄勤

命入祀京師賢良祠建專祠雲南諸子孫

推恩賞官有差而貴州及泗城府屬復從疆吏之請並建祠祀公先夫人同邑江氏後夫人連平賴氏皆先公卒江夫人生子春榮二品蔭生遇缺簡放道春煦選用知府賴夫人生子春煊光緒十一年廣西鄉試舉人候補五品京堂春冀即選道妾周氏生子春蔭女六人孫八人諸弟皆以從公立功致通顯毓祥按察使銜分省補用道毓寶雲南按察使毓琦分省補用道十六年閏月十四日葬公於臨桂縣東之堯山高

高嶺江夫人耐公既平滇亂先後經畫善後事宜及撫貴州福建皆具
著功績生平於鄉里宗族朋友故舊恩誼尤篤俸入所餘不留私橐以
行德惠其善治懿行不可殫述獨述公之偉烈系安危之大者具綜其
始末而聲以詩其辭曰

黑水洪波滔天羣飛豺虺獴猶搖毒爭歸莽莽六詔一方而疾猗歟岑
公其守洗洗萃如一柱持我危疆爰公始迹聲自宜良雷厲四征遂度
瀾滄千艱萬折有奮無恆莫彼艱危謚若金湯氓獠謹謠童耆相羊島
夷不諛眄我南徼

帝命公往是征是擾焉跼之鄉毒淫所湊曳足觀賊絜欵長嘯餐蓼寢
藎爭命於寇卒其憤發羣眾忘死一決罔顧萬酋崩阨封狼讐慄徐帖
其耳最其功伐疇與公比惟是害珍浸淫被體疾用淹躬瘁名偉臨
桂之邑堯山之原伐石紀績惟以萬年

貴州布政使署巡撫李公神道碑銘

楊頤

光緒二十四年二月二日故陝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樂平李公以疾終
於里第春秋七十其年六月公猶子衡雲以狀來請銘於頤頤舉進士
與公齊年又同出大興劉樹君先生門下知公最諗公生平不喜新學

以爲異族爭鳴吾道幾息愈宜守先聖賢之緒以待天下後世今海內
豪傑羣思變法以補時弊慮有以公爲迂緩矣頤不爲公銘誰與銘公
者因拜受狀不敢以不文辭序曰公諱用清字澄齋號菊圃姓李氏世
爲山西平定州樂平鄉人曾祖廷獻附貢生祖鏞聲增生父掄魁增生
並以公貴

封贈如公官曾祖妣祖妣妣並

封贈一品夫人公勵志文行不泥章句年七歲讀書逢月大則喜小則
憂曰吾少讀一日書也咸豐八年舉於鄉同治四年成進士改翰林庶
吉士授編修侍講銜

記名御史

特授廣東惠州府知府升貴州貴西兵備道貴州布政使署貴州巡撫
再起爲陝西布政使司布政使尋復罷去嘗言天下大利必歸諸農輕
農學而重商學是取貧之道也又言洋米洋布充物內地皆由小民以
錢爲重以布帛菽粟爲輕又言致荒之道在不種穀種煙其任貴州巡
撫時禁種煙尤力卒以蜚語未竟其用再仕再已未嘗有幾微不平之
色光緒十四年以鄭州河決捐銀二萬兩蒙

恩賞給頭品頂戴花翎家居主講河東晉陽書院凡十年其教人也以存誠爲首務其律已也以主敬爲旨歸晚年喜讀易曰易之爲道卽在日用不必求之過高聖人以爲寡過之書有以也每朝廷有黜陟及所因革大政輒中夜起立徬徨不自已子弟有言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公曰天下事須痛癢相關吾起家三十年習與性成不能忘也又曰士人在家先讀不痛不癢之書當官自作不痛不癢之事旣屢哭閣文介祁文恪李文正之喪又以中東之役時事日棘隱憂私憤馴至不起瀕死而誦板之卒章曰敬天之怒無敢戲渝敬天之威無敢馳驅嗚呼其可悲也公雖居顯要不忘儒素聞晉父老言其辦振也周歷郡縣往往步行盛暑祁寒不以閒可謂難矣其講學也於朝得倭文端師於野得薛仁齋自以爲不數覲也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可不重悲也夫嗚呼公歿纔數月耳頃者

主上勵精圖治

詔書數下薄海耳目煥然維新此豈公所及料又惜乎公之不及見也頤老矣不能致君於堯舜置身於皋夔行將歸耕故鄉召其父老語其子弟以親親長長常爲

本朝食德之民而已爲文以報衡雲兼述吾哀亦惟公能知吾哀不僅
在尋常朋友宿草而已也公生道光九年十月三日配馮夫人繼配郭
夫人毛夫人皆先公卒子貴陽後公二十一日殉公死女適王王卒撫
孤孤亡亦以身殉銘曰

巍巍太行實產巨儒惟此巨儒爲王馳驅始救晉饑終拯豫溺我儀古
人神禹后稷欲行直道今也則難我爲砥柱衆爲狂瀾令尹於菟士師
柳下得公而三悠悠代謝眷言多難誰出圖

君江湖憂樂理亂知聞百家橫流爭喙不息觥觥我公干城羽翼維皇
好直不錫公休我刊硯石以闡其幽女貞在前子孝在後嗚呼一家並
垂不朽

太子太保陝甘總督世襲一等輕車都尉楊勇愨公神道碑 王先謙

公諱岳斌元名載福字厚菴善化楊氏元籍乾州會祖昌文祖勝儒乾
隆末以團練從剿苗賊有功殉難永綏王瓜寨長子秀思從死祀乾州
昭忠祠次子秀貴用廕補官仕至直隸獨石口副將公之父也三世皆
以公貴

贈光祿大夫會祖母龍祖母向母向皆一品太夫人公少習弓馬精技

擊由行伍於道光二十六年補湘陰外委從平新甯亂民李沅發敘藍翎咸豐二年粵寇犯湖南趨湘陰長官以出防爲名先期避宅所公率營兵登陴捍禦城賴以完曾文正公國藩治水軍衡州聞公能檄至營令與彭剛直公玉麟佐其弟貞幹軍事時公擢宜章千總彭諸生也貞幹請於曾公曰是二君者吾觀其部分諸事皆大將才非從人俛仰者也於是曾公益知公果賢令將水軍右營而彭公將左營金陵踞賊上犯陷湘潭公與彭公以水軍八百人會陸軍進攻被數傷戰益奮連勝復湘潭會公帥水軍會陸軍東下公爲前鋒敗賊雷公湖復岳州賊至再破之手刺殺僞丞相汪得勝追至道林磯又大敗之賊聯踪上犯水軍統將戰沒

特命公管帶各船自城陵磯擊賊抵陸磯口盡平賊壘窮搜港汊至黃蓋湖受傷墜水躍入宅舟大呼突陣賊盡披靡肅清內湖以達金口遂克武昌漢陽乘勝復沿江郡縣賊踞田家鎮半壁山橫鐵鎖江中護以舟筏會公定策毀鎖公令曰吾焚其在前之船則後者遠竄若窮追數十里自下游延燒而上賊可殲也及鎖斷賊舟四散公率所部疾駛三十里至武穴東南風大作公回棹縱火四千餘舟一時俱燼陸軍亦盡

破岸賊捷聞

上以公勤勩最著

溫旨嘉獎公積勞嘔血請假回籍而曾公水軍挫於九江其半陷入湖
口曾公赴江西整理彭公等留將江上於是水軍有外江內湖之分五
年武昌漢陽再失彭公等回援

上詔公速赴湖北曾公檄彭公赴江西巡撫胡文忠公林翼奏以水軍
付公選汰稱公忠勇廉明志識尤高時公已官至鄖陽鎮總兵換花翎
賞彪勇巴圖魯號

上遂命兼署湖北提督公疊破賊金口沌口南岸鯊鮎魚套鸚鵡洲六
年燔漢陽賊舟淨盡逆擊黃州來犯之賊直至九江還破安慶濟糧援
賊再克武昌漢陽會陸軍復武昌黃州獨以水軍復蘄州悉奪九江以
上賊舟七年曾公丁憂

上命公總統水軍而彭公協同調度公與彭公密期同舉克湖口及梅
家洲偽城於是江湖水軍復合爲一公留軍復彭澤小孤山自率所部
疾趨下蘄馬當埽華陽鎮剗望江拔東流掠安慶掇銅陵耀兵舊縣之
夾口以鹵獲盡犒江南紅單船水軍捷聞

論獎其謀略過人授福建陸路提督

命專摺奏事九江平

賞黃馬褂交部優敘調福建水師提督公再克東流進偪安慶分兵復建德降池州賊葉韋志俊陸軍挫於三河賊勢大張公扼防江介近守遠攻霆擊電駭賊無敢逞設資遣局於東流收撫降賊難民十三萬餘人十年解南陵圍拔出軍民十餘萬人會會公克安慶

賞雲騎尉世職遣將連復池州銅陵無爲諸州縣乞假省親特詔慰問親病

命速赴營賊渠石達開犯乾州公捐貲練團大修礮械率以城守賊聞風遁同治元年回營

上以大軍進圍金陵

詔赴沿江下游妥籌布置大破蕪湖金柱關援賊盡燬東壩賊舟會陸師復二浦克九洑洲長江肅清與彭公會克金陵附近城隘長圍合矣以親病乞養不允賊渠黃汶金等犯江西皖南

命督辦江西皖南軍務授陝甘總督金陵平

賞太子少保銜一等輕車都尉世職時陝甘回氛熾甚境無完土咸知

非大舉不爲功而粵捻交訌中原鼎沸調兵請餉迄不能應公肅清江西後提卒五千以行甫抵陝

朝旨敦迫赴蘭州諸軍在甘者相率譁潰省城標兵繼變公往來填撫艱苦萬狀麥石直銀百七十兩諸軍饋餉不至以麪水充飢激厲拊循指揮四出破賊漳縣通渭皋蘭諸屬境復洮州陝回犯秦州赴南路督兵擊敗之運道以通解涼州圍肅清慶陽河狄賊回襲鞏昌迎擊破之走古浪平番之賊疏通西路糧道而嘔血日劇瀝情乞休

上鑒其誠

特允解任

累詔詢病狀十三年

命來京光緒元年入都叩謁

梓宮請回籍侍養時設長江水師專轄江防提鎮以下皆公舊部

上命公巡閱長江與彭公往來督察尋請開差使留籍終養迭次

賞假五年復請

允之七年丁父憂法越肇釁海防戒嚴

命赴福建辭不許

詔幫辦江南軍務法兵踞臺灣基隆改幫辦福建軍務先是公在軍
特賜珍物者一先後

賜福字佩件食物者十

賜其父母人蔭

御書扁額各一是歲

皇太后萬壽以公奉

詔治軍不遑將母太夫人復拜

御書扁額大緞如意袍袷料之

賜公乘閒渡臺周歷海口士民歡躍助餉百萬十一年和議成回籍侍

養十二年繪像

紫光閣十三年丁母憂十六年六月二十七日卒於乾州距其生道光

二年十一月初九日春秋六十有九妻乾州羅氏

誥封夫人子三正儀花翎二品頂戴署福建督糧道懋儀江蘇候補道

潛儀縣學生花翎候選郎中女一適長沙易宗銘孫男七鎮榮縣丞道

灑道灑道潛員外郎銜道洪道濂道源孫女五曾孫女一公與人恂恂

一接以和敬終身不見武怒之色在軍論功退若無與雖病劇未嘗自

言勞及臨戰陣踔厲發不測若鬼神水軍初興以牛皮魚網緝絮之屬自扞蔽公一掃去之曰賊亦人耳吾奉

天子威靈以忠義爲甲櫓理無不勝咸豐五年城陵磯之役以三日平賊巢二百餘里六年九江之役十日之內往返千里七年舊縣之役月餘轉戰亦千餘里論者謂赴機之捷古名將未有也奉

命渡臺法人以巨艦阻海時用西法電報奏事取迅達紆

朝廷憂然動靜輒爲敵訶知公密備輪船於泉州海口以請緩師期電奏卽於其夜乘民船趣海口徑渡逮奉

旨督責剿渡臺已久公嘗言兵機萬變妙用恃一心時會所迫但合於事有濟不必遽求諒

君父其智勇深沈皆此類也遺疏聞

上軫悼

贈太子太保照總督例

賜卹

予諡勇愨立功省分建祠事蹟宣付史館立傳

賞潛儀舉人鎮榮知縣道讓及歲引

見公自少卽能詩軍務旁午不廢翰墨感時撫事輒流篇什有集若干卷尤善書臨摹閣帖書譜皆極神似得者寶之然未嘗以文事自憙其意度宏遠矣十七年三月葬善化河西鄉白箬鋪西五里墩蓮花塘之月形山正儀等涕泣請銘其墓道之碑迺爲銘曰

大亂之生以顯奇傑金田葉牙楚材所鑿舟師勦建拓規會公銜刀浮江水中兩龍彭實桓桓公尤嶽嶽卷浪排山如風掃箠鯨鯢就翦江波鏡清挈三千里還之

帝廷度隴越閩我勞敢告精誠格天卒完忠孝出總師旅萬夫之雄歸視羞膳孺慕融融勛亦云崇福亦云備榮養克終大星繼墜子臣冠冕河嶽英靈我最其迹用詔千齡

湖南巡撫義甯陳公墓志銘

范當世

光緒二十六年六月丙申故湖南巡撫義甯陳公卒於南昌府城之西四十里曰晴廬者其孫衡恪吾甥也抵書通州曰父毀疾甚不能親告哀惟泣言吾祖身後之文辭非外舅莫屬庶幾不遠千里而臨恤焉於時西人方以聯軍破京師

兩宮出走州縣皇皇日有警不能遽行至閏八月戊申乃得走詣公殯

哭盡哀已又持伯嚴曰茲已略狀先君行實矣卜以十月辛卯葬於此必吾子銘嗚呼公之所爲雖吾友若吳冀州猶不盡知之則吾固不可以無述先是二十一年中東和議成公以直隸布政使督湘軍糧臺見馬關和約而泣曰不國矣因大望相國李公至其使還留天津亦不往見吳冀州方主蓮池書院頗爲公言李公公益憤其辭而吾弟鐘會試歸過公有言公並誚之曰若兄弟皆主李者邪然吾後得其平心之言則公尤望李公極知不堪戰不以死生去就回

上意而猥隨俗塞謗取禍敗空國至於斯也其年八月

上擢公湖南巡撫公益若茹痛而之官以湖南號天下勝兵處而民智尤塞邊絕西法至不通電竿於是舉李公及湖廣總督張公所已嘗爲及爲之而實不至或并不得爲者窮昕夕討論次第而畢行之兩年而湖南風氣盛開吏治亦稱最至二十四年

上感於主事康有爲之所稱奏益決意變法而屢

詔嘉公忠公以

上將大有爲則無往而不須才遂罄舉平生所知京外官之能者與所屬吏士之可用者三十餘人備

上之采擇於時京官在京者獨楊銳劉光第而外官在京者獨候補道
惲祖祁

上遂擢祖祁爲廈門道而用楊銳劉光第與譚嗣同林旭者並爲新政
章京公疏言四章京雖有英才然臣恐其資望輕而視事易願得大臣
領之復力薦張公之洞疏上而

皇太后訓政四章京誅公坐濫保匪人廢斥不用然固不罪公所爲也
而人遂洵洵目公以康黨康亦當世之所嘗識也嘗以其報罷時過當
世天津當世獨許其才不喜其學已聞

上召對康有爲時公疏言其長短所在推其疵弊請燬其所著書曰孔
子改制考者心獨喜其與吾意同也湖南既設時務學堂其官紳並緣
時務報推梁啟超爲主講而公從之及湘報與學堂所論有疵公則爲
之遏其漸剖析而更張之吾未見其爲誰氏黨也自吾束髮讀書慕思
會文正公之爲人而願當時之親炙者若張濂亭先生若吳冀州旣師
友之矣若公若奉新許公皆以其在位不往而通然猶頗記光緒九年
得公與學士張君佩綸互許之稿壹皆不識而心祖公也其後公獨尙
吾之文學而託以孫而許公撫廣東亦介吳冀州必余往許公不言新

政者方裁缺欲歸公詒書督勸甚摯許公曰豈須我邪余曰不然此公
義相取陳公何必舊公又何必新邪及公既斥三巡撫缺罷裁而許公
亦用讒廢弗錄死而無人惜之然則公雖不如往日之所爲又豈得全
於茲世哉公諱寶箴字右銘按狀公會祖諱騰遠者始由閩上杭遷義
甯竹垞里祖諱克繩用孝義化服鄉里學者稱爲韶亭先生父諱偉琳
母氏李並有懿德高行在郭侍郎嵩燾所著文中公生而顧視落落然
七歲始宿外塾則謂其師曰昨有不能寐者三人我父我母及我是也
年二十一舉於鄉從父治鄉團抵粵寇父勞卒哀昏得狂疾已仍戰寇
保其鄉咸豐十年入都會試留交其儁又

文宗狩熱河頗有所建白於樞府已而走湖南就易公佩紳羅公亨奎
所謂果健營者與俱拒寇來鳳龍山閒石達開以十萬眾來犯糧且盡
公乃風雪中著單絮衣走永順募糧矢與營士凍饑感動郡守輸銀米
濟軍而守益堅寇不逞引去駱文忠公督四川遮果健營與俱而公歸
省母出就會文正公安慶文正公絕重之李公鴻裔典幕職且挾公代
已公樂親戰事則之席公寶田江西軍言於沈文肅公使席公大重頗
爲席公設奇策殲羣寇禽洪瑱江西平敘公官知府再就會文正公

江甯文正公改督直隸公乃以養母就官湖南始終調護席公平苗之
軍俾不爲讒構而功以成擢道員經理苗疆善後事懲治甯遠豪族歐
陽氏之械鬥皆有績可述署辰沅靖道也其治曰鎮筸故苗疆務和
民苗安其習憂其僻萬山無以養教之以植茶種竹樹招人製匏薯爲
糧名之曰薯絲及爲巡撫閱兵至鎮筸則倚薯絲佐糧者多矣丁母憂
服闋授河北道三年河不爲災而盜斂跡創致用精舍遴三州之秀延
師教之擢浙江按察使數月以前河南臨刑呼冤獄免官則與張君互
訐時也其語頗傳於士大夫閒免歸而護湖南巡撫龐公奏起公辭以
疾彭剛直公防廣東

旨交差遣不赴張公之洞方督兩廣奏調公公一行而河大決鄭州
詔襄李文正公鴻藻治河文正公不卽用公言河不時塞公歸十五年
秋今相國王公撫湖南奏公愛惜羽毛宜特用遂
召入都十六年授湖非按察使署布政使加頭品頂戴其治大放胡文
忠公務飭吏清訟原而聯以情手書勸勉人傳其與總督張公廷諍至
不憚而卒從之十九年再署布政使二十年冬中東戰事亟擢直隸布
政使入對公見

上憂勞顏悴甚請日讀

聖祖御纂周易庶得變而不失其常之道他所陳奏語尤多懇懇流涕
上以是知公忠也督糧臺

命專摺奏事明年遂

擢湖南蓋公一生行事之大者在湖南尤習於湖南樂用其人人亦樂
之思以一隅致富疆爲天下倡而務分官權與民故湘之人興起者太
半其頑者一二中立審勢者裁二三而已甯鄉已革道員周漢者積以
張揭帖攻西教煽亂爲總督所治而時人多獎謂忠義及是復刊帖布
鄉縣公聞傳燬其帖漢復毆傳吏公怒下之獄而湘士之頑者乃造作
蜚語謗公政變而向之中立者亦人人擠公必盡反其所爲而後已故
公所施於湖南者獨礦務局已獲優利得不廢而保衛局民愛之私沿
其法亦非其初矣嗚呼事之對待也無終由周漢事觀之則今日北方
之團匪又豈得謂之非義民者邪而公瀕死戀戀於
兩宮亦孰料顛沛至於此邪公爲我言咸豐十年在京師酒樓見圓明
園火搥案大號遂欲輟文學討時事奮其愚陋庶幾乎一日之彊而今
不堪令公見矣故余旣哭公又不能無幸於公之前歿爲尤痛者也公

爲人大口修頤意量超然無窮達於其心吾獨送女湖北時從公語不及旬公遂去之直隸公於文詩果不多爲爲則精粹有法自吾女言之公絕貧在官不能請貸於婚友則時時典其衣裳今所謂靖廬者卽其配黃夫人葬處營生礦而廬其旁此外無一寵也黃夫人義甯老儒諱彩意女有兄錫禧官訓導年十八歸公孝事李太夫人數十年公自以爲不及而公廉實夫人助之終身布衣襦吾女言其嫁時衣夫人有不識者故絕不敢服以光緒二十三年十二月某日卒公巡撫任所享年六十有六公享年七十子男二人長三立即伯嚴吏部主事政變并革職次三畏出後叔父前歿女二人長適席公寶田之子襲騎都尉候選道席曜衡次殤孫六人曾孫二人銘曰

清有聖帝聖自躬非彼眇未能加聰有臣一人爲臣宗吾見舊誼填心
匈萬世之遇一世逢運則不至征雁凶浩浩民劫方未終臣不待矣年
命窮瀕危但祝安

兩宮後人有惟公是崇或由困辱思公忠遂憑吾文求其蹤青山之原
西山東

贈右都御史江蘇布政使劉公神道碑

俞樾

昔在咸豐之初大盜起於粵西窟於金陵蔓於天下而卒藉上海一隅
彈丸之地爲旋乾轉坤之樞紐其時將帥之臣赫然稱中興元功生膺
五等之封而歿受百世之祀者非一人矣然而上海一隅之獨完以留
待大軍之集者誰之力歟則太康劉公之功大矣公諱郁膏字松巖先
世由山西洪洞遷河南太康遂爲太康人曾祖某祖某父某皆以義行
重於鄉公於兄弟行居三生而沈毅有大志年二十一入郡學道光二
十年舉於鄉二十七年成進士以知縣分發江蘇咸豐元年權知婁縣
開濬白龍潭官紹塘諸處爲旱潦之備又以邑無儲蓄按畝捐粟分存
各鄉官民互稽歲以爲例及賊陷金陵揚州鎮江相繼失守東南震驚
時趙靜山中丞守松江與公鎮之以靜民賴以安無何而上海亂川沙
南匯嘉定寶山青浦諸廳縣並陷公時已受代回省巡撫勇烈吉公督
師剿賊檄公隨營公率漕勇三百人與賊戰輒勝嘉定父老知公才請
於臺司專以嘉定屬公三年正月收復嘉定遂權知縣事甫三日上海
大營潰潰兵至城下民一夕數驚公親出拊循資而遣之選丁壯嚴守
望稽保甲籍游民於是民心大定後獲賊諜知賊於某日謀襲縣城以
有備而寢也兵亂之後十室九空公爲民請命春請停徵秋請減緩雖

經兵燹境無流亡敘功加同知銜

賜花翎補授青浦縣疏通漢港修築圩塘有便於民者無不備舉蓋公之所至類然而其大有造於東南爲中興大局所關則尤在上海公於八年冬調補上海縣既下車大減折糧之值俾小戶皆得自納毋令豪右把持又嚴定命案檢驗所需篷廠舟輿之費倡捐經費歲取其息由善堂給發毋令吏胥需索滬人便之交口頌好官然此猶賢有司常行之事非其大者也自與泰西互市以來上海華夷雜處數構釁九年夏民間夜行或行曠野者輒被夷人拘羸而去日失數人或數十人愬於蘇松太道而觀察某君不敢問且擬執以謝夷人民益洶洶聚眾萬餘環道署公聞趨至下令曰無妄動我且爲爾搜夷館入白觀察與俱往入門門闔又入又闔觀察色沮公笑曰我旣至此肯遽出乎何闔爲夷人曰搜而不獲奈何曰聽若所爲搜之果無獲夷人大譁公叱曰未搜爾船誰敢言無乃登其舟搜第一層曰無搜第二層曰無夷又大譁公叱曰未搜艙底誰敢言無命搜第三層版甫啟而人見纍纍然皆盛以巨囊出之有已斃者有悶絕而仆者皆曳登岸夾岸觀者歡呼如雷夷人震懼俯首謝無狀立使人乘其船鼓輪行千里追回他船所匿者千

餘人於是夷人畏公遇公鹵部輒屏立道右而上海之民亦莫不歸心於公公之得有爲於滬由此始也其後江浙皆陷於賊上海孤懸賊中朝不保夕公練民兵於四鄉設二十局撫之以恩激之以義無不願爲公死賊李秀成旣陷松江遂犯上海肉薄環攻鎗礮如雨公衣冠佩刀坐城堞閒意氣益振目睫不交者旬有餘日賊不得逞而去時諸大吏咸集上海或以危地難久守謀他徙公曰滬城雄據海口爲餉源所自出雲帆轉海各路皆通異日

王師規復必從此始奈何舍此去乎大吏慚沮烏呼使無公此議一動足則上海不可守而南北隔絕兵道餉道皆斷雖有肅毅伯之師何從而至此固天意而亦不可謂非公之功矣然公自此不得於大吏十一年冬賊復陷浦東諸廳縣大吏命公往援公曰賊勢盛宜守不宜戰弗聽公率練勇千鄉團五百以行鏖戰數晝夜部下死傷殆盡賊呼於陣曰禽劉某者賞金千公奮身投於水或拯之起退屯野雞墩收散卒謀復戰而城中望見烽火燭天又不知公所在民大聳號於大吏之門曰還我劉公大吏亦懼使人招公還且約曰自今以往聽子而行公於是練兵籌餉詰姦禁暴爲自固之計賊雖據浦東而滬上晏如也是時境

內無論遠近主客皆呼公爲劉青天劉青天之名達於

天聽有劉令大得民心之

諭見於咸豐十一年

詔書加道銜以知府用升海防同知旋以同知署按察使未幾卽眞又署布政使郡佐閒曹驟至藩臬異數也今大學士肅毅伯合肥李公帥師至滬命公總理營務恆率鄉團助勦或李公親行則公留守及大兵駐崑山軍糈皆取給上海公開濬吳淞江千五百丈以通運道而金陵雨花臺大營亦資上海協濟兩營月餉無慮二十萬公籌運無缺士氣益奮進克蘇州是爲東南肅清之始公曩者力爭上海不可棄至是驗矣蘇城旣復公撫循遺子招集流亡通商惠工勸耕課織興修學舍疏通城河善後之事次第皆舉會有減賦之

詔公以數百年吳民積累坐此旣奉

德音敢不竭力參攷成書鉤稽賦則立均輸遞減之表旁行斜上細入

秋豪并歷年州縣浮收紳士包攬之弊無不杜絕及公奉

命護理巡撫爲兵燹後第一次征收糟糧公酌定漕餘耗折章程官民

咸便至今賴焉公以初至江蘇有一介不苟之誓僚屬投贈一切禁絕

自奉儉約食無兼味衣敝不易務在黜華崇樸爲三吳士庶養瘡痍而復元氣此固人之所難然在公則轉爲易矣會母程太夫人老病思歸累疏陳情

溫旨慰留未遂所請已而太夫人卒公號呼躃踊悲動行路奉喪歸里水涸行遲三月之久始達太康積勞之身哀痛之餘觸發宿疾遂不可爲矣同治五年十二月乙巳卒於里第年四十有九是時李公以湖廣總督駐軍周家口聞公之喪追念在上海時與公撐拄艱難情事如昨爲之愴然流涕乃上言公厚重剛方實心任事爲僚屬中不可多得之人請照軍營立功後病故例

賜卹從之追

贈公右都御史銜蔭一子以知州用其後上海士民請於上海建立專祠而蘇州士大夫又請祀公於名宦祠公之一身固安危所繫而朝廷之報之者亦至優矣公娶姜氏早卒繼娶楊氏生子二果光緒十二年進士禮部精膳司主事棗增貢生候選州判女四人歸於裴於吳於周於申孫二人某某公既歿之十二年其子果具事實乞銘其神道之碑余謂公之政績不可勝書也惟表明其爲東南大局所關以告天

下萬世因係以銘銘曰

盜起粵西蔓延天下東南奧區得全者寡天祐

聖清留此一隅實惟滬瀆轄轄三吳滬瀆彈丸城大如斗不有偉人其
何能守篤生劉公是謂偉人夷獠慕義婦豎歸仁謂餉宜籌謂兵宜練
謂姦宜鋤謂民宜奠遂使滬瀆屹若金湯賊環於外安堵如常神鉦一
聲飛來天上惟合肥公實兼將相自滬而蘇以次蕩平三吳既定兩浙
皆清兵何自來來也自滬滬何能全惟公砥柱萬口一聲曰劉青天功
在一時名垂千年我謂公功允關大局立石刻銘為萬世告

光祿大夫太子少保兩廣總督李勤恪公墓志

李鴻章

公合肥李氏諱翰章字筱荃曾祖

贈光祿大夫諱椿祖

贈光祿大夫諱殿華父

贈光祿大夫刑部郎中諱文安刑部府君有子六人公為其長以選拔
貢生為知縣湖南至武昌見總督宮傅裕泰公公奇之曰他日繼吾位
業必李令也歷署永定益陽未至益陽以洪秀全圍長沙守南門天心
閣有功圍解之任次年改署善化曾文正公出治軍檄公主饜饉在軍

積歲遂自江西吉安南贛甯道調廣東督糧道就遷廣東按察使布政使是後爲巡撫者三湖南江蘇浙江而江蘇不至爲總督者四湖廣四川漕運兩廣而四川漕運至皆數月輒別徙前後督湖廣最久再署任再實任丁太夫人憂去官家居六年再起督漕遂督粵凡爲楚督十有三年粵督七年告歸又五年薨於里第享年七十有九

上聞震悼予諡勤恪子十一人經畬翰林院編修經楚江蘇補用道經滇浙江卽用知縣經湘邑庠生經沅候選郎中經澧候選員外郎經江候選知縣經湖經肥經廣經淦女九人孫六人國成試用道國式試用知府國武國熾國威國晟孫女五人曾孫三人往年鴻章視師中原拜楚督之

命以公往署兵事平鴻章歸鎮受代公始撫浙居二年鴻章被

命征黔征陝公又來署楚督逮鴻章量移直隸遂以楚督授公兄弟更代累年太夫人不移武昌官所蓋

聖朝之優寵臣家至矣時人便謂

朝廷緣鴻章薄立功伐賚及元兄此過論也始鴻章與公皆師事曾文正而公從文正軍獨久文正數稱公能嘗疏上公績狀而胡文忠薦公

之疏亦至

文宗以胡所請特優手詔批答會疏謂已可胡奏文忠欲得公自助文正惜不予江西牙釐廣東權餉皆軍中重任文正一倚辦公當是時朝廷求人輒視文正所左右公以此平進開府其後膺疆寄久習知民情偽事可否利病所至斂抑才智投合經法無近功顯名而士夫虛憍浮囂之習盡屏不用顧公一出以和不甚爲時怨妬其亦往往見詆者則由鴻章非才而久負重有以牽累而中傷之也在楚督時忌者尋端齟齬會以憂去猶窮竟黨與卒不得公絲髮咎戾乃止及在粵遇日本構釁傾貲以濟海防和議成國論大譁公亦乞骸骨歸矣方事之未定公貽書誠鴻章約事已共告歸鴻章自念柄用久當與

國休戚不敢歸難後人故公歸徜徉山水數年而鴻章獨留不去今公已殂謝鴻章亦頽老適來粵繼公後循覽前政輒用慨然諸子將以四月壬申朔葬公於合肥東鄉大劉村以夫人王氏祔弟鴻章謹掇公官位治行志事本末勒石墓道用告後千百載來者光緒二十六年二月

又李勤恪公遺事

匡輔之

咸豐壬子髮逆圍省城適奉檄署益陽縣事已稟辭矣巡撫駱文忠公

急遣員邀共守曰李令必不遽弃省城而去也南門天心閣最要隘以
委公不下堞者數旬是處地道再裂皆賴公率兵堵禦城得以完
甲戌三月委員採購修理

圓明園應須大件木植

片奏准內務府咨李光昭報捐木植飭令起運省分免稅臣查李光昭
向未販運木植素行不端現有控案且報捐之數僅十萬兩而推之六
省之廣期諸十年之久將來藉端滋擾流弊甚多請免其報效以崇體
制而杜弊端

湖北武昌縣樊口地方外江內湖表延數百里紳民呈請建築壩閘利
少害多武昌縣廩生郭瑞麟大冶縣皮周福等糾眾斂費築壩塞河並
立埠抽釐勒索商民公檄員弁將壩創毀斥革瑞麟周福等四年又因
御史李廷簫奏參派彭玉麟往查覆奏樊口大隄趕緊修補樊口以內
宜修石閘等語公力持不可覆奏云樊口地方數千年來從無議建閘
壩之事竊維設隄防禦祇有順水直隄從無堵水橫壩通籌全局知建
築閘壩其害有五是以歷任督撫嚴禁於先臣等復力持於後決不徇
人言而貽民害

廣東巡撫劉公神道碑

繆荃孫

光緒十有八年三月戊辰兵部侍郎廣東巡撫劉公薨於位遺疏聞

天子震悼

賜祭葬如巡撫例并

命附祀淮軍昭忠祠蓋公安內攘外名滿天下生膺節鉞之寄歿享俎豆之報固已極儒生之榮遇樹人臣之茂矩矣粵三年公子世璋葬公於江甯之口口鄉因吾友徐君乃昌以神道之碑來請銘荃孫聞公名在庚辰辛巳閒時公在上海道任二年矣互市禁開華夷雜處飛鉗掉闔搗虛抵隙公於大局所關輒斷斷不少讓聲名遂洋溢乎宇宙上海通商之初定議浦江以北爲洋商船步浦江以南爲華商船步而洋人無厭又欲侵佔浦南公知之創設水利局於東門外使幹吏常駐局中專司船步無有瓜邪離絕以違定章洋人乃噤不敢言英人赫德爲我總稅司請增中國土產雅片之稅總署命與公議之公曰是陽爲我計陰爲彼計也稅增則價昂人食洋煙無食土煙是使我爲彼毆也執不可洋人又以海口迂曲請於吳淞口起所齎之貨公曰是欲漏我稅也貨不至關稅於何有執不可洋人租界設立自來水火公司至是又欲

推行城內公曰是溷我也此端一開異時開馬路設巡捕必相緣而入矣執不可公奉使在俄國也俄人豔我黑龍江漠河金礦之利願爲我開采公曰此非可空言拒也函告總署及北洋大臣請先自我開采我既舉行俄不復請其在英國也英人欲以銳師由印度入藏藏人震驚公力爭於英外部追還印度之師人心大定公事理洞達神志散朗於天下大局無日不思維持匡救恫喝無所懼鉤距無所得以見易隱以往察來逆折其情而復牖之以理俾目賊心說就範而不敢逞事之小者不具論卽此落落數大端業爲天下所倚重而鞠躬盡瘁之忱亦基於此其他愛民勤政折獄除暴歷任名區謳歌如一在他人爲之亦足以卓然自立而非公大節之所在也始公之署兩淮運使也則以振饑一事傳時淮北大饑民就食南來麇聚維揚公於城外築圩數十使按籍而居之生有糜粥之資死有棺槨葬埋之費每三、八日親臨其所宣講

聖諭廣訓以牖其良以馴其悍又駐一軍晝夜巡察防其爲亂而亦以禁人之掠賣其子女者自冬徂春資之使歸境內帖然無事此在公當日但以實心行實政耳然無公則吳中必大驛騷矣公之經濟及物隨

地而見也又如此公諱瑞芬字芝田安徽貴池人曾祖駕夫祖兆考孝
憶三代並以公貴

贈光祿大夫妣

贈一品夫人公由邑庠生中書科中書敘軍功累保至花翎道員分發

江蘇光緒三年

簡蘇松太兵備道八年遷江西按察使九年再遷江西布政使護理江

西巡撫十一年

詔以三品京堂充出使英俄諸國大臣旋補太常寺卿轉大理寺卿十
三年改充出使英法義比四國大臣十五年

授廣東巡撫十八年薨於位年六十有六娶姚氏繼娶傅氏皆

封一品夫人子五世琪兩淮呂四場大使前卒世瑋光緒戊子舉人候

選知府世琛貢生候選主事世瑛縣學生候選員外郎世珩候選中書

科中書世瑗幼女子四長適舉人候選知府南陵徐乃昌孫三貽讓貽

謙貽訓孫女九銘曰

齊山矗蓋貴池渟玦靈氣磅礴篤生賢哲劬書嗜學投筆從軍遭遇時
變感慨風雲糧儲盈歉惟公繼之器甲剗削惟公備之轉戰萬里供張

十年漢何唐晏頡頏前賢

帝知其才監司是擢華夷萬躬經營關樞

帝大其用汝臬汝藩萬里宣威萬口銜恩公善治內尤善治外折衝尊
俎盱衡冠帶樓船旌節周厯重洋邦交克洽

國體無傷五羊之城公來開府曾未幾時星隕而雨太常敘績廟食攸
崇公與淮軍實共始終丹旆言旋霜凋風肅鬱鬱佳城森森喬木功名
赫奕無有愆尤子孫繩繩蒙

國之庥

續碑傳集卷三十一

江陰繆荃孫纂錄

光緒朝督撫十一

劉忠誠公坤一別傳 朱孔彰

劉公坤一字峴莊湖南新甯人以諸生起家軍旅道咸之間湘粵之交羣盜如毛新甯土匪李沅發陷城戕官公與劉武慎公長佑赴寶慶府請兵收復縣城江忠烈公忠源奇其才欲招致軍中以公事父至孝親老不忍離而止咸豐五年丁父憂粵逆逼近縣治劉武慎率勇由東安縣回援兩招入營公爲武慎族叔年少於武慎師事之故聞召卽至馳約各團刻期同進敗賊楊溪邨是爲公立功之始明年湖南巡撫駱秉章檄公募勇五百人隨劉武慎馳援江西甫抵萍鄉卽以生力軍攻克蘆溪司要隘進規袁州偵知僞侍衛李能通在賊中最久能得眾心公遂募購內綫招令出降推誠待之與李能通盛服並騎繞城大呼其黨降者晝夜不絕僞檢點張逆等宵遯遂收復袁郡論者謂援江之役以袁州爲最要門戶袁州失則毘連之臨江吉安瑞州各郡皆震公出奇制勝迅復堅城厥功甚偉七年率楚軍前鋒由分宜新喻直趨臨江抵

太平墟賊勢方熾遂至羅坊與湘軍及江西水師合圍臨江府城偽翼
王石達開率悍黨來援公與劉武慎定計趁賊未集三路進擊賊眾驚
潰溺死無算城中之賊亦潰圍遠遁遂克府城八年劉武慎請假回湘
駱公秉章檄公代統其軍進攻撫州賊出而夾擊我軍腹背受敵遂簡銳卒三千乘
爲營公慮賊堅守撫州賊出而夾擊我軍腹背受敵遂簡銳卒三千乘
夜疾進出賊不意踏平各壘又以湘營被圍於上頓渡復調二千人往
擊破之賊遁走福建收復撫州乘勝攻克建昌江西全境肅清九年僞
翼王石達開率大股賊號百萬犯湖南公在籍招募新楚義安勇二千
屯衡州之龍海塘遏賊來路至永州遇賊前隊擊之大捷移駐祁陽赴
援寶慶力解城圍隨同劉武慎追賊至廣西桂林克復柳州府城由知
府擢道員明年劉武慎奏調至粵委赴東泉接統各軍時東南各省軍
事甚棘粵西僻處邊隅餉糈支絀公威惠兼施軍容頓壯各賊相繼乞
撫並收斬屢降屢叛者數人上游一帶次第平定十一年進攻潯州艇
匪冒死上竄又陸匪數千輔之勢極披猖我軍船礮皆小公親赴江干
督戰奮勇直前羣賊奪氣斃匪甚多首逆就獲汴流而上克復潯州府
城布置略定遽聞石達開將由粵黔交界以竄川楚急率所部馳回柳

州扼要邀截行近融縣賊隊已至石逆以我軍守險併命來爭公親率勁騎橫擊之血戰竟日賊乃潰退斬偽官十餘人獲偽印甚多積功以按察使記名

賞給碩勇巴圖魯名號旋授廣東按察使同治元年升廣西布政使奉旨飭令迅速赴潯州辦理軍務與偽平潯王黃鼎鳳迭次鏖戰黃逆退歸天平寨公分兵收復橫州諸境悉平復用奇計攻取覃塘堅壘黃逆窮蹙出降磔之賊黨皆伏誅粵西藏垢匿瑕之地窮凶極惡之徒至此蕩滌殆盡黃鼎鳳憑險負固二十餘年勞文毅崇光在粵最久深以為憂公竭兩年之力攻克堅巢巨憝授首粵西士民至今感頌四年簡授江西巡撫首劾貪劣守令十餘員每接見僚屬必舉作秀才時所見州縣衙門積弊懇切告誡刊發佐治各書令其置諸座右朝夕省覽裁汰各項陋規籌給瘠缺津貼吏治蒸蒸日上會文正公稱公居心公正辦事精明見之奏牘又以江西軍興後餉項報銷四千餘萬各州縣交代積壓九百餘起輾轉膠轉流弊滋多公設局澈底清查嚴劾虧空之員並議裁各處門釐酌減坐賈釐金民困以蘇餘如修圩隄興水利辦積穀設粥廠添築貢院號舍百廢具舉復以江省徵收丁漕向有畫一章

程言者欲改定銀數如有不敷另准加收公慮有包庇侵漁之弊詳切陳奏力持前議得

旨允行江省至今循守公撫江西十年休養民生澄清吏道一時翕然稱頌十三年調署兩江總督士民不忍公去多有依戀感泣者光緒元年補授兩廣總督粵省官場積習過深營務亦多廢弛公到任後嚴加甄別參劾文武七十餘員官方肅然嗣兼署粵海關監督卸篆後餘銀二十餘萬兩奏明以十五萬兩解交藩庫

優詔嘉獎餘款悉以助振修隄及各項善舉之用未嘗一錢入己五年調兩江七年開缺回籍十六年復起爲兩江總督明年春履任時蕪湖等處匪眾焚燒教堂沿江騷動一夕數驚各國議調兵艦入江勢甚岌岌公相機因應調撥兵隊分往保護緝獲首要各犯立置重典旬日之間民情大定教案亦得從容議結十數年來籌辦江防沿江礮臺後膛者多雜式舊礮閒有較新大礮則仍係前膛不能適用公令上海製造局仿造英國大鋼礮及快礮多尊勅造吳淞口附近獅子林礮臺皆設新造大礮其餘江陰等處各臺亦量爲添設沿江礮臺有新造後膛大礮自公始二十年中東事起奉

命赴山海關督師與日兵相持半載敬慎不敗而忠愛之忱尤見於阻和議三電奏略云臣於新令條約雖未深悉要之讓地賠款兩條目前固難以允行後患尤不堪設想宜戰不宜和利害輕重事理顯然此固天下所共知亦在

聖明所洞鑒惟一經決裂日人必分擾猛攻自以保京畿固遼瀋爲第一要義查遼瀋等軍依克唐阿長順陳湜等軍皆與日屢戰甚爲得力唐仁廉亦係宿將所部鎗械已齊當足以資抵禦更有宋慶魏光燾李光久諸軍駐紮甯錦一帶該將領等忠勇過人屢當大敵相機戰守似遼瀋後路可無他虞日人如圖犯京畿則自關至京沿海要口處處設防又有各大枝游擊之師日人縱能登岸究屬孤軍既有董福祥程文炳兩軍堵禦於前而津榆皆有重兵可以兩面夾擊一戰再戰以期必勝未必彼則長驅直入我卽一蹶不振萬一京畿喫緊臣必抽動勁旅迅速入衛以保無虞前電所云戰而不勝當可設法撐持者此也夫利鈍本難逆睹但日人遠來主客之形彼勞我逸近得探報日新軍多以老弱充數餉亦不繼在我只須堅忍苦戰否則高壘深溝嚴爲守禦日人懸師遠關何能久留力盡勢窮彼將自爲轉圜之計況用兵兩年需

餉不過數千萬較賠款尚不及三分之一持久二字實爲現在制日要著諸將一聞和約義憤填胸拚命決一死戰臣職在戎兵宗社所關惟以殫竭血誠力任戰事斷不敢愛惜身命上負

國恩此外則非所敢知昨馳抵唐山與王文韶聶士成丁槐等面商意見相同謹據實直陳明年四月十一日晚又電奏云和戰大局宗社所關

朝廷當爲早權至計臣前兩次電奏已罄愚忱何庸再瀆惟近日外間傳聞謂和局業經批准不日派員赴煙臺換約又得各處電報據俄法德三國電阻日人割地條約日人未見允許各國屢聯致決絕之書又稱日兵艦多艘開出廣島俄國決意開戰又稱伊藤甚急催中國先行換約有事再商等語以上各節臣無從深悉亦未敢遽信如果屬實是日已處極危之勢而我已有可乘之機各國羣起而攻以日兵力餉需已苦難支方且自顧不遑何能攻我在我只展期換約觀釁而動則目前之地步稍紓已可亟圖補救且約即批准彼此未經互換行止仍由我主持當各國紛起環攻我展轉與之展期極力磋磨彼何敢遽然決裂若一經換約即係定局縱各國攻取約內之地恐仍非中國所有日

人卽許以後再商已落後著與其挽回於事後曷若堅定於目前關繫非輕事機難得天下大較爭此關頭況中國一與交鋒日人自力難兼顧關津防務較鬆卽可抽調關內勁旅會合關外諸軍迅速分路猛攻收復遼東失地揣情度勢此尤機會之不可失者日島國耳今日已成虎狼又與我最爲逼處若得遼臺爲附兩翼中國必有噬臍之禍遼臺與日本國聯成一氣日益強盛將來卽求援西洋各大國亦無能制其死命若此次和議定約一任日爲所欲爲貽患無窮何堪設想現在如何消息出使許大臣想已密電陳奏在王大臣熟思審處必有微權臣昕夕焦思不敢不據實上陳是否有當伏候

聖裁會沿海風災天津營壘多壞和議遂定公仍回兩江本任二十四年冬渦陽土匪滋事聚集二萬餘人縣城被圍是處爲捻匪老巢一經分竄將有燎原之禍公遣湘軍會安徽河南軍進剿一鼓盪平奉旨優敘二十六年近畿拳匪之變公維持東南大局苦心孤詣堅定不

搖

優詔褒嘉是年七月有票匪在長江裕溪口搶去礮船擾大通毀劫鹽局釐局遠近震動公迅派開濟兵輪載衛字營勇駛往會合安徽防營

勦辦彈壓匪黨逆謀因之不得遽逞人心大安厥後力爭東三省條約
會商各國商約皆能統籌國家利害極力堅持有裨大局二十七年九
月終於位春秋七十有二公天性忠摯器量寬宏歷官封圻幾四十年
吏事最爲老練平日接下以和撫民以惠不爲棱角峭厲之行每遇有
危疑明決應機不爲眾論所淆惑古人所稱能斷大事洵無媿色其辦
埋外交開誠布公和平而又堅定近年力保長江之約各國尤所佩服
身歿之日各國領事兵官先後來甯弔奠送殯並下旗誌悼江南士民
於此舉尤爲感頌不忘

評曰劉公曉暢戎機又長於吏事故任封疆數十年軍民悅服究其生
平學力多資於劉武慎有本有原而因應咸宜至晚值時艱能持大體
容保無疆古大臣以安社稷爲悅者其公之謂歟

贈太子太保兵部尙書銜福建臺灣巡撫一等男爵劉壯肅公神道碑

銘 馬其昶

公姓劉氏諱銘傳字省三合肥人曾祖某祖廷忠考惠世業農後皆以
公貴

贈如公官爵公生而英特有偉抱嘗登所居大潛山歎曰生不爵死不

諡非夫也會天下亂淮淝居民爭築堡寨自衛各相長雄一日有大豪
呼公考至馬前賁供給不時至訶罵而去公憤甚躡豪行數里奪其佩
刀殺之乘馬徐歸於時年十有八矣同治元年合肥李公以曾文正公
奏薦巡撫江蘇募淮勇東征公以千總從所將卒號銘軍連擊破川沙
奉賢福山解常昭圍合水師奪楊舍汛要隘苦戰六日乘勝下江陰取
無錫進攻常州奇兵出奔牛鎮降其酋推鋒直前寇復犯奔牛還軍卻
之再攻圍常州先登生獲寇酋陳坤書常州平積功至提督

賞黃馬褂而程忠烈已前定蘇州遂越境應浙軍攻嘉興克之至是公
平常州亦出屯句容以應江甯圍軍於是湘軍拔江甯殄洪寇積苦久
遂皆散遣羣捻復縱橫齊豫吳楚之郊曾公受

命督師湘軍將旣已罷歸乃益募淮勇設四鎮重兵公屯軍周家口戰
捷於瓦店於南頓於扶溝

詔授直隸提督仍率師援鄂克黃陂追賊至潁州大破之公以中原平
曠地賊四走疲我乃建議築隄扼沙河爲守賊潰突汴梁隄追創之於
鉅野捻首張總愚竄陝西任柱賴汶洸竄山東自是有東捻西捻之目
李公代曾公督師公率所部自鄆城至京山東西數十戰賊皆披靡望

風迨由是東至黃陂西至安陸襄棗北至南陽鄧銘軍常爲選鋒復議
防運河扼膠萊築長牆北起夏店南抵柳林口遏賊騎西六年引兵南
救沅陽追北至諸城日照還殪任柱於贛榆汶洗圖竄青濟閒道馳
雜西北擊破之蹙之海濱殲其眾河流盡赤汶洗自投揚州防軍以死
東捻平論功最給三等輕車都尉乞假歸七年西捻張總愚由陝竄河
朔畿輔大震

詔責諸將率公臥疾在家坐逗留奪官李公假

朝命強起之會師進擊鹽山滄州德平李公仍議築牆臨邑屬之馬頰
河牆成值大雨徒駭河盛漲賊不得渡張總愚赴水死西捻平晉一等
男爵

詔駐師張秋資鎮守旋

命督軍陝西勦北山回匪引疾歸論者謂李公江蘇之功推程忠烈平
捻功公爲大忠烈攻嘉興遽戰死而公初起將五百人稍增至七千討
捻益騎兵合萬二千西防陝增多至二萬逮後臺灣之役以

異數改巡撫位望乃益崇矣自程忠烈始議外國械器利其戰江蘇悉
改用新械淮軍竟以此勝而公尤以鐵道實自疆要圖其關於兵事利

害爲重光緒六年與俄羅斯爭伊犁約應

詔至都卽上言鐵道便利數大端李公因奏公主辦議格不行十年法蘭西擾海疆再起公以巡撫銜督臺灣軍務至七日基隆礮臺燬公以臺灣無兵艦不利海戰移軍基隆山後避礮彈且誘敵登陸尋擊斃法酋二兵百餘奪二纛他兵械數十有

詔褒美法兵以偏師絀基隆軍別遣五艦犯滬尾滬尾者基隆後路也距臺北府三十里軍資饟械皆聚臺北公夜退師駐淡水犄角滬尾謗譏流聞取斷於中不眩時議敵益增艦來攻是時馬江已挫上海用三輪船濟師皆退不達諸將冒風雨跣足督戰堅守八閱月

詔授福建巡撫明年媾成朝議臺灣阻海峙南洋門戶當設立行省自治乃改公臺灣巡撫奏增一府一廳三縣生番窟宅臺南北七百餘里奔狂叫嗽風氣溼闊擣虛斧頑釐其馴稚一皆化熟不以異類自疑念兵制久敝不饒給財用無能革新於是清丈田畝賦收倍經額而諸所創土田茶鹽金煤林木樟腦之稅亦充羨府庫始至歲入金七十萬其後至三百萬因益築礮臺購火器設軍械局水雷局水雷學堂要以興造鐵道爲綱紐輔之以電綫郵政功費大萬百餘公思以一島基國富

疆迹所已效威名樹立如其初志累加太子少保兵部尙書銜又
特命襄辦海軍事務嘗登滬尾礮臺東望日本歛歎感發曰卽今不圖
我爲彼虜矣已而戶部奏請天下十年內毋增置艦礮復喟曰人方甚
我我願欲樽俎折之乎遂三疏求去臺灣之立行省自公始公治臺灣
凡七年而歸歸四年而朝鮮難作屢

召不出遂以疾終於家春秋六十是年臺灣割隸日本遺疏入
天子軫悼贈太子太保諡壯肅建專祠史館立傳長子盛芬直隸候補
道前卒官其長孫朝仰三子盛芾皆員外郎朝仰承襲男爵次子盛芸
賜舉人襲三等輕車都尉四子盛芥舉人候選知府女四人皆適望族
配程氏夫人側室有出者曰項氏陳氏絕粒以殉得

旌者曰二李氏公以某年月日葬某鄉某原其諸孫朝望舉人刑部郎
中致公所爲大潛山房詩二卷並致狀曰先公墓碑未刻敢請銘乃銘
公所著別有奏議二十四卷藏於家辭曰

公專閩寄方壯其齒金節瑯戈謔浪書史蟄居在壑公驩無止

皇休外訖詔速公起公來氓驩彼驕亦駭韜智銜勇創古未有漲天大
澤納於一泚公胡遽歸公歸不埃疆場成壞彼此一時悲膺雄志雖死

而視焯功鑣詞萬古是記

劉壯肅公家傳

程先甲

公諱銘傳字省三氏劉廬州合肥人也先世耕邑之西鄉至公而不以
屑意有大志嘗登所居大潛山仰天歎曰大丈夫當生有爵死有諡咸
豐四年粵匪踞安慶陷廬州六安公倡團築堡賊憚之西鄉豪傑蠡午
起數十里閒往往堡寨棊置互相雄長亦時有攻伐一日別堡來攻力
卻槍藥不繼其妻程夫人躬自造藥猶不繼老媪發其家所窖藥十數
罌以進堡卒不動西鄉豪傑莫不怖公矣九年從大軍克六安保千總
明年援壽州晉都司銜同治元年李公鴻章攝江蘇巡撫次上海募淮
勇雅知公檄爲管帶官於是銘軍立焉降南匪賊首吳建瀛劉玉林復
南匪建瀛所部三千人玉林所部千人皆屬焉別賊犯南匪擊卻之克
川沙擢都司晉游擊銜攻奉賢金山衛克之擢參將
子驃勇巴圖魯名號從浦東還援破賊野雞墩又解四江口圍二年常
昭苦賊久會諸別軍攻福山克之遂解常昭圍擢總兵與水師提督黃
翼升同攻楊庫汛六日克之江陰賊復犯楊庫擊卻之偽忠王李秀成
渡江還救合偽章王護王普王潮王侍王軍水陸數十萬分道內犯公

與諸別將各迎擊大破之七月進攻江陰克之

詔以提督記名九月攻無錫金匱克之

賞頭品頂戴十一月進規常州至奔牛鎮賊目邵小雙乞降受之攻常州小北門大土城克之偽章王犯奔牛欲以牽我常州之師往援大破之偽忠王以小輪船濟兵來爭並擊燬之六日奔牛圍解三年復規常州剗城外賊壘數十環攻之會禽偽護王陳崑書遂克常州

賞穿黃馬褂六月江甯殘賊操偽幼主竄踞廣德公從建平往擊克之復追北大破之四年春僧忠親王戰沒曹州捻大橫曾文正公奉

命視師之山東重公智略奏設四鎮重兵以周家口重任付之公於是屬曾公大破捻於瓦店又破之南頓解扶溝圍以公兵精易為游擊之師冬率師援鄂克黃陂追北至茅屋店

上褒美之時公已授直隸提督

特命交部優敘其明年公念張牛任賴四捻渠忽分忽合馳馬隊於中原平曠之地剽忽數千里我師專主游擊非策也於是勅扼守沙河之議驅捻於沙河以南以蹙其勢公任朱仙鎮以下河防分汛築長牆俄汴梁隄牆為捻毀分軍追擊之破之鉅野無何捻渠牛老洪氏張總愚

竄陝西任柱賴汶洗竄山東於是有西捻東捻李公代曾公視師公於是復屬李公督師逐東捻東至鄆城西至京山大小數十戰皆捷六年正月與鮑超軍追擊之安陸四月破捻黃安東又追北至宛郡屯信陽整軍兩月復躡捻逐之東自應山黃陂西出安陸襄棗又從南陽至鄭州日踔百里捻望風奔不得戰於是剗防守運河進扼膠萊之議六月與潘鼎新相度膠萊河道形勢乃合諸別軍分築長牆北起夏店南至柳林口秋破捻沭陽南解沭陽圍追北至諸城日照槍殪任柱賴汶洗圖竄青濟公從安邱閒道馳濰迎擊之又夜擊之濰東北大破之捻西走新城截擊之東走壽光薄之於洋河瀾河閒盡殲之暴尸四十餘里河流盡赤諸任殄絕汶洗尋自投揚州防軍東捻平李公疏稱是役爲軍興罕有之奇捷論功公當第一

詔賞三等輕車都尉世職公自四年辦捻以來轉戰數省略無一日休

病莫能騎乃乞假旋南七年西捻張總愚由陝竄河朔詔旨促公乃馳赴東昌會諸別軍追擊張總愚於鹽山滄州德平疊破之捻圖撲運河與諸別將環遮之徒駭黃運閒縱橫夾擊盡殪之張總

愚蹈水死西捻平晉爵一等男

詔次張秋九年

上命督辦陝甘軍務乃之陝移屯乾州部署戲下諸將略定未幾引疾歸自號大潛山人蒔花木竹石築盤亭圍基賦詩若將終身焉

上卽位之十年法蘭西擾海疆
命督辦臺灣軍務寵以巡撫銜閏五月甲辰朔丁卯抵基隆行其礮臺僅有洋礮五且僅守面一方不能應敵之旁攻歎曰不足恃也居七日法來犯基隆礮臺果毀公以臺灣無兵艦不可與海戰乃移軍基隆山後以誘之且以屏礮頃之法登陸趨山巔而陣命章高元鄧長安東西抄擊之鎗斃法酋三法兵百餘奪纛旗二洋鎗數十桿帳房十餘架餘卒奔其艦奏入

慈禧皇太后爲頒內帑銀三千兩以勞軍七月法以偏師絀我基隆軍別以五艦犯滬尾滬尾者基隆後路也臺肥兵單去臺北府三十里而器械軍食悉萃臺北府滬尾失則臺北危基隆之師將自潰公乃夜率全師移駐淡水立揮諸將赴滬尾援內地聞公退基隆則駭然公曰兵事變化惡有隔海可遙度者邪不爲奪己而法益增兵艦我軍肉薄而拄鎗礮法艦別游弋滬尾口外匯利萬利華安三輪船又不克濟師其

勢岌岌然公一呼勞將士莫不奮激堅持數月卒不懈由是雖四夷亦
讐公矣公爲人果毅伉爽貌威厲眸子爍爍如巖下電語音喑大戲下
見者豪毛竦樹用兵不主故常多機變躬冒煙彈爲士卒先故人樂爲
之死幼不慧十五六歲嘗夜寢見有虎搏己遂敏達喜讀醫藥壬奇占
候堪輿五行之書尤好兵家言常以古兵家皆以治兵列奇零之數其
正者則在治國故雅不以武功自震祿尤殫精經世之務十一年春和
議成臺灣解嚴臺灣舊設府一縣四廳二隸臺灣道軍事隸臺灣鎮
穆宗末年日本窺臺灣旣去沈公葆楨始增設恆春縣其明年復增設
臺北府領淡水新竹宜蘭三縣規模草創

上念臺灣南洋門戶非改立行省不可公旣以是冬由福建巡撫改拜
臺灣巡撫於是斟酌舊制議增設府一曰臺灣縣三曰臺灣雲林苗栗
廳一曰基隆改舊臺灣府爲臺南府臺灣縣爲安平縣卑南廳爲臺東
直隸州增置布政司一澎湖鎮一

上悉從之臺灣之立行省自此始生番蔓延臺南北七百餘里與民居
犬牙交錯戕殺歲至千餘人盜賊出沒其間土豪借防番以醵錢募士
官吏莫敢誰何南北四路聲息堙闕公勦撫四年而南中北三路之生

番咸薙髮奉正朔喁喁向化集番童於臺北府教育之被衣火食讀書
久遂化爲內地人肌膚語言如一至不願歸又倡辦清賦事四年而竣
較舊額年徵銀十八萬三千三百兩有奇已溢出三十六萬三千三百
兩有奇而公之治臺尤以興造鐵道爲亟其煩費亦最巨初我
國之與俄羅斯爭伊犁約也

詔公起公至京上書曰中國今日非速開鐵道萬不能自強鐵道成非
特利於漕務振務商務礦務與釐捐行旅而用兵尤急不可緩蓋呼吸
靈通則可裁兵節餉并成勁旅轉運軍火朝發夕至十八省合爲一氣
一兵可抵數兵之用此後兵權餉權盡歸

朝廷不爲疆臣所牽制利孰大焉

詔下其議於直隸總督李公李公深韙之欲請

朝廷以其事屬公矣而劉參議錫鴻新使日耳曼還疏爭甚力議遂廢
公爲之歎惜者累月至是周覽全臺謂臺南臺北相距六百餘里崇山
大澤縣互上下卒有敵師截其中則消息陡絕乃奏請開辦鐵道拔林
闢塗孔山梁川悉安施鑛軌而駛火車而南北通臺防愈益鞏公之素
志始於是發舒焉十五年晉太子少保銜十六年

賜兵部尙書銜旋乞病歸邵友濂唐景崧相繼代蓋自中國有臺灣巡撫以來起自公訖邵唐而止中日之役

詔旨屢促公海內知與不知皆延項跼足以覲公出卒以病不克赴二十一年冬終於家年六十

天子軫悼追贈太子太保銜賜卹諡祭葬立傳建祠官其長孫朝仰員外郎仲子盛芸舉人三子盛芾亦擢用員外郎二妾李絕粒殉焉

旌祠如例

程先甲曰余兒童時卽知海內有公其季子盛芥余同歲生也公嘗第江甯欲見之而弗果後其次孫朝望從余學舍於其家獲讀公之大潛山房詩公之沒數年矣父老往往爲余道公初起時事乃求登所謂大潛山者尋公發歎之所爲想見之焉然滬尾一役血肉相薄僅乃完之日夜靡心力以締構其土公去五年乃指揮談笑而齋敵人豈不哀哉

劉尙書秉璋別傳

朱孔彰

劉公秉璋字仲良安徽廬江人也弱年以孝行著聞好學勵志讀春秋而悟兵機嘗曰丈夫生世當爲忠孝完人年二十舉咸豐元年順天鄉試出參張文毅公芾軍事於皖南時皖營兵單餉絀爲文毅謀畫無不

效徽郡屢瀕於危而不破者公之謀也以勞敘知縣公知兵之名自此始十年赴會試成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時洪寇據江甯曾文正公東征開府安慶幕下多奇才異能見公大器之曰劉某氣象峭嶸志意沈著由是公名大噪同治元年李文忠公督師上海奏調至營是時勦立淮軍公與講求束伍之法選將練兵以勤苦耐勞爲尙以樸實勇敢爲先其後淮軍立功數省公實與勦始之勞二年督洋將戈登會同銘鼎諸軍攻克福山海城解常熟之圍遂馳往太倉督戰屢捷戈登練成常勝軍勇悍不馴公統馭有方調和諸將故常有功自是李公知公才可用使別募一軍進圖浙西禦援蘇之賊公提兵五千轉戰而前克楓涇西塘賊壘得

旨擢侍講進攻張涇匪其地爲松江婁平湖嘉善四縣之衝賊以重兵扼守公督軍力攻彈丸穿胯下血漬綺騎指揮將士意氣如常明日裹創復進卒攻拔之嘉善遂降復率師會潘鼎新受降平湖乍浦海鹽賊眾進屯新豐嘉興賊首廖榮發出犯逆擊大破之三年進破吳涇橋東塔大石壘直抵嘉興郡城下連戰皆捷時總兵程學啟攻北門受傷公軍自東門攻入焚賊火藥庫火光燭天賊驚潰諸軍乘之遂克嘉興進

軍吳淩南溇殷瀆村楊淩大錢口攻破賊壘十餘追至湖州賊棄城遷江浙肅清積前功

賞戴花翎遷右庶子轉左庶子升侍講學士五年曾文正公督師勦擒奏請公襄辦軍務兼爲游擊之師文正議建四鎮安徽則在臨淮河南則在周家口江蘇則在徐州山東則在濟南公與定謀常往來馳擊於濟甯數鎮與賊追逐是時賊蹤飄忽一日夜奔竄數百里公言於文正曰擒匪已成流寇諸將不苦於戰而苦於奔走又謀圍制之策逮文正病回兩江總督任李文忠公接統其眾賊勢猖獗公與馳逐於淮徐齊魯楚豫之間破賊豐沛宿遷南追至倉家集賊大潰又破賊淮南追至蒙城賊西奔擒酋張總愚與任柱賴汶洗分股遂有東西擒之號西擒張總愚自中牟竄許州逆擊破之東擒賴汶洗自楚北孝感小河溪竄至河口鎮騎數萬會楊鼎勳軍追至小河溪勳軍前鋒遇伏總兵張遵道等戰歿賊愈張不可遏公帥部將吳長慶王占魁況文榜等力拒卻之六年東擒全數竄山東又與李文忠謀蹙賊海隅之策倒守運河毋使西竄扼膠萊以斷咽喉冀圍賊東境就地殲滅七月擒匪竟撲濰河由東軍汎地戴廟衝出公又言於李公仍宜堅持初議與諸軍從衡合

擊無戰不勝追至壽光瀾河擒酋賴汶洸落河未死復糾合千餘騎南竄衝出六塘河浙軍汎地沿運河下直撲清淮公以窮寇致死嚴陣以待屢擊破之斬殺過半又督隊日夜不息追及之淮城張橋賊潰散降老賊千餘人沿途追擊至揚州東北灣擒酋賴汶洸僅有十餘騎華字營兵禽以獻東捻平明年正月西捻張總愚忽由山西渡河北竄直逼畿輔公令部將者貴等迅速北援與諸軍合擊七月西捻平由京秩蒙恩授江蘇按察使旋授山西布政使皆在軍未之官至捻匪平以父年老告終養旋丁父憂十一年服闋奉

旨入覲授江西布政使光緒元年擢江西巡撫其治官事以綜覈見長

閻文介公敬銘

殿論時事以公爲蕭劉之亞在江西清釐軍興以來二十餘年膠葛庫款又查各屬交代數百起追得積欠百餘萬皆州縣卸事後交代庫款未清者未幾復陳情養母終天年至九年再起用浙江巡撫時奉旨豁免錢糧州縣有已徵未解混入民欠者又追出數十萬辦海防時就本省籌餉不煩部撥巨款精思所運百廢俱舉會法人侵奪我越南屬地挾兵船掉入東南洋面牽綴援軍旁撓虛喝眩沮我謀其時若閻

若臺若瀕若兩粵皆別遣重臣宿將聯翩持節以往度要駐扼獨浙無有益

上以浙洋付公深知公可倚也公綢繆防務部署精嚴令鎮海沿岸築長牆絲互三十餘里山崗顯露處設立疑營購椿木排釘海口用海船數十艘實以石排沈椿隙外安水雷百餘又於陸路伏地雷防敵登岸十年正月法艦駛入鮫門我礮臺兵輪開礮轟傷其二越數日復駛入虎蹲山北我軍然礮迎擊中其煙筒再中船桅法艦受創敗退自是不敢再進招寶山口門猶放小舠潛窺南岸公令部將錢玉興等選勇士伏清泉嶺下突擊之法船連受五礮傷人頗多旋即遁去法將軍迷祿傷亡相持四月他處勝負互見惟浙全勝浙垣人心賴以安法事既平部議旗兵加餉公奏曰今外洋環伺迭啟釁端我所以隱忍議款者以海軍未立也彼所以肆意要挾者亦以我海軍未立也可否

飭下戶部將各省協解餉款通盤籌計先竭一二十年之力歲提銀三四百萬專辦海軍待海軍就緒再議旗兵加餉計八旗丁口眾盛數數百年後蕃衍生息其數更倍於今卽兵餉復額萬無給足之理請旨飭下王大臣從長計議疏通之法此時雖不能行其議然公於國計

民生謀慮至深遠也後甲午之役果以海軍不足而敗論者惜之十二年晉四川總督川境幅員遼闊外接番夷內多游匪時有蠢動之虞公恩威並濟不與大眾旋卽勦平常曰盜賊蠻夷何代蔑有莫患乎以重兵臨之幸而戰勝不爲武不幸而敗器械糧糈皆爲賊有人民牛馬皆爲賊用是真不可爲矣故督蜀八年如萬縣之崔英河茂州之何三木匪川北之陳坤山秀山之姚復乾皆隨起撲滅大小涼山拉布浪瞻對各夷越界犯順歷任勞兵糜餉迄不能禁其竊發公檄馬邊雷波越巂屏山各營用趙營平屯田策困之以甬道運餉刈其稊麥數月之閒莫不俯首聽命二十年查辦藏事深得藏僧之隱恐其結俄抗英暗中防閑邊釁不開二十一年恭逢

慈禧皇太后六旬萬壽加太子少保銜

賞御書長壽字宮袍各珍物先是公鑒止足之義屢請老未蒙俞允至是再上疏乞骸骨得

優旨令代至行明年乃有教堂之案公待外人意主嚴峻不令外人干預內政莅蜀之年重慶先有教案公至捕教民羅元義及亂黨石匯等立斬之後大足民教爭訟公當平教士滋不悅臨行時辦毀教堂案二

十餘起皆平斷不長教民欺陵之漸教士忿甚訐於京

朝廷不得已禠公職公歸數年有

詔徵公以老病不能上道至三十一年七月終於家春秋八十兩江總督周馥安徽巡撫誠勳奏聞

詔開復原官宣付史館立傳江蘇安徽山東數省紳民皆請建祠祀之公幼貧力學弱冠與同邑潘公鼎新擔簦赴都行李蕭索幾不得入賓館守館者導見李侍御文安侍御許之舍館遂定侍御者合肥李文忠公父也由是知公賢明年遂舉順天鄉試公初與潘公坐小車兼步行北道後車子誇言曰吾一手曾推兩撫臺蓋言公與潘公也世人傳爲美談至入翰林之年皖中寇亂饑饉舉家避地鄉邑不得公音問公自徽防大營入都張文毅公厚資助之故返廬江時尚有餘金藏鄰下斜幅中公以道路多難策蹇與一僕南旋訪得家人居處相見驚喜家人言乏食奈何公曰勿憂吾斜幅中尚有金也公酒酣時嘗與余言之其艱苦耐勞類如此公聲若洪鐘與人談往事終日不倦廓開大度不苛細廉正有威知人善任使推誠心布公道故賢愚樂爲之用公未莅浙時台匪黃金滿嘯聚海濱官兵追捕則竄入重洋深島中兵去復爲民

害公至一年金滿服其威信畏罪乞降公許之於是甌海盜賊悉平參
將吳杰任事勇敢爲提督所不喜被參褫職鎮海之役實堅守招寶山
礮臺手開後膛大礮公旣督蜀奏陳其事且言似此忠勇有功之良將
遭貪庸提督之進讒誤被參劾恐內寒將士之心外爲洋人所笑於是
朝廷復召用吳杰又於克嘉興時收降人錢玉興皆能得其死力後官
至四川提督初吳武壯公長慶爲公裨將浣保提督後統兵駐朝鮮平
李昞應之亂韓人德之爲立廟皆公之所拔也其在軍久益慎重不驅
衆於危地以爭功而乘機進取常在諸將之先故永隆河之戰劉銘傳
喪其良將唐殿魁小河溪之戰楊鼎勳喪其前鋒張遵道曰口之戰郭
松林幾死全軍覆沒麒麟凹之戰彭毓橘身亡軍不復振而公常遇奇
險敬慎不敗孫子曰善治兵者無赫赫之功左氏引軍志先人有奪人
之心又曰允當則歸其公之謂乎公自蜀歸家居十年幅巾蕭散曳杖
里門世不知爲達官貴人以壯年馳驅戎馬困於簿書至老手不釋卷
有衛武公耄年好學之風所著有詩文集奏議書牘筆記若干卷家風
儉約待物必豐倡爲義舉所施與甚衆不獨治軍時有餘資盡以散將
士凡故舊賓僚莫不知其緩急而爲之謀一言相許歷久弗忘故至今

談公佚事者往往歛歔流涕子孫多守家法有才而恭謹子五人體乾
二品蔭生江蘇候補道體仁光緒丁酉科舉人體信分省補用知府體
智體道皆郎中孫十人

評曰公之綜覈則爲蕭劉之亞公之經武則爲劉岳之儔偉矣哉

中興名臣由翰林將兵佐曾公李公而揚大烈者莫與比倫況生平講
學出處之際忠孝兼著旣明且哲以榮壽終非天挺人豪曷克臻此
福建巡撫張公墓志銘 俞樾

咸豐初大盜起於粵西中原鼎沸若捻若回皆乘隙而起時承平久無
戰守備賊蹤所至從風而靡名都大邑相繼淪陷爰有一二奇侅非常
之人負文武幹用者屹然楮柱危城爲

天子保全疆土如沈文肅之守廣信府張勤果之守固始縣皆名動朝
廷

璽書褒獎一歲數遷授以封圻重任垂名青史圖畫凌煙後世瞻仰望
若神人烏呼如我友山張公者亦何媿歟公諱兆棟字伯隆友山其自
號也山東濰縣人曾祖鉉本生曾祖鑑祖文輯父翁皆潛德不顯以公
貴

贈光祿大夫曾祖妣譚本生曾祖妣劉及韓祖妣劉及孫妣宋

贈封一品夫人公幼而沈摯其世父扶青明經諱翀者通經術有識鑒

謂昌吾家者此子也盡以所學授之年十七入邑庠道光二十三年以

優行貢卽於是歲舉於鄉二十五年

恩科成進士官刑部主事洊升郎中每遇疑獄因類推迹平反甚眾九年以知府分發陝西同治元年鳳翔府關員大吏知公才偉往攝之而是時陳賴諸捻寇方由荆紫關入陝粵賊偽啟王梁富成又由山陽雒南而走平利全省糜爛渭南縣回民因之作亂戕官據城厥勢洶洶同州華州諸回皆叛應之鳳翔接壤亦將蠢動或勸公曰此危地也以病謝若何公曰數由天定事在人爲臨難苟免豈人臣之義乎趣之官陽爲撫循陰修戰備甫及三月回寇大至城外回民爲所勾結變且不測公嬰城固守募數千人爲游兵擇其精健者倚城而爲壘先後五十餘戰斬馘甚眾賊爲蚰蜒濠深廣各三丈爲久圍之計公無日不登陴巡視其堞夜不解衣晝不飽食蟣蝨滿襟裾糞野蔬而飯粗糲諸奴皆散一老僕從之一妾以憂畏得疾死署中無人出則鍵焉一日賊發地雷毀城西南隅蟻傅而上公親冒矢石擊卻之賊偵知公所在礮彈雨集

麗譙皆毀公危坐其中不爲之動如是者十有六月而將軍多公多隆阿援師乃至城圍以解

詔以鳳翔被圍日久卒保無虞有深堪嘉尙之褒有量子鼓勵之命公先是已實授鳳翔知府至是超拜四川按察使旋調廣東俄升布政使蓋

毅皇帝知公之才而欲大用之自此始矣盤根錯節乃見利器公死守一城繇歷而歲非奇核非常之人而能若是乎固宜與文肅勤果諸公同爲咸同閒封疆名臣也鳳翔之民初脫水火方倚公如父母而不可留矣公旣至廣東左文襄以湘軍駐嘉應州饟餉不繼公竭力籌應軍糈無缺文襄上其功

賜三代一品封嗣是由粵而皖而蘇民懷吏畏所至有聲護理蘇撫奉命治海防曾文正督兩江甚倚重之丁中丞日昌亦言公治海防布置周密於是

朝廷益知公可大用九年遷漕運總督時議者皆以海運爲便運河久廢不修公曰海或有警漕將不至力請濬治運河以濟海運之窮今朝議皆知河運不可廢用公議也十一年調廣東巡撫粵俗喜博而闡姓

標爲害尤烈闈姓標者凡文武童試及鄉會試未出榜之前博徒以姓爲標任人射之中多者勝民貪其利趨之若市往往傾其家而場屋之弊亦緣是而生公下車嚴禁之終公之任闈姓標竟絕後復弛其禁且歲納其捐輸然議者終以公之所持爲正論也俄丁內艱公少孤事母極孝莅粵之四年母宋太夫人年八十有五御書懿槩頤齡四字賜之并拜如意文綺之

賚及其卒也年八十有六矣海內人士無不歎誦而公哀毀彌甚扶柩北還悲感行路旣免喪誓守墓廬不復再出

詔書敦迫辭不獲命光緒八年署福建巡撫逾年卽真公渡海巡視臺澎海口以兵力猶單議增益之部署粗定而法蘭西之釁起矣福建將

軍督撫同城而治時又有

欽使會辦軍務議者以爲戰旣有人則守亦重任於是將軍總督會奏以巡撫專任守事其時敵艦已闌入馬江公使觀察劉君率師駐鼓山廉訪裴君發夫役塞林浦之港以固省垣門戶又以城中錢米兩絀貸款開倉以安民心蓋公爲守計固已周矣馬江之敗非公罪也猶以同任封疆深自引咎及奉部議一例罷官人或爲公冤之而公不一辨也

公前在鳳翔圍城中容貌益腴人問其故公曰濟則國家與蒼生之福不濟則死耳吾心無顧戀是以腴也嗟乎死生之際無動於中況官之去就歟宜其陽陽如平常也代公者久而未至命公仍視事如初公疏辭不允蓋

上雖以吏議罷公官而眷注固未替也逾年受代病不能就途仍留於閩湖公自出守秦中二十餘年來積勞深矣宜其病也光緒十三年十二月己亥卒於閩寓年六十有七娶陳氏繼娶康氏皆

封夫人生子五仔縣學生以

恩蔭官刑部主事儁江蘇候補同知僖光緒九年進士福建興化府知府侃優貢生內閣中書倓縣學生浙江候補同知女子子二歸於楊於王孫六人毓琦縣學生毓珽毓瑚毓穀毓琛毓玫曾孫煦杰烈公服官中外三十餘年清正勤慎咸稱其職當撫粵時適山左竄饑公由海道運粟數千石振之其鄉人至今感焉而鳳翔之民戴公尤深蓋公一生上而結

主知下而孚物望皆原於此云公與先兄壬甫有同歲之誼其在蘇也余又時相過從罷官後猶書問不絕今其諸子以銘幽之文爲請余何

辭馬銘曰

回乞餘種布滿甘涼羈馱蠹裔蔓延岐陽咸同之際羣盜披猖逆回乘隙煽亂一方公於其時出守鳳翔長圍既合雋墜相望公坐危城夷然如常十六晦朔艱苦備嘗寇來不上吃若金湯

天子曰咨爾才孔長須自藩臬稔歷封疆馬江一役於公何傷公職在守不歷戎行榕城安堵未復於隍吏議雖嚴公論自彰秦中父老思公不忘三吳百粵頌聲洋洋方今區宇未盡平康安得公等寄以鷹揚

安徽巡撫沈公墓志銘 俞樾

公諱秉成字仲復浙江歸安人沈氏所居曰竹墩湖郡巨族也曾祖裳錦祖治本生曾祖襄錦祖澍並有隱德時稱長者父功枚以知縣官福建歷知同安等縣後改陝西歷知岐山等縣所至皆治曾祖母費祖母韓本生曾祖母嚴祖母張母嚴及馬三世以公貴

贈封皆一品公五齡失恃有從母嚴氏鞠育之教誨之授以四子書及易經詩經過目不忘後從其外王父嚴石間先生讀雖隆寒酷暑執卷不釋不數年諸經皆卒業為文章操筆立就見賓客嚴重有度識者皆曰公輔器也道光十八年入縣學二十九年應順天試中式舉人咸豐

二年會試取謄錄充

宣宗成皇帝實錄館漢謄錄六年成進士改庶吉士充

實錄館協修全書成敘功加五品銜散館授編修大考翰詹列二等第

五 詔遇坊缺題奏兼

賜袍料十年充會試同考官十一年充山西鄉試副考官同治元年遷
侍講二年轉侍讀歷充

國史館協修功臣館纂修

日講起居注官

咸安宮總裁

武英殿總纂

文淵閣校理及

以 穆宗毅皇帝實錄館開又派纂修三年京察一等以道府記名簡放旋

實錄書成過半

詔專以道員用尋授雲南迤東道出京以父憂歸八年授江蘇常鎮通

海道十年調蘇松太道累以籌餉功加按察使銜晉布政使銜

賞戴孔雀翎十三年擢河南按察使尋調四川按察使初公之丁父憂

也親赴山西奔喪眷屬仍居京師公繼配姚夫人及二子皆以喉疾卒

公自晉歸不及見矣哀毀之中又遭此變遂得肝脾之疾其後以海關

任重昕夕不遑益之以咯血故雖疊拜按察使之

命均謝不赴僑寓吳中購得婁門某氏廢園而修葺之有泉石之勝時

繼配嚴夫人已來歸工丹青嫺詞賦公遂名其園曰耦園相與嘯詠其

中有終焉之志而是時大亂初平

天子切求治安需材甚急公之材望為海內推重凡言人材者必首及

公光緒八年

特召來京仍以病辭十年即家拜順天府府尹公瞿然曰天恩厚矣乃

力疾入都時廟堂之上以折衝禦侮之才為尤急公之任蘇松太道也

其地中外雜處華人陷於法者求洋酋請託官不能詰公於其來請也

無所拒及視事仍斷如法酋亦無如何也一日四明人與法人爭地械

鬪變起中夜公率文武官弁躬履其地聚散其眾遂以無事及臺灣生

番事起日本領事曰柳源氏者日來見公嗷嗷爭辨示以公法折服而

去於是

天子知公之能也一至卽

命兼充總理各國事務大臣其時英公使適與某疆吏不協曰吾國領事屢往而不一見何也公曉之曰疆吏事煩耳請限以幾日公曰限之一言非所施於敵體然則改限爲約何如曰見則吾請任之約亦非可言也公密以告某疆吏一見其領事而事遂解議者謂公此事得富鄭公爭獻納二字之意可謂知體要矣由是

知遇益隆十二年除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十三年署刑部左侍郎旋

命巡撫廣西廣西地瘠民貧歲需惟賴鄰封協濟恆苦不足公取道江西湖北湖南面見三省督撫推誠商榷無不感動歲解如額公承凋敝之餘持以寬大不及半載百貨流通所入釐稅贏至十二萬兩先是公在常鎮時以野多曠土設課桑局赴湖州購買桑秧兼募湖人教以藝桑育蠶之法其後常鎮閒蠶桑之利幾與吳興埒至廣西以南甯泗城潯梧等府皆宜蠶桑亦奏請舉行焉又在鎮江以庚申之亂白骨如莽設局掩埋俾無暴露而廣西省城有開元寺者停積棺槨至萬餘具公

歎曰彼兵燹後宜爾也桂林幸未陷於賊何纍纍者亦若是有主則限以日期無力則杻助之責以必葬無主者官爲之葬於是積槁爲空蓋公所至勤求民瘼類如此歸順州舊隸鎮安府新升直隸州又有百色直隸廳者故土官也雖改土歸流而其地極邊其民喬野公曰此二處草昧未開科名不振異端乘虛而入必爲所奪亦邊境憂也言於朝每屆鄉試此一州一廳別立坐號卽於廣西原定中額之內撥一名與之如子科歸州則卯科歸廳以廣邊士登進之階而杜外人簧鼓之漸惟彼哲人瞻言百里公之謂矣十五年調安徽巡撫以蕪湖居上江衝要華洋輻湊良莠雜居奏設道員專辦保甲大通鎮與和悅州對峙百貨薈萃亦盜藪也設立分局以佐蕪湖所不及咨行毗連各行省凡連界州縣互用連銜空白差票有所名捕不分畛域以故歷年未獲之渠魁皆得捕獲駢誅以遏亂萌又以皖省水陸防軍訓練未精咨調北洋諳習法國兵法之副將一員來皖訓練日一視之由是皖軍悉成勁旅凡攔江磯東西梁山諸處舊有礮臺者自往相度廢者修缺者補或江流衝突今昔不同則改易其處倣用洋法或明或暗因地制宜以固上游門戶省城西門外有漕河一道潛山太湖等縣由此運漕出江其

外內各有一洲以爲漕河屏障洲以內又有鹽河一道爲米鹽屯聚之所咸豐閒江以南突起新洲束水而北兩洲淪陷兩河並與江通每逢盛漲直齧城根省垣岌岌公察形勢尋案贖於西門外漳霞港別開新河接至江口導潛山各縣之水匯合入江以禦江湖於河口上下各築高厚長隄以固河身又於內築偃月隄遏石門湖來源以免沙泥淤墊於是民田得蓄洩之宜商船有停泊之便至今其地成小聚落焉又奏設經古書院以課經史實學皖士彬彬多通經之士由此始也十七年詔署兩江總督拜

命之日嚴夫人卒公雖盡然傷心然不敢以私廢公而江督事煩任重公承曾文正沈文肅左文襄諸名公之後慨然曰前型未泯敢不勉乎會俄國世子來游中華過江甯泊下關公曰彼國儲貳之尊異日邦交所繫吾爲疆吏禮不可闕乃登其舟握手言歡移時而別先是民間以事非習見人情惶惑至是始皆釋然及受代回皖道出蕪湖適其地法國教堂於前一日被焚而羣情洶洶尙思逞志於英美諸教堂公飛調附近營勇彈壓解散及抵安慶訛言四起和州六安宣城建德之人均思與教堂爲難公嚴檄所由先事防範告誡周詳人心帖然釁乃不作

續編卷二十一

九

公敏歷中外久任封圻

朝廷嘉念賢勞

特錫一品冠服二十一年

派充安徽閱兵大臣未幾有開缺來京之

旨部署北行至滬宿疾又作不得已至吳下就醫七月丙辰卒於耦園年七十有三公在翰林卽留意當世之事同治中陝西亂回圍攻鳳翔公以講官上疏言鳳翔不守則糧道不通省城坐困且與甘肅之回聯絡爲一其勢蔓延將不可制宜命大將以重兵剿之

詔命都隆阿往於是朝議藉藉言公知兵公又時以桑梓爲念粵賊陷湖殉難者眾公訪得族人殉難者百有餘人以其名聞

旌如例又言湖郡漕額輕重不勻烏程歸安德清爲最重長興武康次之安吉孝豐又次之吉武孝三縣俱屬山鄉固不可比擬若長興則與程安德俱鄰太湖田畝肥瘠相等而編徵銀米輕重懸殊此何理也請飭浙撫體察情形將程安德三縣應徵銀米視長興上則起科而長武吉孝四縣則視江蘇漕額本輕常鎮二府之例部議從之至今湖民蒙利焉又以竹墩宗祠歲久將圯城中舊有遠祖恭靖公專祠全燬於兵

捐金修建一如其舊於恭靖公祠旁築屋數椽爲沈氏子孫入城應試
 休息之所譜牒舊板漫漶過半爲刊補之又傳知遠邇訪求世系續前
 譜所未收族姻中孤寡無以存及貧不能嫁娶者咸有助焉伯兄不祿
 撫兄子鳳韶如己出及晚年而叔季兩弟又卒天倫之戚不能去懷公
 之不至期頤亦由此也性喜金石字畫所收藏皆精絕其居耦園也南
 皮相國亦適寓吳一時如潘文勤公及李眉生廉訪顧子山吳平齋兩
 觀察皆時相過從偶得一古器一舊刻書籍摩娑玩弄以爲笑樂始在
 京師得汧陽石剖之有魚形製爲兩硯名之曰鰈及與嚴夫人以詩酒
 倡隨乃以鰈硯名廬名流題詠咸稱佳話公先娶張氏繼娶姚氏又繼
 娶嚴氏三夫人皆先卒姚夫人生二子皆殤嚴夫人生三子延馨亦殤
 存者瑞琳瑞麟瑞琳於光緒十九年舉於鄉公之內召也瑞琳會試報
 罷將歸公曰吾亦將北上矣遂命以郎中分部學習掣籤得刑部貴州
 司女子子一人姚夫人出也適直隸東安縣知縣馮壽松孫女二人尙
 幼嚴夫人之歿也葬於仁和縣南山諸家濱之原公自營生壙於其左
 某年月日瑞琳等奉公之喪啟而窆焉禮也公生平學問政治卓犖可
 傳不可無述乃因瑞琳等之請次第其事而繫以銘銘曰

公起詞苑而至封疆理幹開達綜事精良桂林鬱鬱皖山蒼蒼公之所
至利澤孔長菟補卒乘興起膠庠繕完隄堰勸課農桑內撫黎蒸外服
戎羌方今異族日益鴟張安得公等高議明堂我游其園泉石清涼我
登其隴松柏青蒼山川無改子孫其昌

雲南巡撫譚公神道碑銘

俞樾

光緒二十年十一月丙申雲南巡撫兼署雲貴總督譚公薨於位
天子以公宣力邊疆克勤厥職

命視巡撫例

賜卹至二十二年又以公莅滇八年勳績卓著宣付史館以彰勞勩越
四年而公第三子啟瑞自京師寓余書請爲文以文其墓道之碑按狀
公諱鈞培字賓寅別字序初其先由廣東茂名縣遷貴州黎平又遷鎮
遠遂爲鎮遠人曾祖會文祖述康父人傑道光十二年舉人歿祀鄉賢
祠曾祖妣呂祖妣夏與李妣梁三代皆以君貴累

贈至一品君未冠入縣學咸豐九年應順天

恩科鄉試中式舉人同治元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兩充順
天鄉試同考官八年補江西道監察御史奉

命督理五城街道有欲於琉璃廠創設外國教堂者斥不許京師鑄銀成色甚劣公示禁之鑪房聚謀致重貽焉公禁益堅自是銀色皆足居臺諫五年多所建白俸滿截取以知府用十二年冬

簡授常州府知府明年之任甫下車而宜興適以毀教堂將成大獄教堂主者責望良奢公覈起釁之由剖明曲直乃始俯首無辭薄償其所失而去當是時道路喧傳省中亦爲震動院司方將委員察聞而公已以臧事告矣常州

文廟自毀於兵十年未建履畝勸捐以修復之宜興一巨刹住優婆夷聲甚穢毀之而改建明堵文忠公祠馬蹟山中野豕害稼剝山澤而燔之豕逸出則萬弩齊發殄滅無遺光緒三年調補蘇州府治蘇如治常以蘇城私鑄充斥設鑪大堂銷毀私錢而償其直有自以私錢請毀者毀之而還其銅不數月園法復舊四年以卓異聞會徐州道缺員奏請公往攝之初至值河南大無饑民南走皆入徐境四野騷然公葺廢壘以棲之籌錢粟以活之徐故多盜公精練卒徒殲除巨憝檠散其徒輕騎減從巡行鄉曲存問疾苦勸課農桑其時有禁種罌粟之

詔公先宣布

上意屆期稅駕田閒以董率之芟蕪殆盡民無怨咨是年七月遷安徽鳳穎六泗道五年正月又遷山東按察使調湖南按察使五月

詔授江蘇布政使數月之中四拜

恩命而公以大府奏留猶在徐州道任也其年秋入覲京師

兩宮慰勞有辦事認真之獎及莅蘇尋奉

命護理江蘇巡撫首陳端風俗正人心一疏同治初

恩減蘇屬漕糧而嘉定寶山兩縣每畝止徵米二升有奇科則本輕不

在減例其實徵米之外更有折漕銀兩銀米合計名輕實重公疏請將

折漕銀兩仍歸本色核入見徵米內辜較凡在五升以上仍照常鎮二

屬

恩減之例酌減十分之一又金匱一縣被兵尤酷田野荒蕪連年展辦

抵徵折色部文疊催復舊公疏言常鎮漕糧雖會普減一成而該縣新

科米折尙有在五升以上者若改徵本色較見辦抵徵幾加一倍請於

十分之中再減一分四釐以蘇民困

從之六年七月

詔署漕運總督時上游山水大發洪澤湖溢江北運河七百餘里壩埭

潰塌無慮數十處公悉命填築完固清淮防勇世稱重鎮歷歲既久規制稍渝公調閱各營老弱者沙汰之畸零者補足之馬步各爲四營以所裁步隊之餘填補馬隊之缺其水師向有內河淮海之分淮海船少不敷分布內河船多大半窳朽亦以次調閱以內河之餘增補淮海之缺又咨南洋大臣撥用洋鎗分派各營教以洋法彭剛直公疏稱其蒞事未及三月壁壘一新剛毅嚴明可畀重任公初不以兵事見長而爲剛直所重如此七年五月再護江蘇巡撫故事海濱沙田十年一丈而書差需索豪猾把持甚爲民累公不設局分派廉能之吏逐段勘丈事竣而民不擾蘇州自收復以來設有牙釐水利兩局主其事者歷年久遠羣情所忌物議易生公定新章局員三年一易至今循之俄兼管蘇州織造先是內務府奏明於司庫額撥外加撥銀兩若干歲以爲例公以庫款支絀請免加撥以示體卹而於額所應支者亦嚴密鉤稽節省無算又充巴西國換約大臣巴使雅重公以禮相接無閒言九年再護漕運總督十一年又護江蘇巡撫是年江南鄉試輪應蘇撫監臨兩省士子數逾二萬要束頗難公於舊章外酌定新章十二場規整肅弊數

一清十月

詔授湖北巡撫公服官江蘇十二年矣自郡守躋藩司三攝巡撫再權
漕督江蘇爲財賦之區京餉及各省協餉以至防海防邊之費皆取給
焉公權其緩急而不分畛域從容應付措置裕如屬吏貪墨者罷之廉
明有實政者疏薦之尤以端本善俗爲首務躬行節儉以身先之凡歌
船酒舫妓寮博局諸有傷風化者皆懸爲厲禁有犯必懲始而民間以
爲不便遵行旣久乃異口而同聲曰我公今之湯文正也十二年正月
以籌西餉功

賜一品冠服二月入都陛見

皇太后垂詢洋務以辦理持平勿事遷就對又奏議者請停落地捐歸
洋商包稅恐利權遂屬他人非善策也

懿旨躋之四月抵鄂鄂爲七省通衢宵小淵藪有彭海雲者東臺山會
首也公下車卽名捕而誅之鄂省漕糧舊分大小戶大戶糧多而納少
小戶糧少而輸多公立石示禁一律輸納州縣所置胥吏多者數千公
量缺繁簡定額多寡裁汰過半牙帖章程舊本輸銀胡文忠公易銀爲
錢嗣奉部章復徵銀而帖捐日見其少公仍請捐錢以順商情各釐卡
徵稅非青錢不收民以爲苦公頒錢式但收官版不分青紅商民便之

旋奉

命調廣東巡撫公陳明原籍

詔勿避十一月去鄂而之粵甫至湖口又奉

命調雲南巡撫自是公之治蹟皆在滇矣滇去中原絕遠地本瘠苦財賦奇絀而控御戎蠻保障黔蜀又用武地也公以滇之財賦鹽課爲大宗有黑井提舉者在任八年欠解正課至十餘萬首劾之以警其餘定比較章程以贏縮爲懲勸清理引岸培護滙脈定井員考成比照各省鹽務官一律議敘議處以別勤惰滇西與緬鄰南與粵接緬私交私時或侵越公申明通商條約私販入關罪無赦又以滇鹽雜課十一萬有奇向供廉役井費之用咸豐六年部議核減四成乃用減而徵則如故公奏謂滇中兵燹二十餘載戶口未復正課雖能無虧雜款萬難徵足若必勉強取盈則官取之於商商加之於價不特鹽價昂貴小民淡食堪虞且恐爲叢毆爵緬私交私日益充斥夫額徵本因額支而定今支僅六成則不宜仍徵十成議三上部不能奪當公初次奏銷各井皆絀自後每歲增加幾復全額鄭州之災於鹽務集銀三萬兩振焉條糧自亂後僅徵六成有奇議定以若干年爲限已兩次限滿公奏請再予展

限以惠滇民附近省城安甯等八州縣額糧三萬餘石石折徵銀一兩以備通省采買兵米之用又於其內劃徵本色三千餘石供省標六營兵食由花戶自運府倉不願運者由官代買胥吏藉此折錢浮收大爲民病公奏定一律改徵折色每石一兩外隨收運腳一錢五分得銀三千餘兩兵米每斗折銀二錢於是兵不乏食民不苦累至於疆事尤極震撼公初至滇卽勦定裸黑夷改土歸流武定州漢夷雜處有魯占高求爲土司不得據城叛公發兵往勦誅魯占高毀其巢十五年越南難民數千就食內地而土寇卽溷雜其中民大駭公誅其土寇而慰遣其難民使退埃安插指定猛喇一帶曠地給與耕牛籽種有魏名高者黑旗餘黨也所部多亡命詭稱赴營點驗襲攻猛喇公飭總兵楊發貴馬柱會勦破其眾魏名高走法國公執通商條約檄取之法人縛名高以獻亂乃定滇之東川昭通兩府壤接川西以金沙江爲界披沙一隅孤懸江外爲兩省甌脫滇蠻祿汶仁據有之糾合蠻眾其勢頗張公飭東川府昭通鎮就近攻勦又咨川督嚴飭邊吏堵禦及滇軍攻克蠻巢而祿汶仁果跳走入川川人協會卒致之法至十七年武定州亂民戕元謀縣知縣於途襲破富民縣公派兵收復富民卽令迅赴武定賊果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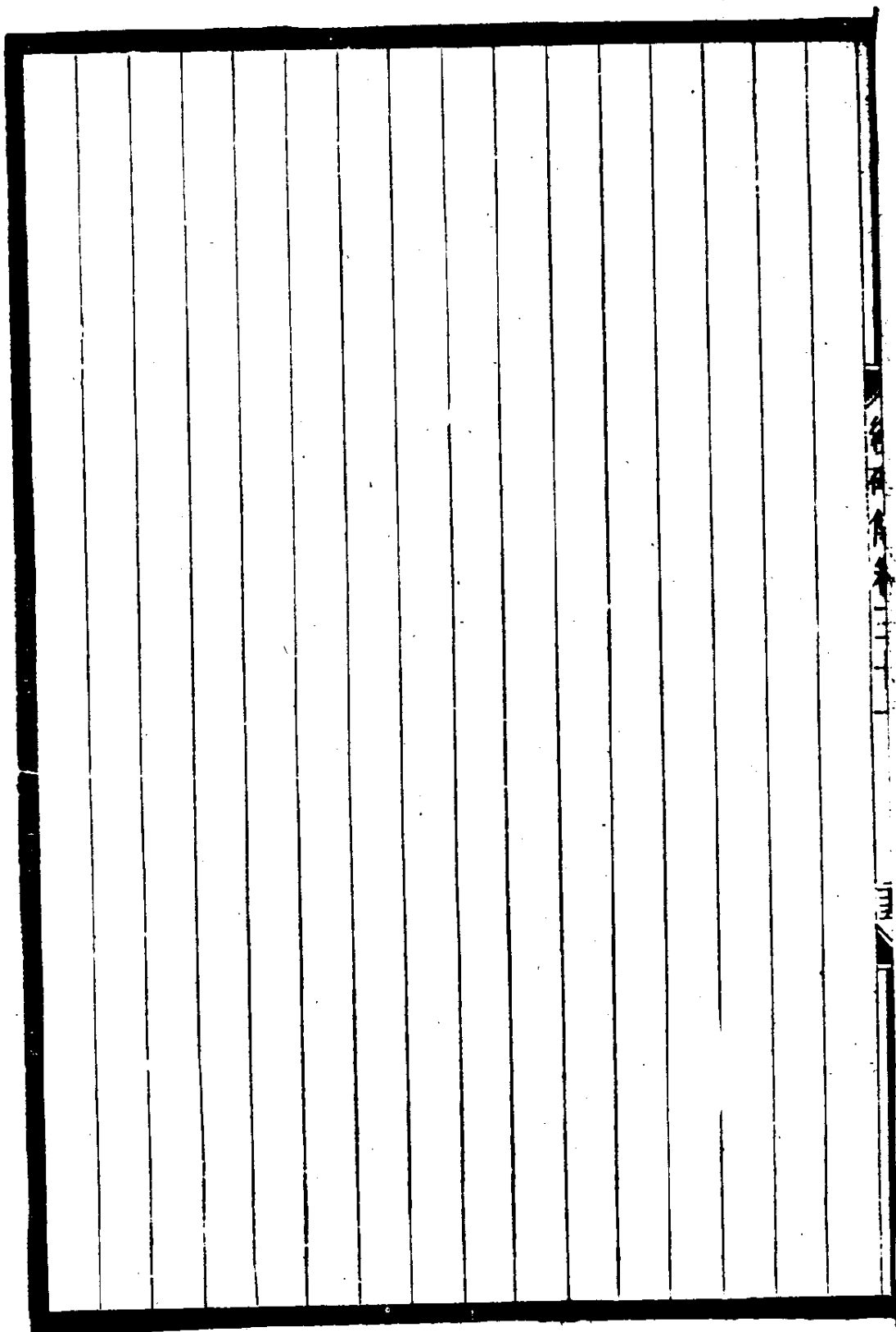
襲武定有備不克攻破祿勸縣武定之兵聞警卽往賊遁而城復省防綏靖兩營隨後往以收復告公笑曰武定軍已來告矣爾曹是時尚在羅家莊安得會同收復祿勸乎蓋冒功爲滇營積習公深惡之故隨事誠飭如此也開化歸仁里故越南北圻地隸滇久矣及中法定界仍以其地歸法而法兵未至姦民乘閒竊發據黃樹皮爲巢分犯大牛安梘諸處公命嚴守都竜時我與法國畫紅綫爲界此紅綫界內第一要地也賊黃樹皮碉樓爲官軍所毀攻都竜又不克失巢四走沿黑河三百餘里同時震動公飭力扼黃樹皮都竜兩隘抽勁旅爲游擊之師賊不能支黑河畛內賊蹤乃絕明年法兵至防事竣撤前敵各營進紅綫畛而仍以都竜爲匯總之地責成開化鎮以時巡閱是役叛人皆死黨慣戰又值與法人交替稍失機宜事涉中外邊患不勝言矣滇之軍政有四曰省標曰粵勇曰禦勇曰土勇共一百二十餘營營百餘人或二百餘人數目奇零員弁繁冗而防軍月餉十餘萬部撥鄰協不以時至公裁撤防營三成以償積欠之餉并三營爲一營月省武員薪水銀十九萬兵勇餉糈銀二十八萬而選壯汰弱軍制以新分布要害無不得力所向有功凡以此也永北廳屬多客民奏設客籍學額以廣登進又設

經正書院課滇士以經史古學及充鄉試監臨其精勤與在江南無異
而以士子三場供給不沾實惠請折給銀兩聽其自備則用意視在蘇
更周矣又以滇無積穀倣江蘇成法按糧一升捐錢二文就地買穀存
積備荒由是倉儲充實滇故產銅而鼓鑄久停制錢缺乏公酌定新章
開鑪鑄錢錢質堅好市肆流通滇中無歲不用兵部曲中得保武職者
驕悍難制有某弁奪民妻公詢得實立正軍法於是人人股弁曰毋犯
譚公令也文員亦習於疲玩設月課以考其優劣其瘠苦之缺每案招
解酌予津貼凡遇水旱偏災蠲免之疏歲或數上或謂不宜屢瀆公曰
朝廷仁厚直省以災告無不立沛

恩膏吾儕乃匿不上聞乎蒙自等屬多疫疫死者又不卽葬停柩山野
其氣外洩疫乃滋甚公嚴禁絕之省城西山有龍神祠旁塑女像頗著
靈異崇人輒死公率標兵毀其祠碎其像投之滇池竟無他異二十年
冬總督王公文韶內召公兼攝督事時東事方棘積勞之後忠憤鬱結
遂以成疾先是城外西山無故崩摧蓋公薨之兆也年六十有六妻李
氏繼配劉又繼配戴子啟字候選道員遺疏入

詔以道員卽選啟緒光緒五年

恩科舉人道銜湖北候補知府啟瑞光緒十一年舉人十八年進士翰林院編修女子二長適同邑候選訓導李灝次適荔波縣舉人楊元麟孫家棟二品蔭生孫女五以光緒二十一年十一月辛酉葬鎮遠城東蟠龍砦樹石勒銘銘曰
公始仕吳繼乃莅滇吳俗靡靡公繩其愆迄今父老猶誦公賢至於滇池西南極邊懸絕萬里亂離廿年財力支絀盜賊蔓延是宜生養以拯顛連是宜撻伐以靖戈鋌惟公治滇智勇俱全廩有餘粟庫有餘錢野無壁壘境無烽煙方今之世羣議喧闐議強議富厥效茫然安得公等復起九泉蟠龍之原宰樹芊芊千載而下拜公之阡



續碑傳集卷三十二

江陰繆荃孫纂錄

光緒朝督撫十二

前湖南巡撫吳君墓志銘 俞樾

君諱大澂字清卿號恆軒吳氏明成化閒有諱敏學者自歙縣來官蘇州府教授遂家焉其後乃世爲吳縣人曾祖傳烈祖經堃父立綱皆以君官

贈光祿大夫妣皆一品夫人君幼慧年十三能文十七入縣學卽慨然有經世之志嘗入都應順天試條陳時政呈請都察院代奏其志固已遠矣同治三年舉於鄉七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時海內猶無事翰苑諸人皆以文采風流相尙君在鄉時遇水旱偏災輒與里中諸父老籌備振卹旣官京師辛未壬申之間直隸水旱頻仍君募資助振又請假往勘災區永定河決以先所集倡辦慈幼堂經費移撥二千金馳往頒賦同官咸以爲難同治十二年

簡放陝甘學政時

朝廷方議修理圓明園君疏請停止先時

穆宗毅皇帝大婚典禮繁縟君亦疏請裁減以一詞臣言人所不敢言

風采震動朝右光緒三年山西大無

詔下翰林院傳知君前往襄助振務往返年餘全活無算已而左文襄曾忠襄交章薦君之才先有

旨發往山西未幾補授河南河北道豫省荐饑貧民無食輒賤售其田及年豐往贖不得以此成訟者纍纍州縣不勝其擾置不理君親鞫之當堂繳價領回原田者無慮數十起豫省又苦於徭役所屬武涉縣尤甚縣吏按畝科派一畝錢三百供車馬之費君裁定其費畝五十文設局由紳士經理歲入有餘而民不困在任止一年民間歌頌焉光緒六年

年
詔賞給三品卿銜赴吉林隨同將軍銘安訓練營兵召募屯墾君既至請於省城設立機器製造局於三姓琿春各處興築礮臺有韓效忠者金匪也金匪者盜開金礦徒黨繁多而韓爲之魁有司名捕之不能得君單騎入山至其巢穴韓見君不帶一兵出謁道左君諭以朝廷德意有撫而用之之語宜及時投效毋自誤是夕遂止宿其家韓乃從君歸君奏請

賞給五品頂戴韓就撫後頗得其力金匪以清法越事起請抽馬步兵三營及新練礮隊水雷勇赴津聽候調遣

報可旋

命會辦北洋事宜駐樂亭昌黎以固京東門戶時君已由太僕寺卿遷太常寺卿光緒十年升都察院左都御史是年冬朝鮮內亂日本因而構釁

命君往平之明年又

命赴吉林會同琿春都統依克唐阿與俄使勘界乃與俄使巴拉諾伏往返商榷爰立土字界碑於沙草峯南十八里離海口二十四五里又以上字碑與怕字碑相距太遠於蒙古往來之道補立啦字碑於阿濟密往來之道補立薩字碑又移三岔口小孤山倭字碑於瑚布圖河口由倭字碑北至那字碑由那字碑北至東大川準南北直綫畫定小溝以清疆界而俄舊所占黑頂子地乃復歸於我君又欲以圖們江出口之地作中俄公共海口事雖未行而中國船出入圖們江者不必復向俄官領照矣是役也君頗自喜立銅柱於中俄交界之地自以大篆勒銘其上曰疆域有表國有維此柱可立不可移壯哉亦青史一美談矣

事畢還

朝拜廣東巡撫適蒲萄牙人侵占香山民地朝議方欲與蒲人立約通商君以畫界未清力持不可親往履勘有原定之界有侵占之界有將占未占之界請飭總理大臣與葡使逐條研論暫緩議約

從之十四年惠州大水親往振撫蓋君自諸生至翰林皆從事於此至是而振務益周密矣會河決鄭州

命君署理河東河道總督至則躬駐工次鈎稽稽料巡閱壩埽懸構重賞日夜督催兵役感奮人人用命甫四閱月大功告成支用省約餘原估銀六十餘萬

朝廷嘉焉實授河督

賜頭品頂戴十六年母韓太夫人卒於家回籍守制服闋授湖南巡撫君設課吏館以課屬員設求賢館以招致高才生設蠶桑局以興民利設保節堂百善堂以惠養窮黎百廢俱興楚人大悅二十年日人內犯君疏請統率湘軍北上

優詔俞焉蓋君雖文臣而曉暢戎機嫻習武事每值操練擊槍打靶率以身先之至是憤外侮之侵陵感中國之積弱撫膺太息毅然請纓誠

古人臣急病讓夷之義也既至

命駐山海關幫辦軍務明年春督師出關日人從間道來犯兵敗君退入關自請嚴譴有

詔革職回任旋奉開缺來京之

命未幾又奉卽行回籍之

命君自是不復出矣君少時曾從陳碩父先生學篆書中年以後又參以古籀文書法益進兼長丹青喜收藏古金石得宋微子鼎有爲周客之文客字作窻因自號窻齋海內稱窻齋先生得其字畫珍若拱璧蓋君雖以勳業著而翰墨之長固不爲所掩也君自歸里卽得風疾久而不瘳光緒二十八年正月戊子卒於里第年六十有八最君一生孝於親友於兄弟忠於

君國遵先贈君遺意創立義莊與兄澹人君弟運齋君白首無閒言敷歷中外皆有表見所保薦如李君文田裴君蔭森陳君彝陶君模吳君承璐陸君襄鉞皆爲時名臣以人事

君君無愧矣所著有窻齋詩文集若干卷古籀補六卷古玉圖考一卷權衡度量考一卷恆軒古金錄二卷其餘考定鐘鼎文及手書大篆論

語孝經皆爲學者所珍云妻陸氏

封夫人先君卒子本孝亦早卒嗣澹人君之孫以爲孫曰翼燕女六人長者未嫁殤嘉定廖世蔭同郡潘睦先南皮張仁頰項城袁克定吳江費樹蔚皆其壻也君卒之明年十月乙卯翼燕奉君之喪葬吳縣支硎山之原以狀乞銘余從前主講蘇州紫陽書院君來肄業至今垂四十年余雖老猶在而君古人矣感念今昔不辭而爲之銘銘曰

君起詞苑功在邊陲練兵吉林闢其汗萊單騎入穴戎首來歸畫界於俄銅柱巍巍撫粵撫楚並著德威嗚夷入寇抗表督師功雖未竟海內壯之歸臥一室羅列鼎彝人得片楮珍若冰斯內行尤篤兄弟怡怡仁民愛物措之咸宜卓哉斯人當代所希支硎之原宰樹參差千載而下誦此刻辭

浙江巡撫廖公墓志銘

俞樾

光緒二十七年三月乙酉前浙江巡撫廖公薨於里第時公去浙二年矣公之在浙也時和而歲稔四境晏然及公去而衢州之變作中外交鬪幾釀釁端於是浙人愈思公不衰僉曰公在當不至此已而公葬有日矣其孤具狀乞銘其墓余以部民粗知公治蹟而又辱與有連義不

得辭按狀公諱壽豐字穀似又字闇齋晚年自號止齋江蘇嘉定人也其先世居福建永定縣青谿村高祖諱王臣始遷江蘇爲嘉定縣學生本生高祖諱鴻章翰林院檢討曾祖諱景國學生祖諱文錦翰林院編修河南衛輝府知府父諱惟勳翰林院編修貴州貴陽府知府自高祖以下皆以公及公仲弟禮部尙書壽恆官累

贈至光祿大夫妣皆一品夫人公自幼不苟言笑喜讀濂洛關閩諸子之書尤熟於史事凡名臣言行及古今政治興廢疆域沿革罔弗甄錄又通句股算經於麻象考成梅氏叢書並窮其奧咸豐八年應順天鄉試中式入貲爲內閣中書每俸直輒早往票籤已隨錄其要積成巨冊時從倭文端公游又與吳竹如何子永諸君晨夕研貫學益進同治十年成進士改庶吉士充

國史館協修以平定粵捻方略告成加五品銜散館授編修光緒元年大考二等

賜綢緞公以

國史儒林文苑循吏三傳自道光以來僅十餘人而孝友傳則二百餘年未之有具疏稿上總裁請於

朝而續修焉又請仿歷代史例增隱逸傳識者趨之六年充會試同考官是時俄乘我亂竊據伊犁

命廷臣會議公具疏由掌院封上四事一請堅持改約之議一請固天津及東三省之防一請留意邊材一請汰無益之兵節無益之費又請召提督鮑超之師扼守津西聯絡聲勢使和戰兩有所恃朝議頗采用焉公時已以京察一等記名以道府用又以

穆宗毅皇帝本紀告成奉

旨專以道員用七年十月授浙江糧道越二年法越事起南北洋戒嚴公慮海運有梗至滬上謀借洋輪議兩旬始定南漕得以無誤然公終以海道通塞無常議令折漕之省歲就畿輔購米穀運通倉冀以鼓舞北民使知水田之利愈推愈廣而南漕可以純歸折色議雖未行實至計也先後督運凡六次手訂章程考核功過弊竇一清又以浙西水利全在苕溪一水苕出餘杭分南北兩湖歲久積淤水溢爲患乃以道庫節省銀一萬兩並捐廉俸銀五千兩相度形勢次第開濬先北後南有曰小草蕩者沙積丈餘袤廣七十餘畝悉剷除之他如鼓牛墩斜浦灘諸處一例疏通浙西蒙利十三年九月遷貴州按察使未之任調浙江

公在浙久諳其土俗通行保甲以空盜藪嚴懲滑吏莠民以清訟源臨
安有游僧造訛言謀不軌捕治之繫其黨遂以無事十六年正月遷福
建布政使陳明祖籍改授河南時河南頻有水患黃河上游分溜北趨
孟縣小金隄告警公請改建石壩以爲永久之計鄭工之決也黃水入
賈魯河決口旣合而汎濫在鄭州中牟祥符縣境者不能復歸故道爰
導自鄭州馬志莊達祥符之楊岡又濬省城宋門外之口濟河使水有
所歸而不爲害錢敏肅撫豫時通省積穀至九十餘萬石厯遇稔歲散
放逾半公購補九萬餘石又飭所屬量力籌補冀復其舊水患除而倉
廩實此公之大造於中州也十九年授浙江巡撫浙固舊治浙人聞
之咸喜而是時適有日本之釁公慮其踵前明故智俶擾浙中兵力單
薄募勇又易聚難散乃寓團練於保甲酌給軍火以爲防軍之助編沿
海五郡漁團以遏內地奸民潛通外寇之萌畫甯台温爲南北中三路
歸併各營分置此三路以水師兵輪援應之以小輪四艘巡哨之親厯
海口指授機宜築土隄於乍浦造礮臺於鎮海營立堅壘於澉浦尖山
適中之地布置旣定敵不敢犯不輕議召募而兩浙救安公之力也及
和議成上力圖補救之疏曰端政本曰節財用曰修武備曰整吏治所

謂節財用者意在罷織造所謂整吏治者意在停捐納尤爲獨見其大矣日本據和約開商埠於杭公寸土隻字斷斷辨論筆舌交敝於原議外續定章程六條以保國家利權而全商民生計其時士大夫方爭言西學公以時局所趨西學自不可廢乃亦開繭紗之廠設蠶學之館頒示焙茶新法試行內河小輪奏設求是書院兼課中西之學並設工藝廠及武備學堂而其大旨謂西學固講武訓農通商惠工之要務而近人規摹其形似剽竊其緒餘借以行其罔上梯榮之故習不特西學無成而我中國聖人之教且變而愈亡其本應屏一切模糊影響之談而課其實事肄習之暇仍瀏覽經史語錄及

國朝掌故一以孔孟程朱爲宗蓋公之所學本從宋儒入故雖變而通之而仍不詭乎正也時議欲以官設製造局改歸商辦公則謂槍礮利器不可漫無限制又於變通武科之奏請仍嚴私蓄火器之禁維彼老成瞻言百里非時流所及見矣又以南洋各島流寓華人無慮四五百萬疏請飭出使大臣督領事廣建學堂拔其尤者爲商籍生員咨回應試此尤其運量之遠也嘉湖諸郡土客尋仇公任按察使時已妥爲安插立客董以要束其眾至是復籌發章程六條以弭土客之變太湖之

濱臬散之徒所屬聚也咨會江蘇協力禽翦以安良懦之民又設銀元局以濟民用購補省倉積穀以資民食有事則修戰守之備無事則講教養之方公之爲浙計周矣宜浙民之至今不忘哉公又善於知人所舉文武之材如憚公祖翼于公蔭霖凡二十餘人皆偉器也勞於疆事積久成疴累疏乞骸

優詔弗許恭逢

皇太后六旬萬壽頒賜

御筆福壽字及如意蟒袍諸件眷注優隆而公屢以疾請至二十四年冬始得請而歸將受代猶酌改營制奏建武備新軍報國之忱不以去位而弛也歸甫一年庚子變作公驟聞

神京淪陷

乘輿播遷朝夕涕泣寢食俱廢宿疴遂篤浸至不起其弟尙書公時以老病乞歸易簣之日顧尙書公曰吾無他苦惟念

國事心搖搖耳年六十有六老成殂謝海內惜之非獨吾浙人之惓惓於公矣公篤於天性與尙書公始終無異財有從嫂嫠也迎之歸養之終其身余與有連故得聞焉夫人王氏先公十有一年卒子世蔭蓋尙

書公子而嗣於公者正二品蔭生工部候補主事分發試用道女一適兵部郎中嘉興錢熊祥孫家駒二品蔭生孫女三是年十二月乙卯世蔭奉公葬於本縣羽字圩之原王夫人耐焉余既諾世蔭之請乃撰次其事而系以銘銘曰

公起詞館醇厯封疆材兼文武器備圓方時而有事鳩然鷹揚搏合民力厲飭戎行不動聲色不糜餼糧兩浙千里固於金湯及其無事視民如傷謂吾民饑積粟滿倉謂吾民愚設教有堂務農講武惠工通商亦從時尚無佹經常歧趨非正詭遇非良士從其教民樂且康公身雖退公澤孔長我式其墓我銘其藏公不可作民不能忘非浙之私公論斯

彰

廣東巡撫劉公神道碑

俞樾

光緒十有八年三月戊辰廣東巡撫劉公薨於位遺疏聞

天子震悼

賜祭

賜葬一如巡撫例已而直隸總督大學士李公又以公厯官事實上陳於是

詔宣付史館立傳并附祀淮軍昭忠祠蓋公以雄材偉略遭際

聖朝生膺節鉞之寄歿膺俎豆之報固已極儒者之榮遇樹人臣之盛軌矣某年月日其孤世瑋等奉公之喪葬於某原余既爲文志其幽宮而故事三品以上大員之葬必於神道樹碑碑必有文世瑋等又以爲請余曰志文碑文同出一手於古罕見盍他求乎世瑋等固以請余不獲辭因思墓志藏於幽者也墓碑表於眾者也是宜舉其大者以昭示來茲乃譜其世系及其子姓敘其出處及其學術行誼而書其有裨大局者數端爲天下後世告其世系曰公諱瑞芬字芝田安徽貴池人曾祖駕夫祖兆考孝憶邑志均有傳曾祖妣徐祖妣羅妣姚繼妣柯並以公貴自曾祖以下

贈光祿大夫自曾祖妣以下

贈一品夫人其子姓曰公娶姚氏繼娶傅氏皆

封一品夫人子世琪兩淮呂四場大使前卒世瑋光緒十四年舉人候補知府世琛貢生候選主事世瑛縣學生候選員外郎世珩縣學生候選中書科中書世瑗尙幼女子子四長者適南陵徐氏孫詒讓詒謙詒訓孫女九其出處曰公十九歲入縣學歲科試列高等以次且食餼丁

父憂遂不果咸豐元年二年應鄉試擬中以中額足又不果曾文正公
督師駐東流公上謁獻時策大奇之充采訪忠義局員會今相國肅毅
伯李公以淮軍援江南公隨軍東下江南平敘功公先曾入賞爲中書
科中書至是由知縣同知知府累遷至道員分發江蘇
賜花翎疊加鹽運使銜按察使銜布政使銜督辦松滬釐捐總局光緒
二年署兩淮鹽運使三年署蘇松太兵備道四年卽眞八年遷江西按
察使九年遷江西布政使十年護理江西巡撫十一年授三品京堂加
二品頂戴充出使英俄諸國大臣十二年補太常寺卿轉大理寺卿十
三年改充出使英法義比四國大臣十五年授廣東巡撫十八年薨於
位年六十有六其學術行誼曰公少日博覽羣書究心經世之學既不
得志於有司立青山詩社與同志者唱和著有養雲山莊詩文集如干
卷天性純篤有二弟自課之讀旣貴置仁安義莊以贍族人凡有義舉
輒爲之倡修邑志纂族譜建考棚自
文廟至先賢遺蹟及道路橋梁毀於兵者咸修治如舊往年直隸河南
山西江蘇安徽浙江各行省饑捐廉俸振之并於外國倡立華洋振捐
集洋錢至三十萬有奇尤其盛德之所感也居官不受餽遺遇屬吏嚴

而怨待朋友故舊及寒峻之士必從其厚故卒之日遐邇悲慟有失聲者然而此於公皆小節也今請舉其大者數端自咸豐之季大盜起粵西窟穴於金陵蔓延於東南天下岌岌矣肅毅伯李公自滬上進兵收復蘇州是爲東南廓清之始而水陸全軍軍械火藥則公一人實筭理其事資糧扉履無缺於供被練組甲必二且緻其槍礮之購自外洋者良楛真贗剖豪析芒不爲所給俾李公得以麾城斬邑克成大勳然則東南之砥定非公之功歟此其一也淮軍之餉仰給東南公主松滬釐局十年長耳飛目綜覈精密千緒萬端罔有遺漏奸商假外國之名希冀逋賦因類推迹輒得其情而尋常販夫販婦市估津稅操贏制餘務崇寬大商不告疲課不告匱淮軍之餉源源相濟李公移師北征轉戰齊魯燕趙之郊有馬騰士飽之樂無矢窮弦絕之患霆砰電射所向無前畿輔晏然中原安堵然則西北之肅清非公之功歟此又其一也我朝自開海禁與泰西互市以來鱗介冠裳日以偪處詭詐百出稍不致審輒墮其術中英人赫德爲我總稅司言於總理王大臣請增中國土產鴉片之釐稅總署命至上海與公議之公曰是陽爲我計陰爲彼計也土煙之稅增則土煙之價昂人食洋煙無食土煙是使我爲彼毆也

執不可洋人又以吳淞海口迂迴請於吳淞口起所齎之貨公曰是欲漏我稅也我設江海新關收洋稅也貨不至關稅於何有焉用關爲執不可洋人於所租界內設立自來水自來火由來久矣至是又欲推行於城內公曰是濶我也此端一開則異時開馬路設巡捕誰能禁之執不可公之用心若鏡以見占隱以往察來逆折其情若暗夜而燭燎治洋務者盡能如公洋務不足治矣又其一也語有之先發制人後發則爲人制凡事類然洋務尤甚上海通商之初定議浦江以北爲洋商船步浦江以南爲華商船步而洋人無釐又欲侵占我浦南屢言於總理王大臣公知之卽創設水利局於東門外使堪幹之吏常駐局中專司船步無有瓜邪離絕以違定章洋人乃噤不敢言及奉使於俄俄人豔我黑龍江漠河金礦之利言於總理王大臣願爲我開采公曰是非可以空言拒也亟告總署及北洋大臣請先自我開采從之我旣舉行俄不復請譬猶奕棋所爭者一路之先此亦治洋務者所宜知也又其一也天下之亂起於盜賊而盜賊起於饑民前明已事可鑒也光緒二年淮北大無饑民就食南來麇聚於維揚公方權鹽運使駐揚州乃於城外築圩數十分饑民使按籍而居之生者有糜粥之資死者有棺槨葬

埋之費每三、八日親臨其所宣講

聖諭廣訓以牖其良以馴其悍又駐一軍晝夜巡察以防其爲亂而亦以禁人之掠賣其子女自冬徂春資之使歸境內帖然無事此在公當日但以實心行實政耳然無公則吳中必大騷騷雖吾浙不能安枕矣非其大有造於江浙者乎其權蘇松太道也適俄人以我索還伊犁故日以兵船至海口滬上大聳公密白大府設一營於小南門外名爲汰老弱實則募精壯一月之內鳩然成軍人心大定其使英也英人欲以銳師由印度入藏於是口外又大聳公力爭於英外部追還印度之師人心又大定公之才識類如此又其一也公陳臬江西清釐積獄百數十案去其爲民害者武舉人若而人市井無賴若而人及居藩伯之任整紛剔蠹除苛解媯時日雖暫頌聲翕然使其久任封疆則所樹立必有大過人者天不假年未竟其用然而數歷中外幹用文武在國史名臣傳中無愧色矣余往者辱與公交重違諸子之請旣次第其事以志其墓又撮舉大略刊石墓門銘曰

李

咸同之間有震且業持危定傾羣材義業維楚維皖實鍾厥英惟曾與

國家干城公與李公同起皖北李公東來埽除蛾賊資糧屏履惟公是
供馬騰士飽皆公之功

國家用兵不加田賦什百取一斂市統布公於滬上權稅十年有裨於
國無病於廩

帝知其才命爲監司華夷雜糅非公莫治陳臬開藩將開幕府民頌旬
宣

帝資禦侮樓船旌節周歷重洋邦交克洽

國體無傷公善治內尤善治外務爭其機勿受其獍海禁一弛事變百
端安得如公宏濟艱難昔公治饒與兵終始及公建節中外攸恃有文
有武有經有權我作斯銘用表其阡

廣西巡撫張公墓志銘

俞樾

公諱聯桂字丹叔一字弢叔姓張氏江蘇江都人曾祖某祖某父某並
有隱德

贈如公官公生有虎牙二稍長器識異常兒咸豐二年粵賊犯揚州父
柏亭公與眾共守城城陷賊至柏亭公猶不忍舍眾去公時年甫十有
五掖其父自破垣出賊尾之負而奔顛踣者屢矣柏亭公素得眾心見

其出爭擁衛之走數十里以兔眾又依柏亭公以自固皆歎曰此子之力也六年入縣學時南中亂停鄉試乃以附貢生入都應順天試道出某縣投宿逆旅而捻寇猝至眾以寇壘在北皆南奔公曰賊將趨南南奔必無幸矣驅車摩寇壘北行竟無恙而南奔者遇賊殺略且盡人於是服公之智公爲文高古不合俗尙五應順天試不售伯父子陶公以縣令仕直隸知公才招之往其地差徭煩重官民交困公計戶口均道里簡閱車馬料量品物皆豫儲以待官不誤差民不知役子陶公曰爾才可仕矣乃入貲爲太常博士與仲兄曉蓮侍御同官京師貧甚然親故或有餽遺輒推以與兄雖糞殮不繼不顧也同治某年京察一等擢廣西慶遠府同知歷署靈川縣賀縣知縣全州知州皆劇邑也靈川多逋賦吏緣爲姦積虛累謬莫可究詰公日坐堂皇理獄訟而陰用鉤距之術隱口漏丁咸有存記呼吏視之吏驚爲神不費敲撲逋賦畢輸賀之爲縣土客雜糅苗獠半之睚眦小忿率成大釁公振興文學化其靡悍平其爭訟俾無忿戾賀民化之風氣爲變全州界湘粵閒民喜訟有豪者欺公年少恣爲誣罔公覺其異陰察之豪方與其徒聚謀收者猝至詰得實治如律大猾斂跡訟者益稀巡撫劉武慎公長佑深器之密

疏論薦擢慶遠府知府以柏亭公卒未任服闋授廣東高州府知府高俗信巫多盜公嚴治之假神道惑眾者罪無赦販米出洋以濟盜者罪無赦巫風盜風爲之衰息調知惠潮二府其俗皆好鬪公督率屬吏大小之獄無或枉撓以清其源先事警解申以嚴法久之鬪風亦稍戢公所爲郡縣六易一地卽易一治而皆於其地有大益類如此光緒八年遷惠潮嘉道調署糧道十年法越事起回本任籌海防陳十二策彭剛直公玉麟張靖達公樹聲及今湖廣總督張公之洞頗采用其言公備禦有方寇亦不至惠潮嘉道事多涉洋務皆畏爲難治公曰是何難吾知有理而已洋人直則置華人於法百口謗之不爲動華人直則與洋官爭往返三四必得直而後已始亦斷斷辯論久而英美法各領事官無不悅服中外大和帖然無事先後敘勞

賜戴孔雀翎加二品頂戴予二品封典十二年調任湖北荆宜施道以荆多水患議築朝天閘開姚家垸河不果行荆人惜之踰年遷廣西按察使廣西固公舊治也故舊吏民皆喜色相告十五年遷布政使十八年擢巡撫首嚴捕盜之令頒立賞格名捕渠魁又倣廣東學海堂例闢齋舍購書籍選高才生肄業其中課以實學嶺右財貨不足而米有餘

廣州諸郡歲來告糴官因權其釐以濟軍饑時廣東有富商愆言官請罷米釐公曰米釐罷則軍饑無所出且商利厚則糴者多而利分於東商無益而西農將匱持不可人初不信其後卒如公言勞文毅公之撫粵也設官典以質物曰同善堂入其贏餘以爲公費歷久弊生公釐而革之廣招商典官不失挹注之利而民得稱貸之便越南旣歸法國我邊境有舊時勇丁時往剽掠邊將喜之厚結以自助公曰此曹不可恃越無可掠還及我矣睦鄰卽所以保境不宜予人以口實益嚴斥埃擯勿與通然與法人定界則又侃侃爭辨不稍屈有金龍洞者要隘也先時繪圖畫畝已棄之矣公曰金龍洞爲龍州屏蔽今棄而不有乃以易區區甌脫無用之地此非計也與提督蘇公元春謀力爭於法毀前議改舊圖而金龍洞要隘復歸於我越民有自拔來歸者安集之吾民有淪於越者設法招徠之咸同以來戰必募勇一營如干人有定額焉戰事旣定將嬉卒惰器械窳敝而額亦不足營官進謁公問額率以八成對公笑曰汝欺吾欺得五成卽良將矣汝有室家有僕馬薪水不足豈得不取諸此吾不責虛額但求有一人卽得一人之用耳日抽其伍更番校之不如律輒斥去將弁畏服武備改觀後剿除土寇數十起卒

賴其力倭事起沿海諸省爭來徵調焉和議既定公疏陳利害力爭不
得因是憤懣觸發肝疾求解任

上鑒其誠許之將受代上十策如鑄銀圓行銀票加洋稅節廉費皆切
中事理又覆議中外臣工條奏前後兩疏頗見施行家居逾年疾稍閒
俄又患脾泄自知不起具遺疏惓惓以育才練兵制幣興商爲言光緒
二十三年四月丁亥卒於里第年六十公生平任事勇而無忿厲之色
守己嚴而無矯激之行兩江總督劉公坤一疏稱其篤實廉明時論以
爲知言性喜杜詩日誦之書學董文敏日臨倣之雖舟車不輟焉娶李
氏

封一品夫人子心泰前山西平陽府通判孫彭宜彭典女子子七孫女

二某年月日葬公某原心泰具狀乞銘銘曰

起家郡縣躋歷封疆剔弊興利鋤莠安良振揚文教修飭戎行禽莩寇
盜禁絕巫尫勿開敵讐勿弛邊防惟粵東西徧樹甘棠天不假年海內
悲傷忠憤猶鬱嘉言孔彰大名青史故里白楊千載而下式此碑堂

贈太子少保頭品頂戴兩廣總督陶勤肅公墓志銘

陳象

光緒二十八年九月九日兩廣總督陶公甫受代薨於廣州行館春秋

六十有八遺疏上得

旨陶模秉性忠誠清勤練達由庶吉士起家縣令洊歷封圻在陝甘邊
垂二十餘年撫綏培養吏畏民懷調任兩廣總督辦事實心不辭勞瘁
茲聞溘逝軫惜殊深著加恩追贈太子少保銜照總督例賜卹予諡勤
肅海內聞公喪感喟異口同聲今喪歸其孤馳書乞銘其幽豪雖不文
誼無敢辭公姓陶氏諱模字方之一字子方嘉興府秀水縣人曾祖增
祖忠考源兼祧本生考淵以公貴皆

贈光祿大夫曾祖妣楊氏祖妣宋氏吳氏妣楊氏本生妣高氏皆

贈一品夫人公舉同治丁卯科鄉試明年成進士入翰林家寒苦少有
器識端靜凝遠精討濂洛關閩之學顧口不言惟務踐履散館授甘肅
文縣知縣豪時以試事留京師是夕公至旅舍翦燈共榻從容笑語謂
吏職得勤民縣治僻遠此行六千里單騎度隴矣抵任所貽書言邊鄙
號瘠苦相承陋規尙三千緡裁禁之恐後之人無以濟轉滋他弊其地
險阻人從崖壁行往往顛仆死子弟多不識字無能明義理以之關治
山徑分增鄉塾洗手奉公毋敢負平生時湘鄉楊太傅撫浙豪居幕府
一日出示疏稿特薦公有學宗宋儒才德兼備可大用之語調任皋蘭

田籍毀於兵火百弊叢出莫可究詰力行清丈弗憚艱阻更定賦則民困益紓自是擢秦州移迪化再遷甯夏府蘭州道遂陳臬畿臺旋拜陝藩之

命道出楚北豪正承乏漢川城邑瀕河公徒步過訪留一夕先是吾友施均父赴左文襄戎旃書來道甘肅大饑獨秦州不請帑罄所儲振貸爲之推服至是以語公笑應之曰秦州之糧還之秦州甘肅之錢還之甘肅庸足異乎明日送別河干則小舟艤岸俯首入接鄰對語此外無所容覺清獻入蜀尙餘琴鶴也旣領節鉞新置地苦寒盛夏積雪入冬堅冰在鬚秉燭治官書漏三下恆不輟帕米爾者遠在蔥嶺外俄兵忽侵入英人亦併坎巨提部落公籌固邊防持理力爭卒就約鎮撫五載軍民大和然心力交瘁病有自來矣會甘肅循化撒拉回變亂狄道河州西甯各州郡響應奉

旨移權陝甘總督公率馬步八營以進且勦且撫入塞定議先保全河西四郡卽以其閒攻拔北大通堅堡十數邀擊賊酋劉四伏於安西州南山多用寡敵眾時關內將悍兵驕公一以至誠相撫馭咸受節度迨內外肅清捷書馳奏

詔補授陝甘總督疏辭不許三省臨邊要文武材用治政殷繁漢回又世仇公持之以平日與同官推究治理吏畏其威民懷其德聖明日月固早見於萬里之外請

覲述職途次奉電

旨調任兩廣總督適

兩宮幸秦力疾迎

駕悲憤交集

召見涕泣陳病狀不敢堅辭抵嶺南百廢待治亟於各行省公靖盜以法孚民以仁嘗下一紙書於海外解散黨類賢於用師公既竭篤堯之忱忘身殉國至此病已深晝接僚屬夜披案牘猶未敢稍閒竟積勞而薨其整躬清約仕宦踰三十年未嘗攜眷屬爲學由平實致廣大不立崖異奮志匡時殊於迂闊察吏嚴而平每參劾舉其尤不肖者二三人騰章入告羣吏望風肅然相率守法戒政先教養本末秩然如請停捐納廢科舉訓旗兵罷宮監次第入告絕無瞻顧意殆所謂上不負吾君下不負所學者耶公配施夫人繼配王夫人子三長葆瑩縣學生員前卒葆廉分部主事

恩賞員外郎保霖府學生員孫四人善培廕生

恩賞主事善堅國學生善均善膺孫女五人皆幼以今年十二月十六日葬公於縣之北鄉露字圩銘曰

烈烈桓公惜陰宣勤子孫復始無忝前勳世儒講學筆舌紛紜躬未逮十駕養新清恪孤立文恭勿欺先正張陳公實承之起自循吏旌節雙持挹而弗竭隨所設施掬此腔血上報

丹墀既沒猶視匪以其私九原難作涕泗交頤貞珉紀實我無諛詞

陶勤肅公遺事 繆荃孫

秦州東南水齧城堙築隄三百五十丈隙地之窪者浚為池植芙蕖蓄鱗介取其利以資歲修其坦夷者栽樹十餘萬夏秋密蔭蔽日州人為游憩所目曰陶公隄

迪化州回亂時其地滿人無孑遺漢民百不存一至是城鄉漢民一千九百餘家家祇一二人多秦隴湘楚皖蜀人之為兵及為工商者城鄉回民一千七百餘家皆原籍秦隴並雜有南路之纏頭回其中受地而耕者合漢回才一千五百餘戶男眾女寡或一人報一戶或二三人報四五戶戶佔地百畝至數百畝播種者不及三之一累易其處歲歉則

棄而之他歲豐則以麥易銀還入塞人無固志上官委員以部尺丈量計畝繩以文法民益卻走公謂經畫窮荒鉅可拘成格乃準周禮一易再易之制而變通之令民以二畝作一畝上地畝納糧八升中地畝納糧五升半下地畝納糧三升並暫以六成徵收六年後以定額納糧稟請左公允行邊氓始稍稍有久居計

葱嶺山西有帕米爾者卽唐人西域記之波謎羅也西鄰什克南瓦罕東距疏勒州約一千四百里乾隆二十四年將軍富德窮追回酋一至其地立碑以清漢回三種字勒

御製文焉然稱之爲葉什勒庫爾未明言帕米爾三字布魯特回族有其地游牧插帳不常厥居曰大帕米曰小帕米曰蘇滿等凡十數區皆山閒石田嘉道以來疆吏久不顧問

御碑亦不知於何年湮沒咸同以後如哈薩克右中各部俄人取以設圖爾給斯坦斜米七河等省浩罕八部俄人取以設費爾干省甚至塔爾巴哈臺城西之舊雅爾城阿克蘇北境之察林河卡倫同就淪胥俄人之視帕米爾猶夫前日之哈薩克浩罕等也葱嶺東南有坎巨提者一名乾竺特其都城曰棍雜與哪格爾隔水相望在莎車州西南約二

千里歲貢金一兩五錢後又納貢於克什米爾坎民貧而多盜其酋縱令侵掠鄰部英人責言光緒十四年私立約與聞其國政並假道修路英使臣牘告我政府坎酋又交通於俄十六年英使臣以剖分帕地請政府恐啟俄人之爭拒弗許公蒞任之前數月俄兵侵入帕境爲擴浩罕牧地兼通道印度計英人亦侵入哪格爾及坎巨提界爲固北印度邊境計十一月攻破哪坎兩部哪格爾曾修職貢談掌故者罕知焉坎部之爲藩屬則人人知之於是京外議者爲帕米爾坎巨提事爭言與俄英開畔公謂能勘土匪之將士未足以禦強敵軍中所資百物必運諸內地及濱江海各省數月乃達而俄境鐵軌已至薩瑪爾干英屬鐵軌已至北印度之勞爾遲速迥殊又新疆南北路與俄地犬牙相錯者幾五千餘里俄若以輕兵由齋桑斯克走布倫托海犯鎮西哈密即可梗我咽喉當此民窮財匱之際尤不可輕言戰惟購置機礮推廣電綫飭邊將簡練軍實慎固封守振撫哪坎流民羈留坎主毋令走俄具牘與俄費爾干巡撫英印度總督據理力爭時時咨商總署爭於俄英二使又請駐俄使者許公景澄駐英使者薛公福成爭於其外部俄曰防英英曰防俄縱愛我亦不能遽釋也俄人又謾言兵未至郡縣境爭

御碑則碑久仆爭地則舊圖未載爭界則光緒九年分界大臣早以烏
孜別里山爲準而萬山崩又罕知孰爲真烏孜別里英人則謾言坎
部服屬於克什米爾已有年英兵伐哪語坎人勿助以兵坎人弗從曲
在坎且坎主賽必德艾里汗弑父虐民掠賣英屬人口罪當討十八年
春夏閒俄兵築壘於讓庫爾及六爾阿烏英官唆使阿富汗國人遣兵
至蘇滿波孜納皆怕境也阿王貽書邊將謂此本什克南地今什部服
阿當并歸阿人故發兵以偵俄毋與中國事新疆文武多湘人咸憤激
謂巡撫不肯戰示弱公多方維持謂屬地當爭邊要當守洋操當習兵
釁萬不可開備豫不虞徐俟轉圜毋以小忿遽起大釁有罪則某一人
當之我軍遠駐布倫庫爾色勒庫爾塔敦巴什等處十餘營僅足屏蔽
疏勒西徼一二門戶所屯處距城邑數日程或十餘日程小徑不通車
轍以驟馬千數百匹馱負糧芻費數石而致一月耗鉅萬釁端一啟則
邊界宜守者十百於此增兵益饟徒竭民脂公不恤忍辱含垢者以此
五月奏請廢黜坎巨提舊酋令其弟買賣提艾孜木率餘民歸部七月
委遊擊張鴻疇知縣田鼎銘至坎部會英人及克什米爾國人立買賣
提艾孜木爲酋諭令鎮撫部民守我藩服邊地卒賴以安

公嘗言今日當與地爭利派員探求礦質如木薩之鐵喀喇沙爾之鉛
達坂城温宿拜城之銅綬來庫爾喀喇烏蘇噶斯山之金迪化之石油
靡弗剗斲布淖爾卽漢書蒲昌海唐人西域記之納縛波音轉爲羅布
今此澤淤填日小左右荒沙無垠纏回悉以羅布之名概之南北廣一
千餘里東西袤二千餘里唐宋以後曠無人煙公以新疆中權互此荒
磧赴疏勒于闐道益迂繞欲於敦煌以西關一捷徑選委華洋人員由
陽關及焉耆分路而進隨在測繪隨在察鑛一年畢事自時新疆之南
青海西藏之北噶斯烏蘭達布遜阿耨達勒騰塔克托古茲尼蟒依諸
大雪山之陰迂迴出入凡得新道路新山谿新地名及金鐵煤各峒以
數十百計皆官私圖志所未載以大磧乏糧轉運艱阻購機無貨鑛學
又罕通人工作未能大興而沿途所覓某處謙墾不毛某處有水草可
牧某處有土可耕一一詳載案牘後之任事者可按圖而索已先是魏
公光燾經營羅布淖境屯墾事在迤西塔里木河濱公益拓其南及東
南谿土俗按圖書謂蒲昌海北四百餘里之都納里等處蓋卽鄯氏水
經注所謂龍城姜賴之墟也奏請築小城以安固僑民名之曰蒲昌又
謂海南一百四十之卡克里克有古城遺址甚巨其東一百里密阮其

西二百凹石峽均有古廢城蓋卽新唐地志所謂海南岸之七屯城漢樓蘭國鄯城弩支城各地也奏請於卡克里克設屯防局招致無業回民徙居之俾千歲窮荒漸成村落近時新疆巡撫饒公應祺增立新平等營縣正公所嘗規畫者也二十年正月

詔各省文武大員進京祝

嘏新疆提督董福祥與焉公電商督部楊公昌濬擬會銜奏留楊公不可越數月公以邊防緊要奏請俟祝

嘏禮成卽飭董福祥回任或疑福祥可大用何驟沮之公謂列國競爭固宜尊視武員然非所語於悍鄙之人今實少將材此輩當令常受疆吏節制礪其廉恥以

朝廷德威操縱之庶幾勉就範圍提鎮在外視京師貴人尊嚴如在天
上使人居輦轂將一切易視之日卽偃蹇時發大言以自炫耳食者信
爲可任且釀意外禍能速出京正所以保全之然時論以福祥爲柱石
九十月間日本釁作遼瀋各軍敗績福祥募十營備戰以乏械電告公
公意福祥必不出戰而託詞正大新疆軍儲雖寡不能不先其所急借
給後膛新鎗二千桿藥彈六十萬丸委總兵謝典禮等率馬隊一旗雇

棄駝由蒙古草地運至京師福祥既成軍迄未東出禦敵
二十一年三月河湟回族知燕齊戒嚴乘隙蠢動撤拉回破積石關圍
循化城四五月間河州逆回閔伏英馬永琳相繼揭竿攻狄道河州城
而西甯逆回韓文秀劉四伏大通逆回包良等各擁眾數萬四出焚殺
巴燕戎格碾伯各屬在在響應公以甘新脣齒遣提督蘇貴興等馳赴
金城湟郡就地募三營至巴燕戎格助戰六月平番縣回亦變據岔口
武勝等堡仆電木毀驛站於是河西四郡文報不通甘州肅州文武頻
乞援於新省有事則以電信取決公就南北路抽調將卒令前古城營
游擊羅平安以馬步三營旂增防哈密補用提督牛允誠以三旂助守
安西玉門總兵趙有正以四營旂進駐肅州互為聲援委候補道潘公
效蘇為東防營務處駐哈密就近與諸將吏商推防守在邨落則勸團
練儲芻糧為堅壁清野計在荒磧則擇要處掘長溝壘短牆以阻衝突
關內回首廣遣黨羽潛出關扇動九月初四夜綏來縣城內逆回托昌
等放火為亂戕哨弁幸城外漢回民團先已整練援賊隔絕得卽撲滅
公檄總兵徐學功游擊焦生有等率馬隊馳往彈壓迪化省治莠回禽
得為首者楊進裁等六人置之法人心大定十月

命署陝甘總督公固新疆門戶然後入關視事北大通營者大通縣西北境也北阻祁連南襟浩亶雪山環峙地險而瘠回族居之以游牧畋獵淘金爲生恃其險阻自來未受懲創至是董軍別將某徇下北大通營城某固回族也撫多勦少荒城不煩兵力賊等棄城爲緩師計渠魁散處十大莊堡每莊又各有小寨圖保窟穴無反正意公以此處逆回屢擾驛道破民堡非草薶禽獮難望久安屬潘公痛勦之潘公督同焦大聚金蘭益易盛富趙有正諸將鏖戰浹旬連克十大莊堡暨各小寨殪賊三千餘溺斃溪澗者以數千計禽斬大酋八十餘人由是旁郡奸回奪氣時官兵已克西甯三關多巴西甯回匪悉眾由水峽口西竄青海公度賊黨無謀必不據青海第欲效白彥虎故智耳止宜以現有兵力固守河西四郡攔賊於南山荒積乏食餓死必多巨酋可一鼓就禽餘眾安插羅布淖爾則甘新二省得少安矣乃檄潘公偕諸將由北大通退歸山外西馳出塞陳兵於玉門迤南諸山徑以待戒毋得縱賊出平地一步四月各營馳至玉門縣南青頭山昌馬爾扁博溝等處適賊由青海之柴達木來羅平安牛允誠各營擊卻之公急檄玉門之師倍道赴安西州南七工堡等處五月初賊又大至其酋劉四伏欲奪路覓

食爲困獸之鬪賊眾兵寡將士用命副將金蘭益每戰匹馬陷堅縱橫
蹀血大敗賊於牛橋陣斬數千收降五六千人凍餓僵踣積中者數萬
人劉逆以千餘騎逃走公電屬饒撫部檄羅布淖爾守將設伏以俟並
飭金蘭益等星夜賊賊無令擾敦煌賊窮蹙由色爾騰海向羅布淖爾
流沙荒遠餓斃強半七月中劉逆至淖爾東南之和兒昂就禽於是徒
降回於塔里木河濱計口授田令焦羅諸將還兵入甘州南山野牛溝
番地搜捕餘匪掩埋骸骨以消疫癘九月關內外同告肅清

兵部尚書銜浙江巡撫惲公墓志銘

繆荃孫

光緒庚子十月

乘輿西巡海內多故

特簡浙江布政使惲公爲巡撫加兵部尚書銜以鎮定海疆十二月卽
奉太夫人諱星奔歸歸而病未及終喪而卒海內士大夫識與不識無
不盡焉傷之以時事艱難而爲

國家又失一柱石之臣惜也次年公子毓良毓珂葬公於新塘鄉之夾
山馳狀乞銘荃孫卅載舊交加以姻戚不敢以不文辭按狀公諱祖翼
字叔謀一字菘耘同郡陽湖人曾祖耕方祖煜直隸南皮縣知縣父光

業安徽候補道皆以公貴

贈光祿大夫公於同治三年本省鄉試中式由臚錄議敘知縣改郎中
疊保道員分發湖北補糧儲道調補漢黃德道監督江漢關擢湖北按
察使再擢浙江布政使

簡巡撫兼理鹽政復兼總理各國事務大臣花翎頭品頂戴

誥授光祿大夫卒年六十有五

國家自咸同以來外交內患百端紛集事機變幻閒不容髮罕能當機
立斷措置裕如者公任營務處時江夏知縣蔡炳榮以事鞭督標營弁
弁率黨伺知縣歐之幾死制府怒將盡法懲治一軍盡甲公馳至營徒
步入呼曰汝等皆義士當爲國宣力今怯於公戰勇於私讐非義也吾
戴吾頭來諭汝汝不悟死矣迺均釋械痛哭伏地令縛送首禍事遂定
武漢匪首王覺一潛伏紅牆巷約期舉事公夜偕中協馬朝龍率親兵
破門入羣匪驚短兵接立獲五十餘人餘潰去任按察使時濱漢六州
縣國匪萃焉公偵知其處授知縣包鵬飛方略以夜出以晨歸獲匪累
纍如魚貫民驚頌曰神明匪徒斂迹任中丞時值浙江衢州戕官焚教
堂之變英國欲以兵艦赴浙浙人洵懼公禽捕真犯十餘辦以抵償而

定文武官戍邊祿職罪英人百計撓之力爭而後就範其勇於任事如此官漢黃德道時漢江舟楫檣帆林立水漲驟高立刻傾覆公創設襄報水電豎牌鳴鉦各船預備水至無患洋商夾板船向泊魯山下妨民船出入之路公以大義商稅司請上移晴川閣外漢鎮關閱磨集火災四起公飭合鎮商民於曬臺儲水缸購小洋龍入窄巷施救又移洋油隙地數年之間水火之患大減官布政使時上虞山水驟發風潮頂衝南岸土塘決口七處公改土購石砌盤釘椿成石塘一千數百餘丈以捍水而入浙時日擊露骸敗構拋棄河干穢氣薰蒸蠅蚋四集立撥巨金埋二萬七千餘具有澤及枯骨之頌其愛民之仁又如此類皆剛健勇決轉危爲安而慈祥愷惻之忱亦賴精心大力始足展布功可以格天惠足以濟世非苟且補苴焉者蓋公仕宦數十年計必達乎至微力必摧乎至巨求治雖急必體乎人情律己甚嚴而不爲苛論上台任之僚采信之士庶感之故嶄然有以自見夫人高氏治家有法訓子有方先公七十日卒同葬於穴子毓良江西候補知府毓珂工部郎中孫宜曾望曾俱幼爰作銘曰

大雲出山鬣鬣輪囷散爲膏雨粒我蒸民生質雖美必牖以學涵泳詩

書雕琢禮樂幾希之存存書室希日必衷以道白日青天肫肫浩浩愛人
則李睦族則范心造臣規身成士範事功既著內行尤殊施於有政惟
孝友于胡不期頤光我邦族因毀而殞遐邇一哭荒荒原野鬱鬱佳城
凡百君子視茲彝型

署欽差大臣辦理南洋通商事務兩江總督兼兩淮鹽政江西巡撫兼

提督銜李勤恪公神道碑

王先謙

公諱興銳字勉林瀏陽李氏曾祖兆明

贈通奉大夫祖宗任父錫祺皆榮祿大夫曾祖母劉

贈太夫人祖母羅母周皆一品太夫人先世隱於農公昆弟四父歿躬

耕奉母晝秉鉏末夜課弟讀雖處窮困不以自餒既補諸生授徒邑里

奉錢數千意豁如也咸豐壬子邑莠民周國虞等倡亂號徵義堂勢張

甚公集邑人舉團練清內奸羣情大定江忠烈公忠源率師平瀏亂公

有助焉時粵寇陷江西撫州道萬載窺瀏公與守備周虎臣趣防虎坳

賊不得逞邑教諭龍山李如崑夙奇公帥文毅公遠燁邂逅公教諭所

談竟夕歎曰如子肝膽可共患難逾年文毅殉難東鄉公收其遺骸卒

撫孤以成立曾文正公國藩習聞文毅稱公賢又以教諭薦貽書相招

公謁文正於湖口軍中遂預謀議李公鴻章郭公嵩燾李公元度交推
重之奉檄總山內糧臺駐祁門皖南郡縣迭陷祁門爲賊必爭地一夕
數驚公孽畫周至饋運疾給僞王古澐賢嘗以雪夜襲祁門公偵知預
匿輜重它所賊至無所得江南難民萬餘仰食於臺先一日結筏渡之
咸得免有隊長劫民十金逃追獲立斬之故流離之際墟市按堵同治
乙丑總鎮唐義訓等軍索饟譁勢岌岌公單騎馳入營諭眾曰諸君數
千里從軍爲富貴計奈何自戕使賊知而躡吾後我無噍類矣饑缺咎
在臺約三日取給不足請殺我眾羅拜曰唯命公復密訪首謀三人白
文正戮之事遂定金陵既克綜覈報銷積存平餘銀四十萬兩或勸自
私公曰爾謂是我當得邪盜賊所爲吾不屑也悉以歸官至荷葉洲用
精局節嗇所入捐購義山聚暴骨二萬具瘞之文正移督直隸奏公與
偕使察災振畿南冒風雪入窮簷稽合所得錢米數飯蔬甘藿巡歷殆
徧揚舉仁清覈斥貪冒四月而畢畿民感頌補大名府知府
特用道員以終養解職文正再督兩江公總營務與彭剛直公玉麟規
畫長江水師營制文正卒李公經義繼之值日本犯雞籠江海戒嚴機
要諮公而行公親歷江陰狼山吳淞崇明履擇險隘倡設海防總上海

機器局訪察西國新式增建鐵船礮廠考工選材躬親十稔規模漸備
遭母喪服未闋

特召入都隨勘法越界務往來瘴區積患偏痺

命使日本至滬就醫藥餌不繼假滿開缺有資助者固卻之曰貧吾素
也老而病廢敢累人哉居數年愈署直隸津海關道補天津道調山東
登萊青道時威海衛沒於日本屯兵待償公與定議丈地圈界使主客
自爲守閩閩以安莅任八月額征有加贏餘四萬悉入之公擢長蘆鹽
運使權直隸按察使擢福建按察使再權布政使旋實授入

覲調廣西光緒庚子

命巡撫江西亂方棘

兩宮西狩江西頑民燬教堂數十積案二千餘外人要挾艱於因應公
奏劾疏防官十餘限三月讞定償卹之費八十萬金不責之民間懼累
良善也償款定議分仞累百萬惟搏節營饟以彌其闕未嘗苛捐擾下
壬寅調廣東時奏辦隨糧捐按徵加三州縣丁米折價不一胥吏上下
其手民以重困公疏請但科正額不及耗餘豁免諸瘠區及瓊州一府
癸卯權閩浙總督廷議亟新政營伍保甲更易規制次第設施而於裁

併局所經營商務尤勤勤注意甲辰颶災親省農田中寒病甚乞假未幾奉調署兩江之

命公力疾赴任江督繁劇爲行省冠百端待理不皇假息列邦迫索補償金價公以中國財殫民困商諸疆吏請外部代奏力爭焦思至竟夜不寐疾益篤以光緒三十年甲辰八月二十二日卒於官距其生道光七年丁亥九月二十二日年七十八妻氏蕭氏馬皆同邑氏姚籍桐城

並
誥封夫人先公卽世子熙元早卒蕭出孫鴻臬卒鴻幹出後公弟子鴻秩曾孫謨光公好讀書然不以學自名性澹榮利文正保薦輒力辭同事多躡高位獨公晚歲以

特眷授節鉞於權要一無援繫恃忠誠結

主知每言官彈事下公察治人莫敢以私干惡仕路奔競請託者置不省振拔幽滯唯恐弗及所至積習一變愛惜物力被服儒素僕從二三人屬僚供張過盛輒怒卻之遇事矜慎若無異能而行己御物罔不矩矱先民務揆於道夕就寢默誦大學中庸一過數十年如一日其勤密多類是在金陵日治事集幕僚胥吏於內堂自當戶坐議定立辦人莫

能窺訛言不與驚相告語以爲舛見不知公行其素也自粵寇之亂湖
湘才桀翊贊中興由諸生起家至大官者唯公與彭剛直劉忠誠兩公
尤著公廉正如忠誠而不爲物累峻厲如剛直而不務名高可謂剛健
篤實之君子已病方亟侍郎鐵良公奉
命蒞江南終朝三見商略要政鐵公初不識公及卒語及必歎惜蓋至
誠能動人云遺疏

聞

上軫悼照總督例

賜卹

賞銀千兩治喪政蹟宣付史館立傳

賞鴻扶道員謨光及歲引見尋

賜祭葬

子諡勤恪明年六月葬縣東桐坑木魚山首壬趾丙公弟皆早世撫教
諸姪不異所生宦橐薄餘遺令均析在宅人爲難能於公特其末節姪
昌洵從余學述公軼事特詳泣以銘請銘曰

維古英儒以學理性其用貞亨其體淡定公耕且讀身瘠道腴逃名名

歸終騁

皇衢出參軍事惟謀克勇輦金如山義不爲動辭榮居晦辭助居窮晚
躋達僚靡士不頌開府粵閩咸有嘉績大江左右亦流其澤世柔如韋
我直如弦獨秉忠信以涉大川羣公羣士僉謀變夏家有千金走求諸
野公不違時猶存古風體天覆物以仁達忠是謂法臣是謂正學遺此
一老鎮浮激濁俯歎世局仰唏哲人聲之銘詩詔示無垠

廣東巡撫馬公神道碑銘

李秉衡

公諱丕瑤字玉山安陽馬氏幼而好讀宋五子書同治元年成進士與
蒙古文端公倭仁武陟李文清公棠階相問難學益進以知縣分山西
大府某以卽用無用爲戲公正色對曰人自不齊耳公未用渠何知無
用邪署平陸縣知縣日與民親無賢不肖皆識之某邨以殺人告公曰
必某甲所爲訊之果然盜劫某邨去不知誰何聞鄰縣獲盜黨請移訊
不可則令黠者僞因事入其獄悉得七人姓名禽之澠池登封間無脫
者遇親族爭訟宛轉開說不予杖曰民之失教久矣吾宛轉開說動其
天也不予杖全其親也自是親族有卻輒互相咎曰毋貽我公憂旣受
代有客軍強市物與民鬩主者庇之民洵洵欲變公馳白其帥戮五人

乃已民遮拜且泣曰公不去無此禍公不爲我少留禍且不解旋莅永濟某甲偵公好蒔花以花獻公磨去亟廉之果巨蠹撲殺之因詔諸子曰人之投吾所好者必有所爲而來稍中其毒與飲酖等縣有過邨戶僅百半爲盜公殲其魁爲易名新邨俗丕變捕盜率以夜或大風雨雪使不得遁故所治無盜上源夏陽兩邨爭灘地厯歲逾百歲輒鬪鬪輒多死傷公親往履勘得古界石重泉下爭立解十年丁父憂歸遵遺命勸修家廟立塾於旁誨族之子弟竝仿范氏義莊以贍其窮咸有條理前在平陸以城守功得

旨補缺後以直隸州用服除以直隸州赴補署河東監掣同知光緒三年大禋人相食朝邑閻文介公奉

命稽查振務初文介自山東歸聞馬青天名至平陸訪之與語大悅至是商之會忠襄公以公兼署解州知州旬餘捕鹽梟廿餘斬之亂民不得逞乃周歷各里核其戶口幾何能自食者幾何強糴者罪之禁富人毋得閉糴其尤無告者計口授食如慈母之哺嬰兒貸粟以萬石計者十數自冬至麥熟無乏是時赤地千里晉民饑饉死者大半流亡徧四方解州獨少事定以土田無魚鱗冊吏民因緣爲奸手定清丈章程爲

圖說百有十閱暮有八月而告竣七年莅遼州八年署太原府知府尋
奏補故事首府員缺以實缺知府調公獨以直隸州升異數也自文介
傅公荒政前撫衛公榮光傅公清文地糧竝爲山西最今湖廣總督南
皮張公爲巡撫舉公賢良

上於是知公可大用已尋晉冀甯道拜貴州按察使遷廣西布政使擢
巡撫廣西故瘠區公課民蠶桑教之縑織奏免土絲出口稅釐設機坊
廿餘所歲增土產五六十萬金兵燹後文籍蕩然奏刊有用書竝請各
省局官書藏書院中惠學者邊民隸土司抑不得仕進奏請能通漢文
者准赴承審之州縣與所隸知府投名應試仿苗民例用認識土生如
聯名保法土民大悅法越新平民有徙入內地者飭邊吏善爲安集嚴
禁誘攜越南子女值法越勘界公方校閱營伍卽奏請行邊由南甯至
龍州出鎮南關外厯象嶺白雲嶺馬鞍山南關口石山諸險與今提督
蘇公元春攬轡同登萬屯瞻竦時公年六十矣丁繼母憂服除適倭人
渝盟疏陳方略奏請

頤和園祝

嘏盛典移於

大內舉行旋拜巡撫廣東之

命既莅任倭艦窺澎湖廣州一日數驚公親歷六門扼要設防民以無恐粵中博賭害民生尤酷於盜公下車力禁之說者不爲搖蓋自嘉道以還毅然除此大病痛不一縮手惟蔣敏果與公耳見時事日棘嘗疏十事爲獻竝薦直節之士甚力公不言人亦莫之知也二十一年八月己丑感末疾九月乙巳疾篤口授遺疏遂不起春秋六十有五以十一月癸亥歸櫬安陽十二月乙酉葬於蔣邨之南半里許寅首申趾公會大父得三大父如竹父均亭竝以公貴

贈光祿大夫曾大母王氏鄭氏大母李氏李氏武氏母張氏楊氏皆一品夫人子男四吉森翰林院待詔吉樟庚辰進士翰林院編修吉梅吉樞竝諸生女三雲騎尉湯萊臣溫縣學生原秉理尉氏貢生劉耀德其壻也孫三孫女四曾孫女一自洛學中絕

國初容城孫先生講學蘇門睢州湯文正公儀封張清恪公先後繼起乾嘉之間一二鉅公以聲音訓詁號召學者惟大河南北帥初不變今一二鉅公竊海外緒餘將以大變我

朝典公陳自強之疏以爲治忽所關在得人才安危所繫在正人心大

抵端慙生通詐偽生塞誠信生神夸誕生惑近來仿倣西法卒無一得
以詐偽爲之蠹賊夸誕爲之厲階也誠欲改絃更張不去病根難收實
效若但侈談機巧竊恐今日之禍烈於往日異日之禍將有烈於今日
者嗚呼可謂知本矣其他行事多可傳余不復毛舉舉公之學與公之
所以爲治者揭諸墓道以式公之鄉里而慰其子孫銘曰

昔我之晉公在太原旅進旅退如雁行然歸自粵西公往持節養之教
之士民胥悅我不知學惟知不欺公曰誠矣是乃聖基我不知治惟知
不擾公曰明矣是乃王道松柏之性金石之交惟公與我不忘久要久
要維何吾行吾素萬撼干搖不失故步凡厥庶民孳孳爲利見利則趨
見害則避今之士夫舜欺蹠欺午歲趨

朝公歆我獻我來東山公徂南海殫精竭誠萬里一概前邪後許猶患
不舉左扶右持猶慙不措奪吾同心天何此速爲名教悲爲天下哭日
月著明萬象森列我銘不誣此石不泐

紀已故湖北巡撫曾鈺事

左孟起

曾鈺滿洲人字懷清起家筆帖式爲郎禮部授御史京察

簡放陝西督糧道公官京朝時家綦貧僦居一陋室屋僅兩間以其外

爲廳事內則家人居之陝西糧道爲西北第一腴缺公既履任一不以
家人生產爲念唯孜孜盡心民事故事民之納米豆者倉吏輒甚之索
賄未滿欲則所輸粟悉不中程式至有逡巡倉門外數日終不得納一
粒盛夏酷熱有馬斃而人亦中暈者公至乃嚴杜其弊民熙熙然獲慶
再生是時關陝士風陋甚帖括外一無所知民間實業則更無人講求
者督糧道故總司通省書院事公乃爲延名師主講廣購東南諸官局
所刻書籍遴高材生肄業焉陝人之知有正學而講求時務自茲始也
關輔蠶業廢而不講者殆千餘年公始修復之設蠶桑局於省垣購地
植桑聘織匠東南教士人以煮澗織染之法今陝西所出絲帛雖未能
頡頏江左然亦足媲美齊豫惜公去後無人主持而恢張之者是以至
今無進步耳未幾升按察使以母憂去職服闋復補陝臬民間其來皆
色然喜俄而擢甘藩去然公視陝西爲桐鄉於陝事常慙慙不去心偶
官紳緣小事齟齬得公一言立解旣而
特授湖北巡撫時則戊戌政變後與總督同城巡撫已裁而復置之時
也公受命慨然曰時勢至今日烏可仍守舊不變諸人爲身家計壞聖
主已成之局吾嚮者無奏事權不得不姑忍之今可言矣乃抗疏陳變

法之利請復行所罷諸新政書上京師譁然言路攻之尤力遂落職時
方入都展覲未出潼關也秦人聞其罷有泣下者公既閒廢食貧茹藥
安之若素出入皆徒步見之者不知曾爲開府也陝人常贖金以資其
困乏後遭拳亂窮餓而歿嗚呼可以風矣方榮剛專政炙手可熱時甯
不知言新法之必無幸而儻然卒不肯汗其志棄其一身之官職利祿
而無所悔非有道之君子孰肯爲之今日之疆吏欲求如公者又何可
得耶宣統元年兩江總督端方奏請開復原官

上允之陝西民之喜可知而朝局是非亦大定矣

續碑傳集卷三十三

江陰繆荃孫纂錄

河臣

黎世序傳

江西通志

黎世序字湛溪初名承惠河南羅山人嘉慶元年進士授星子知縣調南豐再調南昌南昌為坵省首邑事繁劇世序每晨起視事退食後接賓客理案牘恆五夜不倦老吏驚以為神西鄉地苦水潦新穀不登者數載世序捐俸築隄民得無患壬戌癸亥洊饑勸分施振之事皆身親之在官五年以次興利除弊驅玩法之徒懲作奸之吏庭無滯訟獄無淹囚治狀為一時最然邦人尤以創復東湖書院沾溉士類傳為美談云累官至南河總督卒諡襄勤

又黎世序傳

淮安府志

黎世序字湛溪河南羅山人官淮海道時南河總督陳鳳翔得罪遣戌世序代之初南河自有明末造逮於

國朝破敗決裂

聖朝乃特簡靳輔為河臣繼以張鵬翮而大治安瀾順軌百有餘年至

是復壞其時兩江總督百齡有言曰海寓承平國家閒暇借要工爲汲引張本借帑項爲揮霍鑽營河員皆執袴浮華工所眞花天酒地蓋至舊規全廢黃強淮弱豐工邵工睢工鄆工王營減壩蘇家山陳家浦馬港口疊次漫決河身中飽淮水南趨歲漕四百萬石待之以行顧此失彼左絀右支幾成瓦解土崩之勢世序適承其敝淡泊甯靜一前靡俗修靳張之治以束水攻沙蓄清敵黃爲急其束水也主於繕隄防海口接築長隄使水不散漫而滌淤有力其蓄清也謹守五壩使清水長足糧艘得以浮送而黃河隄防之守則又恃乎閘壩於是請建清河黃河北岸減壩及徐州之虎山腰減壩以洩異漲而保長隄而黃河暴漲隄工奇險則又於埽前拋碎石以搜護之故能轉危爲安蓋自嘉慶十八年迄於道光三年南河彫敝之餘平成獲奏者世序之力也其埽前拋碎石也人言藉藉上達

九重致勞垂問而南河工員亦無不諫止

工員利歲修故不樂此舉世序毅然行之

詢諫者曰君等謂碎石漸趨中流將塞水道害在目前乎抑異日也皆曰不及四十年必當爲害曰不及四十年河流不復在此矣其時爲道光元年至銅瓦廂之決凡三十五年碎石阻塞水道之說絕無其事而

河流北徙言果驗南河歲需以三百萬為率世序當孔棘之秋工務繁
 與每歲必省二三十萬部臣猶駁詰之他人無事而必罄此三百萬部
 臣不言也其清操孤立如此以縣令起家為循吏勤於治民及為河督
 猶以民為念召父老問疾苦見清淮地瘠民貧勸興種繇織布之利道
 光元年境內大荒設粥廠散錢米用官錢至六萬縣之文廟圯修之崇
 實書院有燕家社膏火田六百畝前河督吳璫奪與普應寺僧世序復
 以歸書院課士極嚴一時士師之民父之卒之日邑中罷市巷哭數十
 年來所未有也文廟以世序卒之次年落成士民建祠於廟右祀之素
 通易理邑人蘇秉國著周易通義延與講論著河上易注梓行又有湛
 谿文集

宣宗知世序忠勤嘉之曰榦國良臣聞其卒

賜祭葬如禮諡曰襄勤

張井傳 淮安府志

張井字芥航陝西膚施人南河總督初河水上游各閘壩皆有定誌值
 伏秋盛漲河督為避險計往往先時啟洩民田受其害井上言水逾定
 誌始得啟放自是河流深刷田以豐稔道光初借黃濟運之議與漕艘

過未及半率多膠淺井乃創爲灌塘法無借黃之險兼省盤剝之費一時稱便在官八年加築堰盱大隄增建滾水壩改挑揚河普賢墩規畫無不曲中窾要每巡視工所嚴飭輿從一無所擾時以爲黎襄勤之亞

吳邦慶傳

畿輔通志

吳邦慶字霽峯霸州人容貌修偉氣度端凝少孤事母孟盡孝母督之嚴有過輒令長跪弱不好弄讀書刻苦能自成立年二十五以拔貢生官昌黎訓導修學宮勤課士乾隆六十年舉於鄉明年嘉慶丙辰成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學士紀昀一見卽許以公輔之器在諫垣遇事敢言章數十上動關

國家大計巡視漕務剔除弊端出爲山西布政使值蒲解地震壓斃者萬餘口邦慶區畫周密沒者以掩生者以安調任河南嚴禁胥吏包攬錢糧之弊令民自行赴官輸納民情踴躍故終其任豫省賦稅無虧欠官吏有墨於行者邦慶訪聞得實輒彈劾之不少貸聞者悚惕擢撫安徽湖北江西留心民瘼整飭營規澄敘官寮興水利撫災黎遇變以鎮靜處之不爲浮言所動督漕三年轉運不誤

天庾正供去任之日民多思之爲河東督河使者奏請復泉河廳革除

河工諸弊省

國帑以數萬計奉職中外四十餘年所至多盤根錯節然應機立斷荷
兩朝

聖主倚畀之恩凡有關於國計民生者朝上夕行至於水旱成災爲民
請命尤不憚至再至三務使實惠及民而後已以改撥人員被議落職
賞編修歸里默坐一室圖書外無他物爲學不專務考據凡關道義倫
常者目覽手鈔置諸座右又好爲詩尤喜臨摹古帖寒暑不輟訓子孫
讀書嚴立課程務使研經鏡史爲致用根本性孝友輕財好義因早失
怙每擢一官恨未逮祿養輒涔涔淚下出資改建家祠置祭田百畝備
享祀歲修之用又擇吉壤爲合族葬地長養人材培植後進義行難更
僕數道光二十八年卒於京寓年八十三著有畿輔水利叢書行世

又吳邦慶傳

順天府志

吳邦慶號霽峰霸州人成童而孤母孟督之嚴由乾隆五十四年拔貢
官昌黎訓導六十年舉人嘉慶元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尋擢御史
言軍機章京宜令大員子弟迴避以嚴樞密遂著爲令十四年巡漕濟
甯奏請重浚運河並請復山東春兌春開舊制以杜州縣折收虛兌之

弊而蘇丁船守東沿河民夫派巡之累十六年東河水淺滯運議先閉
分水口迤北之柳林閘使水南下俟挽船過分水口卽閉迤南之寺前
閘托水北趨而開柳林閘放船順流以出其言漕得速達十九年擢
鴻臚寺少卿偕內閣學士穆口督通永道張五緯濬北運河事竣授內
閣侍讀學士二十年授山西布政使旋調河南布政使河南常平倉穀
久缺飭屬補之又通省地丁三百餘萬皆由胥役催納民之全完者胥
役輒蝕其半以爲民欠或先期墊交而倍取償於民民欠日多而力益
困邦慶諭民自納有胥役包納及多索者許其首告於是輸將踴躍積
三年賦無逋者二十三年擢湖南巡撫次年調福建巡撫未至門受刑
部侍郎途次

命往河南查馬營壩大工二十五年授安徽巡撫時河南蘭儀漫口未
合黃水由亳挾渦以注於淮洪湖汎溢浸連鳳潁乃與南河總督黎世
序商放湖水以洩盛漲而親往災區振撫未幾以審案被議落職奉
旨賞給編修道光三年請假修墓是年雨潦盛積經流支川皆成水患
直隸則滏陽自磁州北至大陸貫二泊會滹沱以入南運河而正定宣
化古北口關內外諸水或入清河或入永定或入北運河皆與南運河

匯於天津以趨一綫之海河下流壅而上流益潰

聖天子軫念郊圻

特詔大員疏通河道並將修復雍正初年畿輔水利邦慶遂著畿輔水

利叢書姚元之吳公墓志銘自序云

本朝定制於經流則設總河及河道以司修防而塘堰圩圍則府州縣佐皆兼水利之銜以董之

世宗憲皇帝時因興修直隸水田特設營田水利並設觀察副使諸官

各揚其職觀建官之制而斯事之各為一局也竊欲分水學為二如防

江之皖禦海之塘黃河隄埽及他廣川洪流之分合通塞曰河道直隸

之淀泊丹陽之圩圍吳越之澗港關中六輔龍骨陳穎鴻卻鉗盧其設

開建壩撩淺留泥諸法曰水利各采專門諸書以附之庶成規犁然往

復講習可資世用以合於湖州學治事齋之遺法畿輔河道水利叢書序其序明

徐貞明潞水客談云天下之水未收其利須先去其患水利在灌溉而

患在衝決決淹浸故興水利者留水以為用而除水患者則排之而使去

也事雖殊塗而功歸一致特施工分先後緩急耳有明一代言水利於

畿輔者頗有人而貴溪徐儒東先生之潞水客談為最著至所謂致力

當先於水之源源分則流微而易御田漸成而水漸殺水無泛濫之虞
田無衝激之患是興水利即可除水患此論祇可施於尋常湖蕩山泉
小水若畿輔諸大川不能以此說施當必有疏濬之法在澤水客又跋
陳學士儀直隸河渠志云欲治河莫如先擴達海之口欲擴海口莫如
先減入口之水洵可謂片言居要是以南北運各設減河皆所以減入
口之水也然此止以減南北運之水耳七十二清河之匯於東淀滹沱
滏陽大陸甯晉二泊之匯於子牙河專以三岔河一綫爲尾閭獨無法
以減之乎何公之未嘗言及此也豈當時淀泊尙不似今日之淤淺止
此已足分其勢而暢其流耶直隸河渠志跋又跋陳學士文鈔云公居文安城
而祖居則在東淀旁之西馬頭又自登賢書後遊於津門者迨二十年
計其扁舟往返目睹利病者已久一旦獲佐營田之任遂抒其素蘊以
爲設施所謂成竹在胸遂能迎刃而解者故其論擴海口論治淀雖元
郭太史明潘印川殆無以易之然於其論永定河及文安河道事宜不
能無疑焉其於永定河謂宜引之南下東以隄防於河淀皆無淤墊之
害夫濁性之水流緩則沙停槽寬則溜緩永定從前之不能淤墊河淀
者以任其東西蕩漾故泥沙皆沈於固永之間逮至與清河合流已漸

成清流矣今若隄以束之則流急流急則沙泥俱下迨至入淀則勢分
 溜散有不淤墊者乎若以隄束永定河而南則濁流闌注必致高仰立
 形竊謂因其故道而變通之仍用其下口入海之路未必無策也至文
 安爲公桑梓之地東距東淀西距五官淀北距清河眾水所臨勢如釜
 底公之意則甚惜郡丞徐元禹之議不用竊謂保定界立閘引水易龍
 塘灣立閘洩水難蓋近日形勢淀身較高於陸地則溝渠之水安能瀉
 之淀中竊擬文邑宜堅築三面之隄東防東淀南防五再於保定東擇
 地開減河一以洩秋汛盛漲由左各莊迤下歸入淀池減河亦宜設立
 隄堰然後爲圍田於其兩旁借隄爲圍借圍護隄使一圍之內有田三
 百頃則村落必有千家春之暇合力修圍秋水盛同心防範減河之旁
 或爲涵洞或爲引渠旱則分潤潦則閉關不惟陽侯不能爲災卽旱魃
 無由肆虐矣陳學士文鈔跋其言皆通達事理鑿然有裨於實用蓋邦慶家玉
 帶會同河之閒少時嘗究心於畿輔水利洎通籍往來淮徐楚豫之地
 觀於江淮河湖清濁交滙而得其蓄洩箝制疏引灌溉之法復稽往籍
 求今昔之異與易地而可以相師同事而不能相襲或功本可成以持
 論未善而爲浮議所撓或效已漸收而他事方興未旋踵而已廢一切

錯綜不齊之故參互融貫務使師古而不執因地以爲宜取資博故擇之精發慮審故語之詳其所謀畫又皆桑梓素習之處故文成百數十萬而無一言之不可施於用逾年書成思致之當世而未果九年授洗馬十年授少詹事旋授貴州按察使越日

命署漕運總督習聞軍船私載津鹽爲淮綱病謂當因所利而利之不可遽禁以法於是指示開導令載他物之可以獲利者而弊遂絕十二年授河東河道總督以山東通河惟恃四百八十四泉爲灌注請復設泉河通判以專責成修防餘閒則率道廳以捐資造水車馬營壩北及蔡家樓大窪積水地七千餘畝爲良田十五年以改撥人員被劾仍賞編修時年已七十遂致仕邦慶官河南布政時嘗延永清朱孝廉雲錦於幕考豫省志乘所載有水田處臚列其泉水旺弱溉田多寡之數爲田渠說將檄郡邑墾治以往楚南未及行乃以其說附之畿輔水利集中至是始於河壩數千畝廢地一試其端若著書之志固未之能滿也道光二十八年卒年八十有三

吳公墓志銘

贈太子太保河南山東河道總督渾源栗恭勤公墓志銘

張穆

公諱毓美字含輝別署樸園渾源州人曾祖英祖德本考渥皆

贈如公官年十七受知於學使者戈仙舟先生補州學生員食廩餼會稽莫公繼戈任拔充辛酉科選貢實嘉慶五年也七年

朝考二等改知縣分發河南歷署溫孟安陽河內西華諸縣事几案明允所至有績重濬安陽萬金渠民尤利之二十年補甯陵縣河決睢治當頂衝公親履四鄉勘減沙壓地畝額賦請蠲緩課時木縣榆棗興築城郭以工代振民困藉稍蘇旋丁父憂服除仍赴河南卽署淇修武縣事河再決馬營口委勘災因留辦大工總局協辦放淤工程積勞加升銜道光元年補武陟縣縣負沁面黃隄庠薄不足捍大波公至則加子埕畫增築大隄策已而沁決韓村公議韓村之隄激水逆行故數敗若導沁由漫口歸故道改建新隄雖需帑較多而城邑永安酌汰防汛工員數亦適均或徙縣治甯郭驛計尤便大吏以經費有常未允也三年升光州知州四年升汝甯府知府五年調開封剖判敏幹又於其間興修貢院號舍萬閒經營庀度三載乃究九年升河南糧鹽道調開歸陳許道十年授湖北按察使定讞獄章程行水保甲江溢辦振定煮粥條規皆可法十二年授河南布政使革屬邑供應浮費於司庫收支總簿外增正雜捐寄四散冊鈎稽無隱十四年兩護巡撫印務奏撤桐柏縣

重設查鹽公廠十五年授東河河道總督公久歷河干得諸目驗知失
事必在無工處所北岸自武陟至封邱串溝錯出與大河通氣伏秋兩
汛巨浸杳然其閒衡家樓馬營工婁漫溢糜財病民阻運所關尤鉅是
年七月陽武汛池上灘水由十七堡南張庵界循舊順隄河直達封邱
汛西圈堰前歸河又張庵之北舊有月石土壩本以攔護串溝後因民
田病潦掘斷之架木兩端導水從封邱入河積久分溜亦漸大公慮萬
一張庵溝尾下移由壩口迸注則陽武以東隄愈危重因駐節壩前堵
合斷流次日大風雨外河內灘盛漲聯絡賴壩口先閉隄根停淤對岸
萬家恃以安枕既乃乘小舟由舊順隄河曲折探量勘得陽武支河分
溜北駛湍悍幾敵大河兩汛向未儲備稽石無高厓可倚築壩而進水
之口日益闊憶前浚賈魯濬武陟城隍見壩經泥沙融結堅不可入
斧鑿故於開歸道任卽捐俸購磚議將代埽及是遂令收買民磚拋壩
壩六十餘道挑溜而南水爲頓緩十六年二月復勘得陽武三堡池下
支河又分兩股乃略仿塞決之法先於原陽越隄築挑水壩從南股抽
溝北岸築迎水壩格之口門將合溜忽拋涌當是時咸以爲無可展手
足矣公飭急采大柳撥巨艦二倒排口門借舵作椿緯以竹纜繫大柳

其上殺溜壘淤然後分路進塼力截北股仍挽歸南復於閒段拋築壩
朵支河距隄遂皆在七八里外矣先是在布政使任祥符三十二堡串
水潰隄料物萃於黑岡公乘傳往視僉曰是非公責且可以無工解不
聽命速築柳壩殺其勢或匿笑亦不顧指麾興築至七十餘丈水漸涸
上游串溝儘力抵塞決竟復合凡此皆所謂杜患於將萌者也微公漫
溢之案且數生公既灼見塼壩得力因連疏請以稽料碎石之款酌辦
塼大指謂以隄束水土功乃其根本築隄宜兼築壩隄猶身壩其四脚
也前人用卷埽法竹絡木困塼石柳葦同爲治河工料自鑲埽法興始
專以稽料爲正則而溜趨靡常鑲埽陡立最易激水之怒溜勢上提埽
之上首必須加鑲下坐埽之下首又須接鑲片段日長防守日難稽質
鬆孱不三四年卽歸朽爛機宜偶舛輒成口岸夫治河不外以土克水
先河臣黎世序用石之始奏稱石爲土之剛者臣謂鍊土爲塼塼實土
之堅者石性滑易於流轉仍不免引溜刷深塼性澀與土相膠拋壩卸
成坦坡卽能挑遠溜勢況每方塼價六兩石價自六兩至十三兩無定
科豫省碎石產自土山形質本脛及采運到工堆砌嵌空查驗不易塼
隨地皆可燒造尺塼一方以千計平鋪高疊舉目可瞭又較量輕重塼

重嘗倍過石三分之一有奇以一方碎石之價可購兩方之塼而拋一方之塼又可抵兩方碎石之用是塼較之用石省帑更多也或謂塼壩與水爭地不知埽工必先築土壩後乃加鑲隸埽朽爛脫胎壩隨埽蝨有壩名無壩實大溜轉偪隄根塼壩則無須埽護卽師築土壩之意而不泥其法臣履任之初卽試行拋築杜新工護舊工五年之間埽節埽費已百五十餘萬兩斯實效也公每有陳奏輒蒙

嘉允工員大不便旁人亦勗聞此議倡浮言相梗賴

上信公深決其言必可行後卒如所請許之試行之始公終日立泥淖中塼甫出水勢尙動搖卽率先屹立壩頭隨時與廳員營弁講求治策於工之將生未生無不豫謀抵禦然其深意不惟節省經費已也將以埽工所節之費移而培大隄大隄固則漫溢之患可永除宣房萬福所以爲

國家計者甚至奈何未竟其施而歿也河標黃運兩營兵專事椿埽城守兵雖習弓馬技藝陳勢亦非所嫻公惟濟甯地界曹兗宵小時竊發操防未可忽因增演三才速戰陳勢捐造銃礮刀矛旗幟鉛丸火藥躬自教練又設義學五所令兵丁子弟讀書其中二十年正月京察

特旨交部議敘二月十七日巡工鄭州胡家屯夕食感奇疾胸厥漏加
子遠卒年六十有三遺疏入

上震悼咨惜

晉宮銜

賜卹加一等

諭祭葬

子諡恭勤樞旋豫民繞紉攀號互千里不絕於是濟甯州奉木主入大
王廟及任城書院甯陵縣祀於三賢祠及呂新吾祠公嘗重刻呂子書
故也襄陽城縣祀湯公祠祥符甯陵西華武陟原武安陽諸縣或懇祀
名宦建專祠仁賢之實其生被之民而歿令人思也又如此配吳夫人
子男二公卒之日長子烜已由刑部郎中截取知府記名乃

推恩賜次子耀進士孫男三國華國賢岱齡以二十口年某月某日葬
某鄉某原公與先君子同受知於會稽莫公穆又與兩公子相善也謹
撮敘其政事議論尤大者內之幽肩銘曰

帝任之博公肩之力財殫牽芟慮沈鍊壑五載試行厥功已豐北流不
復永式栗公

栗恭勤公家傳

梅曾亮

公姓栗氏諱毓美山西渾源州人嘉慶六年以拔貢生官河南知縣遇災年放稅振穀以實惠民不以上官意爲損益遷光州知州汝甯府知府陞開封歷河南糧儲道開歸陳許道遷湖北按察使河南布政使道光十五年授東河河道總督公前知武陟縣黃沁隄馬營壩工皆親其事及是益勤詢河兵官久於河者以地勢水脈前任官行事之當否蓋北岸自武陟至封邱二百餘里南岸之祥符下汛至陳留六十餘里皆地勢卑下多串溝串溝者在隄河間其始但斷港積水而已久之溝首受河又久之溝尾入河而串溝遂成支河於是遠隄十餘里之河變爲近隄之河而隄河相遠之處舊皆無工不儲料者也於是以無工之處變爲至險之工故人不及覺覺不及防往往潰隄爲大患公乘小舟周歷南北時北岸原武汛串溝受水已寬三百餘丈行四十餘里至陽武汛溝尾復入大河又合沁河及武陟滎澤諸灘水畢注隄下兩汛素無工故無稽石隄南北皆水不可取土築壩公卽收買民塼於受衝處拋磚成壩四十餘晝夜成磚壩六十餘所壩始成而風雨大至支河首尾皆決開數十丈而隄不傷公由是知磚之可用又試之原陽越隄及

攔黃堰及南岸之黑坳皆效遂奏請減買碶石銀兼備磚價千磚爲一方方價六兩是後每有工役碎石及碶埽用大減數年內省官銀百三十餘萬而工益堅有不便其事者其說頗上聞公前後陳奏曰護隄之方率用碶埽然埽能壓激水勢俯齧隄根備而不用又易朽腐碎石坦坡惟鞏縣濟源產石較近而采運已艱河工失事多在無工處所千里長隄勢不可盡爲儲備而河勢變遷不常衝非所防遂爲決口磚則沿河民窳終歲燒造隨地取用不誤事機且磚及碎石皆以方計而石多嵌空磚則平直每方石五六千斤而磚重多三分之一一方石價購磚兩方而拋埽一方當石兩方之用其質滯於石故入水不移堅於碶故久水不腐又土不能築壩水中埽則能水中拋壩卽邊成坦坡亦能緩受急衝化險爲易或謂埽可保將生未生之工不能用於已生之後然使將生者可保卽別無已生之工昔衡工之決因灘陷埽不能施馬營壩之決因補隄不能得碎石使知用埽不如拋埽收埽易於運石則數千萬之官銀可省奏入

允之

上知公忠實可任且綜畫周密卒皆

屢詔褒賞訖公任五年河不爲患二十年薨於位

上爲之震悼

賜諡祭及太子太保銜時長子烜已官刑部郎中乃

賜次子耀進士公在工有風雨危險必身親之平居時河曲折高下嚮

背皆在其隱度每日水將抵某所急備之或以爲迂且勞費公曰能知

費之爲省乃真能省費者也水至乃大服故十五年原陽之支河十八

年盛漲八尺之水皆決口而有餘卒以無事或以爲天幸然前任三

年祥符決公卒逾一年南岸又決二十三年又決則豈非人事哉宜吏

民羣思公以爲神且立廟也

梅曾亮曰公之令安陽武陟守開封時折疑獄如神他人有一事足爲

循吏然於公猶非其大者傳曰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公治河能通物

性以盡利誠壹故也況求民情也哉

栗恭勤公家傳 李祖陶

栗公諱毓美字含暉號箕山又號樸園山西大同府渾源州人家世業

儒公六歲就外傳對句輒驚塾師九歲學爲文落筆灑灑若宿構嘉慶

辛酉科試受知學使莫寶齋先生取充拔貢

朝考入選以知縣分發河南往謁寶齋欲呈請改就教職先生慰之曰
君誠異才然縣令雖卑稱職亦大不易果能視民事如己事以學術爲
治術其功其名不更在甲乙科上耶公始決意赴豫或告居官必有先
容勸乞朝貴札以往公曰人貴自立所知所行皆先容也乙丑署溫縣
事遇事從容坐理聽斷公平頌聲大作時河內武陟兩縣歲比不登公
奉委查振井井有條差旋以溫邑毗連災區詳請發倉穀振濟上官某
偕懷慶知府張親來查勘偶拂某公意遂將批准穀數撥給孟縣五百
石公請見不得乃懷印謁知府曰上官當廉明公正以察吏安民果溫
縣濫支倉穀孟縣所報災戶有遺漏皆應嚴參豈可挹此注彼以調停
中立了事耶若得罪上官乃知縣之過於民何罪公爲郡守能據理力
爭甚善否則吾不愛此官也卽取印置案頭而去知府壯其言爲某公
陳之乃止弗撥公躬親施放全活甚眾己巳署安陽縣興利除弊一切
皆得其宜癸酉奉委至滑縣查辦災振公素聞民間習教者多而匪徒
復乘荒肆掠料其必將滋事勸知縣強公克捷嚴密防範並往白太守
太守不以爲然嗣奉檄代理西華而滑縣果亂公知縣民素習邪教卽
團練鄉勇操演民壯力行保甲以大義法律曉諭鄉民宵小斂迹閭里

安堵乙亥冬補甯陵知縣旋丁父艱歸里服闋署淇縣事適馬營工決
口儀封被災公奉委查辦災振旋管理儀封工總局道光元年奏補武
陟縣知縣因協辦馬營壩放淤工程並幫同搶險經東河總督密保奉
旨以同知直隸州儘先升用癸未五月署理光州旋補實州界連皖楚
匪徒聚眾結黨包送私梟且好訟公謂捻匪由於官役之縱庇健訟由
於受人之愚弄乃訪查訟師以清其源嚴考代書以正其本懲治誣告
以儆其刁詐訟風漸息並嚴查保甲獲捻匪著名者懲辦之匪徒斂迹
甲申夏領咨入都引

見撫臣密奏公才堪大用卽

特旨補授汝甯府知府乙酉十一月調開封清釐積弊晝夜審理建設
義學數千百處勸設司備倉以裕民食重修號舍以惠士子捐置義地
以掩埋暴骸善政累累己丑署糧儲鹽法道押運北上事畢回任上疏
清濟運之議而不能識者惜之十月調補開歸陳許兵備道公素知
以稽鑿埽易朽腐而糜費因前在武陟工次挑挖城壕有遠年塌卸城
甃經泥沙浸灌凝結堅不能入斧鑿卽有以甃代埽可期固工節用之
議至是捐廉購備碎甃於次年春先令儀睢廳試辦尙未拋成旋奉

旨補授湖北按察使辛卯署藩篆是年苦雨連綿江水異常漲發郡縣被災者多窮黎乏食者眾欲辦煮振地方官以煮粥舞弊滋事請散放錢米公謂散放錢米則次貧者亦可冒領煮粥則非饑民不肯就食嚴查煮粥夫頭弊自可除而亦不必滋事也乃捐發千金勸諭士商軍民一體捐振共捐銀三十餘萬兩覈計時價穀一石可動倉穀二石施粥之期可展數月卽以捐項貯庫按各屬捐助銀數詳請先動倉穀俟豐年再行買補手定災振煮粥規條頒發各屬督各官實力稽查冬復散給棉衣草衣全活無數壬辰三月奉

旨補授河南布政使八月黃河南岸下南廳屬之祥符汛三十六堡隄根串水匯注隄身塌損衝開決口六十餘丈廳汛蒼黃趕由黑塌工轉運料垛公以黑塌相距遼遠緩不濟急卽相度形勢欲於上游十二堡灣隄先築柳壩以殺溜勢工員以爲無濟於事徒多糜費公曰凡事宜先盡人力譬如人有危疾應用葢著須由遠處購求將先投別藥以救之乎抑坐以待之乎見在工險異常柳壩如能搶護平穩可省數百萬金可先存一無法可施之心待不能應手之稽料以聽潰敗耶卒指示趕築柳壩至七十餘丈溝水立卽斷流公親詣口門向往來過船詢問

知灘莊袁坊等處有通河溝漕二道委員購買大柳倒垂填塞溝漕決口得以堵合而黑坳轉運料迄未至乙未四月奉

旨署理河東河道總督五月實授公以河工修守最重機宜審度機宜在平素留心察看素知黃河北岸串溝久爲隱患上自黃沁廳縷隄二堡下至衛糧廳封邱汛九堡互長二百餘里每當伏秋盛漲形同巨浸屢飭廳員認真防守七月衛糧廳稟月石壩迤上灘水由陽武十七堡南張庵地方新刷溝漕循順隄河形直達封邱汛西園堰前歸河黃沁廳稟原武七堡小張莊新刷溝漕分溜甚大公親往查勘工員有以溝口出水甚利河分爲二亦可稍緩水勢者公曰借水刷沙正河原喜暢利遇有串溝應築土格跨壓預防分溜若溝口出水過利必至引溜成爲支河危險將不可問亟乘小舟親勘見原武九堡王屋莊串溝下注將灘脣刷塌三百餘丈串注順隄河下達陽武張庵仍歸大河至八月南股正河行溜六分北股分溜四分已成支河加以沁河灘水匯入原武奔騰浩瀚不特無高崖可生根築壩抑且無土可取時近水溝口已寬至二百餘丈儻繞遠圜築所費不貲欲鑲埽則兩汛長隄節節危險斷無沿隄鑲埽之理因思甄與石相倣卽委員購買民甄先於陽武十

堡挽護高出水面漸成壩形拋至十數丈溜亦外移十數丈甄壩上下露出淤灘隄免汕刷復於原武廳拋辦亦得力竭四十晝夜之力督飭拋成土壩六十餘道溜勢外移十數丈至數十丈不等七十餘村莊得以無虞十一月遵

旨入覲

上問河工利弊甚悉迨詢及河營弁兵公奏河營兵官多係防汛兵丁出身久歷河干歷年河勢如何遷徙並各河臣道廳辦理之善不善皆所目擊爲河臣者但肯逐處虛心訪問彙全局於胸中再參入近日情勢斟酌辦理以身先之自可集思廣益不至遺誤公事

上首肯者久之九月奉

旨與巡撫會勘支河而陽武三堡迤下支河又分爲兩股南股由李家莊行走北股由河莊坐灣東趨形同入袖原武十二堡支河亦有分岔幸李莊淤墊處尙可疏濬卽倣照堵築口岸之法以南股爲引河先於原陽越隄拋築挑水甄壩一道擡高水勢二丈五尺一面由南股抽溝一面由北股對岸拋築對頭迎水甄壩如人字形及溝口收至五六丈溜勢過高甄石不能穩定鑲埽亦卽走失咸以爲無法可施公飭員趕

辦柳株撥大船二隻倒排口門借舵作樁先繞竹纜數疋將大柳倒挂
纜上以殺溜勢柳葉倒垂性澀挂淤然後分路進甌跟澆後餞立時堵
合甌縫仍復過水又於上首圈作柴堰壩外用淤土澆餞涓滴不漏竭
二十餘晝夜之力北股分溜仍復歸南八月因甌工試有成效不至如
鑲埽之引溜生工較碎石采運甚易方價亦可從省始奏請以甌一千
塊爲一方每一方定價銀六兩下部議行又以原武支河係新生巨險
幸用甌塊搶護保得無虞儀睢廳隄工土性虛鬆睢上汎河勢屈旋險
要甲於通工自拋用甌壩亦保無虞統計各廳甌石土壩工程實較往
歲加增而所用錢糧非豫先支借於應領項下撥還卽係權其緩急挹
彼注此從未專案請銀且甌工歷久彌堅實於節帑固工兩有裨益奏
請將豫東兩省應辦來年六成碎石項下撥銀六萬九千五百兩改辦
甌塊並恐民間存甌漸少請於豫省應領來歲例撥銀內預提銀十萬
兩乘農隙設窯燒造大甌復得
旨允行當公任河南藩司時知全省攤款甚多州縣辦公不敷易致挪
缺卽商同撫臬力裁上司供應以爲彌補暨爲河督尤力裁供張浮費
河工積習弊端剷除幾盡至初用甌工廳員以事屬勘行恐有貽誤咸

以爲不可輕試浮議紛紜公不避嫌怨一意孤行冀奏長久之策而御史已有聞而奏參者因改將所提之銀備辦碎石然儀睢等廳遇有險工公仍飭購輒拋護並隨時據實奏

聞己亥三月復奏請於下南黃沁兩廳各備輒塊五千方其略曰治河者稱暗險難防暗險者卽隄前之串溝也北岸自黃沁廳之武陟汛至衛糧廳之封邱汛互長二百餘里地勢低窪隄前串溝寬廣最爲隱患臣到任查工見隄身卑矮加高培厚稍爲放心惟自滎澤汛挺生淤灘愈墊愈寬河勢日形北臥由秦家溝一帶汎濫橫流溝漕錯雜串水匯注馬營滎原兩隄實爲暗險堪虞南岸下南廳自祥符汛至陳留汛十七堡地勢過低隄工積水至八九尺串水涌注偏刷大隄尤爲險要連年於隄前估築土格土壩跨壓溝形抵禦灘水必須堅守方資保衛而堅守之法除鑲埽外別無良策然鑲埽引溜生工已久爲河工所戒以其引動河溜側注隄根往往以無工而轉爲險工也且堆料備防二三年歸於朽腐未免虛費錢糧欲購儲碎石不但路遠價昂而灘面串溝阻隔船運亦不能到臣深知從前失事皆在無工處所委因兩岸隄長一千餘里未能處處儲備稽料一旦河勢變遷塌灘潰隄動輒蒼黃失

措釀成口岸前此原陽支河分溜幾至掣動全河若非用甄拋護其險實不可測其費亦不可數計見在隄前已成平陸甄壩屹立如故目下北岸暗險止此馬營榮原兩隄再能防護周密則串溝隱患可以悉除至下南廳爲省城保障祥符下汛並陳留汛灘水串注隄根與北岸串溝隱患相同應請於該二廳各購甄五千方分段堆貯以備緩急並附片奏陳東河自拋用碎石均係專案請銀共計七十餘萬兩後將每年添料改辦六成碎石始未專案請銀然埽段愈添愈多經費仍不能節省者實因購石不易路遠價昂僅於緊要工段拋石俾護埽根不能拋成石壩是以大溜仍偏刷埽前上提下坐接鑲無所底止自臣試拋甄壩以來三年未添新工總計四年甄石土埽並原陽四壩料土甄石各工較道光十一年至十四年內共節省銀三十六萬二千餘兩與從前增添碎石僅此數段用銀數十萬兩者情形迥不相同而甄壩實能經久不壞較之埽段二三年卽朽爛脫胎並一經走失卽漂沒無存者省費不可數計夷險亦判若天淵臣非不知石堅於甄惟豫省采石之地最近者只有濟源鞏縣兩處必須春末夏初方能運到甄爲民間常用之物沿河州縣每處民窯數十座終年燒造隨時隨地皆能應手可以

無誤事機且石性滑入河易於滾轉仍不免引溜刷深甄性澀與土膠黏拋壩卸成坦坡卽能挑遠溜勢沉每方甄價各處均係六兩石價惟黃沁一廳每方係五兩八錢餘廳自六七八兩至十三兩不等方價旣多寡懸殊而碎石大小不一堆垛半屬空虛尺甄以一千塊爲一方平鋪計數堆垛結實臣曾將石與甄較量輕重石每方重五六千斤甄每方重九千斤以一方碎石之價可購兩方之甄而拋一方之甄又可抵兩方碎石之用是用甄較之用石節省更多上年曾咨調南河弁兵來豫帶赴兩岸查看甄工與南河石工辦法相類拋成之後又加碎石與南河之土壩包石毫無二致而甄壩不更堅於土壩乎或謂甄可以治將生未生之工不可以治已生已成之工不知治一將生未生之工卽少一已生已成之險也或謂用甄可以減埽慮及河勢變遷者查各廳道光九年新舊埽工僅一千五十餘段至十五年增至二千二百四十餘段乾隆年間止十一廳見增至十五廳河勢未嘗無變遷斷不至因減埽而遂變遷也或謂拋用甄工萬一偶有失事而人心叵測雖在未經用甄之處勢將諉咎於甄爲臣遠慮者查用甄工以前失事者不一而足而道光十五年原陽兩汛分溜成河用甄拋護並無意外之虞況

各廳有工處所凡可以鑲埽之處臣仍儲備稽石照常修守不過於稽石之外添一甄塊工料用以蓋護舊工力杜新工並非舍稽石而不用也或謂甄塊入水易於酥損不知拋甄成壩一經淤泥灌入隙縫卽已結成一塊實能穩定堅牢斷不至於碎裂嘗見井中所砌之甄因著水而更堅歷數百年不壞見買民甄多有數十年前漫口淤入泥土者皆完整如故臣與濱河士民詳加考證異口同聲特未身歷其境者妄爲臆度殊不足憑夫隄防之設以衛民也鑲埽不過護隄前水深則險水淺則平水近則險水遠則平乃一定不易之理埽段淤閉報部謂之化險爲平自拋築甄壩凡壩前之水深且近者無不淺且遠而埽段逐漸淤閉已無不化險爲平此臣慎重要工復請用甄之實情也疏入奉旨有該河督旣確有把握朕卽責成辦理之

諭黃河以隄束水土工乃其根本自來失事多由隄身卑薄自道光初年辦理土工每年請銀九十餘萬兩及五十萬兩不等後來埽工日增土工日減隄堰不可復恃公到任後卽飭趕辦子堰時以嘉慶二十四年異漲之水爲戒奏請撥款增修加高丈餘並修復遠年廢堰十八年河水漲發隄身僅高水痕五尺餘後復借墊銀兩奏明趕加各廳隄工

實已高出水面一丈三尺論者以爲隄堰過於加高徒費錢糧二十四
年異漲之水乃不常有之事似不必偏重土工公曰河工關係甚重水
勢長落無常前者北岸長水隄高於水僅止五尺餘寸若非先將隄身
加高必至漫隄爲患奈何安而忘危欲傲倖於萬一耶十月復奏准借
墊銀十八萬將黃沁等七廳隄工加高或酌加子堰以高出本年水痕
一丈爲度又恐各廳存甄無多應籌款購備復奏以添料之四成銀兩
改辦甄塊不獨例辦添料可以從省而甄工愈多埽工日少卽大汛購
料亦可漸歸節省又附奏黃河修守以土工爲根本故以隄束水仍以
埽護隄考治河諸書從前係用捲埽之法並有竹絡木困甄石柳葦同
爲治河工料自用料鑲埽則以稽料爲正宗而溜趨靡常險無定所一
經塌隄匪壩除鑲埽之外別無抵禦之方亦無一勞永逸之計緣鑲埽
陡立易於激水之怒其始水深不過數尺鑲埽亦不過數段迨引溜愈
淘愈深動至三四丈五六丈以無工而變爲險工於是溜勢上提埽之
上首必須添鑲溜勢下坐埽之下首又須添鑲久之片段愈長防守更
難爲力且埽段稽鬆易朽三四年卽歸腐爛經溜刷塌名曰脫胎必須
趕緊按段補還埽工淤閉後溜至復匯謂之舊險復生尤須搶鑲新埽

二者爲河工最險儻料物一時不能應手卽釀成口岸近來錢糧按年比較不敢過於增多而堵工無法減少不得已減辦土工少拋碎石皆苟且因循之計工愈險而費愈鉅於修守更無實濟自試拋甄壩或用以杜新工或用以護舊工無不著有成效蓋甄壩卸成坦坡足以殺水之勢水見坡則無力故抵溜外移愈抵愈遠埽漸淤閉以險工而可化爲無工況鑲埽則溜注隄根屢鑲屢蝥竟有相連數段同時失走將料物漂洶無存隄身立卽塌卸錢糧遂至虛糜拋甄則溜移壩外隄前立卽停淤一壩得力可蓋數段之工雖經大溜衝刷隄身屹立鞏固省費實不可以數計臣所以不卹人言不辭勞怨力肩重任爲國帑生民計不敢爲一身一家之利害計也臣於本年三月爲籌備串溝請購甄塊備防仰蒙

聖明獨斷俯如所請故雖伏秋異漲爲數十年所未有較嘉慶二十四年尙大逾二尺餘寸而化險爲平不至如二十四年之普漫固賴隄身加高而兩岸各廳從無塌灘潰隄出險生工之處卽鑲埽未穩者亦無不拋護穩定經費尤較往年大有節省則甄工之力也至收買民甄原有新舊之分舊甄重而新甄輕臣於十七年會同欽差查工深以新甄

不如舊甄爲疑連年逐處講求始知舊甄久經浸透質潤故重新甄甫經燒成質燥故輕及拋入河中喫水新舊甄塊輕重毫無二致且入水彌堅雖經數百年斷不致於損壞卽堆貯備防亦可經久無弊不至如稽塚風火堪虞並枯朽黓爛不適用請將豫東兩省添購四成防料銀五萬五千餘兩改辦甄塊奉

旨允行

上命牛公鑑巡撫河南

諭之曰栗毓美在東河辦理甚好汝每事不可掣伊之肘如伊有要事須人務必給他其眷重如此庚子正月京察復奉

旨交部議敘而欽使出查料塚撫拾小故劾奏之公遂奇疾陡生卒於上南廳胡家屯工次是年二月十八日也享年六十有三遺疏入

上震悼卽日奉

上諭加恩賞給太子太保銜照總督例賜卹次子栗燿加恩賞給進士服闋一體殿試尋

予公諡曰恭勤河南人聞之如喪考妣卽建祠處處祀之公才性通敏遇事輒洞悉原委措置得宜嘗言吾人爲一事須要有定識定力苟可

以利國利民必當身任其責設有阻礙應立一必爲之志隨機應變以冀有成不可以口舌相爭自古以忿激僨國家之事者不一而足惟能忍者始克有濟耳任州縣時尤善折獄民間以爲今代之包龍圖嘗言讞獄宜旁敲側擊使之不得不供吐實情再察其神色度以物理人情自然判斷平允若徒事刑求或將緊要供情先出自問官口中卽案無枉縱亦難信於心矣結案之時應曉以利害告之情理將其心中疑惑奸謀詭計一齊道破然後可免人怨惡翻控常有原審無屈抑訟仍續控不結皆當時開導未明故也狀中列其斷案頗備今俱不錄以及善政善教之爲他督撫所能懿行嘉言之不悖聖賢之旨者亦一切略之以公之所重不在此也

論曰近代循吏首推石司馬家紹而治河名臣則羣推黎襄勤公世序兩公皆讀書人予皆得親炙蓋皆有體有用不徒以治行見者也若恭勤公則未之見亦不知其爲人今歲在子畚太守幕內應教作文頗多臨歸復以恭勤公行述索傳夫傳者傳也恭勤始爲循吏可傳繼爲治河名臣則尤可傳因刪節之以覆太守其詞繁而不殺者以治河勦用甄塊本黎公碎石之意而變通之實能深明物理切合土宜不爲前人

成法之所束縛其兩次陳奏之詞語重心長字字堅如鐵鑄文亦迥潔
非老手不能賈誼陳政事疏班孟堅並采摭以入本傳固不可矜言高
簡效世俗之以虛詞爲隳枯也然而蒙竊更有說焉治河等於治邊從
古適無長策惟我朝

聖祖仁皇帝三征漠北銳意攘除

高宗純皇帝開闢新疆準部回部盡入版圖累百年無烽煙之警而黃
河則爲患累朝自靳文襄公以至黎襄勤公非無任事之臣殫精竭慮
然皆目前救敗之計未有能建久安長治之策者惟乾隆十八年合河
孫文定公嘉淦獨陳滅河之議謂北之大清河爲濟水南之大清河爲
淮水皆能滌河之淤宋熙甯二年河決澶州分而爲二一由南清河入
海一由北清河入海南北分流歷久無患南渡以後河遂南徙論者謂
地勢南高北下宜順水之性導之北行不可引之南下至正初決金隄
等處命賈魯治之大開黃河故道水遂安流賈魯稱善治河乃導之北
行未嘗令南徙也明洪武初河決陽武東過開封南入於淮而河之故
道遂淤正統十三年河決張秋河灣東流入於海景泰時又決張秋宏
治時又決金龍口趁張秋衝會通河以入海張秋之東不及百里卽東

阿之山山下卽大清河黃河決水不能踰山東走必自順河北行故凡言決張秋者皆由大清河以入海也自劉大夏築大行隄二百餘里偃河南行遂全入於淮逆水性而禍民生亦可謂拙於謀矣我朝運道河流皆沿舊制順治康熙年間決北岸者十之九決南岸者十之一北岸決後潰運道者半不潰運道者亦半凡其潰運道者皆由大清河以入海者也蓋以大清河之東南皆泰山之支腳故其道亙古不壞亦不遷移從前南北分流之時已受黃河之半嗣後張秋潰決之日又受黃河之全然史但言由此入海而已並未聞有衝城郭淹人民之事則此河之有利而無害亦百試而足徵矣至於運道尤易爲力卽從張秋入海順河北行五六日可至利津距天津海道不過五六百里計大清河所經之處不過東阿濟陽濱州利津等四五州縣卽有漫溢不過偏災忍四五州縣之偏災卽可減兩江二三十州縣之積水并解淮揚兩府之急難此其利害之輕重不待智者而後知文定之言如此子嘗書其後曰此今日救時急著若黃河分支北流則南清口以下之河可容淮水而洪澤湖不致滿盈洪湖不盈則高堰減壩不必多開而下河亦永無患矣恭勤公在位不久其最出力者在搶護原武支河不致

釀成決口爲地方憂然原武之支河卽文定公欲於陽武之下開減河者也夫減河之水以分其流猶之禦大敵者必別出一軍綴之以分其勢彼勢旣分則我禦之有餘力矣恭勤公必搶護支河蓋恐水分力弱不足刷沙下流且恐潰運道也然支河旣塞涓滴不使北流而全河匯注於南祥符遂至決口矣雖決口之由緣恭勤旣薨於所云下南廳爲省城保障祥符汎並睢州汎灘水串注隄根應請於該二廳各購甄五千方分段堆貯以待緩急者後人或視爲不急說未遽從故一旦決裂遂致水圍開封使恭勤公尙在知必有以備之卽或失事亦必有以禦之然隄身一再加築使河水擡高於城郭田廬之上其勢亦岌岌矣雖有甄壩可恃然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愚是以知水性靡常南行旣久必復轉而北行文定減河之議實可行且必全河並挽之使北借大清河之水以滌之使滔滔東下下行速而上流亦必不潰決也考禹河之水本自北行其入海在今之直隸其後轉而東徙其入海在今之山東北宋而後南北分流迭爲閉啟至明乃悉徙於南迄於今河身日墊日高東河南河更迭爲患無十年二十年不旁決者惟黎襄勤公在南河十年無患恭勤公在東河五年無患然黎及而高堰幾危

予友包君世臣著中衢一勺言其患實黎所貽彼於十年前決之而其後卒驗此雖事後成敗之論然亦可知河務至此勢實難為不改絃而更張之雖有恭勤其人亦必不能保其歷久而不壞也因附文定之說於此以告當世之留心河務而不為積習所拘者

前江南河道總督完顏公墓志銘

宗履辰

金源氏之後入

國朝為八旗滿洲上姓源本深厚視三恪之有陳虞偉人碩輔接踵而起繙經譯史之世學為時所宗久之而以制舉經義起家者浸不乏人其傑出最有名在昔推學士留保公今惟河督公而已公諱麟慶字見亭以嘉慶十四年進士授內閣中書升兵部主事改右春坊右中允事仁宗睿皇帝領史職道光元年與修

實錄為總纂提調官察舉出守徽潁等府遷河南分巡開歸陳許河道進河南按察使貴州布政使權巡撫尋

命撫湖北甫拜即擢總督江南河道兼兵部侍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以憂改署服除為真後兼署兩江總督管兩淮鹽政任河督十年功最多以河水溢崔鎮論罷未幾河決中牟

遣往工次佐治堵築隄成起爲二等侍衛庫倫辦事大臣改四品京堂
皆未眞拜故從其舊階謂河督云公之初守徽潁也卽注意水利及爲
河道

上慮其未習下撫臣河臣察之僉曰才敏能勝任自是受

主知益深不數年遂畀全河重任初蒞周履河湖測地形高下定天然
隔水則專責徐州巡道司啟閉已得宣緒之要時議有言疏海口挑河
身者力陳不可一切請率由舊章

上以爲所言當期以勤實慎勉公益感奮時變通河漕用灌塘權法行
之便有議阻者力持不改治淮向拘蓄清刷黃成說公謂強蓄則淹鳳
泗蓄極而放則浸淮揚乃僅留湖水丈有四尺足以濟運而止稍過卽
泄之歸江蓋得解自孟子焉遇有險艱齋心誠禱占風課雨往往多應
歷九年以安瀾奏績近所罕覩矣攝江督時豫築石公山礮臺以備海
警夷氛入江陳防淮之策練一軍爲英勇隊土寇陳三虎等謀爲內患
公廉得實卽禽斬之遠近肅然人謂公專精水事不意倉卒治兵其嚴
整如此也防海之際河防偶疏

聖心念功原過得罷歸養疴西山卽膺

特命宣力中州收迴瀾障川之效迨將文武兼資以積勞蹇步

恩予寬假至於一再期篤培乃身以待大用天不憇遺使以胼胝之疾發爲癰腫遽致不起豈非斯民之所同憾哉公於治河多取前言而不泥於古所著有黃運河口古今圖說河工器具圖說皆切於實用其在潁欲濬潁在汴欲濬漳皆議未行而去所在濟民善政不勝書如洪澤湖心建隄儀眞江口救生船尤人所稱道者祖考完顏公諱岱官河南布政使督兵漢江禦邪寇卒於軍卹蔭如例考諱廷鑑官浙江山東知府有惠政皆

贈如公官妣氏惲

封太夫人世所稱賢母能以詩書教子者也元配瓜爾佳夫人繼室覺羅夫人程夫人皆前卒程夫人生丈夫子二長崇實癸卯順天舉人候補員外郎次崇厚甲辰順天副榜貢生候選直隸州牧女子子二長適舉人來秀次待字孫男二人孫女一人公卒於道光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五日年僅五十有六卜於十二月與三夫人合葬於廣渠門外神樹村北原稷辰之先大夫與公同榜進士公素愛親稷辰知公之深莫余若者其孤來徵銘雖有憂其忍辭銘曰

翩翩我公清逸絕倫藹然仁孝氣如陽春獨任水土勇勝萬鈞不矜不
執利導善因雖終有愆惟

帝念勳復塞中牟奠其瀾淪

詔起行邊儲以近臣臣力既殫莫致厥身趣召自天懷思在人終古弗
諼存茲貞珉

潘錫恩傳

安徽通志

潘錫恩字芸閣涇縣人嘉慶辛未進士授編修大考第一擢侍講學士
學問淵懿尤究心水利道光初年南河因借黃濟運致裏揚運河受淤
糧艘梗阻錫恩以侍講學士條陳河務事宜奉

旨以道員發往南河擢江蘇淮揚道六年以三品頂戴爲南河副總河
是時黃運隔絕錫恩用斛水通船之法建議倒塘灌運漕船由運渡黃
無阻入爲光祿卿歷左副都御史兵部吏部侍郎二十三年再任南河
河道總督兼署漕運總督宣防修築務權緩急無冗費亦無廢事先後
在任十載無河患清淮士民稱頌不衰二十八年以病回籍迭次募勇
辦團捐助軍餉急公之誠數十年如一日同治丁卯重宴鹿鳴
加太子太保銜旋卒於家同治七年五月

賜諡文慎祀鄉賢祠

兵部侍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江南河道總督楊公神道碑

龍啟瑞

公諱以增字益之一字至堂世爲聊城楊氏以道光壬午進士分發貴州補荔波縣爲護巡撫吳公榮光明保調貴筑縣再擢至興義府知府爲巡撫長白公嵩溥明保調貴陽府歷升湖北安襄鄖荆道丁先大夫趙太夫人憂歸服闋授河南開歸陳許道三擢至陝西布政使道光二十六年巡撫林文忠公特保成廟卽以公後林公回曷告警

命署理總督捷書至仍

命旋陝二十八年授江南河道總督咸豐元年以豐工漫口革職留任五年十二月十八日薨於位奉

旨開復革職留任處分照軍營病故例賜卹嗚乎賢哉公起家縣令敷歷撫仕躬秉節鉞人不以爲倖三登薦牘而人惟恐其遲也不以爲濫及居河督受譴也人皆諒其忠且勤而不以爲過比其歿也人皆思之公少治經學爲高郵王公引之所重及仕爲令先教化後刑政有兩漢循吏風權長寨同知日老吏一人常侍側每訊一獄輒首肯太息比去

任哭而送曰小人年七十矣未嘗見此慈父母也荔波苗號難治公日坐書院與諸生指授文字而苗民俛首帖耳爭就役恐後同官驚服以爲神居貴陽清積牘數百平反黎平府頂兇案姦以不生任襄陽民婦有獨居而汙於盜者無賴子戲詬其門婦憤自殺官繫詬者掠治誣服公察其冤捕諸盜寘之法任甘泉民有以子婦爲倡者強之不從笞死而以忤逆告公察其傷甚鞫得其情旌女而論某如律時久旱禱雨立降人以爲祥刑之應署甘藩有履勘邊地之

旨公奏記大府謂西陲瘠貧地畝獲無幾苟驟議加增民必不堪命大府雖不盡用然升科復停者數十縣卒賴公言任陝藩振饑慎擇官紳使互相稽核惠得下究流民用鳩任巡撫以三輔民俗樸厚大災後元氣未復諭屬吏務休養生息毋煩苛擾民蓋公自守令以至封圻無日不盡心民事惟

宣宗皇帝知公實心實政足以匡時濟難故未幾卽有總督南河之命方是時海疆新用兵府藏支絀公滌除封靡嗇縮將事烈風盛雨宵寢必變蓋瘁心與力者七年及咸豐元年秋汎溢於豐北天子知公特子薄譴議者持嘉慶初元成議謂河北決將不可塞公卒

不忍貽害於民獨剋期以畚鍤趨事隄方合而敗者再公喟然深自咎責謂不能保父民以致負國也於是逆泉陷江甯東南人心震動公所駐清浦筦南北門戶平行非扼守地皖豫捻匪又搖足卽至公徵兵召募時勤訓練寇攘屏迹黔黎獲安遂以積勞致疾不起

今天子聞之軫卹有加

兩朝恩眷終始備具蓋自粵匪倡亂後臺場之事日益以瘁眾始慨然於人才之難顧一二慷慨激發之士平時務爲恢張以尋求名迹疏於民事而民亦不獲其利賴逮時勢艱阻輒俯首歎其無濟然後知公之慤實安靜不爲赫赫名者果足以得人心而集事也公事繼母至孝晚爲丙舍讀書圖雖貴且老不忘其親篤於師友氣誼旣仕酬其塾師葉石農先生尤厚上元梅伯言先生公同年友也亂離後公迎養清浦署刻其詩古文集嘗作志學箴以求己依仁爲務蓋其學有本原如此曾祖諱帝錫候選郎中祖諱如蘭候選州吏目考諱兆煜嘉慶戊午科舉人卽墨縣教諭母和太夫人繼母趙太夫人三世皆以公貴

贈如其官妣皆一品太夫人公始娶徐繼娶朱皆一品夫人子紹穀雲南大理府通判本籍團練加同知銜紹和二品廕生咸豐壬子科舉人

內閣中書女四人劉蘭緒李慶翔鄔夢麟劉廷桓其壻也孫保彝孫女一人適李孟甫公薨之明年二月歸葬於某鄉某原紹穀等書來乞文啟瑞以年家子不可辭乃撮掇公名績之大者揭於墓道之阡銘曰吏乎儒者惟古是師燕處澄觀先繩已疵吏乎循者惟民是毘保我室家如勤己私公全體之爲國蓋臣節鉞再秉邁此艱屯洪河滂蕩齊魯之郊公絀眾議閔念劬勞崇隄再圯曰臣之罪寇環於門吁財之匱公心用瘁公疾弗瘳以勤死職歸神首邱丹旆綠旗於聊之里續戎昌後施於孫子

附從姪小西家傳

鄭鳴鶴

小西從姪名汝翼號此齋二十八世煦園公長嗣也幼穎異好讀書不滯章句偶見河防水利食貨營繕諸家言慨然曰此真當世有用之學讀之至忘寢食口講指畫若有心得視科舉業泊如也年十九母邁奇疾小西竭誠露禱願以身代疾竟愈弱冠後隨煦園公赴東臺聞官宿遷巡檢任煦園公以憂歸貧甚小西不得已幕遊淮徐閒歷邳睢外北桃南桃北蕭南諸廳始司筆札繼則專席河工庫貯小西留心經世學久矣河防書如劉潘朱靳張嵇諸名臣著述尤所研究至是乃以心得

者驗之閱歷閱歷久之覺古法治河按之今日情勢多格不行閱歷復
久之恍然洞然屢告主河事者曰劉潘諸書累萬言不外漢書王仲通
傳商度地勢一語仲通之治河曰鑿曰破曰直截曰防遏曰疏決曰更
相洄注至今皆可實行在達其意不泥其迹而已泥其迹則一廳一汛
治且不同一歲一時治且不同達其意則今之治卽劉潘朱靳張嵇之
治且卽仲通商度地勢之治也又曰河流世稱濁治當以清河工習尙
虛治當以實河務緩不濟急治當以豫以速其識力卓越如是以工
無難易夷險小西至輒辦辦輒當且省且彌後患主河事者延致恐後
通工一時無兩徐心如河督戴可亭相國蘇樸園觀察皆納縞紵而佐
張省齋觀察凡二十四年佐河督黎襄勤凡十三年歷時最久襄勤累
著奇績爲時名臣章奏悉出小西倚如左右手嘗欲仿靳文襄遇陳潢
故事特疏上達小西力辭至再襄勤益重之常曰濱河百萬蒼生君直
以三寸筆千言贖救之耳其望重如此而小西退讓恐後清節愈厲雖
一函一束不輕往來修脯外絕無染寒素如老諸生逮襄勤歿小西以
積勞成疾辭張蓮舫河督聘遽返里門遂不出家居十餘年修祖墓置
祭田待宗族加厚而教三子極嚴歿前數月手書不可不知錄此齋留

語二則示後語多近道自輓一聯曰不求不忤平生志全受全歸此日
心蓋不僅以治河才略見者也歿以道光丙申年五月十六日年七十
九歲娶顧氏繼娶龔氏子三皆龔出長宗楷以廩生待銓縣佐次宗模
太學生三宗枚鹽提舉銜東河候補通判均以勤敏繼家聲孫七人
贊曰小西長余四十餘歲余年十七自淮安歸得晤小西方頤長髯偉
丈夫也爲余論治河源委推重黎公甚至余神往久之嗣余以公車三
過清河小西必告黎公爲余備車馬北行黎公見余制藝大稱賞以爲
蘊蓄宏深必非凡器欲延致課子未果余分發赴豫補豫羅山令爲黎
公桑梓地適黎公歿

諭賜祭葬余經營盡禮復爲請祀鄉賢是殆有前緣耶不數年余調祥
符令擢蘭儀丞署衛輝守授開封守三權開歸道篆宦跡不離河濱者
垂二十年小西年耄矣以書抵余曰襄勤清能澈底勞不惜身濁流中
未見其匹吾叔河干盡瘁必躬必親多年劇任清風灑然吾不願叔常
在濁流中而事關國計民生甚鉅襄勤不作砥柱何人吾叔其勉之哉
嗚呼德薄才拙如余何敢仰望名賢而小西以思襄勤者勉鄙人非爲
門祚計也佐名賢治理有年乃心君國久矣身雖終隱志切匡時其亦

老驥伏櫪之心哉

續碑傳集卷三十三

續碑傳集卷三十三